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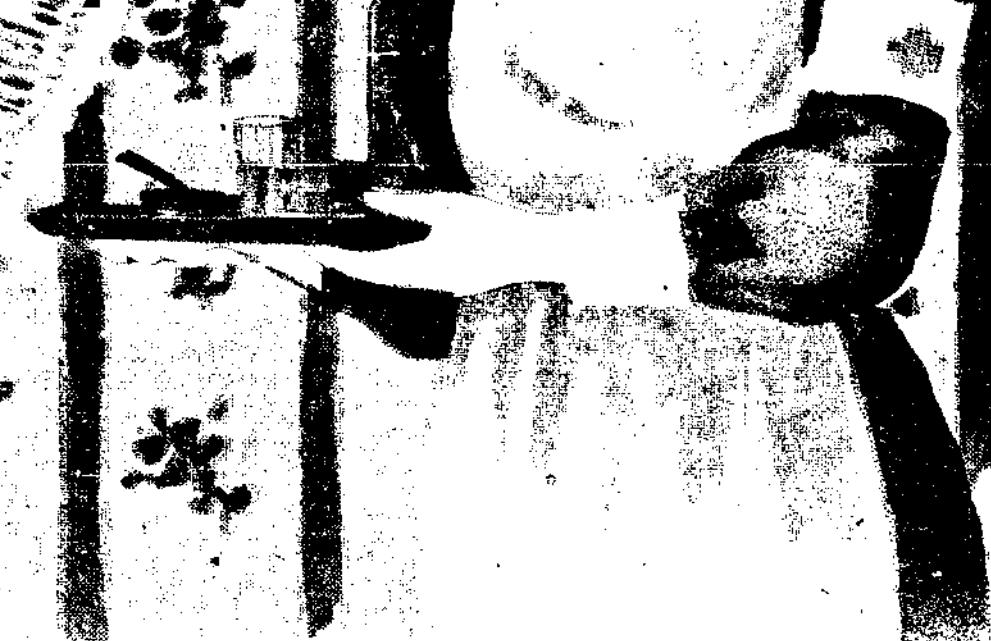
杜宇

不
谷

詩言三日之不累

人馬一卒

第四劇



李定夷著

美人福

續

三
四
五
集

豔情小說美人福爲新小說中空前巨著自初集出版後其風行之速較李著他書爲尤業已售罄數版總計已達一萬五千冊續集並未賣預約券而各地定購者已有八百餘冊茲本局再三商之李先生想其早日竣事已得先生允可准將所著他種單行本稿一律擋置窮日夜之力以竟厥功當亦愛讀是書者所歡迎也茲並優待閱者折價出售預約券辦法如下

預約辦法

- (一) 繼集三集四集五集原價每冊大洋六角共大洋二元四角
- (二) 拆開不定
- (三) 四月內來購預約券者照價對折實大洋一元二角
- (四) 五月內來購預約券者照價六折實大洋一元四角四分
- (五) 以前已購續集預約券者可來調換准照預約價扣除四角三分餘須補足
- (六) 外埠函定另加寄費一角五分郵票代洋九五扣算
- (七) 全書准陰歷八月底出版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謹佈

金星人壽保險有限公司者中國最大之人壽保險公司也該公司協理張平夫君曾服夏定補身丸而得有功効者今錄張君之言如左

鄙人業人壽保險者也於人類衛生之關係研究有年對於市肆上所售之藥丸不特不敢自服且勸人切勿購買蓋僞者多而真者少而一切補品性多燥烈於人生尤爲害多而利少惟月前友人贈予以夏

定補身丸一瓶力言其功

用之如何偉大鄙人初不

甚信一日忽覺胸悶苦悶

肝胃氣痛精神困倦寢食

不安姑取夏定補身丸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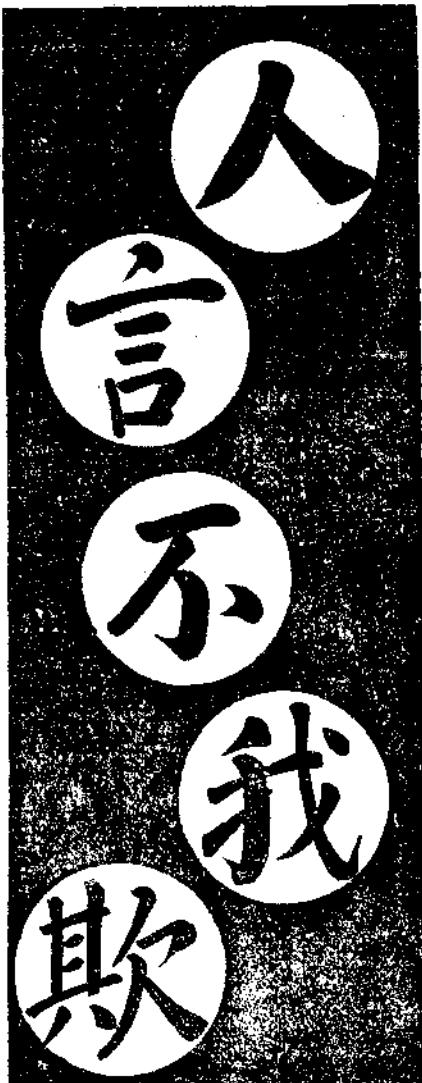
服二丸亦姑爲嘗試之意

耳不料服後一小時漸覺胸悶氣順肝胃復元鄙人如未親爲服用則始終不知丸之功効也余敢言此

丸於脾胃肝諸臟確有補益去病之功所謂功効偉大之說人言固不我欺也

夏定補身丸每瓶一元每打十元

總經售處 上海江西路二百零四號



小說新報 第二期 目錄

第二期

● 封面

但杜宇仕女畫

● 插畫

張得天墨蹟

上海名妓姜漱真小影(其二)

顧元慶山水冊頁第三幅

上海名妓姜漱真小影(其二)

上海名妓姜漱真小影(其三)

顧元慶山水冊頁第四幅

上海冶葉老四小影

上海妓女韻樓及侍兒老大阿秀合影

上海十二金鎖合影

上海妓女林文香林秀香合影	上海妓女惜玉化身小影	上海治葉老大老三遊戲小影	上海妓女老大老三遊戲小影
小警世三字禪	小警世三字禪	小警世三字禪	小警世三字禪
進野山	進野山	進野山	進野山
小掌故	小謝恩里	小定夷	小定夷
言情	合巹曲本事	(阿瑛)	(阿瑛)
小說	折獄	好 事	好 事
小情	冤海燃犀	(秋水)	(秋水)
小說	荷藥啼聲	(花奴)	(花奴)
哀情	河干雙豔	(寄塵)	(寄塵)
小說	馴獅術	(秋水)	(秋水)
滑稽	小紀事	中國之武士道	中國之武士道
小說	炎涼世態	(劍山)	(劍山)
世說	都門西山遊記	技擊遺聞補	技擊遺聞補
小説	浮萍室綴錄	勵生	勵生
舊	軼廬野獲誌	(鴻壽)	(鴻壽)
舊	(軼池)	(動生)	(動生)

小警世三字禪
進野山

● 長篇小說

歐戰中遠西夢
之情史

甘年苦節記
小警世三字禪

長安瑣語
(夷定)

古屋斜陽
(夷定)

無歷村
(夷定)

驚異
(夷定)

紅羊驚魂喚翠錄
(夷定)

天作之緣
(夷定)

驚異
(夷定)

都門西山遊記
(夷定)

技擊遺聞補
(夷定)

勵生
(夷定)

浮萍室綴錄
(夷定)

軼廬野獲誌
(夷定)

劍光軒筆記

王小蓮眉史挽詞

(東園)

帝卽位紀元表

(東園)

仇庵文談

(山淵)

程筠甫五十壽序

(東園)

戲擬真娘致譚銖書

(秋水)

紅藕花館詞話

(哲廬)

題拜花詞集

(東園)

戲送張李二子應學績攷試序

(秋水)

●香囊

(哲廬)

爲女伶錢天吾徵唱和集序

(秋水)

西廂詩庫

(哲廬)

夢遊債台記

(樂聲)

●蠶牘

(哲廬)

戲擬醋罐致油瓶書

(詩隱)

客杭州與婦書

(蛻秋)

滑稽新語九則

(秋水)

代某名士向某女士乞婚書

(靜詣)

(叔香評次)

●劇史

(袁梨老人)

爲張惜華女士寄外書

(哲廬)

同光梨園紀略

(袁梨老人)

擬小賽花致楊某留別書

(詩隱)

●謎海

(惟一)

星劍俠

(東園)

別有會心室談虎

(惟一)

●諳藪

(詩隱)

●謎錄

(惟一)

玉小蓮校書錄

(慶霖)

名不備載

(補白)

張得天墨蹟

竹門淮廬



竹
門
淮
廬
寫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影小真漱姜妓名海上
(一其)



◎漱真詞八首爲寶作

(姜杏痴)

雨意纏綿人意愁。花痕綽約黛痕秋。樓中燕子歸來未。草色青青到陌頭。
珠樓寂寂月來初。擁被偷吟玉府書。多少人天流俗恨薛濤而後問誰如。
鳳城迢遞落花天。來向吳山聽杜鵑。最是傷心千古事。雲林深處問前緣。
帶解鴛鴦交頸纏玉軀。無主墮花鋗雪兒。一樣飄零誤拚把朱華共棄捐。
芳心宛轉繭絲抽。掩面希噓萬慮休。解帛翻嫌郎好事。人間何地可埋憂。(借句)
妙趣風生仔細論。水銀斷送美人魂。真娘別具玲瓏骨。錯托靈根下紫昏。
別具玲瓏骨。錯托靈根下紫昏。
佳話休傳擲果車。謝娘心跡託朝霞。渡頭桃葉情如許。腸斷江南楊柳花。
夜色將闌春已遲。月圓花好尚需時。風流無限思嘉慶。才子佳人信有之。

顧元慶山水冊頁第三幅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姜漱真小影 (二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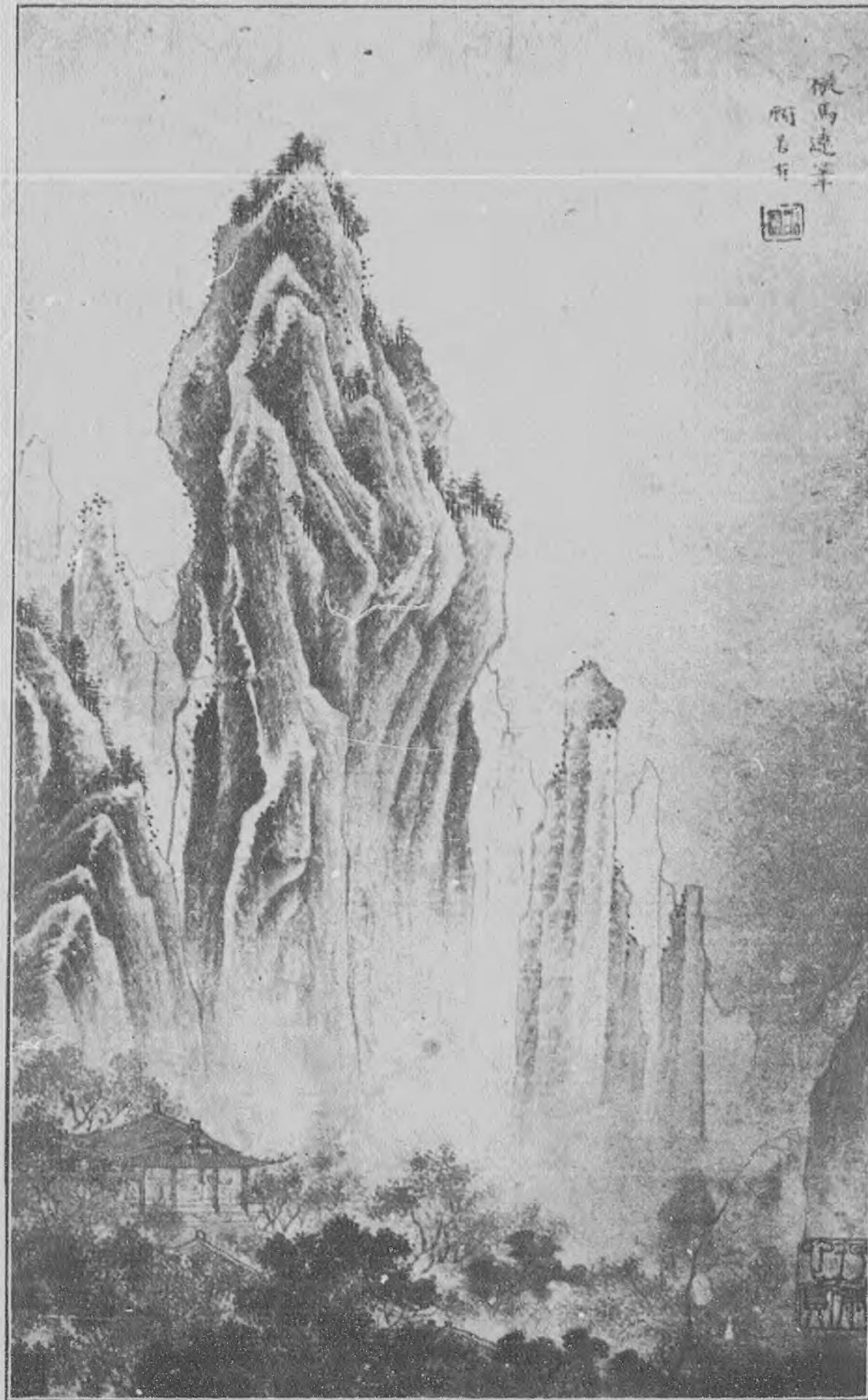


姜漱真小影 (三其)



顧元慶山水冊頁第四幅

顧馬連筆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影小四老葉治海上



兒侍之媛愛里豐鼎

影合秀阿大老兒侍及樓韻女妓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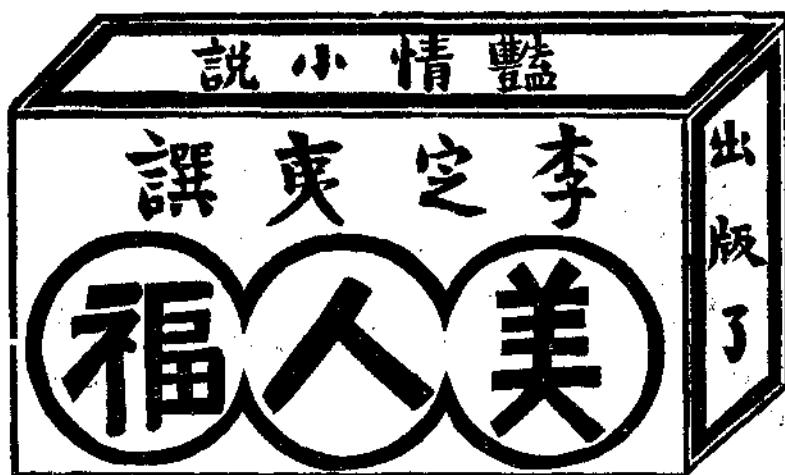


痛快



一元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六角

謬也全書共十二萬言洋裝一冊定價

大洋



洋五角

定價大

首西里錦畫路四馬海上所行發總

是書爲李定夷先生所著

先生著

作等身此書尤

爲出類拔萃

出版以來

海內乍誦初版再版不及一月全行售罄銷路之速爲歷出各書所不及茲三版業已出版是書

有句

是書都七萬言

版

道尤苦毗陵

先生有鑒於此發作是書

以匡粃俗是書

業已出版

之風盛夫婦之道苦離婚

道尤苦毗陵

李定夷

容豔而不佻樂

而不淫而描寫

燕婉之好却又

無微不至

紅閨韻事

簾下看梳頭而已哉世間一般

伉儷讀之必能增進愛情若於

花晨月夕共手一編閒情逸趣

何殊京兆畫眉時是亦伉儷福

中之一福也

洋裝一冊

中之一福也

掌故 謝恩里

短篇小說

(定夷)

曩讀百粵輿圖志。知五羊城外。有古蹟曰謝恩里。顧名思義。頗有所疑。邑號朝歌里。名勝母。此中必有異聞。惜不獲一聆。其詳近與粵友某君夜談。偶及此事。某君瞿然曰。子欲聆其詳乎。此中委曲甚長。余固知之。頗悉事隔二百餘年。雖非目擊。身受而一二父老者舊得之先代口述。猶能言之。鑒斷非齊東野語也。余欣然請益。某君悉舉以告。既竟相語。撫然曰。是亦明季痛史之一。謝恩乎。記怨乎。左手方屠民以逞。右手已脅人。歌功誦德。無是無非。何黑何白。積威之下。求無不得。充乎其極。揚州十日。嘉定屠城。皆可引以爲恩。用藉文字之靈。以抒幽怨之氣。上之可紹裨官野史之紀載。下之足當酒後茶餘之消遣也。

滿清南下。規粵之師。爲尙耿二軍。尙軍由平南王尙可喜帥之。耿軍則靖南王耿仲明之舊部。仲明中途卒於吉安。其子繼茂代統所部入粵。可喜與仲明同錫藩封位。望在繼茂。上遇事每伐善矜功。輕藐之意形乎詞色。繼茂則自謂同爲一軍主帥。勢均力敵。寧甘多讓。以故彼此水火。日甚無形。衝突時有所聞。及抵羊城。明守將丁魁楚躬自登陴。整隊拒敵。初頗有爲明戮力之心。嗣以部勒無方。師不用命。乘深夜偃旗息鼓之時。率眷屬避地肇慶。可喜繼茂同時聞報。爭先入城。繼茂主軍在後。卒爲可喜捷足。旣進南門。

繼茂已追及。兩軍相與齟齬。可喜立馬軍前。厲聲語繼茂曰。孤始封智順王。此次提兵南下。聖上重錫平南。封號顧名思義。責有所歸。孤不先行。誰當先行。繼茂曰。先王亦奉靖南之命。子代父職。名正言順。吾何事甘爲牛後。且君已先入此度。當讓吾矣。可喜不可卒從。參軍之議。奪取杉店木板。置之道中。使兵士分執其端。以爲鴻溝。兩軍左右而入。顧雖幸能和平解決。而水火之端自此益深矣。

尙可喜爲人。猛鷺嗜殺。尤好杯中物。每值醉後。輒解佩刀。手刃侍者。投其肉以啖犬。引爲笑樂。蓋張獻宗一流人物也。繼茂雖無可喜之暴。而軍中偏裨大半。資望出己上。常出擾民。繼茂不能禁。亦不之禁也。兩軍旣入城。可喜據粵王府。繼茂入督署。部下各將吏。分占民屋以屯兵。時王府爲唐王蘇觀生所居。可喜之入也。觀生率府丁拒之。可喜大怒。斬關直入。府中上下男婦三百人。悉葬劍鋒之下。尸積如邱。血流成渠。可喜命兵士盡檢屍身。就府旁隙地而焚之。腥煙撲鼻。濁氣熏天。見者莫不酸心。殺人王之雅號。一時喧於衆口。語爲可喜所聞。勃然作色。曰。此輩漏網之魚。胆敢毒詈乃公。今不誣諸釜中。更待何時。於是下令軍中。斬刀准兵士。大殺三日。始自西城門。遇人卽殺。童叟無赦。三日之後。復准姦淫劫掠。三日。欲使民畏其威。不敢正視。令下兵士。視爲唯一利源。無不爭先恐後。可喜督兵殿後。無辜良民。或死於道。或死於令軍中。斬刀准兵士。大殺三日。始自西城門。遇人卽殺。童叟無赦。三日之後。復准姦淫劫掠。三日。欲使民家要之。無一能免。亦無一敢拒。如羊之見虎。慄慄自危。惟束手待斃耳。旣死其人。并奪其物。手拈不能盡。則取器以盛之。逼人爲之肩挑。至營則取其貨而戕。其人間有富紳巨賈。聲稱大清順民。願獻金贖命。兵士左手授其幣帛。右手已斷其頭。顧婦女之色麗者。始則淫之。仍復戮之。或有就淫而求生者。則擊歸營。中甚至一兵。而據數女。視爲習見之事。嬰兒幼童。非擲諸地上以供踐踏。卽置之刀頭以博笑樂。肝腦塗。

地血肉橫飛慘酷情形殆難罄述及第三日所殺已達六十萬衆陀法寺僧普空惻然動悲天憫人之念迎可喜於軍前齒簿欲絕之已爲可喜所見可喜素好佛卽召普空而語之曰和尚那裏來和尚來甚事軍法無偏私和尚願赴極樂國耶普空合掌稽首曰南無陀佛貧僧何罪此來特爲大王祈福衆生說法耳大王略定百粵威震四方入世法與出世法異途同歸大王功行已超上乘顧有十無民何以王之可喜聞言頗爲動容普空又曰天有風雲地有高卑人有災難刀兵水火氣數使然大王前旣代上蒼震雷霆之威今當爲我佛施雨露之恩威以懾人恩以懷人大王之福山高水長可喜以爲贊卽曰孤本以三日爲令今已及期卽當收刀普空復合掌稱謝曰貧僧饒舌大王恕罪可喜笑遣之且囑普空爲之諷經以補殺孽異日願爲陀法寺崇宏規模也

殺戮之令雖除姦淫之劇織作初受慘禍者爲城西居民自經屠戮寸草不存姦無所姦掠無所掠乃移馬首別圖他方於是歸德門一帶遂同罹浩劫矣歸德門之東有尙軍千人駐守統之者爲王某其西不及三里耿軍駐焉耿軍兵士聞尙軍大屠西城之豪舉莫不躍躍欲試祇以未奉號令不敢暢所欲爲及聞尙軍將踐姦淫三日之令兵士益不能忍以爲凡屬同袍皆有殊勳於國家卽皆當享受此權利請於統帥願以尙軍爲例犒賞全軍三日繼茂逕諾之歸德門外之安吉里有紳士姚姓者嘗爲督師參軍退養於家室有三女皆具美色爲耿軍兵士所占者已有日姚乞貸其一生故忍辱以安之女則恐爲父母累亦不敢以死自全每值夜分輒有兵士二三人邀集其侶登堂強索酒食令三女執壺侍酌醉則其侶閼然而去主者分挾所歡擁之達旦幾視爲娼寮姚雖切齒痛憤終以身家念重未敢或批逆鱗及尙軍

第二年四期

下姦淫之令。王某所部兵士卽素未敢公然尋歡者。此時亦眉飛色舞爭先攫食。禁鬢若色中餓鬼更無論矣。姚氏三豔夙爲王部某甲某乙等所涎。羨祇以已有捷足者在。倘從而爭奪之難免。不動干戈。主帥爲粉飾計。不得不按紀律以從事。循是之故。尙有顧忌。初不料竟有此特許姦淫之令也。主帥之態度旣已表暴兵士之顧忌。蕩然無存。某甲某乙約其同袍竟赴姚宅。大聲呼嘯。斬關直入。姚女頻遭凌虐。殘喘僅存。顧以二老之故。猶復覲顏周旋。頗當甲乙意。惑之益甚。愈欲得之。且恐耿軍兵士復來。不願分人一杯羹。并謀所以獨占之計。甲乙相與計議。甲曰。通都大市。空屋鱗比。我可擇其當意者居之。母需黃金市屋。卽能穩藏。阿嬌前度人來。俟門似海。其奈我何。此上策也。否則卽掣之入營。特營內朋曹過多。我能奪自人手。安知他人不能奪。自我手若必不得已。而如此行之。亦次策也。至若暮來朝去。視同傳舍。微論不能爲。我專有卽終日僕僕。亦令人疲於奔走。乙然其說。遂用上策。立往都市覓屋。甲則留守姚家以防他變。亡何。乙返報告。寓已擇定。且謂日用器皿一律完備。可卽行。甲乃語姚曰。汝女良美。余等尙未有室。今卽攜去。他日酬庸行賞。或能博得斗大金印。汝女有榮亦汝之光言頃。卽驅三女而行。姚欲與言。甲舉刃擬之。姚掩面大泣。其妻幾欲投石求死。及甲等旣出門。猶聞三女嗁嗁泣聲也。及晚。耿軍兵士又至。不見三女所在。初疑姚某隱匿。繼經一再申訴。始信確爲尙軍所掠。忿恨之心。一時無可發洩。竟將姚某夫婦殺却。姚以求生而忍辱。終至求其生而不可得。寧作太平犬。毋爲亂世民。信然。

同里有某宦者。嘗官刺史。頗豐於資。侍妾成行。不下十人。羊城未破之前。本擬徙居鄉落。以眷口過多。長物累累。不能盡載。以行。一時踟躕未决。乃未及行。而城破。某宦知不可免。招集潰兵數十人。於家名爲家。

小說

報

丁以備不測。是時有尙軍兵士四人闖入其宅。家丁早受防禦之令。藏於門樓高處。發矢下射殪其二人。餘二人不敢復前。抱頭而竄。某官知禍急。集衆丁而告曰。某亦大明臣子。身受國恩義。當効死今日禍機。已啓賊必大至。斷無延頸受僇之理。雖運數難違。衆寡不敵。然能多殺賊兵。一人卽盡我心。一分顧我心。雖如此。未必人同此心。諸人願留則留。不願則去。我不強迫。言畢。衆丁同聲答曰。願如主人命。寧死勿去。蓋清軍結隊遊行市上。遇潰兵輒殺之。故不如留之。尙可藉衆力以拒敵也。已而清軍果大至。數且及百。某宦親揮家丁撲敵。迎戰刀銃並舉。矢石交下。相持可十分鐘。卒以不敵潰敗。尙軍呐喊而入。遇人便殺。一時里中亂如鼎沸。閭閻不幸變爲戰場。附近居民皇皇失措。誠不知身死之何所矣。

來日大難。方興未艾。里中父老悄然憂之。有知普空事者。往陀法寺謁之。請爲言於可喜。普空慨然諾之。且曰。平南王頗有懺悔意。昨來小寺。許願將爲菩薩重塑金身。廣大廟模。貪僧此行或可有望。惟理不勝。勢從古如斯。彼爲開國元勳。我乃勝朝子黎。若逕以殺僇姦淫相規。仍恐不獲實效。貧僧當更圖良策。以濟之。父老皆稱謝而退。越日復詣僧院。探問消息。普空含笑而出。語諸父老曰。賴諸位老先生之精誠。尙王果納貧僧之諫。第此時兵騎將悍。託之空言。必鮮實效。貧僧陋見。此舉宜歸功於統兵裨將諸位。卽於其地刊石立碑。歌功頌德。陽則博其歡心。陰則斂其暴行。特未知諸位於意云何。父老皆曰。能得安我鄉。并此事固甚易易。普空合掌稱善。父老退而互商。議定改易里名。於是安吉里遂變謝恩里。里人且勒石以記其事。洋洋百言。無非訛謨之類耳。及洪氏起於廣西。樹滅清復漢之轍。所過都邑。凡屬滿清古蹟。莫不夷爲邱墟。謝恩里之碑石遂燬。然而二三耆舊猶能道其彷彿也。

定夷曰。新莽頌德數萬人。魏闇生祠徧天下。褒貶毀譽之不足徵於此。昭昭然矣。痛哉。普空之言理不勝。勢從古如斯。余爲之續曰。從古如斯。於今爲甚。嗟乎。天下滔滔。是非何在。余記謝恩里事。不禁感慨。繫之矣。



言情合卷曲本事

(阿瑛)

小説

丁未夏予客游滇南。長夜苦熱。呼朋嘯侶。徜徉於昆明池上。時方登樓。月明如鏡。一碧萬頃。浮青挹翠。談謙極。歎酒深燭微。某君縱談軼事。滔滔不絕。令人聞之醉者。振巾醒者。促馬讀孫髯聯語。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之句不禁感慨係之也。時聞某君復朗吟曰。鴛鴦嬌小池塘浴驚起分飛沉碧玉東風吹皺綠漪平交頸依然遊水曲。予悄然曰。誰爲此哀感頑豔之辭。致令君環誦不已。毋乃新有所戀。效長吉義山之句。寫此定情篇什乎。某君啞然失笑曰。君真疑人太甚。此歙縣曹學詩先生琴堂合卷曲也。此中佳話。傳遍江南。一段傳奇小說之絕好資料。予當爲君述之。君傳之紀載或播以新聲。不特曹公之詩可歌可泣而淒楚可憐之女子亦爲之不朽矣。

崇陽縣民張某。江村漁戶也。家綦貧。日賣魚於市。以謀脫粟。娶妻某氏。頑悍異常。逾年孕一女。呱呱墮地。張妻卽惡之。欲投於河。張不能禁。已委諸門外矣。鄉人包姓夫婦長者也。爲人慈愛有禮。里中少年有毆其母者。包泣諫之。少年謝過歸。奉母有加。鄉人常呼包爲爺爺。其妻曰。婆婆不以伯叔不稱嫗也。排難解紛。胥惟包夫婦是賴。包亦樂此不疲。鄉俗敬老。社日嘗奉長者爲宰。諸家出酒肉以餉之。包本爲婦人敬服。邀飲遍里中。自午至暮。未曾間包夫婦大醉。翌而歸。過張戶外。有物碍趾。視之。嬰也。胞血淋漓。載以敝笱。大驚。召張問之。張曰。此女初啼有哀聲。必不利於父母。荆妻尤深惡尤痛絕。不如早棄之。吾將鬻於河中矣。包嘆曰。忍哉子也。虎狼猶反哺其子焉。有爲人父母而虎狼不如者乎。遂乞鞠養之。殷勤撫育。視如己出。字之曰阿瑛。以其生少可憐也。陸夫紅顏薄命。千古皆然。顧大都愁與病俱恨。隨年長從未見咏。

第

二

年 第 四 期

呱。墮。地。卽。受。人。世。摧。殘。至。如。斯。之。慘。酷。名。之。曰。憐。包。翁。誠。有。心。人。哉。

歲。月。催。人。流。年。似。水。阿。憐。歸。包。氏。轉。瞬。已。十。度。星。霜。矣。包。翁。家。住。江。干。茅。屋。三。椽。僅。蔽。風。雨。疏。園。果。圃。四。面。環。之。有。子。曰。珠。兒。長。阿。憐。僅。三。歲。兩。小。無。猜。日。共。嬉。戲。阿。憐。稍。長。容。光。煥。發。眉。目。隱。秀。輔。頰。相。稱。性。極。嫋。婉。珠。兒。亦。乖。巧。憨。跳。玲。瓏。善。言。語。阿。憐。愛。之。一。日。清。晨。微。雨。新。簪。清。露。凝。垂。草。上。若。明。珠。阿。憐。與。珠。兒。並。肩。花。底。方。共。捕。草。蟲。以。爲。笑。樂。阿。憐。首。近。桃。花。因。以。首。枕。花。枝。上。珠。兒。凝。睇。不。已。遽。以。吻。親。阿。憐。頰。阿。憐。以。手。畫。面。對。珠。兒。作。羞。態。珠。兒。甫。一。脫。手。阿。憐。飛。奔。而。逃。適。與。翁。值。翁。笑。領。之。俄。與。婦。商。倩。鄰。人。張。姥。爲。媒。以。阿。憐。配。珠。兒。使。之。拜。姑。嫜。如。俗。之。所。謂。童。養。媳。焉。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同。居。長。千。里。兩。小。無。嫌。猜。十四。爲。君。婦。羞。顏。未。嘗。開。小。兒。女。一。種。愛。憐。之。情。狀。態。厯。如。繪。阿。憐。自。有。生。以。來。亦。只。覺。此。中。日。月。惟。最。可。喜。可。樂。不。知。其。貌。美。於。花。命。輕。若。絮。情。柔。比。水。恨。重。如。山。方。期。鰣。鰣。鱗。鱗。人。諧。好。夢。豈。料。風。風。雨。雨。春。竟。成。烟。才。子。淒。涼。間。處。老。名。花。零。落。雨。中。開。天。下。最。可。憐。之。事。孰。有。甚。於。此。者。平。包。翁。夫。婦。既。以。阿。憐。配。珠。兒。佳。婦。佳。兒。天。作。之。合。桑。榆。暮。景。其。樂。融。融。是。時。珠。兒。年。十。八。阿。憐。十。五。牽。蘿。聽。雨。種。菜。鋤。雲。莫。不。俏。影。一。雙。卿。卿。我。我。阿。憐。饋。榦。田。間。於。週。衆。間。赧。然。不。敢。通。一。語。人。或。嘲。笑。之。避。益。遠。鄉。中。人。誠。樸。珠。兒。雖。與。阿。憐。耳。鬢。撕。磨。而。鴛。鷺。尙。未。雙。宿。夏。麥。登。場。包。翁。擇。吉。爲。其。子。婦。合。巹。佳。期。將。近。鄉。中。忽。患。疫。死。者。枕。席。翁。夫。婦。遽。染。斯。疾。不。旬。日。相。繼。歿。珠。兒。與。阿。憐。哭。泣。盡。哀。阿。憐。感。懷。身。世。追。念。前。恩。尤。覺。萬。感。摧。心。肝。腸。俱。裂。呼。天。搶。地。淒。人。心。魂。鄉。人。覩。此。哀。鶻。羣。來。撫。慰。珠。兒。與。阿。憐。寢。苦。枕。塊。結。婚。問。題。從。此。益。不。提。矣。

小窗黯淡。蛛網塵封。矮屋低簷。門楣無色。一切鋪陳。不似小康家况。中堂羅列酒肴。如待貴客。未至者。一女子布素縞衣。雲鬟不整。嚶嚶哭泣。意極慘悴。有一叟。一嫗。謹守其旁。喃喃作語。似有所教勸。叟狀粗獷。對女作鶴鶩笑。嫗則貌極凶狠。目光時露怒意。力疾視女。有如饑鷹搏兔。女且泣且語曰。儂非若女儂。乃包姓媳羅敷。自有夫。如苦相迫。願以頸血洗此三尺地。此志不可奪也。未幾貴客至。衣服麗都。意氣兀傲。嫗暗迎之。稱呂公子。態極詔媚。呂見女姿容。顧嫗喜曰。雛鳳清於老鳳。將門無弱子。我得此女。不數石家綠珠矣。隨手出紈綺。命易妝飾。女啼泣不已。擲之於地。正喧鬨間。忽珠兒引縣差至。出鉄索繫呂及叟。嫗去。并令珠兒及女隨行。女爲誰。卽阿憐也。先是包翁夫婦歿後。家道益落。珠兒傭於里中農。阿憐則獨處室中。益形孤苦。其母某嫗。蕩婦也。嘗爲蜂媒蝶使。出入富豪門前。村有呂公子。曾囑嫗爲物色。嫗見阿憐姣好。心頗動。盛陳於呂。謂有弱女寄養戚家。貌頗不惡。公子若恐夫人聞。卽以敝廬爲藏嬌所。亦無不從。命呂聞之。喜。卽以五百緡爲聘。嫗遂誘阿憐出。牧貯無賴。數人刦之歸。適爲張姥所見。告珠兒。珠兒奔嫗。室二人械拒於門。幾爲所中。翌日。珠兒往縣鳴冤。縣令爲歎之。曹學詩愛民勤政。有廉吏風。見狀大怒。立緝到衙。訊實真情。各予杖責。珠兒泥首。堂前爲張叟乞寬假。曹許之。釋而不責。獨杖呂及嫗。阿憐蓬首悲鳴。涕零如雨。曹夫人憐之。喚至後堂。詢其家世。阿憐隨問隨答。泣愈悲。曹及夫人俱動容。乃命珠兒阿憐。於堂上行合巹禮。給以卮酒。花紅鼓吹。送出是日。觀者如堵。曹爲作琴堂合巹曲。以紀之云。

鶯鶯嬌小池塘浴驚起分飛沉碧玉東風吹皺綠漪平交顙依然遊水曲當年坐尋泣呱呱忍辱何堪
碎掌珠胞血淋漓將鬼籙離魂慘淡在須臾叩戶鄰家來叟嫗呼嚶抱起憐孩孺悲憫盈巾乞養回撻

摩室內殷勤顧艱難。乳哺幾星霜。霧鬢風鬟歲月長。灌圃相隨提汲甕。挑燈伴坐助縫裳。爺娘義絕吾。
何有甘向貧家供井臼。絡秀緣偕尙幼齡。修約定成佳耦。撲棗鉏瓜識愛憐。柴門童稚日周旋。綢繆
欲待星臨戶婉戀還。遲髮覆眉目迫桑榆人漸老。嚴霜忽隕椿護槁顧影魂銷夜雨簷含悲淚盡春暉。
草孤兒骨立嘆伶仃。風雪芒鞋暮木青。拾橡寒雲經野塢。牧羊殘照出郊坰。那知岳母憎氣獨強取娇
娃。另別宿翠袖迎將聘玉釵。羅襦嫁欲營金屋。義俠曾無古押衙。鳩巢拆散配烏鵲。紅納已盜崑崙客。
青粉空尋道蘿家可憐訴譟聲。嗚咽叩首訟庭人泣血已悲明。月入蟾宮誰取行雲歸虎穴。蒙門絳蠅
錦屏開繡幙。剛投玉鏡臺。矢節人初啼暮雨。尋花客已到天台。月落正愁珠碎夕。奪回晚柱無瑕璧。敲
門夜犬吠銀鑑匿窟妖狐驚。霹靂清風鐵面凜。閻羅錯愕奸人氣沮磨膽落。鳩媒紅日出聲淒鶴渚彩
雲過娟娟重聚雙。雛鳳交拜琴堂簷影動。賜酒春卮禮已成。簪花鼓樂喧。相送丈人峯倒霧瀰漫弱壘
求恩法少寬簫響。已終猶縹渺。鏡光將碎復團圓。願祝吾民風俗古。縞綦伉儷安環堵。玲瓏玉兔月長
圓缺陷靈鳌天可補。赤繩繫定不容移。笑煞貪娘愛富兒。練裙遺嫁牛衣好。酒肆當墟犧鼻宜從來鉢
盒。馮媒灼合離勿負三生約。護惜金玲連理花。春寒莫使東風落。

清代
佚聞

冤海燃犀

(好事)(軒池)

聽訟折獄。自古爲難。盛明之世。吏治澄清。猶嘗以案情離奇。耗良於法。矧在季世。苟直可以蓋。喜彌縫。乃以完案。躁急汚暴。固誤大局。矇蔽因循。亦乖紀綱。爲有司者。但知高坐堂皇。營私武斷。錯亂國紀。顛倒民命。亦知水火獄中。固有幾多冤魂。搶地呼天者。在耶。

前清咸豐間。黃公宗漢。總督四川。號稱精察。一日以事出門。忽一少女迎面來。年甫十齡。左右稚態可掬。然近觀其容。則淚被於頰。潛潛如珠墮襟。若不勝其悲戚者。見黃公。卽跪于道上。攔輿。憇冤。左右呵斥之。不遺餘力。公自輿中望見女情狀可憫。因止左右曰。毋然。以一少女而來控訴。是必有故。因命左右收其呈閱。之則父與兄爲人謀死。而其母方受誣。羈押也。

初。合州七洞橋有鞠姓者。翁姑子婦及女同居。一夕睡方醒。忽失翁。起視。則門皆大啓。子出視之。亦久而不返。大驚。守至黎明。闖家出視。則翁與子兩屍橫陳於大門。數十步外。血肉淋漓。狀至慘酷。姑婦悲悼欲絕。伏地號哭。少女曰。事已至此。死者不能復生。徒悲無益。毋寧籌所以報仇之道乎。姑婦然之。遂卽日報不返。大驚。守至黎明。闖家出視。則翁與子兩屍橫陳於大門。數十步外。血肉淋漓。狀至慘酷。姑婦悲悼欲絕。伏地號哭。少女曰。事已至此。死者不能復生。徒悲無益。毋寧籌所以報仇之道乎。姑婦然之。遂卽日報合州。請緝焉。顧合州地處荒僻。山林叢雜。盜賊出沒其間。至有白晝劫物者。且其地人心刁頑。詐計多端。盜案蜂起。而破者恒少。即使偶有調知。一經懲辦。福患卽加於官身。官是地者。深以盜案爲懼。今以杳無蹤跡之事。使之偵拿。端緝勢不能不束手而無策。故閱時既久。卒不得賊。姑向氏屢向州署催緝。則以案情離奇。經健役四出探訪。不得端倪。向氏亦無如何。也閱數月。事漸怠。姑婦二人。以貧故。至不能謀一飽。輒相向而泣。有王媪者。與向素稔。偶來向處。見其境遇。歎曰。苦哉阿姊。遭此奇禍。餓釜生塵。不食幾日矣。

向曰患難之中遑論飢飽且晚得一雪奇冤於願已足他復何求媼曰阿姨亦復大癡倉猝之中胡能得賊且獄事久則耗財多貧如阿姨何從辦此不如遣汝婦嫁旣省食指又得財帛茲事可緩圖也向問誰可嫁者媼曰刑吏陳老倫權傾內外脫嫁渠則案可立辦也向以問婦婦曰大仇未報遽事二夫卽不顧門楣甯不畏人言耶向氏曰媳婦胡謬至此陳先生爲州署能吏汝能嫁彼必將爲汝盡力不爾者吾輩無雪冤日矣婦不得已從之向喜形於色方以攀附公門中人爲幸不意婦嫁陳月餘竟毫無影響不覺大失所望乃又投牒催緝官忽拍案曰茲事吾已得實卽汝與姦夫所爲乃尙敢妄控耶向曰冤哉安有自殺之而自告發者官曰姦夫已得胡尙狡辯卽命拘姦夫至果見差役引一壯男來自言與向姦通且歷言謀殺狀向堅不承拷掠備至堅執如故且曰有婦嫁陳某脫果有其事者間渠當知官曰信乎脫爾婦至而亦如姦夫所言者將奈何向氏曰願受刑官曰諾乃爲傳其婦婦至面色慘白低頭默不語官促之曰汝曷不實言之婦揮涕曰有誠有之然妾受向氏恩詎敢實向氏罪官曰無是事者所以雪汝姑之辱有是事者所以爲汝翁伸冤言之何妨婦乃詳言謀殺事與壯男無少異官曰爾固謂爾婦當能知爾事者今如何向不能辨遂陷于刑向有弟聞而大怒欲控於上怯不敢其甥女年方稚而伶俐甚以訟詞界之導使上告時府道按察皆滿人與知州榮慶相朋黨歷控皆不得直知公素明察因乘其出而呼冤於道焉公閱訟詞畢喟然曰孝哉少女慧哉少女因賞以錢二緡令去而發其案於按察使使鞠之越數日公又出女復跪泣道左公曰若一少女何狡黠乃爾豈復欲得錢耶女曰否母受奇辱得錢何爲所敢冒死上瀆者冤仍未雪故耳公駭然復以其事屬臬使且謂之曰茲事疑竇滋多非詳勘無以知其

報 新 小 說

事非平心無以見其情。臬使諾之公恐別有弊端復遴一廉明素著之吏名李陽谷者親給以札使詣合州密勘。李唯唯抵家不以告人更易衣服爲商賈攜二僕而去未幾黃公往訪學使何公子貞何以腹疾辭再三請見不得公心怏怏返過臬使署心念合州獄久不得報不知何若矣因往訪臬使闈者循例擋駕。公必欲入闈者言方督諸委員鞫獄例不得入公問何獄曰合州獄也公曰吾正爲窮究此事來遂命肩輿徑入且令勿停訊因與臬使同上坐時諸委員列坐於下爲狀殊凶猛迫令少女自認誣告罪女曰明明非誣告而以誣告自承是謂誣承誣承卽自欺自欺卽欺天吾不爲也諸委員大怒目皆盡裂卽令隸掌其頰繼以酷刑血肉多創公意良不忍曰此女伶仃堪憐汝曹何虐遇至是且彼以母寃求雪縱使非實亦復何罪因顧謂臬使曰可自鞠之臬使以庇其黨故雖不敢恣所爲亦不肯窮究其事遷延良久公曰若等何故僅鞠此女不一傳他人臬司不得已乃爲傳姦夫至則氣色充腴殊不類囚徒公大怒曰何不杖之杖甫數下因卽呼曰休矣若等前固允不吾刑者今乃杖我是何以故公大駭命窮究之遂盡吐刑吏陳老倫賄令僞充姦夫事滔滔不絕毫無隱諱合座失色臬使尤惶杌不安公乃恍悟獄事稽遲之故乃又命傳婦訊之婦曰妾以貧故嫁陳刑吏冀得仗其力以雪翁若夫之冤一日陳自外歸戚然有憂容妾怪而問之曰若家豐給足以自贍戚戚胡爲者陳曰汝不知耶汝翁若夫之死案懸未結州官以其事責成於我今我又無策以破此案是以憂也不知汝能使姑息事否妾曰是不能彼夫及子同遭慘戮安能休陳默然去他日陳歸色甚慘沮妾驚聞故陳曰州官限我脫一月內不能辦此案者則先斃我命在旦夕將若之何妾聞而大驚心胆爲碎急問計所自出陳曰茲事吾已得端緒但碍于汝不能言

也。妾堅問之。陳曰。吾已勘得汝翁及夫死皆爲汝姑與姦夫謀殺者。汝豈不知耶。妾力辯姑素清白無外遇。陳曰。汝亦大駢。姑與人姦甯肯告汝。吾固有確證在脫汝能上堂一證其姦我即得活矣。妾信以爲真。因遂諾之。今始知受人之愚悔之已晚。脫不以重刑加妾身者。則幸矣。言畢淚縷糜下。

公見獄有端倪。乃謂諸人曰。君等以吾之折獄手段爲何如耶。一承審官起應。曰。大人鞫獄誠當然凶手漏四下。忽有敲門者。報有客至。公出見之。則李陽谷也。公驚問曰。何深夜至此。曰。有要事上稟。問案破也。究何在。公曰。誠如所言。冤獄固可不雪耶。乃悻悻回署。然以不得主犯。故意頗志。忐籌思終夜。未得其方。未。曰。凶手已得之矣。公不覺掀髯而笑。問其詳。李曰。卑職奉札前往。甫登岸。即見二僕持帖來跪迎。曰。李老爺來。何遲。小子候久矣。問孰使之。曰。道台大人也。卽給之曰。余一賈人耳。與官吏素不識。胡忽以老爺稱。僕笑曰。李鬍子老爺。陽谷多鬍鬚。疇不識者。今來此。非承制軍命來訪合州案耶。然茲事亦大易。不數日可了了耳。盍先入道署小住。卑職曰。余固李姓。然以索私通來此。未請假故。不敢以真名告人。初不與。請曰。君之事我等早知之矣。又烏用諱。脫能相爲掩飾者。當以三千金爲君壽。卑職笑却之。曰。余實非與。官事也。僕不之信。堅以爲請不得已。從之觀察待遇極優渥。留署者數日。瀕行之前。一夕。官親數輩。相與。請曰。君之事我等早知之矣。又烏用諱。脫能相爲掩飾者。當以三千金爲君壽。卑職笑却之。曰。余實非與。茲事而來。願諸君勿復疑慮。遂辭歸。行數十里。從僻處登岸去。且易他服。逕至七澗橋。人果無識者。姦衆口一詞。知非捏傳。然未獲正凶。輒以爲憂。一夕宿逆旅中。其地去省數百里。偶聞隔室中有笑語聲。居半月。始知知州榮慶以緝賊不得。懼干處分。乃謀於刑吏。陳老倫。陳以計娶鞠翁婦爲妻。而使證姑之。甲曰。今日之官吏誠糊塗哉。鞠家父子明明爲人殺死者。而乃以姦殺了案。何曠曠也。乙曰。孰殺之。曰。余

報 新 說 小

殺之。乙驚曰：若誠大膽，一箭雙鵠，豈有仇耶？曰：否。余道經七里澗，方以乏川資爲慮，至鞠翁家，竊得一物，甫出門，一男子踵至，欲奪余手中物，余拒之，相持不下。余懼，爲人見，舉刀砍之，踣俄內。一少年出，又殺之。懼而大奔，遠避於外星霜。一易矣。今知案結，度無他虞，故敢來也。聽其言至悉，乃呼僕起，擒之，縛諸階下。者卽其人也。言畢，公大喜，遂定獄，斷如律州官及陳刑吏與兇手俱大辟。鞠家婦凌遲承審，官削職，妄言者軍釋向氏歸，而旌其女之孝。李陽谷以是案功補首縣缺。

先是近州之人聞向氏冤，咸髮指繼聞平反，驩聲大噪。咸頌公神明，不置已。而公內調將軍某署督篆，欲翻前獄，而罷李任適。黃公入京爲刑部尙書，見奏嚴詞駁回，始已。此事余先大父遊蜀時聞之。

期四第二年

古梅仙館鐘詩

(集徵士襄郭)

哭笑

(分詠格)

疑是蕉窗聽夜雨。

恍從桃渡醉春風。
(邵質人)

孝子哀情傳辟踊。

美人媚態在回頭。
(吳怡萱)

猿啼巫峽三聲起。

鶼鶼集藩籬一哂來。
(蘭吾)

賈生上策頻流涕。

匡鼎談詩輒解頤。
(謝一鷗)

哀情仰訴春耕暇。

嬌靨微開午夢甜。
(盧由風)

夜雨梨花拋赤淚。

春風桃萼破紅顏。
(禮齋)

阮籍猖狂悲末路。

太真顧盼揭重簾。
(濱牘)

桑樹有聲原志怪。

桃花無語亦含情。
(聽泉)

(以上俱案外遺珠)

小説 情 芳 藥 啼 聲

(花 奴)

小 說 新

著者本一閒散之人性喜放浪，儲書餘暇，每從事小遊。某年應友人招往遊吳門。吳門爲吾蘇有名都會，山川之勝，世所豔稱。余廿年夢想，每覺神驅。一旦履之，不禁欣喜欲狂。於是日與友人策馬於七里山塘，間坐生公之石弔貞娘之墓，題詠流連，輒忘夕照之遲。焉時正豔陽四月，堤邊柳暗陌上草薰，布穀初來，杜鵑啼罷，景色如煙，增人遊興。輕衫肥馬，大足怡情，兼之友人情重，招待殷勤，或煮茗清談，或置酒高會，益令吾戀戀不忍離。友人家有小園，在居宅之後，雖廣不及二畝，而一池一石，位置得宜。友人卽居吾於近園之小樓上，推窗外，眺園景，悉呈眼簾。遊罷歸來時，與友人散步園中，品評一花一草，或共依樓頭論詩，評物以消磨遊剩光陰，意洽情投，非至宵深不睡也。一日因赴某園詩社之約，未出遊，社散時，斜陽尚高丈餘，友人覺微倦，遂相率而歸。既至友人家，友人曰：「數日來專事奔波，能甚矣，擬去少眠，君亦可休養。」片時，余領之友人去，余亦依枕，養息初猶手書消遣，入後精神漸疲，竟不知其朦朧睡去也。

余睡夢正濃，忽爲一種婉轉泣聲驚醒，推衾而起，揉目四顧，房中昏暗殊甚，惟月光從窗中射入，照到牀前，稍覺明亮，余正欲向桌上索摸火柴，而泣聲猶喫喫入耳，許其細辨，泣聲來處，則似在窗外園中，嗚嗚咽咽，入耳不歡，靜聆其音，似爲女子私念伊誰，多恨來此悲啼，如此傷心，殆有不得已之苦衷，歎然園爲友人產，友人家庭素來和樂，則泣者非友人家，人可知數日來除却友人家外，惟吾爲外人，除吾以外，未見外人至友人家，卽有人來，縱有悲苦，亦不好向他家園中啼泣，然則彼泣者果爲伊誰？余費盡思猜，卒不得解，而好奇之心，勃發不能遏止，縮回雙手，不復索火柴，輕步至窗畔，欲一覘其究竟，近目於窗向

外細曬。但見滿園月色白。乃如畫重重疊疊之花影。已被明月移上闌干。幾株樹木受微風撼動。枝葉輕搖。婆娑若舞。滿園景色寂靜。無譁而泣者似知余潛聽。亦遽止其哀音。余意縱不得再聞其聲。亦當一見其人。吾乃憶園之出路。僅有一戶。戶在友人家後。進樓下距余所立處不滿廿步。余在窗口可以望及。余乃凝眸。斂神注視。入園處不他瞬。久久無所見。而遍曬園內。亦悄無人影。意彼泣者必已離園而去。顧余本失意。人聞此悲聲。曷能自己。而又未悉泣者爲伊誰。及果爲何事而泣。寸心耿耿。終覺不釋於懷。其實余亦多事。既知事屬悲苦。又何必尋根究底。自惹閒愁耶。無奈吾塵心未斷。輒欲罷未能。一遇此等事。每爲人暗洒幾滴傷心淚。也有時捫心一想。亦自覺太癡。則又不禁啞然自笑。然此種意念一剎時。卽滅絕。不敵吾多愁多恨之永久。噫亦可謂豈矣。

余旣無所聞。復無所見。垂頭喪氣。將轉身而入。不料跼縫舉而婉轉之泣聲。又作矣。噫。異哉。余欲聽時。彼偏止泣。待吾去之。彼又作聲。彼殆知吾在此乎。如此若接。若離。若迎。若拒。殊令人惝恍不置。雖然。彼不泣。則已。若有些微聲息者。吾必竭吾視聽之力。余於是疾轉吾身。靠窗窺視。顧仍無所覩。而泣聲亦寂。又遭失望。不禁依窗而吁。層層推想。卒不得其故。正百無聊賴時。忽有一種纖細聲浪。送入吾耳。唧唧若秋蛩。低鳴。噫。奇哉。此胡聲也。胡爲乎來哉。但聞切切嗁嗁似怨似訴。是非有人在彼私語乎。察其聲浪由來。似出於窗下花叢中。噫。窗下所栽者非姹紅嫣綠之芍藥花歟。昨與友人嘗把酒賞之。見彼烟輕拖霧露重。披霞似笑。無言色嬌。非醉正欣欣向榮時焉。伊誰在此對花胥語。花如有知。不將爲此悽音而愁煞耶。余思至此。卽側耳靜聽。窺人私事。聽人私語。於禮非當。余早已忘之矣。

一女子聲曰嗟乎小娟汝懂得甚事勸吾毋悲汝意良佳吾甚感汝然汝亦知吾果爲何事而泣耶又一小娃聲曰姑娘丫頭非姑娘之心胡能知姑娘心事姑娘果爲何事而悲可爲丫頭說否女子未言先歎曰小娟汝素爲吾所愛汝亦赤心以事吾吾不妨姑爲汝言小娟憶吾自離母家來歸此間屈指計之已四載於茲玉郎多情貯以金屋愛之護之體卹備至知吾飢也玉郎親手調羹勸吾進食知吾寒也玉郎爲製錦衣親加吾身清晨玉郎見吾宿睡未醒步也輕語也低不敢將吾驚覺及睡玉郎恐吾玉臂受寒下羅帳覆繡衾爲吾輕輕蓋護吾有時不歡玉郎必百計逗笑務使吾歡悅而後已吾有時患恙玉郎必日夜相陪直待吾無恙而後已時或對坐緣陰玉郎爲吾口講小詩時或並依闌干玉郎與吾把酒談心吾則頻頻點首讚美吾玉郎或臨風學舞獻媚吾玉郎玉郎之於吾情深義重如此吾之對於玉郎亦輸吾情意以報之玉郎旣待吾厚吾乃一心一意屬諸吾玉郎吾之身不啻玉郎有之吾之心已爲玉郎據之吾心坎上吾腦海中所有者盡爲吾玉郎小影曉來聞風聲似聞吾玉郎聲也夜來見明月似見吾玉郎面也鳥唱枝頭誤爲玉郎歌也落葉敲墻錯疑玉郎至也吾除吾玉郎以外他無所知也亦無所思存也玉郎以外之種種物種種色胥不足擾吾心亦不值吾一顧小說家每言天上安琪兒最足動人愛戀與吾深表同情小娟汝雖後吾來然見吾兩人之恩愛當亦歎世間所罕有然吾意謂豈特世間所罕有其實吾視玉郎較安琪兒且有過之故吾誓依玉郎以終身此心堅如金石至死靡他以玉郎多情當亦卽天上亦難覓吾兩人之恩愛也自古來有情眷屬當無如吾兩人者矣小娃援言曰然丫頭亦爲姑娘私喜以姑娘之遭幸美滿如此後福正無量姑娘欣喜不遑復曷爲而哭泣余（著者自稱）聆至此亦私

意云然蓋觀彼女子所言當無不如意事若此則焉用泣爲然其所以泣者亦終必有故不如靜聆其後來顧猶有費吾索解不得者彼女子口中所稱之玉郎又爲伊誰其殆指吾友人乎（友人字蘊玉）而友人固未嘗娶婦其所用僕婢中亦無小娟其人則非指友人可知不指友人則畢竟指誰然明友人產除友人以外未嘗有玉郎其人也是又令吾大惑不解矣

女子續曰嗟乎小娟汝安知吾心事吾與玉郎旣如此相愛方期情天不老明月常圓長相廝守永不分離詎知事太如意遂惹起天心嫉妒生爲紅顏終歸薄命蒼蒼者守有成例固非人力所可強違然一念及以前歡情及今後之慘別雖鐵石人亦難堪此則吾安得而不泣嗟乎小娟分離在卽對於汝且戀戀不忍而能忍捨吾多情多義之玉郎乎吾知玉郎亦不忍聽吾去也吾昨日近晚尙與吾玉郎一度相見當時吾仍整吾容顏餉吾玉郎以秀色玉郎亦笑答吾情因有友在旁不便談衷只好憑之一點靈犀兩心相印耳又誰知禍患之來卽在眉睫間耶天厄吾躬已布就網羅必不聽吾僥倖逃出冤孽旣成胡能擺脫吾惟有聽天處置耳嗟乎玉郎玉郎昨日之晤實爲吾兩人最後之相見也從今以往天上人間不知重逢何日生離死別只恐相會無期撫念增歡不堪重拾以前種種一夢黃梁嗟乎能不悲哉女子語至此聲已暗矣泣已縱矣卒至嗚噎而不成聲一時風淒月暗園景頓覺陰森黑魑魅不見一物天愁地慘令人對之不歡余其時亦禁不住悲從中來潛然涕焉爲人傷心爲人陪淚閱者當亦笑吾太癡也頃之泣聲漸斂風亦息月復明園中景色依舊明晰如畫聞小娃曰姑娘所語事尙含糊果緣何事可爲丫頭言乎然以丫頭看來姑娘丰姿如舊略無一些病容姑娘境遇亦如舊未見有不如意事則姑娘所言姑娘之所以泣者畢竟胡爲而然女子稍止悲懷帶泣言曰小娟汝不見阿娘昨夕來吾處乎小娃曰

見之然則姑娘殆受阿姨氣乎想彼恣肆暴戾出自天性每與吾輩爲難姑娘只好忍受之蓋此等忍心婦殊不值與之計較也女子歎曰小娟汝言然惜乎言之已晚吾已不能聽從汝語矣小娃曰何也女子曰當阿姨來時吾曾忤其旨阿姨怒叱吾吾不服與之申辨阿姨卽懷恨去臨行謂吾曰賤姪子慎之汝等生死在吾掌搘吾有命誰敢不從汝何人敢忤吾旨耶咄嗟婢大膽若此放肆極矣不敵其一胡能懲百汝待之吾將有以處汝也嗟乎小娟吾素知阿姨性暴觸其怒必無幸吾昨夕竟忘此見阿姨怒不可遏始悔鹵莽聞阿姨語不覺股栗當卽長跪阿姨前自承罪過哀求免責不料阿姨竟不顧而睡嗟乎小娟汝爲吾思之阿姨旣懷恨而去寧有幸理阿姨手段素稱酷辣有忤之者輒至死故吾輩畏之若虎其實虎雖能傷人人或有時能倖免獨阿姨一怒吾輩必不能逃出其掌握阿姨直較虎尤猛小娟想吾爲一伶俐弱質平居且怯不勝衣胡能與阿姨抗拒惟有一任阿姨擗殘耳吾本薄命紅顏死無足恨所不捨者吾多情多義之玉郎吾歸玉郎不過四載此四載中恩情之深海且弗如光陰之甜蜜不足喻以謂暮暮朝朝儘吾百年同夢而孰知其有此波折耶畢生奢望忽那咸灰水上鴛鴦本爲同命鳥風中蝴蝶忽作可憐蟲嗟乎痛哉余聞其語沉痛如此心爲之酸淚爲之落莫能自己惟彼阿姨如此凶毒余恨不得捉而戮之於時聞小娃驚曰嗟乎有是乎阿姨威儀誰不怕懼一朝發怒無術可回恐不特姑娘一人受罰合家姊妹亦將殃及也若然爲之奈何言次亦嚶嚶泣矣一片泣聲如蜀山鶯叫月夜號鳥令人不忍卒聞余彼時掩吾雙耳雅不願聆此悲啼以傷吾心如是良久忽有一種慘厲之音刺激吾耳鼓其音顫而銳促而哀若爲慄極而發者余異之釋手靜聽但聞女子帶頭呼曰阿姨鑒吾無知恕他一遭下次

不敢有忤阿姨矣。小娃亦哀告曰：「阿姨望開恩典，饑憤姑娘而所謂阿姨者，竟不聞其語？」但耳畔風聲呼呼，漸吹漸緊。女子與小娃哀乞數次，卒未聞。阿姨答語余當時已憤極，念何物阿姨膽敢逞兇，哀乞數次，尚不肯赦。足見彼阿姨全無心肝。不如擣殺之思。至此正欲往喚友人同往，陡聞女子喘息甚促，泣而呼曰：「阿呀！阿姨饑命！」阿姨饑命，一人後漸呼漸促，力竭聲嘶，猶覺鬢間其呼曰：「玉郎救吾！」玉郎救吾！顧爲風聲所亂，僅若一縷游絲，約略可聞。余大驚，念事急矣。彼阿姨已肆其殘虐矣。速往救之。飛奔下樓，足一滑，頽然仆地。同時亦聞巨聲發於耳際，余急一躍而起，欲往尋友人。友人已在吾面前，余就牽其袖，催促曰：「速往園中去！」速往園中去。友人詫曰：「君殆瘋乎？」余曰：「否！」否速往園中去。友人曰：「園中風甚，狂牆且倒，不可往也。」余發急曰：「彼正喚汝往救汝，奈何故遲？」行速去速去。友人益詫曰：「誰喚吾？」喚吾，教誰？余曰：「一女子及一小娃。」友人不禁笑曰：「呸！」君真熱昏發音甚宏，余不覺爲之一驚，而又辨曰：「君不信，可往視之。」友人益笑不可仰指吾足曰：「君夢覲也。」從牀中躍起，屨亦未穿……余不待其言畢，卽曰：「君言吾不解。吾明明跌於樓下也。友人笑曰：「然則君固在樓上也。」余聞言詫異，甚視吾固未穿屨，審視立處，則爲樓上。吾屨尙在牀前也。余愕然，既乃悟曰：「吾殆夢乎？」然猶不甚信，奔至窗前，欲推窗外視。但事旣而微有所悟，問友人曰：「芍藥無恙乎？」友人曰：「未知。」惟靠芍藥處牆已倒，恐遭壓損，余自椅間躍起曰：「是矣。是矣。園中非有大小芍藥兩枝乎？」友人曰：「然。」余曰：「大者當已壓斃，小者或無恙。」友人詫甚，提燈往視之，果如吾言。詢故，余告之始恍然，相與歎息不置。

哀情小說 河干雙黠

(陳寄塵)

遠山如畫。近樹凝暉。爽氣迎人。淡烟傍柳。于水雲明瑟之中。認汀渚楓楊之樹。行人三五。荷梗萬千。鳥聲泉聲隨商聲而並作。楊葉梧葉與楓葉以齊飛者。瀋陽萬泉河畔秋日晚景也。河之南瓦屋數椽。石階幾級。頽垣蛀柱。映晚晴作色。射人者爲翁家院。院與岸接。楊柳如闌干環而繞之。去其南數武。爲萬泉河發源地。水聲潺湲。荷錢重疊。半汀楊柳一片濃陰。兩岸蓼花滿山。紅紫宜近眺。宜遠觀。可以垂釣。可以棹舟。其地靜以幽。其水清以冽。(萬泉河水絕甘美。遠近咸取給)瀋陽名勝之尤者也。

翁家有二女郎。長竺貞。年二九。豐容盛鬢。玉質金相。髮美以鬟。軀長而頑。且了解詩書。明慧過人。少蕖兒。年十五。稚齒垂髫。麤顏膩理。天真未鑿。嬌憨可人。與阿姊同寢處。耳鬢斯磨。備極親愛。若翁均掌上珠。視之故擇。婿良苛久。而未字。偷楚求援。繫輒堅拒之。卽紈絰子亦鮮。當意姜生者。不知何許人。年與竺貞相若。丰采甚都。嘗挑女。女意似欣。屬漢皋解珮時。託微波以通詞。生益顛倒。顧身雖影好。而家徒壁立。旣嗇于財。復舛于命。不敢遽倩冰人。嗣竺貞微風以意使。挽人執柯意謂翁。若詢諸已。則諾之事可成也。一日某君致意其翁。謂姜生求耦。翁曰。此生非東家姜菜傭乎。寒不能自存。况欲得婦。吾恐其餒。吾女也。某曰。生家雖貧。而神清影好。若是。且豐于才。窮措大。固當發迹也。翁曰。先生休矣。人之愛女。孰不如余。君家女。固未字。曷妻之乎。某大慚而去。蕖兒過翁所。微聞其事。入詢曰。客來笑爲翁。曰。事殊可笑。東隣姜菜傭。子將婚汝。姊余已。峻詞拒之矣。蕖兒僞爲不知者。曰。孰爲姜菜傭。翁曰。汝不憶去冬貧無擔石。屢向余貸之。老圃乎。蕖兒聞之。知確爲姜生。遂以聞于姊。竺貞竊怒其父。不詢于已。顧不敢詰。且不敢形怒色。怏怏。

而已。

時方薄暮。竺貞伺客去。挈蘆兒晚眺。河干值姜生過。送之以目。生亦報以眉語。俯首疾趨。行數武復停立。回眸自言曰。事不諧矣。奈何似故。故使竺貞聞者。竺貞益不勝情。悄然入院。時歸去夕。陽猶啞山半。新來明月已掛。眉稍看疎籬之晚菊。青凝霜意三分。認影壁之斜暉。紅染絞綃半幅。風襲衣單涼侵袂。薄竺貞欄杆倦倚。偶一欠伸。憶及姜生柔腸寸寸斷而不覺久佇。

少焉斜陽既沒。月色如洗。葉號蛩語。斷續而來。竺貞獨自凭欄愁拈羅帶。厥狀如木蘆兒赴翁所夜讀見而呼曰。姊在此。伺促織耶。阿爺喚讀書去。既而覺竺貞入夜猶未添衣。復曰。妹子飯後著羅衣。怪道冷澈骨。姊素不勝寒。如何耐得。冷竺貞聞妹言如夢初醒。才欲移步足麻木。腰酸楚不克支持。臨風欲仆。遂力呼妹前。聲微而無力。蘆兒急趨扶之。握其手冷若冰霜。意其病也。扶歸室中。取衣衣之。且爲之渝茗焉。蘆兒性孝友。見姊病心滋感。然翁年遲暮。又未敢以聞。但絮絮問所苦。笠貞曰。偶爲寒侵。無甚不適。阿爺久待矣。妹其往讀書。若問及姊。則曰針倦歸寢也。蘆兒諾而去。

少時竺貞狂熱大作。心如轆轤。自知其病。而不知其所以病。但覺眼簾中常留一姜生小影。雖瞑目亦不能禁。其勿見。對此拂帳涼風窺簾。新月念始願。不復能償。終身殊多遺憾。交集妄念雜糅。不覺血熱如沸。然疲倦已甚。俄而芙蓉帳裏微息初聞。入黑甜鄉矣。蘆兒歸自父所見阿姊已眠。撫其額汗淋漓。如雨。觀其色。顰頷殊甚。翠減紅銷。悲不可狀。伺于旁。察其呼吸甚促。有時夢中微呻聲哀惋。欲絕。則獨自斜背銀釭。默思其姊病究所。自來未嘗思及姜生事也。

小

說

新

報

竺貞房中窗前一鏡臺奩具置其旁姊妹花梳粧之所也右側列几常于是一處刺繡室東隅一床羅幃半舊猶帶微紅窗西嚮正字櫺格護以綠紗燈影幾染碧色竺貞呻于床蕖兒侍側恍似紅樓夢顰卿懨懨病瀟湘館中紫鵑侍寢時狀況頃之鐘鳴二響萬籟俱作蟲聲唧唧風聲烏鳥落木聲簌簌貓兒捕鼠聲啾啾淡淡月兒溶溶色斜上壁間清淒狀況不可描寫蕖兒心怯殊甚然不忍就眠恰飛蛾撲火室暗燈昏回視若有鬼物繞其旁心益悸幾欲狂呼不得已解衣就枕

竺貞之室恰是西廂院中柳樹數株老楊一樹黃花滿地衰草傍離秋日景殊蕭瑟其父居南窗之左右爲接待賓客者一樹枯楊正對其窗木葉黃落老氣橫秋槎杌之枝斜射簷際秋風陡作樹上已黃未落之葉搖曳枝間翁年届古稀鬚髮皆白面色黃瘦枯槁特甚對此枯樹互作殘年衰老態若值薄暮落日掩映其間尤似造物示人以夕陽雖好紅不多時者是日不見竺貞詢之蕖兒蕖兒遁詞以對初不知其病翌日復未見心疑甚頓念昨日姜生求婚事自思曰是兒得勿傷梅實乎不然胡怒我不面詰蕖兒曰阿姊作何狀其勿懟我平蕖兒曰無異狀但晏未起耳翁益疑遽問曰夜來早睡晨胡未興蕖兒察父色甚不愉知不能遁急答曰姊實感風寒然已愈唯似不可以風兒故不令面父翁至是始稍釋然甚念女病使蕖兒扶之趨視老態龍鍾步履與咳聲並作將及門蕖兒呼曰阿姊翁來視姊疾也竺貞扶病坐于床以手支頤弱不勝衣之態殊覺可憐翁入撫之曰兒勿憂行將爲兒延醫診視竺貞曰昨夜衣單被風小恙耳無甚苦然而勞翁步履矣翁察病狀似非輕大憂溫慰既復扶蕖兒出趣老僕延醫醫者至診脉問狀竟索筆大書特書于方右曰暑邪內閉外感風寒宜先清邪開鬱方上可十味然余善忘不復能清

憶。但當時所見似不外荆芥桑枝葛根蘿節半夏甘草之數者。或有連翹枳壳防風澤瀉朴花通草在內亦未可知。雖非真相。想固當然。蓋此日庸醫用藥不能別開生面。一如余之小說不能超出俗套故可決其依樣畫葫蘆也。

晝日遲遲。病人懨懨。綠窗寂靜。不時有飛燕差池之影掠過。陽秋來楊柳無力隨風陰濃處。蟬鳴其上。似恐閨中寂寞。以此慰情。殊不知此欲斷還續之聲。不唯喚不起愁人。徒擾人惡緒。蕖兒悄悄然爲其姊煎藥。扇爐聲不絕。聞竺貞微作嘆聲。亟停扇久之。寂然始知爲誤。有頃藥熟。揭帳視竺貞目瞑息微。知其睡方熟。不忍驚。甫欲迴身。竺貞覺微聲曰。妹奚爲薑兒。曰須姊飲藥。竺貞曰。休矣。姊病即愈。毋須此也。曰姑飲之何害。竺貞曰。無害固也。然亦無益。不如其已也。曰妹子辛勞伺藥熟。阿姊弗飲于汝安乎。竺貞強起飲之。且顧曰。頃阿爺作何狀。曷往慰之間。姊可曰。已愈也。薑兒遂行。

昔人詞云。人間無着。相思處。剩檢羅衣看淚痕。(清初詞綜)此語描寫閨怨。頗饒餘韻。余于竺貞情史中乃得親見。初竺貞之病。雖未必盡基于相思而所以致爲造化小兒所苦之故。則不外此。故竺貞之病。感風寒者半。而心病亦半。如我國此日之憂。半在外患。半在內亂也。竺貞服藥後。大汗。覺神稍清。而弱愈甚。想必荆芥葛根之結果。蓋是藥祇能發生損人元氣之效也。竺貞病既覺瘥。思潮立起。伏胸次。姜生舉動宛然在目。三生未卜。欲離倩女之魂。兩小無猜。不結同心之帶。不禁淚交頤下。紅茵爲之色褪。蕖兒入視。大驚。無措疑。竺貞爲病所苦。淚亦盈盈。欲下然竺貞則自知其爲感傷所致。慰之曰。藥後汗作已較差些。胡戚戚爲顧悲。乃不自勝。此言甫畢。雙淚仍垂。嗚咽不能自己。

小 說 新 報

李媼者。雞林人。竺貞之姨母也。時省間其家。蕖兒漸知竺貞意。微示以端倪。李媼聞之。曰。汝父太憤憤。女大當嫁耳。我當告之使允。姜生婚。蕖兒急止之。曰。姨勿爾。恐事不諧。反累姊也。媼曰。自有我在。會當以佳消息來。言已。遂去入面。翁曰。竺貞婚也。未曰。余正以兒女向平願未了。爲憂。豈物色有佳子弟耶。媼曰。將必佳子弟。而出高門者。然後嫁與。曰。是或不然。但勿苦吾女兒足矣。媼曰。今有姜生者。佳子弟也。倘有意乎。翁聞言立易容。久之微笑曰。爲姜生來者何多。豈吾女祇合耦賣菜傭子耶。媼曰。彼業固賤。而其子殊清秀。擇婿擇子弟耳。奚斤斤其家世爲翁。曰。姥已矣。若甥女吾當擇可耦者。耦之此非所願。媼見婉言不能動思。以危言聳聽。正容曰。若女之病曾亦知其梗概耶。翁愕然。曰。姥知之乎。媼曰。吾察其意似欣屬姜生。翁驚駭不可狀。然轉念其女曾無此項形迹。怒曰。吾女縱不肖。豈有是哉。脫有是。吾亦誓不嫁彼賣菜傭。媼知無可挽。興辭而去。

蕖兒方焦盼佳消息。思其姨言。或爲父所納。中心竊喜。轉念事或不濟。將反以貽姊戚。柔腸九轉。不知所措。蹀躞閨中。往復無已。乃望眼欲穿。日既夕。其姨竟不至。消息杳然。竊念姨或猶在父所。力爲斡旋。趨視之。亦無蹤影。疑姨誑其實。竺貞姨初自任撮合。後此竟暴竺貞醜事。又不諧。殊深媼對故。逕自翁所歸也。媼去。翁怒不可遏。氣勃勃焉。獨坐南窗之前。頻以菸斗叩地。聲甚震。蕖兒未知厥故。遽攀簾入。翁視之。嘆息曰。余叢汝輩十餘年。此其所以報余者乎。聲色俱厲。蕖兒曰。兒未嘗忤父言。次嬌凝之態。不可描寫。翁顏爲之霽。既而曰。竺貞果何病。蕖兒驚失色。不能答。翁察狀知情真。頓足曰。此子奈何辱吾門戶。汝傳余語。令其早自處可也。蕖兒益戰恐。盈盈欲涕。拈帶癡立。翁意亦良不忍撫之。曰。汝慧。當知余心。滋惑然。汝。

姊究「句」言。至。此。憂。然。中。止。蕖兒。故。黠。覲。然。曰。姊。固。無。他。翁。曰。汝。告。彼。余。將。爲。之。另。擇。婚。勿。惑。于。賣。「句」既。而。改。曰。須。知。余。年。老。見。識。當。較。汝。輩。遠。決。不。至。于。貽。汝。輩。戚。也。此。時。蕖兒。及。其。父。已。怡。然。如。故。室。中。不。復。儲。戾。氣。矣。

夜涼如水。薄透羅衾。一燈半死。猶自作色。與竺貞之幃鬥。其紅粧飛螢穿簾入碧。如鬼火寒螢。聲動落葉。體颶然與之相酬答。雙蛾已是生來淺。禁得西窗此夜愁。之句。差堪爲竺貞寫照。忽蕖兒入竺貞凝目視之。覺其色有異。呼曰。妹子來大佳。曷爲姊披摩胸次。蕖兒至帳前。竺貞握其手曰。妹子色不渝。得勿爲阿爺譴耶。蕖兒僞應曰。阿爺嗔妹碎茶盤。竺貞曰。此大細事。亦值得作啼容。袒裸中嬰兒。當笑汝也。言已。輒然蕖兒爲之破涕。旣就寢。竺貞心緒復大。紛輾轉反側。不能成寐。蕖兒亦自有其心中之感。想其感想。維何蓋。因友愛故。欲其姊與姜生有情人成眷屬。故示意其姨。今事竟大謬。不然。反累竺貞以不潔名。故心中忐忑。不能自夷。姊妹二人。均終夜不曾安睡。

翁自李嫗爲言。竺貞事後。卽急爲二女擇婚。以竺貞字白菓子。白營商者也。家多資。其子肄習法律。尙未卒業。性狡黠。狀俗不可耐。翁則甚愛其誠篤。許字之。日始以告竺貞。竺貞聞之。幾奪其魄。自是病益篤。日漸枯瘦。勢甚殆。翁亦不以爲意。且急訂婚期。將于年内行婚禮。嗣以竺貞病篤。遂延期。竺貞心稍釋。顧不免。彩鳳隨鵠之憾。涕淚汎濶。未嘗或輟。病勢蓋已積重難返。

杏花細雨染地。欲紅楊柳輕烟凝堤成翠。又節屆三三。圖消九九矣。東風吹到。河干審無天。之不醉草色。勻鋪汀渚。覺有地。而皆春。獨竺貞室中。寒瑣綠窗香銷綺帳。藥爐茶灶。不煎。祓死之方。玉碎花飛。已入沈。

疴之境事爲婚家所聞且知竺貞意別有所屬欲毀其婚屢使人言于翁翁曰吾女字白家道路咸知其事脫中道離棄將勿殺吾女乎言次皆欲裂來人亦怒語侵翁竟指竺貞與姜生有曖昧翁益窘欲與訟又慮女果或與姜生有私悲痛不可狀蕖兒知之具告竺貞竺貞羞憤自經蕖兒亦縊寄塵曰世風日下薄俗不可復敦男女之踰閑蕩檢所在多然社會穢德彰聞已久不獨竺貞然也著者作此中多微詞似于同室鼾眠時作驚人語已至無當况竺貞之與姜生發乎情止乎禮初未嘗有曖昧此甚難能者也而蕖兒尤潔白無瑕乃欲分其姊之謗至性良有足多顧竟吹毛求疵不稍留餘地抑又何與良以其迹雖矯然泥而不滓其心則昧而不明迹雖可略心不可原余之苛論蓋誅其心也

期四第年二第

古梅仙館詩

(集徵士裏郭)

哭笑

(分詠格)

卞和抱屈空懷寶。

褒姒無端誤舉烽。(陶師韓)

燈下悽音傳夜雨。

檻前樂趣對春山。(嚴伯亮)

戴嵩逢萌徵漢紀。

有刀義府見唐書。(陸瑞軒)

湘妃血淚寒班竹。

西子顰眉豔草蘿。(齊芝)

劉諶祖廟呼靈日。

晉主朝堂演劇時。(醫俗)

振聲慕拜桓司馬。

照影船傾陸士龍。(篤盦)

梨白一枝嬌帶雨。

桃紅三月媚含風。(丙炎)

歎歎忍讀長沙策。

陰險須防義府刀。(顧蘭階)

(以上俱案外遺珠)

滑稽小說 騸獅術

(穎川秋水)

那一天梁君鴻如正與他新婚夫人秦鳳笙女士茗盤閒談。纏綿絮語的時候忽然聽得蹣跚的聲音震動耳膜。那秦鳳笙女士便怔了一怔，側着兩耳傾聽。多時聞言道：郎君你聽得麼？隔壁張公館裏又是碰撞拍凳油瓶倒醋瓶翻鬧得家翻宅亂了。染君道：咳！吾愛三日前曾聽他家吵鬧到三更半夜。聞得後來由舅太太姑太太幾輩子做好做歹同來勸解方才言歸於好。難道不到幾天張家太太太又演什麼甘一日酉時的故事麼？咳！這位太太可算得雌虎中之楚霸王……

話猶未了，又聽得樓板上面砰蓬砰蓬之聲，隱隱從牆角外送來。其響連環不絕。染君又道：咳！吾愛這又是什麼聲浪？却與先前踴躊躇躇的聲響不同。難道是吾兩人誤會？他們并不是相罵？却在那裏開新鮮別緻的音樂會？興高采烈敲外國銅鼓麼？

那秦女士一聽這話，只管吱吱笑個不住。弄得染君瞪着兩眼莫明其妙。約過數分鐘，秦女士忽忍笑說道：這却難怪。你不懂娶得我這般沒用的婦人。你就少却許多有趣味的閱歷了。你不是最愛看戲麼？梳粧跪池那齣好戲，諒來早已看過。這隔壁砰蓬砰蓬的聲響由我猜度起來大約從梳粧跪池上面脫化而出。不過變本加厲些罷。

染君聞言，遲了半晌。面上略有忸怩的樣子。秦女士一見也有些心照。喉間輕輕哼了半聲。染君急對秦女士道：哦！是極是極。究竟是你比我聰明。但是這位張君前清時也是一個極紅的官員。因為善於逢迎。上司威嚇小民被某大僚賞識了。說他是一個精明幹練不可多得的能員。爲何一入閨門氣焰便矮了。

半截不作強項。令却甘心做搖尾乞憐的狗呢。秦女士笑道哈哈。郎君你真書生之見知其一未知其二。他今夕的屈膝求饑。就是平日乞憐昏夜的變相。今夕的碰首求恩。那知他不能神而明之化用。他日吭癰舐痔的妙技。麼唉郎君不是我打趣你。你這樣膠柱鼓瑟。難怪你只會坐守家園了。梁君便道吾愛聲音輕些。張君正在不得開交。倘使聽得吾們還在取笑他。怪樹不着怪丫枝。遭了此怨。恐他明日遷怒到我們那時。卻難以相見。況且我與他是極知已的老鄰居。只可哀憐他嘲笑却萬萬不可。秦女士道君與張君既然莫逆。爲何不做跪池中的蘇東坡。前去解勸。梁君道此層却是不容易。古語說得好。清官難斷家務事。我若前去。你一言吾一句。聽來個個不差。却是個個強詞奪理。豈不是又合了一句好教我左右倣人難的古語。麼倒不如待與張君相見時。節暗暗盤問細細勸解的爲妙。

正議論間。復聞張宅太太哭泣聲。喊苦聲。及男子含糊求恕聲。隔房婦人嬉笑怒罵聲。男子喝止聲。婢僕勸慰聲。小兒女啼哭聲。乳聲雜以檐下花龐狺狺聲。閉窗時玻璃琅琅聲。鄰人歎息聲。隱隱議論聲。既而諸聲漸息。轉爲婦女獰笑聲。縮鼻涕聲。吐痰沫聲。呷茶聲。吸煙聲。歷一時許。還沒有止。這時候梁君夫婦。因爲聒噪許久。辰光同奏披霞。娜繁華令。一洗耳根煩惱。但不知那隔壁的張君。想若何。

過了數日。梁家夫婦一窗燈火閒話家常。正說間。聽得張公館裏人聲嘈雜。以爲又是演前日的故事了。不多一刻。自己大門被人敲得震天的響。梁君忙拿了洋燈。登登從扶梯下去。此時敲門之聲。更如擂鼓。一般中間。又夾着叫人聲音。悉心聽去。却是張公館裏幹僕高升。梁君心裏狠是疑惑。姑且把門開了。那高升一見梁君。也不叫急。問你家有救吞煙的藥。快些給我。我家姨太太喫了烟哩。梁君聽說。猛喫。

一驚趕忙登樓尋覓却因近來煙禁嚴密吸的人日少這吞生煙的自然也日少一日所以這種救急方藥久已置之度外一時無從尋覓幸虧秦女士記性好說你前日清理各物不是在抽屜內尋見一個藥裏麼梁君頓然醒悟開出抽屜撮藥少許付給高升並且說明服法高升諾諾連聲如飛的跑回家去了梁君閉門上樓靜聽隔牆消息約有半個鐘頭聽得那主人張君說道阿彌陀佛好了好了嘔出來了大事就無妨了咳嚇死我也那隔壁梁君真正是一位救命王菩薩呢梁君聽得明白幾乎放聲大笑因為究竟不便只得竭力忍住又知那姨太太毒已吐出也代他欣慰不止

那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半個月後聽說張君病了一時請大夫延師娘配藥買炭禳星送鬼忙個不了梁君聞信急往張宅探望據說病勢沉重有時神智昏迷有時還要狂言謔語因此弄得那悍妻驕妾六神無主橫氣矮了半丈太太實在沒法只得請着平日深信不疑稱他活神仙的王師娘來這王師娘裝神弄鬼說了無數的鬼話幾乎把太太姨太太平日的隱慝傾箱倒篋一齊說出並且罵得狗血噴頭嚇得魂飛魄散大太太和姨太太又羞又懼此時顧不得衆人在前急急對着神佛磕首求饒額角上幾乎開個窟窿後來許無數金銀財鏹經懺錢帛的願神明果然怒氣消了方將前罪赦免張君的病勢也漸漸有些起色一星期後居然勿藥有毒在外飲酒食肉與無病時相等了

張君經過這等風波又生過一場重病勢必心緒惡劣形容憔悴豈知他反有說有笑興高采烈得意揚揚比較平日的愁眉不展唉聲歎氣開懷了許多有時來看梁君更是高談闡論眉飛色舞那秦鳳笙女士看在眼裏聽在耳中着實有些詫異如此者非一日過了三個月頭一夕月色皎潔萬籟無聲梁家夫

婦。正在。開。窗。賞。玩。那一。輪。明。月。猛。聽。得。張。家。宅。內。蓬。的一。聲。那。秦。鳳。笙。女。士。猛。然。喫。了一。驚。心。頭。着。實。跳。動。不。止。顫。聲。說。道。郎。君。聽。呀。聽。呀。那。邊。張。家。又。將。沸。反。盈。天。哩。梁。君。笑。道。吾。愛。請。你。放。一。百。箇。心。張。宅。從。此。以。後。決。不。演。這。驚。天。動。地。的。武。劇。了。你。不。相。信。你。仔。細。聽。下。去。又。有。什。麼。聲。響。呢。

女士。聞。言。果。然。靜。心。屏。息。的。聽。了。無。聲。響。料。想。或。是。貓。狗。的。聲。音。也。未。可。知。但。是。梁。君。話。中。有。因。便。細。細。的。盤。問。他。初。時。卻。不。肯。說。幸。虧。女。士。善。於。言。語。連。贔。帶。笑。撒。嬌。撒。癡。盤。詰。多。時。始。慢。慢。開。言。道。吾。愛。你。知。張。君。的。病。是。真。的。還。是。假。的。女。士。正。色。道。這。樣。沉。重。自。然。是。真。病。難。道。還。有。什。麼。裝。腔。做。勢。麼。梁。君。笑。吟。吟。點。首。道。原。來。這。等。卑。劣。手。段。却。可。以。瞞。過。婦。人。哈哈。你。道。張。君。前。日。昏。迷。不。醒。及。師。娘。許。多。言。語。果。真。可。以。信。他。麼。却。全。是。捉。弄。恐。嚇。他。妻。妾。的。技。倆。女。士。似。信。非。信。的。問。道。你。何。以。知。道。其。詳。呢。梁。君。笑。道。若。要。不。知。除。非。莫。爲。吾。前。見。張。君。病。後。神。色。有。些。疑。惑。相。遇。時。節。嘗。將。言。語。餌。他。他。却。不。肯。直。說。前。日。夜。間。吾。不。是。到。友。人。劉。姓。家。中。赴。宴。麼。張。君。恰。巧。同。席。他。喫。得。爛。醉。如。泥。吾。有。意。照。應。他。勸。他。少。飲。幾。杯。他。毫。不。肯。聽。吾。便。乘。勢。用。言。嚇。他。他。却。附。在。我。耳。邊。說。道。請。君。不。必。代。吾。擔。驚。受。怕。如。今。他。們。兩。個。已。經。服。服。帖。帖。甘。拜。下。風。了。我。初。聞。這。語。以。爲。酒。後。狂。言。自。裝。幌。子。這。懦。夫。斷。斷。無。此。膽。量。因。又。把。言。語。去。激。他。果。然。被。我。激。動。了。哈。哈。吾。愛。你。道。如。何。原。來。他。日。前。的。病。確。是。裝。腔。做。勢。恐。嚇。人。的。女。士。一。聞。此。說。便。攬。言。道。病。果。然。是。假。難。道。服。下。了。藥。不。怕。他。藥。不。對。症。麼。梁。君。笑。道。你。真。可。謂。知。其。一。未。知。其。二。此。話。我。也。問。過。他。始。知。是。飲。後。即。吐。并。不。下。肚。的。女。士。聽。罷。抿。着。嘴。笑。道。恐。嚇。只。管。恐。嚇。但。是。堂。堂。丈。夫。做。這。等。把。戲。也。算。得。是。條。苦。肉。計。了。照。此。說。來。這。師。娘。所。說。的。一。大。篇。鬼。話。亦。有。人。在。內。疏。通。的。梁。君。點。首。道。一。些。兒。

也不差。據說是高升代割的妙計。女士冷笑道：妙計！妙計！據我看來，乾綱不振，借重鬼怪着實可憐可笑。得很這時，梁君似乎有些忸怩的樣子，自言自語道：實可憐可笑。只因你們女子過於迷信，所以着了男子的道兒呢！說罷又轉語道：此等煩惱也是有了如君所致，倒不如吾們一夫一妻的好。女士道：你莫多心。我却不是同這邊張家的人一樣。但是你若他日寵妾滅妻，我却不……

梁君聞言，不覺倒抽了一口氣，忙道：我深知你不是這這這樣人。但是吾亦不是這這……女士聽這一期期艾艾的囁嚅語，不覺斜了他一雙鳳目，似嗔似喜，向着夫君一笑，弄得梁君面上紅了白白了，又紅的好半日還不止呢。

哭笑（分詠格）

懊惱窮途悲阮籍 挪揄作郡說桓溫（荆梧棲）

已到墦間齊婦恨 彈從臺下晉侯歡（邱潤之）

愁聞一路羣情慘 買到千金百媚生（昧燈）

怕聽齊姜哀過市 難防李相暗藏刀（淮雁）

黃河月照鮫人夜 綠水風和漁婦家（董漱芳）

孟宗竹院潛焉去 言偃城隅莞爾來（李蕙芳）

試看棄婦椎胸日 正是新人鼓掌時（叔苴）

賦鵬當年悲賈誼 墜驢此日快陳搏（邵質人）

（集徵土裏郭）

鐘詩仙館

（以上俱案外遺珠）

小紀事

中國之武士道

(劍癡)

小說

新

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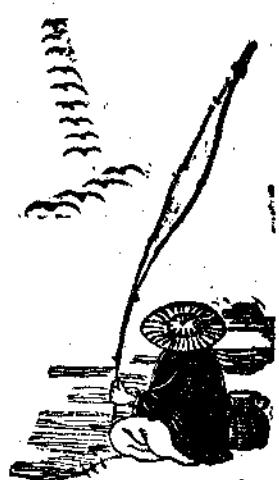
近見南沙奚燕子著技擊筆記繪聲繪色讀之令人起舞然皆得之耳聞獵祭不若余之身親目覩尤爲翔實也老僕雨泉軼其姓余幼時役於余家性誠謹待余尤厚嗜酒常在醉鄉先師戴鶴督課至嚴有時余課程不及格必見呵斥雨泉聞呵余每假先祖慈命招余出塾每自語曰爲師須循循善誘若嚴詞厲色則幼童恐慌性靈益空奴雖不解文字然嘗爲拳棒教師文武雖殊其理一也戴師諒其忠誠亦不爲忤傍晚散學時雨泉每俟於塾門外余出抱余游街市出私資市餅餌以奉余惡少無賴知其能拳勇或於途中窘辱冀見其技能而雨泉謹謝之謂若輩皆壯年強盛且人衆老朽衰朽龍鍾年將就木卽勝亦不爲武况余手抱阿官驚之益滋余罪若必不舍余明日獨行時任若痛毆可也余嗤其孱弱雨泉曰老奴豈孱弱哉彼之表面雖壯盛而中虛若芻靈老奴一舉手彼輩身如畫粉矣時余寄居縱溪李氏屋宇宏敞高與雲齊雨泉手執竹竿能一躍至屋巔復縱而下不碎一瓦某夜鄰家被盜雨泉登屋拾瓦塊飛擊之悉中盜左目乃鼠竄次日邑宰來勘驗許緝盜雨泉排衆直入揚言曰長官固誠心欲獲盜事至易有新眊左目卽是案眞盜特恐口是心非耳宰惡其言之慙擬懲之先君力解始已嘗隨老母歸寧外家泗濱秦氏屋後有河闊丈餘雨泉超躍而過視若戶限客作數十人欲觀其技擊釀資沽酒飲微醺雨泉令截竹作箒中貯石灰數十客作分列四方各以石灰箒噴射之雨泉手抱余進退上下旋舞余在抱中至酣暢昏然睡熟及箒中灰罄令衆驗視遍體無一點石灰痕咸欽服鎮有照天侯廟春秋佳日集賚演劇必抱余往觀右手圍而障之壯夫百擠輒之不離分杪若易他人則被擠足離地氣喘若吳牛矣一

日游隣村。途遇糾糾者數十人。擁少婦疾奔。少婦呼天痛哭。雨泉審其爲搶婦逼釁也。義憤填胸。目眦盡裂。狂呼曰：「羣賊傷天害理。大魔不如老夫。不手抱阿官。必氣琳琳然如鍾馗見鬼。欲攫而食之。忽一老婦。一下子追來。淚痕滿面。若爲婦之姑者。雨泉詢之曰：『爾媳婦被刦耶？』此吾家阿官。爾謹視之。我代爾追之歸。老婦以其衰邁。不敢應。而雨泉已飛馳而去。相距祇一咪。鄉僻曠野可望。而見羣不逞知追者。將至以三人護少婦行。餘列陣以待。雨泉追及。擊一拳。跌兩人。飛一足。又蹠其四蹠者。正擰持欲起。而以一脚掃之。不特蹠者不能起。卽立者亦步蹠者後。塵悉臥於地。復以掌擊衆肘。則呼痛求饒。不似前之糾糾矣。前三人亦委婦於地。飛奔逃去。乃掖婦還。交老婦領去。老婦叩首謝。詢姓氏里居。雨泉不告。掉首而歸。歸途至審慎。每一舉足。必四圍周視。防人襲擊。入市傍人家簷下行。蓋如此祇防。背後一路耳。後有步履聲。卽以背倚牆壁。俟其人過。再前進。此行無異。出師。其舉動悉合兵法。孰謂草野間無英雄。臧獲中無奇士哉。雨泉每啓先祖慈曰：「老奴拳勇百里內無與抗衡者。」環顧親友隣里。無一可傳。惟阿官天分既高秉性又慈祥。愴惻於法可傳。老奴悉心授之。不三年。技可與老奴埒。大之可以強體魄。小亦足以衛虎狼。先祖慈以余幼年脆弱。恐傷筋骨。不之允。雨泉請益堅。且曰：「老奴之技不傳。阿官必似中散琴音。作廣陵散矣。」言年七秩。其行猶能及奔馬。先君嘗從法華乘馬車來。扈不使余知。既而覓先君已行矣。乃啼。久久不已。惟太夫人憐而允之。且阿官文學已優。有文德而無武功。不能稱全材。先祖慈怒。幾欲操杖逐之。不敢。復言。年七秩。其行猶能及奔馬。先君嘗從法華乘馬車來。扈不使余知。既而覓先君已行矣。乃啼。久久不已。雨泉曰：「阿官何啼？」有老奴在。今日必送阿官上主人車。奔逐至陳涇廟。及焉。先君駕車之馬名瞎眼龍駒。追風逐電。其速。率冠申江。不圖垂暮之年。猶一追卽及壯盛之勇。猛概可知。已一日有異方僧踵門。請見。

小 說 新 載

雨泉出見之。卽曰：上人何來？老夫與上人若風馬牛無讎，無怨何勞玉趾？僧固請一較。雨泉曰：能免相殘固大佳事。若必不相容，則老夫豈眞闡革，無能曳尾求人恕諒哉？後日質明於某寺殿庭相見可也。至期雨泉踰垣出，伙伴有知其事，暗中隨之往抵寺僧已先在見雨泉至，稽首至地。雨泉報以揖曰：上人相遇若是勿怪。老夫無香火情也。相離四五尺席地對坐，僧出木魚敲之口宣佛號。雨泉袖中出紙扇隨擲，隨接如宜僚之弄丸。僧以木魚墜指雨泉曰：佛法慈悲居士能領略一二否？雨泉曰：天氣燠悶，老夫爲上人奉揚仁風，舉扇扇之，既而僧似困倦棄魚墜仰臥。雨泉亦起立目顧僧曰：上人何苦？卽出寺執樹枝作杖，倚倚緩緩歸。一若甚疲憊也。者伙伴迎謂之曰：吾輩恐翁不能敵禦，故密地隨往，未見與翁交手，何至疲憊若是？且共事十餘年，從未見吾翁疲憊若今日者，是曷故？請明以告我。雨泉曰：此非爾輩所能知。我與僧皆用內功，相激戰，故爾輩見如不見也。拳術本有內功外功兩途，內功傳自張三峯，外功傳自少林僧。外功易學而難精，內功則學既難精，則難之尤難。若神而明之，可以超凡入聖。海內二功並能者，惟老亮兩雄。不並立，欲不相阨，其可得耶？越日道路傳言有異方僧露死某寺殿庭，雨泉市衣棺厚斂之，覓地營葬，樹碑碣。僧何名，葬何地，則不能記憶之矣。未幾，雨泉病其病至奇，不食不臥，終日盤旋空際，無一息之或停病甚。時且解衣露體，作刺激狀態，私語其儕曰：我必死矣！病名散功，四肢百絡痛如刀擗，雖凌遲無此苦也。旣而漸漸變化氣質，面現獵狹之色。惟見先君仍循謹如平時。一日忽面先君乞假，他往。先君不許，退入門房，氣喘喘猛如虓虎。先君恐其外出肇禍，令人以粗如兒臂麻索維繫之，乃一轉側，卽寸寸

斷。口。中。祇。呼。不。願。死。主。人。家。先。君。令。人。質。一。屋。於。宅。之。右。偏。扶。之。往。入。門。卽。瞑。目。趺。坐。而。逝。



警世小說 炎涼世態

(劍山)

世衰道微。人心日下。富貴則路人盡是親戚。貧困則骨肉視爲路人。阿附權倖視爲當然之事。至若韓億李若谷之貴不忘賤。世結婚姻。楊憑徐晦之篤於親誼。不畏患難。幾等廣陵絕調。無復嗣響在人間矣。因

述劉厚生事。

厚生劉村人。父福辰木工也。爲人誠實。家赤貧。妻戚氏亦賢淑。晚年生厚生。福辰使習舊業。厚生雅不欲。乃令爲富家僮。性鈍直。又不能如主人意。幸主人長厚。不加督責。厚生於無事時。輒立塾外竊聽讀書。一日聞塾師講承宮牧豕及匡衡傭讀事。不覺大喜。以爲今雖貧賤。安知他日不能飛黃騰達。乃入請於主人。乞半日傭工。半日讀書。主人奇而許之。厚生大喜。遂附焉。厚生資分魯鈍。舉一不以三。反幸能勤讀。故進境尙易。或有譏諷者。謂汝父木工耳。汝豈欲入泮宮登賢書乎。厚生曰。誠然。人益非笑之。惟塾師嘉其勤勉。主人亦贊其有遠大志。謂孺子豈長貧賤者。厚生因塾師與主人之獎借。益勤苦力學。五年而學大進。主人不復以僮僕待。視令其終日讀書。以成厥志。厚生益得專力求學。其勉益進。竟冠羣曹。主人見其非凡。乃以養女王月娥妻之。厚生攜以俱歸。逾年生一子。名人英。又三年始應州縣試。輒前列。又二年入泮。向之非笑之者。咸爲咋舌。惟鄉士大夫鄙其爲木工。子不甚與之爲禮。其年福辰死。告貸於親友。莫之應。告貸於舊主人處。則老主人已卒。雖稍有所助。不足治喪。不得已。乃以祖遺田產二畝。售於其戚陸松。陸松本工心計者。陽示不欲以抑其價。厚生不知底蘊。以爲附近村落中大都貧窶。舍陸松外。誰有餘力置田。於是央人向陸哀憇。陸固辭。厚生不得已。願減其價。陸始允許。且要求契約中載明。不得再有添

價及回贖字樣厚生無可無何惟忍痛諾之耳。

厚生旣痛其父又失祖產益刻厲憤發以爲今雖受虧他日終有揚眉吐氣之日否則枉爲鬚眉丈夫矣。半年後別其家人往投兗州太守任琦祿。琦祿見厚生來留之幕中教其子讀歲得俸銀五十兩此僅足供仰事俯畜耳。在幕二年賓主甚得方期長此相依而任守忽被劾革職任守性仁厚長於知君子而短於識小人以爲我民愛民彼幕中人亦能愛民決無殃民之事不知幕中人旣多良莠不一狡黠者利用其仁厚常有貪賊納賄事於是商賈謗於市庶人謗於道御史據以入奏遂有革職離任之詔厚生與任守有連帶關係任守旣去厚生亦過歸梓里旣而鄉閭有期其妻勸之應試厚生曰應試奚爲妻曰夫子不欲飛黃騰達爲祖宗父母吐氣乎欲爲父母祖宗吐氣不可不應試獲售固佳不售亦常事厚生曰川資安出妻曰可乞貸於親戚厚生曰休矣不記得前年父喪時乎遍向親戚告貸終致赤手而回父喪猶如此况應試乎於是夫妻遂無言鄰有王媼者一老年之寡婦也家無子女以勤儉力作積得數十金聞厚生欲應鄉闈試而苦無資慨然往告厚生曰老婦一生積得三十金今無用處以贈相公我素佩相公才此次應試必步青雲幸好自爲之夫婦叩首以謝厚生始得成行是科竟領鄉薦親戚之向不與接近者至此亦稍稍相近而陸松尤獻其謗媚之手段以親厚生厚生爲人篤實不念舊惡仍以禮貌相接陸松則常舉以告人謂某孝廉爲余近親遇我尤厚厚生則惟嘆人情之澆薄耳。

厚生領鄉薦後飲水思源其功當在王媼乃卽迎養於家未幾読選分省攜一僕需次西蜀留其老母及妻子於家賴座師力得補川南某縣令在蜀中尙爲膏腴地當其赴蜀時親友以厚生爲人樸訥寡交游。

到省未必即得缺。得缺未必能美。不料其竟得膏腴之缺。至是不獨素與往來之親戚與之相近。卽平日不與往來者亦樂與其家接近。且巧爲解釋。謂我家本與某爲中表。親理宜往來。於是親上之親友中之友能識厚生之面者咸樂與往來。有周恤錢財者有餽贈食物者。門庭如市而尤以陸松之餽贈爲多。親戚中有宴會其子必與焉。於時里中紳富亦欲作攀籬附葛之計而與之論婚。如是者久之。厚生以政務賢勞家書常斷。當日郵政未行通信。諸多不便。兩地互爲懸念而已。

一日家中接得其舊僕自川來函。一時合家號泣如鼎沸。其書云。

書留我妻王氏粧次別卿到省。幸賴座師力得握縣篆。前書已詳之矣。方期飛黃騰達。一洩不平之氣。不意猝染重症。昏臥牀褥。幸得舊僕趙承恩之調護。乃能倚枕作書。以與卿訣。自我棄老母鄉國而作官。川南計已十有五月。性好施與。俸祿無餘。幕友以及地方紳士。對余感情尚洽。死後不致無棺。以殮卿其勿悲。惟所慮者。死後難以歸棺耳。嗚呼。我甚念老母高堂。白髮生我劬勞。未遂烏私先委溝壑。興念及此。不覺涔涔淚下也。嗚呼。我又甚念賢卿。卿歸我時。年祇十九。我以貧故。僕僕風塵。致以家事累卿。一行作吏。而又不獲時與卿聚。今我死矣。我負卿矣。嗚呼。我又甚念英兒。兒今爲無父之子。我之死功名利祿。爲之僞我。當時承繼父業。何致客死異域。自今以後。我不欲兒讀書矣。嗚呼。賢卿從茲永訣。卿得書之日。我畢命已久。我死後。當借貸來迎。俾勿作他鄉流落之鬼。臨命時。促他無所言。自此信傳出。不特親上之親友中之友。與之相遠。卽近鄰親屬亦鮮有入門吊唁者。而終年餽贈最多之陸松尤視厚生家如陌路。且謂苟早知今日深悔當時之餽贈矣。劉家經此一變。僮僕婢媼咸散去而索。

逋者。踵接於門。家人則一任索債者之咆哮。惟吞聲飲泣而已。噫。人情勢利有如是乎。

第二年四月初

既而劉家益貧。困親戚在道途相遇。亦似不相識者。鄉里亦漸相忘。不若昔年爭識其人也。一日時方仲秋。村人咸攜子女坐柳陰下納涼。忽報有貴官至。村人聞言吐舌不能縮。既而見貴官直入劉家。僕從甚夥。厚生之母及妻若子皆甚駭異。厚生先命承恩入。戚氏雙目失明。獨坐中堂。王氏方紡績。人莫則正在。炊爨。身穿孝服。堂中且設厚生神位。承恩前啓戚氏曰。主人在任政躬康。泰萬事迎祥。現已升嘉興守。今順道一歸。不知聽信誰言。而一誤至此。言時向戚氏。王氏叩首請安。家人咸喜極。乃曰。頃所言是耶非耶。言未已。厚生入相見之下。悲喜交集。厚生詢王氏設位之故。王氏卽以前書呈閱。厚生曰。福榮真狡哉。家中人竟中其計也。雖然汝等亦太鹵莽。此項口氣雖似出自偶然。字跡則無絲毫相似。何不之察。王氏曰。吾等所信者亦惟口氣相似耳。究之福榮何如人。而造言若此。厚生曰。福榮爲縣署中差役。其人狡黠異常。余惡其舞弊。而遺歸不意。其因此懷恨。先是福榮與承恩相善。故我之家事。彼所備知。因以偽造書函。以驚我家人也。既厚生不見舊時僕婢。謂彼等何在。王氏曰。彼等得主人噩耗。且見索逋者踵接於門。知不可久居。各散去矣。王氏又告厚生以未得噩耗。以及既得噩耗。前後親戚待遇之懸殊。厚生曰。有是哉。可嘆也。

當貴官入門時。村人以不知底蘊。未敢往視。後見其入而不出。咸相詫異。村老數人扶杖而往。始知所謂貴官者。非他人。卽厚生也。村老相觀無語。時貴官方據椅而坐。見村老至。揖之入座。且曰。一別二年。諸父老無恙。村老咸稱託福。既而詢以何以誤傳。致驚家屬。厚生乃告以杖僕事。於是羣疑始釋。數日後。鄉里。

人。士。又。以。劉。厚。生。事。作。談。話。資。料。矣。自。是。而。親。上。之。親。友。中。之。友。又。與。之。相。近。此。謁。而。彼。候。此。候。而。彼。謁。
終。日。應。接。不。暇。一。變。而。爲。熱。鬧。之。門。庭。矣。至。若。陸。松。則。進。謁。尤。多。厚。生。雖。心。鄙。其。人。祇。以。誼。關。親。戚。不。忍。
見。拒。耳。一。日。陸。松。又。來。謁。長。揖。而。言。曰。願。以。息。女。奉。侍。公。子。巾。櫛。厚。生。不。允。陸。松。固。請。厚。生。固。不。允。陸。松。
則。又。固。請。厚。生。終。不。允。陸。松。竟。長。跪。不。起。謂。必。得。請。乃。已。及。厚。生。允。其。請。始。起。去。遇。人。輒。語。之。曰。我。近。來。
日。在。劉。家。厚。生。厚。我。與。我。締。姻。彼。前。程。萬。里。不。可。限。量。我。女。得。嫁。其。子。亦。稱。得。所。言。時。意。甚。得。及。厚。生。將。
到。任。則。此。請。而。彼。錢。此。錢。而。彼。請。又。無。虛。日。大。半。昔。日。道。途。相。遇。似。不。相。識。之。親。戚。也。其。後。恆。舉。此。事。以。
告。人。謂。昔。人。每。謂。世。態。炎。涼。人。心。日。下。余。固。未。嘗。深。信。今。身。當。其。境。始。信。其。言。之。不。謬。貴。賤。之。態。貧。富。之。
態。一。身。備。嘗。今。舉。以。告。諸。君。願。諸。君。勿。以。余。之。親。戚。之。待。我。者。以。待。人。更。願。諸。君。以。此。事。輒。轉。相。告。以。自。
儆。敵。人。也。

第 二 年 第 四 期

王小蓮校讎聯

淚花如雨生不逢辰仙人空白鶴

吞藥非煙死無知已弔客只青蠅（陳琴仙）

芳草有情腸易斷

落花無語色全空（鮑秋白）

青樓夢紅樓夢浮生若夢

白水流碧水流歲序如流（鮑桂蓀）

生有自來夢花誕月

死而後已吞藥非煙（前人）

妒婦世難容欲斬吼獅無利刃

美人天亦厄再教打鳳亦空巢（酶仙）

想當初惜玉憐香妾真有幸

到今日花殘月缺郎太無情（天民）

警世小說 傷心人語

(萍影)

三年前余歸自客中抵家聞人嘵嘵談鄰治黃氏事離奇古怪事涉不經意謂市虎杯蛇出于道途傳聞之誤因充耳不聞不置意焉孰意事過經旬前塵影事又觸心頭疑團滿腹若不能釋然於中者乃買棹赴鄰邑就友人問友人亦未能詳述原委則就當日黃氏僕輩中一年事稍長者詢之始知光天化日之下固有不可思議之不倫事黃氏僕且言且泣至不成聲已又請余筆述之以爲普天下一般淫佚殘酷者戒作傷心人語篇

去邑北十里許有黃家村村中戶口半出黃姓有名實青者年三十未娶一矜早娶期年卽生一子名之曰伏生取其伏而不岀之意蓋實青家有負郭良疇數百畝能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實青愛子如命不忍令其與世浮沉故伏生幼年未曾一日入學校年既長僅別粟麥不識之無卽爲之娶婦逾年而亦生一子實青大喜過望以爲天祐黃氏子旣成立孫復在抱天倫樂事固有未可以言語形容者字之曰平子取其處世之和平且并希世亂之平靖也蓋此時實青益甘爲子孫作牛馬守錢虧目光如豆所喃喃目視而不息者惟希子若孫之能世其業及世界上百年無戰事而已故名其子曰伏生字其孫曰平子孰謂此翁夢夢竟有深意寓焉然彩雲容易散好月不常圓不一年而實青家庭熙和之景象一變而黯然無生人氣是年之秋實青以時疫故實青以積年伉儷之情遠爾中途分飛不能不爲之老懷彌切且中饋乏助咫步維艱雖米鹽瑣屑事自有子婦主持而老去情懷常以牀頭人往來於胸臆也憂恨之忱溢于眉宇於是有以納寵之說進者不啻見翁之肺肝焉然實青固知其子之桀骜不馴性情暴戾未可

理。喻祇以今日之事我爲政其奈阿翁何而中國人家庭之中無情愛之可言卽有之亦如鳳毛麟角所足以爲愛情之後盾者惟此燦爛之朱提沉沉之白鑼而已故執世兄弟之閻于牆者而問其故則由分產之不均子輩之忿其長上者亦只爲偏愛之不公耳人謂黃金魔力足以左右世界觀于中國人而益信實智慧人豈不知之熟而慮之周乎是以子納妾事仍猶豫多端遲遲未舉恐貽其子之口實也然嗜慾之心方熾一剎那間已置家庭之幸福於不顧惟醉思夢想于求碧玉於小家藏阿嬌以金屋萬分顛倒實青真難以爲情矣。

天下事固有不謀而合迎刃而解者其中機緣有如宿業方伏生父思娶妻之後年適村中有陳氏女出賣之事荳蔻稍頭美藻風貌伶俐巧小吾見猶憐若使入曲巷妓院中必致門前車馬喧闐纏頭之費一擲千金雖薄倖如杜牧亦必不十年而遽醒其夢也蓋陳氏女非特麗其貌且并慧其心能令人于一顰一笑之傾足以移情動心雖非真个消魂已令阿儂失魄其狐媚子之手段有足多云伏生父夙豔其名徒以機緣無由鵠橋難駕且年事已衰自問難儻此紅顏少艾以貽膚黑髮白誚故雖富有銅穴亦難如意願以償今機會忽至急自榻躍起呼幹僕數輩面授方略曰前村陳氏女美色也好爲羅致之以娛余暮年黃白物在所不惜想汝等亦必能喻余意也急起圖之勿落人後否則將爲長臂者拾得而視等禁臠矣僕輩聞之同聲曰謹受主人命敢不竭吾心力實青聞之不禁掀其鬢露其齒作驚驚吃吃笑蓋此時實青聆其幹僕之言猶之以蜜投飴不覺老懷爲之一舒一洗其積年不歡之情故此日實青對其僕輩之言亦溫婉萬分與常日態度大變驟睹之如出兩人矣於是幹僕數輩卽奉命如飛去實青則蹀躞室

中靜俟好音之至。及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幹僕自前村歸。挾一婢。婷之弱質。并一頹唐之老翁。且言且笑。載欣載奔。蓋已奪得錦標歸。與陳氏父女至實青家也。實青見陳氏女柳腰櫻口。粉頸黛眉。雖荆釵裙布。亦淡淡宜人國色天姿。終不爲掩。故當陳氏女下拜時。急以兩手扶之。憐惜倍加。若恐塵埃之有。損其玉容花貌者。對其父亦異常青眼。待以殊禮。噫。實青以垂老之年華。從此竟老死于溫柔鄉中。長入迷途而不返。且一家多故。無復昔日和樂氣象。皆由此女致之。昔人言女色者。一則曰傾城傾國。一則曰尤物禍水。垂戒昭明。世人徒不察耳。

實青自娶陳氏女爲妾。後名之曰梅英。呼之以我愛。衣之以錦繡。食之以珍羞。置一切家政于不顧。僕童于外。婢嬢于內。期月之間。秩序凌亂。伏生見之大爲憤憤。思有以鎮定而整頓之。然權在實青。手伏生。雖以小主之資格。出而干預之。而僕婢之喧擾。如故。家政之凌亂。依然。徒呼荷荷。末如之何。蓋是時伏生已不以其父之行爲然矣。況娶少女爲妾。或至枯楊生稊。勢必分我一杯羹。行見偌大家私瓜分豆剖。於是所以爲攘權地焉。乃一日晨光甫曙。紅日曠曠。時實青忽呼伏生至房中。謂之曰。予老矣。家政紛繁。實所困苦。今將家中一切事付若干。若其好自爲之。勿貽伊戚。以蘇予困而娛予晚景。想汝已成人。有年力強。年富。家中事必克勝任也。伏生聞此一席話。心中感激異常。前日忿恨之情。一日化爲煙雲。繚繞盤旋。歸于太空。乃趨前白其父曰。阿父兒謹勉力從事。必不貽阿父戚也。阿父老矣。瑣屑事當兒任。何父則與梅姨。常日歡笑坐而待食。有所欲向兒。必爲阿父致之。實青聞之意殊適。轉向梅英曰。大公子言汝其聆悉乎。其言皆從予肺腑中流出。此後可日尋歡樂而長息仔肩矣。梅英聞之。惟向伏生微笑。伏生乃亦

以目報之。若兩人心事於此一面時早已傳達無遺者。而彼實青則茫然不知也。
梅英非天生之尤物乎。其爲實青妾也。非出素願。奉其父之意也。梅英父不務正業。年少時即酗酒好鬪。日與無賴伍。及生梅英後。見其眉目如畫。姣小可憐。視之爲至寶。至長成時。益身材婀娜。吐屬風流。更以錢樹子視之矣。故梅英爲實青妾時。其父詔之曰。實青戶居餘氣。行將就木。以子飛燕身材。玉環丰貌。雖不佈迷魂之陣。恐此老早已眼目昏花。不難入于股掌之上也。子其善自爲之。蓋實青固多金也。况汝父之不置汝于松柏門巷中。願抑其代價而必托之于此。老家者爲將來計耳。非爲目前地。也是以梅英自爲實青妾後。時以阿父臨行之言。運籌於胸臆中。無晷刻息其待實青也。貌爲柔聲。下氣實。則嬌痴異常。致一月中實青卽瘦癱瘓弱小。人多詐女子。善媚可畏哉。若實青之以家政付伏生手者。則出梅英父母所不料。此梅英故于實青回語時。卽爲接木移花計。一笑留情。神經銳敏。樓台近水點綴依然。其計之不售于父者。行且籠絡其子。百折千迴。不撓其志。梅英亦可兒哉。

伏生自理家政後。日必至實青房中。晨昏庭省。子禮不渝。且有難事。亦必問道于乃翁。旁人視之。俱噴噴稱羨。卽實青亦以爲有子。克家行將。爲暖衣飽食之老。封君矣。且旁復有嬌若紅杏之解語花。如梅英者。名爲陶情作樂計耳。此中祕密。外人莫知。後有實青房中婢。名玉兒者。稍洩春光一二。而人始略知一斑。玉兒之爲此言也。爲洩忿地。玉兒固亦知識已。聞之長婢雖姣。好不及梅英。而面貌亦殊不惡。實青當娶妻時。曾留意及之後。以梅英而中止。故玉兒之于梅英。早已積不相下。攻瑕抵隙。無餘日必求所以置梅。

英于死地而後快。至是而玉兒之機至矣。大肆厥舌中言傷之梅英。伏生固未如之何。且仍狎亵睨。瞷無虛日。以實青時固尙未了了也。伏生婦乃婉言向其夫曰。上蒸庶母法所不容。敗露之後。恐難齒于人類。將見擯于鄉黨。而列祖列宗之顏面行將爲汝掃盡。况已有子舞勺。一言一行足以爲子之模範。今何悖謬若是。伏生聞之。唯唯否否。不爲措意。後竟如江水泛溢。不可歸宿。東窗事發。而大決裂矣。實青以風燭殘年。經此刺激。盛怒之下。逆氣上攻。遽至昏迷。不知人事。醒後見家人繞榻立。梅英亦雜衆人中。淚痕破頰。啜泣哽咽。日光反照其面。如海棠睡後。益妍媚異常。實青見之意殊不忍。招手令近曰。子無戚。余不罪。若所恨者。獍獸耳。吾黃氏數十世。雖無大積德。然竟不意出此。食父之賊子。余本擬訴之族中。揮之門外。特因中華之醜不可外揚。且亦不忍傷吾賢媳。嬌孫之爲孤爲寡。然余不久於人世矣。箱中有金若干。余與若待余瞑目後。子逕取之去。勿留。此余料賊子必無佳果也。言已。復轉向伏生婦言曰。昔媳若翁今日爲汝大戚。汝爲賊子婦。無去此理。非如梅英小妮子之尚可高飛遠走。况家政權又早攘去汝母子之生死存亡。一操諸賊子手。雖橫中尙有金若干。撙節之亦可贍養畢世。而虎狼之患近在眉睫。惟善自措意。以避其厄。他日可夫則夫之否。則攜孫返母家撫養之。教訓之宜嚴爲束縛。勿以姑息染餘毒。則翁在京之下。亦爲戴德不忘而含笑無餘恨矣。言畢。氣喘如吳牛。咻咻不已。不半小時。而離此五濁世界去了。當去世時。面上溼汗。淋如珠下。筋肉暴漲。出大聲疾呼曰。賊子。好。好。時已日薄淹嵫。西天紅光如血。令人視之。畏怖而此。富。有。田疇。之。老。封。翁。亦。隨。此。金烏。沈沒財奴末路。大可憐矣。

實青旣歿。室中哀聲舉。伏生冉冉自屏後出。直趨梅英曰。子勿信此老言。吾必不負。若又轉向其妻曰。檀

中物其留意之而竟不一視其父戶。蓋當實青去世時伏生伏於屏後。凡實青言皆聆之至悉也。至翌日而門前白馬素車親友畢集。伏生亦稽颡泣血執子禮無虧人或有以詢其父之病者。詭以中風對之。則亦信之不疑。而不知實青之死實中其子之毒耳。自後伏生益無顧忌。日與梅英蕩情帷幕中雙宿雙飛。卿卿我我。雖經其妻泣諫亦終不改。而外界之議論乃日起矣。或有欲爲實青誅逆子者。伏生聞之稍稍懼。梅英亦陽爲憤憤出乃公事與人無涉語。實此時梅英知時機已至。若再逗遛必賄後患。且箱中纍纍者又皆取之如寄。伏生材既斗簪貌又不揚。必不足以仰終身。何不求英傑於風塵之内。委之以身。由是而梅英不安於伏生家。將舍而之他矣。其不急走者。特機會之未適耳。惜哉。伏生仍日沉淪于情海中。行將有滅頂之虞而不覺也。

一日時當夜半皓月當空瀉地如水銀。梅影扶疎。欲舞伏生婦忽腹痛不已。伏生知產期已屆。急飭人喚穩婆至。且囑預備一切。僕婢奔趨內外騷動。未幾兒墮地。非雄而雌。面貌姣好。啼聲嘹亮。是即黃氏之奇女子也。黃氏一門。惟此佼佼。如石頭記中焦大所謂門外石獅子者。孰謂纖弱小女子。竟爲歲寒松柏。如黃氏惡業天寶成之故。天復生此英雄。以爲他日後起之一勁也。者惟是女在生一日。長在魔刦中。迨至花殘玉碎。正果圓成。始得脫離苦海。則天之待是女也。亦酷烈備至矣。是夜奇女旣生。產婦亦強健如恒。伏生已疲極。卽就旁榻睡。首甫着枕鼾聲卽起。至晨摩挲兩眼。急急披衣起。直趨梅英室。如訴。夜相思之苦者。乃至其處。則見綠窗虛掩。錦帳高鈎地上什物堆積。箱篋俱已開啓。所貯黃白不翼飛去。蓋梅英已於隔晚。伏生婦產女時。挾資潛遁爲冥冥之飛鴻矣。伏生覩之殊爲憤憤。急飭幹僕數輩至梅英家。并

小說

新

報

四出羅弋以冀必獲。不意至日中時而僕輩俱踉蹌歸。其自梅英家歸者。則言至前村時見梅英家柴扉雙閉。秦嶺雲封。問之鄰人。乃言日昨傍晚時。尙見其父酡顏酗酒。自城中歸。今日或又往城中買醉去。是人無生產事。長日在醉鄉中討生活也。僕等聞之急足至城中。乃茶坊酒肆。未見厥蹤。半日奔波。不得要領。伏生桃李無言。若沉沉欲睡去。蓋伏生此時快快寡歡。如失至寶。旣恨梅英之不情。復悔自疎于檢察。解語花移黃白物去。固不能不懊惱中來也。而可憐呱呱墮地之小女子。適當其衝。其意爲彼妹之出亡。適在是兒生產之夜。不知天下固無長在腹中之嬰兒。而野性難馴之梅英處心積慮。亦非一朝一夕。伏生女生不寧。寃之若女。若女無辜。受此覆盆。伏生駒光如駛。日月催人。於不知不覺中。倏爾星霜五易。伏生女已能琅琅識字矣。因隨平子日就塾師讀。女聰慧過。乃兄十倍。期年而能讀唐人五七言。而平子此時年已十餘齡。四書尙未卒業也。塾師見之大喜。過望爲命名曰松貞。後又課以內則列女等篇。女輒能索解。清晰得心。應手蓋其學與年俱進。非如乃兄之日事嬉戲。徒驚虛名也。至十四歲始不就外傳而糾閣鏡。奮之。常把卷不釋。日事咿唔。平子見之。望望然去。有時且出笑言曰。吾妹欲爲女學士乎。恐黃卷青燈。終非閨閣中本色。徒自苦耳。女聞之不爲置答。以與乃兄。固如冰炭之不相投也。然亦無惡言疾色。以對蓋女幼時之德性。已足爲巾幘模範。伏生婦倍加矜惜。愛逾乃兄。伏生亦陽陽無少異。反以平子爲可教。錢其父所語。尙未着其癢處。以平子時已弱冠年華矣。秉祖若父之戾氣。而生性最漁色。常托跡城內勾欄。中村中淫奔。女亦時與之作桑濮遊。其母思亡翁之言。時囑伏生飭戒之。顧平子亦不之改。因議爲授

室娶城中錢氏女。或可稍斂足跡。不意錢氏女身弱多病。性寡言笑。且時歸甯。平子仍出入自如。伏生婦以之憂憤成疾。輾轉牀褥。不一年而魂歸太清矣。蓋伏生婦亦天下之可憐人也。始憤其墓砧之無狀。繼憂其令子之不良。卒以脫離人世去。雖萬念皆空了。無牽挂。而其羽息由之長墮黑域中。艱苦備嘗。終于黃花憔悴。紅杏飄零。使其母尚在人世。有不老淚汎瀉哉。况乎伏生婦而在世。一日松貞有一日之保護。必不至謾言湧起之子。強橫而玉葬沉沉。香埋寂寂也。蓋自伏生婦亡而松貞爲失母之難矣。天下孤兒本易受人欺凌。況在盈盈弱質。本無所謂抵抗力。而加之以強暴者。又爲血統相關。已身所出之阿父戈操。內室人誰知之。雖使黃衫復生。紅綃再世。亦難拔刀爲助。而可憐之松貞。遂以清白之身。供虎狼之吻。猶之嬌豔欲滴之鮮花。經狂風猛雨之摧殘。不至落紅狼藉。不止也。

伏生自妻亡後。卽有續絃意。欲納簉室。則梅英可爲前車。蓋驚弓之鳥。聞聲胆落。而瞻顧前事。亦豈願爲下車馮婦乎。於是某僕乃投伏生之好。遂以某豪富女爲進辭。豔語入耳。足使聞者病狂。况伏生又本塵心。未死貪鄙。性成財色。雙兼其有。不動心而奪魄乎。僕之言曰。某豪富鄰省產有女。已徐娘惟丰韻。猶存祇以苛於擇配。尙未詠天桃之章。若主人今日願爲彼乘龍客者。僕借箸前謀。不難一言定主人。其有意乎。以彼家固有連城之贈也。若父母子無出。只一女。祝如掌上珠。所日夜皇皇爲彼求。袒腹者亦只擇一老成幹鍊之豪富門耳。且僕知若女。又耽書史。有不櫛進士稱較。吾家松貞姑而上之。吾主得之風懷雅抱。又足傲南面。而有餘。僕昔日爲梅娘事不力。今願任此撮合。山以蓋前愆。幸主莫曲鑒吾衷也。伏生聞之。遽爾覲顏。應承并囑。速爲道地。而自忘其馬齒加長。蠻蠻者之已繞頰也。

豪門有事賓至如歸雜奏笙簫並陳水陸蓋伏生下玉鏡台聘之日也時去其妻喪僅數月耳故劍忘情令人齒冷松貞伏于閨中吞聲啜泣淚顆狼藉節促音低哀戚無已方之衡陽斷雁巫峽啼猿尚不足以彷彿其萬一平子則一切不繁于心曲既不思憶其亡母復能蕭閒而獨適置身事外喜怒不形有時惟出阿父多豔福語故是日平子蹤跡與往日無少異客鮮有與之覲面者伏生是日則舉止安詳應對賓客多如禮采烈興高酬酢備至自忖霜鬢老翁尙作催粧嬌客坐牀撤帳之旖旎風光竟再劉郎身蹈況所娶者又屬石家富女班氏奇姝才人學士之所終生求之不得者伏生竟于無意中得之則是日之樂固非筆墨所能形容矣伏生自奠雁至成禮皆憑幹僕語不躬爲訪賈然爲之後日大錯鑄成懊悔莫及此中若有天焉

豪富女入門後亦無少異固黃白充饋錦繡成堆伏生爲之目眩心醉戚鄙亦交口讚譽惟嫁婢外復有一壯年僕觀其氣概昂昂然若孔武有力者不能不爲之驚愕詫異也伏生乃向前致辭則卽應聲答不遑若已匠心構思者曰僕姑姑乳母子今奉主人命爲姑姑司莊田之出入者若豈不知姑姑有良疇若干畝乎吭高聲響不屈不抗伏生乃善言慰之而不措意焉三朝後凡例新婦當洗手入廚佐理內政豪富女則反是日高尙未起起後其婢爲之櫛復須經刻時廚中午膳之炊烟又繚繞如遊龍矣午後則又不理針黹事惟擁書城讀姣聲如鶯清脆裂帛伏生不知書只覺其聲之高下抑揚無不中節則亦樂而聽之後知松貞亦能書常與往還蓋豪富女見伏生等俱蠢如鹿豕滿身銅臭氣不足與語所可與徘徊而爲閨中友者惟松貞耳顧豪富女之意見如此不知松貞亦嗤以鼻也松貞之日與往還特迫于勢

耳。以豪富女之所瀏覽而咷嘵者，類會真還魂等書間作短章，亦多有女懷春之什人約黃昏之詞。松貞何人其能強之所好而汚其目乎？然松貞從未一諫，惟默默於胸城府之深，無從窺測。時或向伏生語，則又若隱若揚，指槐指柳，意因豪富女之不可以藥治而談言微中之冀。其父悟也，松貞之心亦苦矣。

一日伏生忽遣棄家乳母之子歸，僕即飄然去。豪富女幾與伏生拼命而伏生亦不之埋，人皆異之。惟松貞若知其故者，口雖不言，而是日與伏生談笑歡樂爲從來所未有。伏生亦頻頻向其女笑，如愛其智慧之可嘉者。蓋伏生自聆松貞語後，疑竇叢生乃蜘蛛馬跡，細爲防範，則松貞之言固有所指，而所謂乳母之子者，即豪富女之面首也。豪富女幼無雁行，父母以不弁而釵爲恨，然亦無奈文繡襁褓中以母多疾，卽育于乳母手。所謂乳母者，卽僕之母也。及稍長，父母仍無出蹕，獨影子寡歡，其父母乃爲飾男子裝，意在撲索迷離，聊爲階前宜男草也。而女竟亦忘其所以日與男兒伍久之習與俱化，若不自知其爲雌蝶者。然女家無多男子，所日夕嬉遊而耳鬢撕磨者，惟一乳母子。乳母子年歲視女幼三齡，故當女破瓜年，乳母子仍竹馬青梅，分糕奪袖，爛熳天真。若不知人事者，況乳母子資聰慧，能習咷蘖業，無囊人氣，亦頗得女父母歡，更不之禁。至笄年時，女始露其本來面目，伏處閨中，不與乳母子伍，而時已芳心暗許矣。蓋女聰慧知書，惜所學不正，長日以彈詞小說爲消閒品，才子佳人之盲說，深印腦海，而不能去。遂至白璧生玷，柳絮沾泥，爲會真記中崔鶯鶯後身矣。後女父母知之，引爲大辱，欲死女，則不忍，欲出乳母子，則女又嬌啼累日，不得已諱莫如深，置之不究，然欲蓋彌彰，人言習習，固不知女之有醜行。至花信之年，尙未有問鼎者，女父母又不得已，乃思遷地爲良，以了向平願。於是不嫌路逕之遙，遂喬居于伏生之村。

中者三年置產之富人所驚異意炫赫人之耳目也而可憐之伏生乃竟受其愚焉嗚呼中國婚姻制度最重階級使當日女父母不因其女爲朱門閥閱之貴而下嫁于毗隸窶人之乳母子則女既得其所天而伏生亦不至爲城門失火之魚矣奈何狃于惡習倒行逆施愛女晚節終不可蓋而使人且受無妄之災也顧或者曰伏生自種其因自獲其果天特假某豪富手以懲其逆父之行使之內疚于心而反躬自省也是說也其信諸

解佩漢水窺玉牆頭不貞之女難與言節豪富女之歸伏生本如梅英爲實青妾時特所志不同梅英如養羽之鳥六翮豐修行且冲天飛去豪富女則如老驥伏櫪志在伯樂一顧而求知音于牝牡驪黃之外史遷所謂女爲悅已者容乳母子爲女之知己自乳母子去而女舉目言笑無與爲歡矣伏生外强中乾醜態可掬嘗自詡爲伏波後身矍鑠精神大可及鋒而試女終視爲棄材以是與伏生多方作難百計反目伏生雖心知其故祇以惕于阿堵威力之下從未一揮降獅之杵且并囁嚅其口不忍明言薄視之若了無芥蒂者而女之威福乃無已時時或嬌嗔薄怒以奚落之不足則又弱喘哀啼爲捧腹效颦之病西施以嚇逼之于是而伏生轉先意承歡如赤子之于慈母日居闔閨中甘拜倒石榴裙下無一毫丈夫氣矣其情可憫其心可憐今日視之尙爲髮指然伏生特以遲疑不決誤之耳使當日伏生于黜僕之時并女而大歸之氣壯理直大可侃侃而談旁人誰得議之則內患旣除何至有今日之辱且以鑄他日之錯也蓋天下人無剛果決斷之心者終貽養虎反噬之患生特其一耳

小人詐態變幻無常矧又日與周旋于閨闥之中牀第之間者其操縱固更自如也伏生自被女擾期月

後自雖未出怨言而于詞色之間已知其中心之如焚矣乃一日女態度忽大變和淑備至非如前日之
豪突狼奔態語言亦婉婉可聽伏生見之顧手私慶意謂憐惜其一月來之瘁況而回心轉意者不知女
之別有深意在非此之階必不足以達其目的是以虛與委蛇而爲傾陷人地步也先是伏生出乳母子
時豪富女特知出伏生意固不知爲女之計劃也以是與伏生則交占脫輻而與松貞則纖毫無芥蒂當
胸臆愁悶時且與松貞絮絮道家常以破愁陣後以歸甯與故歡値乃乳母子爲言破好事者爲松貞而
非伏生以一日乳母子自豪富女閨中出適遇松貞於門次松貞卽返身走示未注意於乳母子者而羞
惡之心自難遏抑面目間不期露異色乳母子固周詳至審也及後三日而伏生卽逐乳母子出以是乳
母子知被松貞算伏生特聽其女之言耳至是豪富女亦始恍然悟施綱設阱羅織多方有死松貞之心
矣著者曰直道之不容於世也久矣千古奸邪當生日誰肯自討其作爲之非是若今日豪富女與乳母
子者豺狼當道蘭蕙芟鋤松貞之死特其一耳千古忠臣烈士孝子節婦之冤含莫白者是中正大有人
在也

豪富女之佯與伏生愛好也爲傾害松貞計耳以天下淫佚之人必無情慾之可言有情慾者必非淫佚
之人也期月後豪富女已能指揮伏生如意盤馮彎弓矢加弦上所遲遲未遽發者尙患平子之或爲將
伯助耳蓋同氣情深連根愛篤兄弟牆外禦其侮豪富女之投鼠忌器良非無因故松貞之稍延殘喘
者未始非平子力然豪富女工於心計之人而平子亦本不良之輩豪富女後竟引平子與之亂摩登淫
席佈施肉身而平子遂助桀爲惡豪富女亦如虎傅翼而可憐清潔高尚之松貞竟爲北邙山下物矣其

傾害之資。則謂松貞有不貞事。平子亦在旁慇懃而曠曠。伏生遂竟於夜半以繩勒松貞死。當松貞死時。始尙問伏生原委。繼見平子豪富女俱助之速死。乃高呼阿母者再。竟一瞑不視。任伏生等處置。而甘心待死焉。嗚呼哀哉。骨肉情乖。事異樂羊之食。子家庭慘。變情殊吳。起之殺妻。世有有心人。其不爲之青衫淚濕而泣下沾襟乎。蓋松貞固清白好女兒也。豪富女之以不貞二字加之者。特讐言耳。

松貞始氏之子曰某者。青年好學士也。一日晉謁伏生。留伏生家者三日。嘗與松貞論文書室中。蓋中表至親。固不必拘拘於形跡間。而豪富女遂執爲松貞不貞之資料。雖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人之無良。至於如此。宜乎世之多嫉時憤俗者也。松貞既死之後。年伏生亦忽以急病死。人多疑之。惟以事無佐證。遂中寢平子與豪富女日事揮霍家資。喪失殆盡。今者豪富女已死。平子亦已入下流社會矣。

著者曰。社會道德日形墮落矣。中國再不施普及教育。恐十年後將無完人。即以黃氏事而言之。未始非事實。青失教於前。伏生不學於後。而平子染其毒梅。英豪富女等。遂於中鼓浪矣。波除松貞母女外。舉出於淫佚殘刻一途。而黃氏數十年血食。遂於以斬矣。作者爲衆生說法。就黃氏僕言而敘述之。固無一事粉飾。短長於其間。惟於姓氏地名處。或諱書之。蓋造筆端自當墮入拔舌地獄。而振筆直書。亦非處初寓言之旨耳。世之賢者。其有同情否。

王小蓮校讎聯

城逼痛夫人無日不悲恨海滿填魔障礙。

津通嗟妒婦有天難問墻鄉隔斷愛河枯（袁柳溪）

續命竟無絲雲想衣裳飛瓊仙去。

招魂空剪紙風搖環珮弄玉歸來（葦雨時）

生亦慘死亦哀鏡對紅顏嗟薄命。

事可憐情可憫酒澆黃土弔幽魂（吳絳珠）

恨海本難填妒婦津如旁此水。

神山容易到巫娥峽外奈何天（陳署仙）

狸鼠謬銜悲我爲紅顏嗟薄命。

鶯花成小劫誰從黑籍弔冤魂（浙西不才子）

恨這個老頭兒不薄倖真薄倖。

害煞我小娘子是姻緣非姻緣（天民）

小説家新報

二字禍

(劍進野山)

自來文人才士好尙詼諧徵之史乘不勝枚舉然往往以此而購禍蓋戲謔雖不爲虐而調笑每中人忌言語賈禍習焉不察其害尤甚於文字豈保身寡尤之道哉餘杭吳維清字夢周孝廉也富文才性詼諧得其一言莫不絕倒人多以當年紀曉嵐目之一日於某處宴會同座有馮某者以鹽商起家納粟授某省知縣因事革職回籍談次夢周戲謂同座曰昔有由捐納得知縣者蒞任後初次坐堂審案見吏開點名單首列計開二字遂以硃筆點之吏不便答卽詭詞曰計開未到及審第二案又見計開仍以筆點之吏仍白未到遂拍案大怒曰今日所審兩案俱是計開爲首竟敢抗傳不到顯係差役買放飛簽欲責役急呼曰計開非人知縣大聲曰因他非人故不可赦一時爲之鬪座馮則俯首無言狀如忸怩其詼諧有如此者同邑錢孝廉鳳岡總角交也斗筲其量獨道其心以功名爲護符以鄉民爲魚肉而於地方訟事尤多干預邑人側目之夢周素以公正自命對於鳳岡心竊鄙之以爲士讀聖賢書所貴乎品行者以正直無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若武斷鄉曲貪婪成習不作士林之表率而爲鄉里之惡蠹處鄉若此出仕云何故往往諷之以是鳳岡於夢周外雖和好而心中忌之實深。

某年夢周鳳岡均由春闈聯捷廷試後夢周列二甲入翰苑鳳岡列三甲授職主事簽分吏部少年科第樂何待言惟鳳岡以抑諸三甲心頗怏怏一日過夢周寓談頃鳳岡謂夢周曰進士則進士耳何以三甲獨稱同進士不平之意形於言表夢周不察笑答之曰此猶夫人與如夫人之分耳鳳岡惡其輕薄太刻銜之益甚思終有以報之

光陰荏苒。迅速如梭。不覺度去韶華已一年矣。夢周散館取列二等。授職翰林院庶吉士。嗣以家况平常。遂謀外放。僕僕數月。始得以知縣分發四川。俗所謂老虎班也。到省之後。深得上峯賞識。未及兩月。藩司卽委署彭山縣篆事。及蒞任。以清廉自持。深得民心。親隨僅一僕。名王升。係同邑某戚所荐。亦餘杭人。王升外誠而內詐。夢周頗信任之。眉州府何某。亦係科甲出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與夢周深相得。夢周以訟獄清閒日。惟以詩酒消遣。與太守互相酬和。宦途風味。亦良不惡。未幾。何某任滿。瓜代有期。調補重慶。知府夢周與之相處。雖無多月。而道同志合。未免依依。幸繼任者爲舊友。差堪自慰。伊何人乎。蓋卽吏部主事錢鳳岡也。鳳岡在京供職。不及兩年。遽得授眉州府。非惟當日夢周所不及料。想亦今日讀者諸君所詫爲奇事者。

先是鳳岡自得吏部主事後。以爲文章果屬無憑。居常鬱鬱。一種骯髒半騷之氣。常流露於不自知。於是輾轉夤緣。另謀終南捷徑。經卒賴阿堵之力。得拜某尙書爲師。嗣見夢周外放心機。益動然以主事之資格。外放亦不過一知縣心。猶以爲未足。後經幾番奔走。始得某尙書之力。擢授眉州府。夫以六品京官。驟得專城五馬。其趾高氣揚可知。及旣蒞任。惟以腋剝小民。逢迎上司爲能事。暮夜苞苴。時聞於外。乃夢周自忘位卑。猶以諷言時進。鳳岡積厭成嫉。舊恨重提。以爲若非拔去眼中釘。不足消胸中之恨。而除肘腋之累。顧夢周居官清正。無隙可乘。一時亦末如之何也。

一日。夢周因某紳壽誕。親往祝賀。臨行。王升忽患腹痛。不能隨行。遂以號房孫某代之。至紳家。詢知錢守以感冒未到。夢周坐談片刻。卽欲辭歸。經某紳再三挽留。遂留午膳。及回署。已鐘報三下。於簽押房坐未

多時見收發處送進簽稿各一件。請用印閱之。係上詳臬司者夢周以王升臥病在牀親取公文至上房蓋印乃啓視印匣不禁駭然。蓋極重要之印信已不翼而飛矣。夢周此時無異驟逢迅雷面色如灰木然良久心神始定竊思此事宜守祕密若一經聲揚必多枝節遂決計不令第二人知顧自思上房內室並無外人出入且印信一物守藏甚密平日用印惟有極誠實之王升經手何致有此意外旋詢知王升於上午時曾來用過一次乃傳王升究問則已杳如黃鶴於是夢周始知盜印之賊卽係平日極信任之王升遂以捲逃爲由立傳通班捕役勒限二十四小時務必緝獲到案且謂如能從早緝獲從優給賞逾限不獲斥革重辦一時捕風捉影之捕役其踪跡遂密布於城廂内外是晚夢周忽接眉州府札文一角係爲前日解府之盜案供詞不符飭於奉文三日內明白詳覆夢周閱竟不覺更增愁思蓋以印信已失斷不能以空白公文詳覆也。

越三日此案尙無頭緒雖迭次將捕役比催亦無效果欲移鄰縣協緝又無印信可用束手無計徒呼奈何乃眉州府極嚴厲之札催公文又至略謂靖盜安良爲地方官專責倘有舛誤必致奸良倒置寃抑莫伸仰該縣遵照前札尅日具覆如再延違定予詳參夢周披閱之下不勝駭異蓋錢守平日之公文從無此等嚴厲之詞也然此官樣文章或由幕友弄墨亦未可知特事關盜案終難久延斷不能以具文視之輾轉籌思焦灼益甚時而吁時而歎時而俯首枯坐時而仰屋徘徊未幾忽據捕快頭兒周標進內面稟謂已得王升所在夢周聞言如得珍寶不覺喜形於色曰已緝獲乎周標曰否夢周不禁又憤然作色曰旣知王升所在何不將渠緝獲解案如此要公乃猶從容將事實屬玩誤已極周標曰非小人們之玩誤

要公因王升現匿於府大人署中小人們實無斗大之胆向府大人署中拿人特來請示辦法夢周甚爲詫異卽問曰真乎汝何由知渠在彼乎周標曰小人有族叔在府署爲役已歷多年故內外甚熟據云前三日親見王升入內小人至此猶未深信再託其詳細偵察旋據復稱王升確匿彼處見者不僅一人也小人族叔爲人精細敢保其必無錯誤夢周至此已有三分頭緒頻頻點首曰渠旣匿在彼處此事只可含糊了之矣惟汝等切勿聲揚本縣不願因此而多生枝節周標遂退夢周卽請幕友李慕韓商議慕韓籍隸紹興人極幹練遊幕已多年夢周平日倚爲腹心者當卽將周標所言詳述一過且謂錢守與我本屬總角交平日正言諷勸亦盡忠告之責乃忠言逆耳反致仇視今且設此毒計陷人法網前日得未曾有之嚴厲公文純爲此事作用已可斷言欲待告發又無證據可憑奈何慕韓籌思久之忽躍然而起曰不知夢翁有此胆量乎夢周驟聞其語呆若木雞不知所對嗣請其說慕韓乃又低語曰屬垣有耳宜守祕密語次卽於案頭取信箋一紙走筆數行舉示夢周曰何如除此別無善策夢周末待書竟已知皮裏陽秋至此乃忽而瞪目搖首以示不可忽而微笑頷首以表樂從一時不克自主卒乃決其詞曰可慕韓於是取所書紙付之於火以滅其跡

翌日之夜時方初鼓萬籟俱寂忽有萬丈烈燄起於彭山縣署望之則紅雲黑霧迷漫天空而一片救火聲送入耳鼓令人不寒而栗且朝廷官衙非民屋可比不一時錢守亦乘輿至則光芒怒發勢已燎原詢之知係廚下失慎現已延及柴房鳳岡乃入花廳作壁上觀俄頃忽見夢周形色倉皇突然而至並將手中物強壓鳳岡胸前且語且喘曰這這是緊要之物請大人暫權鳳岡在烟霧繚繞人聲鼎沸之中早

己目眩迷神。至此模糊更甚。木然而視不知所爲。又以夢周之物外面尙包有不黃不黑之布袱。一時不能辨識。不覺輕輕接過。夢周脫手返身卽行口中猶斷續其言曰卑職：救火要緊。忽又高大其聲曰這顆印信明日卑職親來領取。一若故使人共聞者語畢。疾行瞬息間人影已渺。蓋夢周今日之所爲均慕韓昨日之計畫。僅買囑心腹廚夫一人於廚下放火。餘人皆不知也。及鳳岡心有所悟。欲將夢周喚回。當面開視。已屬無及。遂竊竊自歎曰功敗垂成。良可恨也。蓋鳳岡之欲害夢周蓄心已久。特以無隙可乘。耐心以待時機。嗣知家人沈元與王升係姑表弟兄。遂與心腹幕友馮幹卿商定。由沈元賄囑王升將夢周之印盜出。繼以嚴厲公文促其發覺。自謂計出萬全。必可入夢周於罪。今乃爲夢周所愚。懊惱實甚。自思事已至此。亦屬無可如何。不如且將空匣帶歸。再爲設法。鳳岡回署時已半夜。幹卿以縣署失火尙未就臥。鳳岡卽與之商酌。且請對付。幹卿聞言頗形困難。狀躊躇半晌。卽曰此事實無對付之策。鳳翁旣將印匣接下。則已負有保守之責。明日勢不能以空匣與人。况吳令如此設計。早知印之所在矣。若猶匿而不與。反噬亦屬可慮。今日此計不行。日後再想別法可耳。不如將印信安置匣中。交與領回。面尙不致有痕跡。彼雖心知盜印之人卽係鳳翁所使。諒亦無可奈何。鳳岡心雖不願。然以幹卿所言有理。遂領之。

翌日晨。夢周卽至府署稟見。且領印信。鳳岡相見之下。跼促殊甚。旋詢以昨夜失火之由。夢周曰廚夫不慎。貽火於薪。致肇焚如。賴衆人力救僅燒毀廚柴房各一間。其餘幸未波及。且謂昨夜火盛時。卑職心慌已極。深恐印信有失。致勞大人保存。甚爲抱罪。今請發還。以資辦公。鳳岡聞言領之。旋由僕人將印匣取至鳳岡交與夢周。夢周未敢忽略。啓匣細審。則數日不見之印已安置其中矣。遂興辭而別。

三字嗣

六

夢周鑑於宦途風波之險。無意功名。未幾。卽辭職回籍。後鳳岡以賄賂案發覺。革職配黑龍江。沈元王升流落他鄉者數年。嗣沈元以窮途無聊。潛回鄉里。洩其事於人。且謂鳳元之恨夢周。尤以如夫人之一語。爲甚。夢周於是始知召禍之由。終身不敢有謠言。



篇長



東方朔印



流

南巡祕紀補編

業已出版

許指嚴先生南巡祕紀發前人所未發事蹟詭奇詞翰怪麗海內咸知刊行未幾已罄數版上海各劇社所演皇帝休妻無髮國母孔雀翎等戲皆採自本書今又翻指嚴先生尙有補編舊稿未刊山敝局主任再四懇商讓與版權現即趕印不日出書是編尤爲奇秘語皆未經人道而訪諸故老確有其事愛讀前編者得之當更拍案叫絕定價大洋七角內容如下

- (一) 虎角蜂
- (二) 西湖畫稿
- (三) 錦纏牙檣
- (四) 烟花三月
- (五) 小霸王案
- (六) 西域邪咒
- (七) 祀竈唱曲
- (八) 無遮大會
- (九) 偽皇孫案
- (十) 同樂園買賣街
- (十一) 楊瑞蓮
- (十二) 福康安
- (十三) 碑印孽緣
- (十四) 黑牡丹詩
- (十五) 一柱樓詩
- (十六) 倡優大學士
- (十七) 热河熱
- (十八) 黃鶴樓
- (十九) 盜拒
- (二十) 鏡湖亭
- (二十一) 马諫
- (二十二) 热河熱
- (二十三) 黄鶴樓

戰中史情之

遼西

夢

(續)

英人勃烈特原著

定夷譯意

第十二章 望江南

(採詞曲牌名爲章目)

長篇小說



黃爾味村者離倫敦十五里而遙山之麓水之湄有樓巍然矗立者卽惠德烈蘭船避塵囂處也蘭船有癖一畝青蕪極目處碧蒼彷彿美人魂故蘭船之於芳艸每多憐惜而於秀媚名花尤加意栽護此固女郎心理盡有此愛憐之念若謂何以至是則美人心腸非蠶爾俗子所能道其隻字也然蘭船之惜草愛花於一千九百十四年則爲然矣逮夫一千九百十五年之春日碧草芊綿猶是也於昔視之此嫩綠不啻表示女郎之青春彷彿與碧草同一可愛今茲視之徒興天涯之感黃鶯之滴瀝猶是也於昔聞之此清音不啻代表女郎之妙喉彷彿與黃鶯同一可聽今茲聞之彌深遼西之夢等是言之花之鮮豔猶昔而蘭船則謂其故故弄姿生妍以驕虐蘭船不然何疇昔無此美麗也故人之視以爲樂者蘭船一一等之于貧士以彼徒興無窮感慨而已自居黃爾味村者倏經浹旬舍女侍外無復他人接談亦覺靜而可居蓋較姑母家清靜多矣

夫以善人恩之以惠德烈蘭船之絕世明姿可謂得天獨厚上帝旣生之矣生之而復厚之斷不欲其日

處淒風苦雨之中尤宜偕其情人一雙雙現身於平民公園之跳舞會中則鶴鶴因緣未始不可以驕人。做物雖然此純理想之談耳蘭船今乃僻居荒村日與明山秀水爲伍論理山水美人足稱雙絕亦可顧盼自豪顧蘭船以英逃生出征故心中深滋勿悅謂山水猶得輝映於麗日中永無淒楚悲慘之一日而人獨否况英逃生尙未脫離醫院爲之未婚妻者有不惻然於中者乎女侍或見蘭船悲苦之狀則致詞曰惠德烈姑娘乎以姑娘之聰明蓋世豈不知憂能傷人長此抑鬱設有不測抱恨終天而使英逃生先生搊胸深痛姑娘尙得謂愛英逃生先生乎蘭船則曰汝言寧非至理無如憂患之來辟之無珠祓之無術不自知其所以然而偏然其將若之何女侍則亦沈默無言而退蘭船悶極則憑窗眺望江南草長鶯飛花謝望之惆悵益深芳草依舊名花依舊明山秀水亦無一而不依舊黃爾昧村別墅前之一畝青青地亦依舊屐痕宛然人面天涯思之思之愁煞楊柳樓頭之妙年女郎矣伫立移時疾趨以入撫批亞那之鋼琴揚其抑揚頓挫之歌喉一曲懷人之譜按節而彈逐節高唱楚楚之音透至窗外樹鳥斂翼靜聲弗喧一若鳥也知音聞惠德烈姑娘之歌乃歎無歡者一曲甫終推琴而起喃喃自語曰嗟夫蘭船汝美無度也卽琴趣亦一一通神歌喉亦足絕世所缺者汝美麗之丰度通神之琴趣絕世之歌喉今茲乃不能與汝意中人相接耳旣又自解曰嗟夫蘭船賞花時節艷陽天氣人家共話歡情者固亦不少而同汝熒熒隻影悵望江南暗搗傷心淚者度亦弗寡或且遭安飛盜號沉沒之禍永久勿克相值彼之未婚妻且向隅啜泣自悲其身世之太苦然則汝猶苦中之甘者又奚悲焉自念及此則復至風琴之次琢磨續彈著者曰嗟夫惠德烈姑娘汝言良然爾今雖悲別離之苦然爾但在萬靜之中雖夜黑燈昏汝第作平

睡。自有天明之時也。（譯惹若曰。莫悲別離。月缺有時復圓也。）

第十三章 叨叨令

蘭船既續歌其懷人之曲。首節之慘聲調之苦。直足使光麗之日。突被黑霧斯時之胸懷。度無復有人足。以解而析之。有之惟英。逃生奏凱而還耳。舍此則等之探險荒島。足以喻其難矣。蘭船方縱歌。突聞有橐橐聲自遠而近。蘭船喜極。十英逃生歸矣。英逃生歸矣。是必上官憫其受禍之苦。破題兒免其役耳。喜極。出迎。目光接其人。乃大失望。失聲曰。吾妄度。英逃生不圖乃嘉維爾先生也。論理平日。蘭船之於嘉維爾。雖勿直。其爲人。但序齒。則嘉維爾長於己。敘以兄妹。今茲乃呼之爲嘉維爾先生者。以希望之心。陡然一落千丈。來者既非其所愛之人。轉爲平日所憎者。故先生二字。乃不期冷然逆齒出矣。

蘭船又續言曰。嘉維爾先生何事來此。間陋不足以濶貴人也。語次立而勿進。嘉維爾亦立而與談。謂吾伺貴者。但得妹一愛憐。吾斯貴矣。然貴宇出之妹口。吾樂乃無藝。蘭船如不之聞。嘉維爾又曰。可否。允我。如妹愛我。不以我爲放恣。幸俾我一線希望。蘭船憤極。告曰。嘉維爾先生實告汝。吾來此爲避囂也。吾不堪汝之擾。乃始來此。汝苟復然者。吾將離英而之前敵爲看護婦矣。嘉維爾失望已極。頭聲曰。吾愛妹。至於極點。吾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妹須知我爲最可憐之人。使今在室中者。吾直欲長跔於地。但求妹允我。後此仍繼續從前交好耳。蘭船大聲曰。長跔何益。吾知汝所求者爲後此可以自由。來此耳。須知吾乃世間崎零人。生成孤介之性。不能與世浮沉。吾不能汝允。言至此。氣咻咻然。不勝其憤。嘉維爾倉皇不知所措。則惟伫立眼張而哆。仍欲有言。蘭船不能耐。返身入。

蘭船甫舉步。嘉維爾自後呼曰。妹盍少待。聽我一言。設非我汝至愛之。英逃生之書。何由得達耶。今汝奈何決絕。乃爾拒我。至此言時。淚幾奪眶而出。蘭船曰。何謂耶。豈前此英逃生之書。乃勞汝之力。彼自有郵傳耳。嘉維爾曰。前書郵傳固也。豈今茲之書。亦復郵傳來耶。蘭船不明其言。立而俟其後語。曰。趣言之。勿復若隱若明。嘉維爾自囊探書出。曰。此非英逃生之書乎。非我何由得達。吾妹所吾至愛之妹。吾實告妹。非我力。此書此時。尚在喬奇之手也。蘭船喜極。曰。英逃生不歸。英逃生之書。乃歸耶。言次。伸手欲受書。嘉維爾曰。吾爲尊重書信之自由。乃不敢拆閱。然此書初非由郵傳。英逃生託其友轉遞於妹。以軍中不可寄。書其友適因催餉故來此者。友亦喬奇之友也。復以限期祇七日。今不復能待。故轉託喬奇轉遞。乃喬奇以爲奇貨可居。不欲逕歸。吾妹吾以厚賂索之。然則妹不宜謝吾。而愛吾。妹但言愛吾。則妹有受此書之權。不則得之。自喬奇吾仍當返喬奇耳。蘭船聞嘉維爾言。初已叨叨不勝其煩。復經其要。挾脫非英逃生之書。在嘉維爾手者。蘭船且痛詈嘉維爾矣。顧蘭船以欲得英逃生書之心甚切。不期呼曰。吾誠愛兄。以手受書。得復續言。曰。然吾之愛兄。總不逾於愛英逃生。且不能失兄妹之分。言至此。戛然止。且聞窓之聲。蓋蘭船拆書矣。嘉維爾自知護符失。不能敵。悻悻而去。蘭船亦頗憐之。不竟失笑曰。究竟男子太痴心也。

第十四章 喜重重

蘭船旣自嘉維爾許。得意中人之消息。中心彌覺可喜。意謂英逃生今茲既能握筆作第二書。則其傷之非重可知也。乃披簡讀曰。

書付吾最親愛之蘭船。吾度卿閱我書必滋憂疑。故吾不遑言他。先以極簡單之言告卿曰。卿當賀我使吾蘭船之心先因我一言而慰夫。然後吾再詳述可賀之由。前此安飛益號因巡探敵情驟觸敵軍水雷不幸沉沒而汝之英逃生亦遭其刦。煩觸石均受重傷。今者調理經旬已得痊愈所未愈者特皮膚之患耳。度吾愛閱茲一書將喜形於色。舉往日之愁顏而盡釋之。欣欣然稱幸曰。吾英逃生之躬復得爲吾英國擢敵矣。前書但云軍用醫院而不告卿以細址者。旣非不願得卿復書。亦非倉猝忘之徒以處軍人之地位不得不守軍紀。蓋服務之軍人但知有國不知有家。而瞻顧家屬適足以貽誤國事耳。長官且語余謂傷宜善自靜攝分心徒遲其成功故家屬卽有書亦禁不使遞與其有書不能達毋甯使卿之書不發此卽余之苦衷。卿宜諒我也。今傷旣痊稍養一二日卽當赴前敵。然以余意者二三日前已擬掙扎赴敵。特醫官言妄動恐傷復發故遲至今日。然已無可忍矣。吾再告卿吾前此與卿把臂爲私情也。今茲舉鎗向敵爲公家也。然舉鎗實樂於把臂。非余無情以卿之愛國或當幸吾有此言也。吾自傷愈後腕力之佳數倍於前。卿尤宜喜吾能善殺敵。今上官以吾臂從戎已閱多月。特許修書達家。並以催餉官回之便。特以書達吾愛閱之當亦喜而致詞曰。此固宜賀也。惟軍營不能通書。此爲破例。今後恕無書達家。卿可閱每日郵報。則勝敗之事當瞭如指掌矣。汝所記憶之英逃生。白嗟乎。文字固有靈也。前此之蘭船非深抱憂思者耶。今閱是書。愁顏頓爲之爽。喜曰。勉力前途。誰則尤汝何必再三致詞語。語求恕。但余雖非彼陳陋少婦。春闌夢裏時。榮征客獨相處。日久終不覺有終夜彷徨之態。此余固不能自諱者。又念每日郵報軍中或能見之。余曷弗以重大之資。登一廣告以賀彼思定卽

日使人往登廣告於每日郵報曰。

預賀英逃生勇士前敵得勝。

汝之意中人敬賀。

自此而蘭船之心稍慰。光陰易度。又是浹旬。蘭船方對其每日郵報之廣告沾沾自喜。且自念曰。英人不少從戎者。誰有如予夫之榮而得其妻之預賀乎。登載已達半月。度必早達入吾情人之目矣。乃引吭高唱。其懷人之曲。今茲之音變悲楚而爲纏綿悱惻。心理左右之也。蘭船正高唱入雲彌覺得意。而雪瑛驀然入室。笑撫蘭船之肩曰。樂哉阿姊。何姊之多韻事也。蘭船起立握雪瑛手曰。不見數旬。吾妹益復苗條矣。雪瑛笑曰。姊近日神采煥發。奈何反以俏皮之話來嘲吾乎。雖然。何姊之多興也。每日郵報斗大之廣告。非姊所登歟。舉吾英之人民。誰不羨慕。英逃生勇士。然吾則醋興勃發。奈何不祝吾學業進步。蘭船曰。僅茲數十日。不見已利口如許。別一年將如何矣。雪瑛曰。別一年則莫逃生勇士歸吾。且更鼓吾之利口。以嘲汝也。看爾時姊面赤否。旣又變其詞曰。聞阿兄言。英逃生君曾寓書吾姊。可得而閱乎。蘭船曰。言正以大有何不可。閱者言次。以書授雪瑛。

雪瑛閱書畢。笑曰。怪道阿姊非復常態。原來英逃生君有是書也。吾今有好消息告姊。姊得是消息。將何以謝我。蘭船曰。視消息而定酬謝可乎。雪瑛曰。可。乃以懷中所藏之「每日新聞」擲向蘭船曰。姊試觀之。詎非喜事。重乎。蘭船乃閱報。其文曰。

日耳曼巡洋艦「翁弟內」號在瑞典南沿岸施行其巡視責任。爲吾國魚雷擊沉。次日敵國又有潛水艇兩隻。正在直布羅陀海峽數設魚雷。又爲吾國巡洋艦擊沉。事內出力人員英逃生等蒙皇帝陛下

與以優美之勳章云。

蘭船曰余近日方易每日新聞爲每日郵報故未閱悉承妹見示感甚雪瑛曰然則何以謝我蘭船笑曰異日當爲吾妹善擇一佳婿足乎雪瑛笑輕撫蘭船肩

第十五章 感皇恩

有間雪瑛曰今日之來且銜有母命母謂姊之居此本云一月後身體稍健卽當返舍今母悉吾姊愉快老人之悅不言可知卽欲吾姊返駕蘭船曰姑母厚意豈不可感但……雪瑛曰不必但矣汝宜直曰姑母厚意豈不可感敬聞命矣則吾可以此復命蘭船曰但弱軀初痊尙待攝理耳雪瑛曰吾固知姊必有是言姊何必故意如此者實告姊阿兄已爲姊病矣蘭船笑曰如妹之言詎不可笑不曰阿兄感冒病而曰阿兄爲余病殊勿可解雪瑛曰論理不當驟以此告姊但阿兄病中疎語謂余以一心待人而人不愛我如此生活尙有何趣吾已勿復有何癡念但得蘭聆稍稍垂青則吾病自瘳然則阿兄不爲姊病耶蘭船默然無語者良久

蘭船曰妹非他人稍吐心衷亦勿妨妹試思之甯有已經許人之女郎而復戀愛第二人乎苟或有之婦德之謂何名譽之謂何余雖不德不才深以吾母之行爲恥惟自幼秉父誨卽知婦德不可輕名譽不可毀嗟乎吾妹試爲吾恩之兩全誠爲難矣今嘉維爾兄又爲我而病姑母祇此一脈設有不測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實爲我死何以對姑母雪瑛曰吾與阿母亦時言此吾母昨日言姊心不可強老身實有餘痛焉蘭船曰吾聞姑母言吾心乃彌酸吾實負姑母吾尙有何言今當偕妹往謁姑母遷居之事吾可向姑

母。自。述。之。雪。瑛。曰。姊。能。偕。往。尤。佳。免。得。阿。母。責。吾。不。善。詞。令。然。則。英。遨。生。勇。士。受。獎。事。吾。姊。當。登。報。賀。乎。
蘭。船。曰。誠。然。吾。但。改。預。賀。爲。敬。賀。則。善。矣。然。此。實。吾。皇。之。恩。敢。不。銘。感。者。吾。當。心。香。禮。祝。吾。皇。萬。壽。無。疆。
也。語。已。復。稍。坐。乃。相。偕。行。

雲高華夫人見雪瑛偕蘭船來大喜曰雪兒尙有爲畢竟能勸得蘭兒來矣夫人之爲此言其喜極蓋可知矣雪瑛曰阿母勿過喜阿姊此來專爲省視非遷歸也夫人聞言色稍沮訕曰然則胡爲勿遷來蘭船曰兒體尙未大佳故梗姑母命也幸姑母宥余夫人歎曰吾之待汝無殊雪瑛所異者未經過一階級耳
(意謂非己所生)故每事拂吾意吾亦勿咎汝但自悲無此福耳言畢搥淚不已蘭船相勸曰姑母勿爾爾者徒使兒心悲痛姑母之待兒也弗異所生人非草木甯有不知喻感者稍緩定必歸家姑母盍待之夫人始點首且曰英遨生榮受勳章汝宜修書賀之軍營規例雖嚴當勿拒此致賀之書也蘭船唯唯

(未完)

小節烈 十年苦節記（續）

（定夷）

風雨逼人。歲云暮矣。時去伯詹之喪已達四旬有餘。俗以七七爲終七。此時禮懺諷經。又復大忙。書岩病體漸健。且能下床起步。以年關在邇。卽請筱堂在家舉行。省得兩地勞人。照料筱堂從之終七之日。書岩衰麻祭奠。慟哭移時。獨坐靈幃之旁。目注遺容。心有所思。陰念靈魂不滅之說。幼聞家人口述。言之鑿鑿。神乎其神。何伯詹之獨不驗耶。豈余之精誠尚不足以通鬼神乎。回煞之期。余滿望化鶴歸來。重覲令威。卒乃一無所見。徒勞癡望。雖然形影不可見。寧夢魂亦不可接耶。此五旬之中。余未嘗一夢伯詹。以舊說言之。新鬼乍離家山。必託夢於其所親。而告以近况。如余之榮念伯詹。伯詹不當入余夢耶。以新學說言之。夢爲腦海之回想。日之所思。夜以成夢。雖未必每思卽夢。然思之既久。終必見之於夢。余之想望伯詹。一日十二時無時或去。諸懷伯詹。又不當入余夢耶。嗟乎。生死殊途。幽明異路。此中消息。非余從伯詹同歸者烏從而斷之。顧余終不能從伯詹而歸。不知果有一日。伯詹能來釋余之疑乎。思至此。嗚咽移時。又念曰汝之影容已充滿余之腦府。即使余身化爲灰燼。而性靈不滅者。猶能冥想汝廣額豐頤之貌。更何待。夢裏歸來眼見廬山真相。而始憶之耶。此時淚復涔涔。下乃掩面歸寢室。

斷七後三日。卽是大除夕。吳家爲邑中望族。辭年迎歲之禮。素極繁複。今以驟丁不順。家庭多故。生趣索然。一切禮節。概不舉行。惟敬神祀祖而已。伯詹靈前。亦復致祭。此時之書岩。舊恨未銷。新愁又起。使伯詹而在者。角燈影煖。柏酒香濃。團圓守歲。樂何如乎。今乃不然。紅絲之禱。甫結黃鸝之歌。已成夢冷。閨中苦儂。獨活魂歸天。上瞞我。餘生書岩。能勿慟哭繫之乎。正涕泗交流之頃。小姑玉蕊。（烈婦有小姑一人作

者未詳其字假定此名閱者諒之。掀簾而入顧書岩狀急前慰之。玉蕊年未十齡襁褓喪母自書岩來歸常爲料理衣食彼雖嬌小無知亦深感阿嫂之將護也是時卽語書岩曰祖母喚余來視嫂嫂良夜獨居易生悲觀嫂嫂無事可往伴祖母閒談書岩拭淚而答曰妹可往告祖姑余正略有所事稍待便當前往惟萬勿道及余之哭泣玉蕊曰嫂嫂胡不卽行此間苟有所事可囑婢媼爲之書岩曰實語妹余眼紅腫往見祖姑必傷其心安忍出此玉蕊曰余亦不去當留此伴嫂嫂昔岩領之玉蕊歷述往年度歲情形以解書岩之悶然書岩於此益深盛衰今昔之感萬種哀思滿腔幽怨西江之水尙不能滌寧一席話所能釋然耶。

元旦之日俗例須向尊長賀年書岩雖居重要之中然祖姑阿翁之前不可不盡此禮吳太夫人及筱堂見此青年孀婦獨拜膝下肝腸欲絕心痛彌甚設非元旦歲首早已老淚滂沱矣是年筱堂往奉天聽鼓以吳太夫人春秋已高不耐長途跋涉未奉板輿而行定省之職一以委之書岩太夫人年高體羸常多疾病書岩欲博老人歡心不敢或以淚眼相向縱使心中酸似青梅苦如黃連面上猶以色笑相承務求老人淡忘家變不復以含飴爲念嗟乎書岩操心何其苦也天下慘痛之事能發於外而告人者其痛尙輕乃至隱忍於內無可告語外表又以歡顏與人周旋此眞絕痛舉天下至痛之事殆無逾於此者一日太夫人顧書岩而歎曰人老而死分所當然余當死而不死乃吾媳吾孫相繼先死此誠至逆之事今之所存三世孤身若汝之所遭尤爲悲痛乃戚友之見余者猶噴噴稱羨意謂母以子貴汝翁身爲司道余乃獲無上之尊榮卽堂上一呼堂下百諾亦足自豪殊不知余精神上之際遇遠不及鄉婦村嫗之快樂

書岩急慰之曰。孫婦命薄。塞及伯詹至。貽祖姑以戚。當萬刲不復爲人。惟願祖姑力自寬解。願養天和。異日阿翁歸來見。堂上康強猶昔。孫媳之罪或可稍輕。太夫人曰。汝何罪似汝。賢淑余且敬汝。汝何罪。自汝來歸。家事勞汝。料理秩序漸見整齊。使無汝來家中。更不知作何等衰落狀也。此嘉獎之語。在他人聞之。必沾沾自喜。卽不現之於面。亦當存之於心。乃書岩則不然。此心如死灰之不可復燃。絕無一事可增其樂觀也。

是年（庚子書岩喪夫之第二年）拳匪倡亂於京津。朝臣載漪剛毅等從而和之。清孝欽后亦認匪黨爲義民。卒釀八國聯軍入京之禍。山東一隅幸巡撫袁世凱極力剿辦。尙稱平安。吳家猶未受影響也。乃是時奉天忽發生排外之變。當大沽陷落時。發布宣戰之詔。奉天副都統晉昌卽督兵焚教堂。燬鐵道。俄國路員及教士橫死者頗多。俄政府立使關東省駐軍進攻奉天。奉天將軍增祺率兵走蒙古。拳匪馬賊乘間搶掠。奉天之火連日不絕。混亂達於極點。此耗傳到歷下。書岩爲之驚絕。且篴堂久無家報。家人方深繫念。乍獲此兵亂消息。北望陪都荆棘。徧地那能不肝腸寸斷乎。吳太夫人日夜禱天問卜。以期篴堂無恙歸來。且語書岩曰。汝翁適有不測。余必不能久於人世。余老而不死。天何不降災於余。而乃重厄。余之子。子孫。孫耶。書岩心雖焦急。猶設辭以慰老人。曰。阿翁爲人機警。處事常能裕如。當不至有意外之虞。刻無竹報歸來者。大抵道路不靖。郵便中斷。無從遞寄之故。祖姑其毋以爲憂。太夫人不語。惟付之長歎耳。書岩欲再慰之。默然有間。卒不得一辭。

謝天謝地。無恙歸來。亡何篴堂返家矣。輾轉奔避。間道南下。雖情狀不免狼狽。已屬不幸之幸。此慘淒之。

第二年

家庭始獲一線生趣。彼堂以世變日亟，後患方長，商於書岩願使伯爵早日完葬，以了生者之心。書岩亦以爲然。築堂卜得吉壤於城外某村，先事使人種樹築墳。工成，書岩往視之，青山遙接，綠水附臨，短垣四繞，內植松柏等樹，外以籐葛編列成籬，俾可垂諸永久。不至斜陽短笛，牧童樵子因利乘便而來侵擾。書岩瞻視之頃，不禁悲從中來，喃喃自念曰：「伯爵乃埋骨於此耶？」一坯新土，三尺孤墳，魄兮歸來，能識其爲萬年吉壤而常依戀之乎？言念及此，益泣然不自禁，放聲一慟，行雲爲遲，彼棲樹之幽禽亦復驚而起舞。書岩益泣，不自己繼，又言曰：「嗟乎！伯爵生不能享同衾之樂，死當早踐同穴。」之言余欲從汝，猶復不可世間無論。何等困苦！一死無有不了。余乃求死而不得，今爲汝了此最後之事，其悲痛爲何如乎？言頃復泣比歸，雙眼紅腫甚矣。

家奠之日，親友之來弔者頗衆，分雖幼輩，喪儀甚盛。書岩平日心縱慘痛，以堂上故不過搘淚飲泣而已。今日則禮當嚎泣，一舉向時隱抑之悲懷盡情掲出，痛乃無倫。譬之積水於池驟去其防，奔騰橫決之勢，必不可與涓涓而流者同語。一般弔者聞之莫不爲之陪淚。有知書岩前次吞金事者，悲其志憐其遇，益敬其爲人，相與歎息曰：「家無積德，何以有此賢婦？家有積德，又不當折此家孫。造化之弄人，乃如是耶？」誠不可解矣。喪禮既閉，發引出宅時，則書岩幾泣不成聲，號跳如中狂，然顧靈柩而言曰：「自汝之死，余雖不能再覩，音容顧青衫白骨尚在余之左右，猶能彷彿見之。今已矣，荒郊埋骨塵土，封墓去余益遠，不及黃泉，永難重逢。余心如碎，余腸如割，余恨不能立卽從汝同歸。」書岩正慟哭間，鼻樞者翠稱，柩身重量逾常，邪許之聲大作。書岩聞之，又復泣而言曰：「汝殆戀戀於家中耶？」二十年以生，以長，息息相依之家庭，驟然

長別亦無怪其如此雖然有余在家汝可安心汝念重堂耶遇姑無恙老父亦無恙余雖不能綵衣娛親然定省之職斷不敢缺汝念愛妻耶誓言俱在終必踐行第俟余職盡耳余職何時而盡余卽何時訪汝於重泉汝可無復戀戀矣且泣且語淒楚無復人狀平時轂岩哭泣人輒勸之慰之今日禮當舉哀無復勸慰者然書岩亦深幸如此可以一罄其悲腸也

(未完)



鐘詩室伏雛

(池

軼)

妓女

溺壺分詠格

到頭風月春無主。

灌頂醒醐夜有聲。

風流創設夷吾手。

臭惡難爲豫讓頭。

名花無主沾泥恨。

好鳥呼人脫袴提。

忘憂

艸解語花分詠格

不共芭蕉愁夜雨。

敢誇桃李笑春風。

北堂無恙稱心地。

南國相思代舌人。

荆榛不雜饒天趣。

桃李無言應自慚。

(續)

(吁公)

既歸。余召侍者詢之曰。隔壁十七號中有客否。余友將寓焉。侍者出覘。答曰。頃有客來。已寓此矣。培斯德斯以中國茶寮旅店中素有一種惡習。留其潔淨之房間。閉不租人。留待熟客。各不信侍者言。偕余出覘。真僞。十七號之與余室祇隔一壁。出余十八號之門右。即十七號。余輩方至十七號門首。門即砰然啓。一白色短裝之客。出大陸式之西服。樸素而整潔。年在三十以上。面圓而白。領下有微髭。胸懸黃金之表鍊。閃爍動目。啓門見余。輩輕點其頭。侍者即操英語謂培斯德斯曰。是即十七號之旅客。客亦操英語謂侍者曰。此公欲晤吾否。培斯德斯即答曰。否。余來茲將以覘此房之有客居住。與否。客即答曰。吾寓此中。鋪設行李。距茲不過三小時耳。設君早來者。捷足得矣。幸恕吾之僭越。言畢。復邀余與培入室。余明知此種言辭。爲中國人敷衍之酬應。此客相邀甚摯。不得不入而略作寒暄。入其室亦雅潔。伊以名刺授余。余報之如禮。察其銜號。知伊名張利元。余見利元二字。頓憶午間少年謂其妹「利元不來使余急煞」一語。知此客與少年亦深有關係者。時培斯德斯與利元周旋。利元操英語頗熟。其待客又極誠摯。傾其香檳之酒。速客飲。語亦溫。存余等方說話間。有聲振振響地板。旣而有客啓門。遽入。即呼曰。利元今晚來使余望眼欲穿。旣見余等其聲戛然止。卽與培斯德斯握手。余審視之係十五號之少年也。

旣而余偕培斯德斯出。培乃宿於十三號中。培旣去。少年旋亦出利元之室。卽入十五號中。與一嬌柔之女子娓娓語。女之聲至稔熟。確審其非少女。瓊妹之音。旣聞少年曰。七嫂。此石殊光彩。惜稍細耳。女答之曰。建弟太費事。儂殊感。弟謹拜受矣。讀者思之。七嫂之拜受者。當係少年從利元處得來之鑽石。余之作

此言似非虛譏。實從日間兄妹問答諸語中猜測得來。讀者信之否。此七嫂者吾人當知爲顯者。愛妾從公園中與少年跳舞歸也。

是晚十五號中殊靜。惟略有低微之聲息。不至擾吾睡魔。明日起余與培斯德斯赴使署。彼十六號考縣知事之旅客亦隨余輩出門。余念此老數日不戒且出門矣。旋復見七嫂胸綴碗大之珠花。倦憊惺忪。亦出旅店之門。十五號之少年位立窗前目送之去。午後歸此考試知事者尙未歸寓。亦爲伊之破例。以此老嚮於下午在寓也。自茲日起此老日必晨起。忽忽出門。至日落始歸。如是者三四日。侍者謂其入場試驗也。此三四日中余耳中覺靜寂多多。以不聞此嗚嗚咽咽之讀書聲。雖然此三四日中余之厭苦較前爲尤甚。嘗至夜半無甯貼之片刻。蓋隣室之喧囂。殊足以振破余耳。自張利元寓十七號午后必有中國之娼妓來。少則二三人。多則六七人。八九人。不等語言穢褻舉動輕躁。令人欲嘔。余不幸適與爲隣。幾乎不能盡吾通訊員之職務。晚間則利元出而隣十五號中笑聲又縱間或利元與少年相聚一室之中。難以七哥七嫂及少女瓊妹謔浪笑傲。令人實難一刻居此。幸是時已在七月下旬。桐葉堆堵涼颸掠樹。暑氣已漸消矣。余將重寓使署中。乃在旅店中。摒擋行李。忽聞十六號中發奇異之爭攘聲。余呼侍者詢之。云係十六號之旅客房金積欠月餘。今日忽異想天開。商諸主人擬先將行李遷出旅店待一月後再償所欠房金。陌路之客積欠如是。纍纍設離此旅店之門。吾輩將於何處覓伊侍者言時十六號室中喧聲益大。旅客齎集門首。窺探情狀。余亦屢入人叢中。見旅店主人面目猙獰。向茲考試縣知事之旅客。洶洶言曰。設今日不將積欠清償者。汝之行李决不能出旅店半步。此考試縣知事之儒者。余固數見其面。

報 新 說 小

曾許其爲恂恂長者。此時面色灰敗低聲央主人曰余非逋逃者歸家之後如數奉趙奈何逼人乃爾。主人睜目謂此老曰汝太昏墮天下寧有是忠厚者設不能清償積貲惟有以此數物爲質幸弗辭費此老聞之眩然欲淚頽然不能發一語情狀至覺可憐主人復嘲之曰此莊嚴華煥之旅店固非措大所寓者設汝有福當高坐堂皇作百里侯惜哉高才被斥也汝寓居旅店不付租金設汝握縣篆彼嗤嗤小民能不付地糟了糧否儒者垂首不語淚涔涔下余見此狀心大不忍此門外旅客之來觀者或爲此老嘆息或笑此老顛頽或判別是非漸亦紛紛引去余重入已室余友康培來訪余卽詢以前日被騙鑽石事伊謂已經報告警署惟尙無頭緒耳旣而康培語余曰頃於君之門首見一少婦胸懸碗大之珠花者識之乎余答曰非面目秀削腰肢嬾嫋穿霧縠之衣素皮之鞋者乎中國某顯者婦也康培曰惠廸生乎余所失之珠花彷彿似伊所懸者余曰是烏能云式同而物異者多也康培不語略坐而去。

少頃余室之左右隣十五號十七號俱有摺疊行李聲旣而少年與少女挈其行李及十七號中鋪陳乘摩托車離此旅店而去惟不見張利元侍者笑謂余曰此數日中殊惱先生今日伊等去此間當清靜萬倍余曰此十七號中張利元先生亦行乎侍者曰伊於早晨行矣其行李托十五號之旅客帶去余亦飭侍者爲吾整理旅囊遷入使署余將啓行聞革履之聲橐橐入十七號並至十五號室中其語聲殊駭怪似曰行矣行矣奈何余推門視之見黃衣之兩警察率便衣者二人其一穿白緣之號衣係汽車公司中之汽車司機者其一形似商人聞商人曰茲事奈何警察曰想未遠颺容再緝探余察其形至可奇或有特別事故可供吾通訊員之資料乃詢其顛末彼汽車之司機者告余曰今晨旅店中侍者來公司雇摩

托車一輛云係十七號旅客張姓者余卽駕車來張姓者卽乘車至西河沿開源珠寶店言至此商人卽告余曰此張姓者來余店選金珠達萬數云須攜至家中待其老夫人閱看然後付値店中以此公乘摩托車而來想係富豪且衣服又華煥金表之鍊燦爛人目乃付之不疑囑余同去余旣同伊坐此摩托車中意態洋洋蓋此摩扥車貴人富豪所乘吾儕小人何修而借此一煞風景不知此摩扥車者鈎魚之餌也余問曰此人年事幾何商人答曰在三十歲以上面微白有髭余點頭復問曰以後何如者司機者曰行至西長安街張姓令余駛入高大之圍牆中停於一高軒宏壯之門首伊卽挾金珠入命余略待門之側有威嚴之衛兵荷槍整立余與汽車夫俱不敢出聲惟靜候其出乃遲之有久不見張姓者出待之四小時曝此烈日中至不能耐詢諸衛兵以不知答此時余乃恐慌甚閹者出詢明顛末告余曰此間達官貴人之來日必數十計殊難認伊孰爲李姓孰爲張姓況此間有後門足以達通衛彼張姓者得弗借此間爲遁逃計乎若然汝受騙矣余乃大駭卽報之警廳來詢旅店可恨十七號中無其人矣余聞其言雖洞悉此中底蘊而不敢聲言且疑余友康培所失之鑽石亦卽十七號之旅客張利元所盜果爾則十五號之少年男女亦箇中人也彼警察與司機等旣去余亦攜行李出十八號之門行過十六號猶聞嗚咽之泣聲可憐此考試縣知事之旅客飽受窮途之苦明晨余在使署披閱中國報紙見騙術奇談一則云有客名張利元者住長安旅店車服華貴好與達官顯者友昨日乘汽車至西河沿開源金店騙金珠達萬數借某巨邸爲遁逃地刻尙未經弋獲並聞前日冒劉喜奎跟包騙某西人鑽石案亦爲張利元云云余讀之殊駭怪再讀其下官吏任免欄中見有任命黃建勛爲某處道尹兼交涉使尤足令余深思往事

小説 古屋斜陽

(續)

(裴夷定)

第九章

余既於國民會議盡覘其隱急反宮而余夫薄阿爾亦適以是時至謂余曰險哉卿也卿不知有人躡於後歟余哂曰有人尾我行乎此人爲誰薄阿爾曰馬利恩所派之利特也皇后以人報稱卿匆匆易衣去以爲卿亦亂徒之一余訝曰然則我抵會場時且探首出視我後固無人也薄沉吟有間始微聲曰探者知汝之所適卽歸以報命矣何必尾卿入內耶余始不語薄阿爾又謂吾今日斬二軍官以立法他日軍中當無敢譁辨者余詢曰何也曰出令不行他日戰征尙可期必勝乎與余又耳語良久余始瞭然余已料薄阿爾此行必無幸也

閱者諸君乎夫師未出而先斬士卒以徇於軍已有不利况彼之所斬者爲軍官而又爲至細微之事譬諸滄海滔滔橫流人之智巧固能斷流使爲二而所斷者益磅礴激蕩其爲害之烈當千百倍於橫流時也薄阿爾所斬者一爲福勞特一爲微尼斯福勞特爲甲隊之隊長而微尼斯則隊附也薄阿爾旣奉命出師攜曼因隨行福勞特雖隸屬於薄阿爾而友誼至深故深勸薄阿爾勿挾妓入營伍以自亂其法薄阿爾勿聽福又邀微尼斯同諫於薄阿爾微尼斯者薄阿爾之同學友也而薄阿爾愕然曰吾事勿預汝也汝但準備出兵可矣福勞特微尼斯同聲曰苟汝勿允吾儕請吾儕亦當梗汝命行將屯兵勿前汝將若之何薄阿爾哂曰汝敢爾耶苟屯兵勿前吾當治汝以受賄于敵人之罪福勞特以爲薄阿爾之言戲也則嗤之以鼻意謂我儕友誼至深寧至以此微故而遽下最毒之手術微尼斯益恃其爲幼年之同學

則狂嘯曰薄阿爾汝亦忘少年時耶猶憶汝以竊父金懼罪而遁汝父憤極將得汝而殺之余藏汝于密室終日再三宛轉爲之泣求於若父若父始允我求始赦汝始使汝與余同學汝感恩備至涕泣申言謂此後惟吾之是從令汝一爲司令即將以罪字恐余余豈胆小如鼷者流畏汝治罪耶汝不思汝之子爵非從乃父承襲而得耶然則無余之請求汝父且不赦汝安得有爲司令爲子爵之一日今驟貴乃忘故友恩置余言於不聞微特不聞且欲掩余口嘻世態人情貴則尙矣要之吾勿懼爾卽與汝面陛下看誰是而誰非薄阿爾憤極顧謂左右曰鼠子敢爾速付鎗斃之以爲凌犯上官者戒又謂福勞特曰今且欲借以懲衆苟使汝而獨存者吾知爾且誓不與我共戴天左右以司令命勿敢違縛之微尼斯大罵曰好男兒死何足惜我且在九泉遇汝也福勞特則柔聲曰良友吾儕別矣幸好自爲之勿俟噬臍莫及時乃追悔曰悔不聽從彼二人言乃至于此也二人旣被刑薄阿爾乃表示二人之罪狀誣謂私通敵軍依法當斬嗟乎自吾夫有此雷厲風行之舉而軍人均竊竊自危以爲得寵如微(微尼斯)福(福勞特)猶不免有如此之結果微福且誅吾儕可得而免乎于是等軍令於弁髦惟陽奉而陰違而已。

第十章

一千七百九十年爲巴士的獄破壞之一周年七月十四之日人民相謀欲於鄉特(鄉特馬爾拾斯者巴黎兵學前之廣場以譯音冗長故略稱鄉特)開大慶祝之典以祝自由神之伸暢於我法蘭西巴黎之人民以隸於路易王之治下乃勿敢公示其反對名爲饗薄阿爾之軍實則是饗也乃表示其與王軍聯繫謀王軍之傾向民軍也而薄阿爾樂成以爲民如此盛意欲饗我軍人則民之傾向王室可知已逮

七月十三日之夕巴黎民人卽以往年攻打巴士的獄之情形具備其顛末編成神劇演於拿脫寺（原名拿脫爾達麻斯略稱拿脫）唱特教麻之歌（用於祝賀之唱歌之名）人民共呼法蘭西萬歲自由萬歲固未聞呼救國軍萬歲與薄阿爾將軍萬歲也。

次日爲七月十四日余推窗四望滿天燦爛之雲霞彷彿似吾人時式衣服之花紋至可愛而無匹惟東角上乃有如煤之黑雲宛蕩於燦爛雲霞中爲狀至可驚怖則又似貴重之衣服乃濺一穢污之泥跡余之侍者名阿爾根心滋勿悅謂此或天予我儕以警告錦繡之法蘭西仍不免有武力戰爭之一日俄而此黑雲益伸張其勢力自東而托關於西南極勁之風亦趁勢而狂飛其猛力有似乎吾法蘭西革命時高唱入雲之聲浪等一瞬時臨余窗之小碧河乃有無數之水珠跳躍天蓋雨矣余念夏時之時令與晴雨變更至速其速率且與我國尼克之旨趨埒也無何乃有一大軍隊之軍人冒雨振步而過此一大軍隊析分之乃八十三分隊裴羅之兵凡二十分隊軍人均黃衣步履頗整齊其次卽刺弗之新救國隊凡二十三分隊厥狀甚驍勇一望而知其富有戰鬥力者兵人均服黑服殿其後者爲吾夫之救國隊四十隊白帽白衣均染有灰埃脫再延數日而勿浣者將一變其固有之白色爲灰黑色矣軍士或相與以耳語或相飲以嬉笑睥睨一切旁若無人驕矜之色現於眉宇設法蘭西之軍人盡與吾夫所隸屬者類則不戰自潰耳吾夫則駿馬錦服爲狀甚自得路易王親與之佩三勳章亦懸於胸前顧是日天狂雨乃勿克與烈日相映輝致失其輝煌之色耳。

第十一章

此一大隊之軍士。咸集於伯兒台傷盜特內。翻輾其軍旗。歌奏其軍樂。至會場每數分鐘發一巨砲。以爲祝賀。軍抵鄉。特設莊嚴之凱旋門。此凱旋門者。巴黎人民設之。以期異日革命軍之成功也。顧薄阿爾誤會。以爲此凱旋門。殆爲救國隊設歟。人民既於先此之一日已與救國隊之兵士。酬酢周旋。知軍士之心。理當已有所動。故四十萬之人民。欲瞻仰救國隊兵士之外表。與夫會場之儀式。故爭冒雨立路傍。一若曰吾儕既不懼死。甯憚此淋漓之雨乎。下午三時。路易王舉其家人蒞會場。於是設兩座於前上席。使王與國民議會議長彼此依甲乙而坐定。使皇后馬利恩及王太子并余等列於次。王入席。凡二千名之音樂師。同時唱祝歌。而救國隊之砲兵。同發大砲一百二十門。以誌賀觀者。咸呼「法蘭西萬歲」「自由萬歲」。薄阿爾之救國隊亦呼「法蘭西萬歲」「國民萬歲」。且未聞有人呼「法蘭西帝國萬歲」。與「路易王陛下萬歲」者。則人民之趨向可知矣。故王於是會深滋勿悅。

移時。刺弗以新救國隊都督之資格。下白馬從容而進祭壇。高舉其右手。（路易王、馬利恩、皇子、尼克、斐羅、薄阿爾、會衆等。亦援例高舉右手。）張聲誓曰。予當保護國之自由。勿使他人得有所逞。會衆復歡呼「刺弗也多將軍萬歲」。刺弗復演說。謂予膺此職。非爲利祿爵位。計純以保護吾法蘭西國民自由。故乃不恤。以二十年不求聞達之躬。一日出而干祿。凡有反對自由者。余誓必滅之。更以此告誡斐羅、薄阿爾。二將軍大致同所演說者相等。而路易王聞之。叢鬚之煩。乃時紅而時白。其勿慊於心。乃表露於面上。至五時。路易王匆匆率家人返宮。會衆亦漸漸散去。而民黨之領袖。乃開張其盛宴。以饗諸同志。與宴者。爲莫特郎。爲焉拉。爲米刺伯。爲尼克。爲曼因。爲阿爾根。卽席烏拉起立言曰。今日者薄阿爾之四

十三支隊。已有其十之七八表示傾向於我儕。是則魔王之退位。指顧間事耳。諸君同此懷。把同此熱忱。今請各飲一觥。以預祝異日之成事。（衆拍掌。且舉杯飲酒。）莫特郎亦起立曰。願諸君飲此酒。似覺此酒之餘瀝。永在心頭。此酒之芬芳。永掛頰間。萬眾一心。以希冀茲事之速成。無論何危險。更無論阻難。諸君當爲此一杯酒。故乃猛提其熱心。（衆亦鼓掌。）入夜巴黎全市徧點電燈。燈外設以五彩之球。望之閃閃成光。國民議會之前。更編其燈爲國民自由四字。萬民歡呼。達旦始罷。余之侍者阿爾根告余。以夜間所見。并宴會席上事。余亦以時勢之所趨。乃投身入民黨。從此孱弱之躬。亦破題兒許。國且與薄阿爾成國家之仇讐矣。

第十二章

于是而吾於路易王與皇后之私語。必事事蹣聽之。冀有所得。則以之馳告尼克使之。轉達米刺伯輩。時或遣阿爾根致意於莫特郎。彼等知余能贊襄若輩。亦大喜。更時時以珍貴之品賂我。令我探宮中消息。顧或平時皇后與路易王談政事。雖當余面。亦無避忌。而至今日。則凡事皆銷口以利特已。於易衣赴會。後報告馬利恩焉。（應第九章）而余則更蹣聽其瑣細。馬利恩豈復能知余隱哉。一日爲慶祝之第四日。路易王回宮。余方持一束之文告進皇后。馬利恩王匆匆以入。面帶有憂容。余知此中必有故也。顧王未待余舉步。卽謂余曰。約瑟芬汝且出。余乃出。伏簷下。聽之。王力闔其扉。聲砰然。撼戶樞戶盡震。王謂馬利恩曰。馬利恩吾殊憂也。民人日現歡愉之狀。其結果必至。與余爲難人。且以慶賀爲樂。余則以慶賀爲憂也。后曰。然人心殊可慮。然治之道。苟能中窾。竅欲叛無由也。王曰。是則難。今日之官吏。食余祿而取

余俸尙謂予係國家之公僕爲人民之代表卿恩之尊榮如吾儕乃爲人民廝奴耶至朝之有力者裴羅受吾恩最深近且無所表見况渠老邁利弗也多推食食之解衣衣之而彼于會場且宣告反對我儕蓋彼之言詞雖隱約已明言與破壞人民自由者爲仇然則我儕非破壞人民自由者耶彼將仇余矣以彼有二十隊之新救國軍故聲勢浩大欲罷之恐生變不斥懼爲患奈之何后曰余觀刺弗之爲人有婦人之小仁義（應第七章）可以恩德致之王曰刺弗猶可致而尼克近日之舉動似已大不利於吾彼爲內閣操權至廣吾將何術以除之后曰汝言誤矣尼克實盡力擁汝彼之故故爲此乃不欲明明與民黨爲難耳余聞至此乃啞然失笑蓋尼克之爲人至有思想見時勢之轉移若此已輸其竭誠於民黨矣王曰卿敢必其無他耶后曰事安可必視其面則然耳如尼克固已輸其誠於民黨者吾當以計除之王又曰雖然禍難已漸迫於吾身此而弗退後且無術吾計之不如出奔耳后曰出奔亦佳然誰爲保護者既沉吟曰惟刺弗多可用我當使之以術君但坐看吾操縱可耳

(未完)

第二章下

祭司冷笑顧余曰凡此君已睹之矣當知君此行始末初乃無一事能逃余能以術得君之行事有如目擊然君之來此固殊勇敢可稱也今敢警告君隨出一指向余後之壁而指曰其向君來處反也余時仍搖首示不允以此不可思議之影片余雖頗爲所驚幾失其常度此在常人固鮮有不怖其詭幻多術將十人而九反矣顧余卽此第十人也而所以鼓之致是者則彼夢寐間之美人亦與有力似聞彼美低聲語余曰儂在斯其趣來就余也加之其亭亭倩影亦似掩映于祭司之後并展其玉臂向余玉指纖纖令人心醉而雙波中又似蘊有懼色口亦微顫金色之髮則披垂肩際飄拂如波紋之繡凡此一入余目尤不能恝然遽反此時祭司復促曰若其趣反余厲聲答曰否余乃不審君之行動惟……祭司立作勢止余勿聲狺狺曰若且遲之言次指卽向地板而指不待余有所凝思當指所指處卽見有紫色火星燦然迸出同時復覺余足次斗有所震則余身似乘升降機而下矣時余等乃復處洞黑中祭司銳聲而言曰若冒險來是者聆之余伊雪羅托天母費雪麥之聖諭故得履險如夷竟至是邦此間蓋非具有夙因者不能至也費雪麥嘗翹首下矚世界乃速若來若亦不拒貿然遽臨此間知若之至百事咸爲之備彼方遲若也雖然異邦人若名老倫斯麥倫特者……余時雖處洞黑中覺其奸笑可掬頗笑余之震恐失次而其指復觸余肩續曰若名已爲余儕所知得勿恐乎言方竟斗握余臂轉爲厲聲曰嘻老倫斯麥倫特聆之若苟一越

是聞驚異之事卽將環繞若身矣其事蓋至巨而至可怖今敢復警若其卽反向若來時之道其卽反若寡陋之世界其卽反若舊日之生涯仍循日夜有別之常軌勞其心力以至于老死凡此苟蒙嘉納并置費雪麥之召于不念余當俾君反是殊有益于君也脫必悍然不顧一欲前面費雪麥則君固有之樂趣當盡失之矣以此間……此時其身似卽洞黑中斗現余前白裳飄拂有類鷹翼伸手擊余利乃如爪曰此間無日無夜亦勿有死人入之者雅似終日困于行役中勿有盡期若果失足竟入者……言次遽默然不語同時卽覺余足下之板微震似已至盡端而慘綠之火一線亦卽自洞黑中見瞬遂漸展漸廣略能辨物矣一縷異臭亦散布于空氣中而入余鼻觀令人欲嘔尤有嘈雜之聲一片破寂而作其聲至可怖以驟聆之似爲獸族所發實則人類呼號之聲亦參于其中特獸身而人語耳因從慘碧火光中觀其聲之何從時則八角室中金光燦發之壁已勿見惟榻與地板尙爲故物而壁前所轟處則一石洞軒然面余闢焉凡此慘怖之聲卽從是中而出石鐘乳無數則叢于洞口之上僉栩栩如生祭司卽向洞前行顧余曰其來觀之余乃隨其後比至俯首下囑則一坑深邃無垠殆與地心相屬有火自其中噴洩而出初無片頃之甯余始恍然悟彼慘碧之光卽由此出也坑之深處積有墨色之水時相激作微波顧爲目力所限乃不能審此水及坑之所終第見怪形之生物散于各處有展翼而飛者亦有棲止坑側似以之爲巢者而其狀則頗似古代之巨象其不見于大地已久矣其距余尤近者諦視尤爲清晰當余草此記時凡其可怖之掌摶惡之吻毛茸茸然之爪與夫悽涼悲切有類對泣之聲猶歷歷如在余耳目間也祭司曰此爲輪迴之所余所云來自若世界之他一人卽遲此以待更生也余時不復有所言驀然復憶拿

小 說

斯老人之語曰君其信之彼間初勿有死僅有輪廻一事由石而植物由植物而動物由動物而人由人復變爲石如是循環不已于是與天地同其壽永不滅矣祭司時復擾余靜思握余腕言曰噫嘻老倫斯麥倫特若亦納余忠告之言而返乎以余記之仍反守若生死日夜之常軌爲得以死尙較輪廻無死者佳也余猝自洞口反身行并力脫被握之腕于其手蓋彼似欲奪余所御之緣玉約指而自余思之此物實足爲余此間唯一之保護人也當相持間余復擊其人彼乃直扼余喉余此時處境至危彼苟以力推余必立墮坑中則急出余槍彈發處爲聲至喧復有亂撲其翼拍拍作響者下更繼之以無數重物相突之聲則發自洞中也顧此余亦不暇及急前躍察余此彈之效果不禁大驚蓋余槍雖中其心彼仍微笑向余初勿有傷旋忽斗易莊嚴之貌伸一手向余其指未及余身卽見微光如電自其指尖而出于是余體驟木強不能動口亦勿能言顧腦筋則反視前爲敏也祭司領首作態嘲余曰來自小世界之異邦人聆之此間初勿有死言次復向洞而指曰僅彼輩偶失足入是中則易一新生機矣余時雖不能移首以視第彼欲力脫余縛玉約指則心頗識之并聞彼喃喃曰此費雪麥之聖諭也剎那間斗有聲自其後半黑中而出其聲爲一女子所發殊清晰可辨曰伊雪羅托伊雪羅托彼聞聲立釋余手色亦頓變而余身無形之桎梏亦卽片片而解復廻首向聲所發處而視此時始審余儕乃處一巨廟之中畫棟雕梁皆極匠心之若林林者奚止千百一爲洞中慘碧之光所映遂畢呈余前而尤奇者則八角形雲母石之地板及臥榻猶在余儕雖已自上而降初乃未改其狀也光所不及處則一黑影臥焉其外人聲鼎沸直逼余儕而來迨相距漸近聲亦逐次而增有如颶風之鳴已而黑影之外斗有紫光自地而發矗立如壁旋

復幻爲赭色。一白光縕其下而女子之聲復飛越而來視前益清晰曰伊雪羅托伊雪羅托祭司立伏其首于余所御約指上喃喃曰若來自他世界之異邦人聆之彼遲汝者來矣余伊雪羅托費雪麥女皇之保護人也將挈汝與皇面余爲皇之最忠順之僕欲以暨皇之望嘗以言探汝汝竟不爲所動初無不慊之言于皇佳哉老倫斯麥倫特余殊爲皇慶得人也此時赭色之光如扇而展照遍全廟映見梁間人衆如蟻迅奔向余儕而來其衣亦至不一五色歷亂余四周復有白衣之祭司數十輩圍之而立初不知其何自而來面皆慘白無人色伊雪羅托拊余臂柔聲曰來矣余頗懼其有詐不期遽後却顧爲祭司輩所擁卽亦復前伊雪羅托復曰來矣以君之惠顧余幸勿復及前事前蓋聊以相探耳于時衆忽肅然向兩旁分立有類紅海之水割然分爲二巨流而有女如雲紛然復現余前目幾爲眩歌舞聲則此唱彼和飛動于梁間其詞與余初入是邦時所聞者同則婦女數百輩相率而舞于一紫色光球之下其處距赭色之光不遠也衆中一女卽爲余夢魂縈繞之女郎膚凝潤如玉淡金之髮耀人秋波巧轉櫻唇微動余此時雖仍植立如故心乃大躍隨卽大呼向之行顧彼美卽飛掠而過惟雙波仍轉而視余而笑醫承額瓠犀微露尤令人心旌搖搖也當其過時聞人叢中私語曰此卽賽薇列此卽玉潔冰清之賽薇列也余乃喘聲向伊雪羅托詢曰此女非卽彼遲余者乎伊雪羅托向一金紫絢爛之帷中而指低聲答曰彼遲汝者乃在是中也其于此帷狀殊凜凜少頃帷忽啓嵩呼之聲乃如颶而作余急舉首四顧則衆皆跪伏于地所不踴者惟余與伊雪羅托二人耳第伊雪羅托亦僂身如弓并以手掩目意似謂天威咫尺不敢逼視出自帷中之婦人則伸手向余雙目復凝注余不稍瞬似至傾心于余者余頓噤不能聲蓋此婦體旣臘

小說新報

腫無度。又復盛飾其服。醜乃益增。兩目絕巨。且黑一爲其所繫。注呼吸都促矣。髮則如鴉羽。且黃下垂。至足際。與其赤足相掩映。嗟夫。似此醜物。固非余所夢。魂縈繞之女郎也。彼縈繞于余夢魂間。直鉗余之靈魂。驅余冒險。而有是游者。蓋名賽薇。列方蹠于數步之外。倩影爲淡。金髮所罩。映射生姿。媚乃無匹。然而彼遲余者。固非其人也。噫嘻。此時伊雪羅托高聲呼曰。費雪麥。隨卽伏面而跔。歌聲亦卽作于人叢中。如鼎之沸。彼婦乃步至余旁。攬余頸。言曰。老倫斯麥倫。特余待汝久矣。其唇亦遂與余相距。至近。余

「伍石原註」原記中是節。卽至是而止。其下所續。按之詞意間。其間已有所間。殆草此時適當暇時。尋忽爲人所阻。遽爾擱筆。久遂不復續。然而一讀後文。其事亦卽瞑思而得。初不病其中斷也。

(未完)



無歷村

鐘聲錄

(史女香蘋)

香妃

橘

獵罿不知人卽鹿

局殘誰料叟爲龍

比戚夫人逢野雉

有巴老叟化神龍

魂歸莫數回回歷

昧美爭誇顆顆圓

寵冠後宮皇后奴

明陪末席小兒懷

美人化鹿重圍合

老子猶龍一局終

紅羊 鶯魂喚絮錄

(續)

(花奴)

第七章

劉三在前陳義後隨急急向右行去歷屋十餘哭聲漸近顧仍不辨其來自何許駐足聽之尚在數十步外再前進則有小樓數幢彷彿聲從樓中出燈光熒熒微吐光線於樓窗上作慘淡之色兩人趨近檐頭掛身下垂引目近窗向內窺視樓中雖有燈而光線微甚但見一女郎背燈而坐嗁嗁啜泣狀至悲惋劉三低聲謂陳義曰以情狀度之似非雪姑陳義曰然則吾雪姑安在耶劉三曰以鄙意想來未必在此陳義曰否或者在此樓中觀彼女郎悲惋諒亦被刦至此者則不如入內詢之或者彼亦知雪姑消息劉三曰如此亦佳陳義遂挺刀近窗格正欲攝入忽聞呀然門啓卽縮手劉三曰老友一老婦入矣陳義窺之果然卽見老婦走近女郎身旁格格笑曰好姑娘汝奈何崛強須知大王非可惹者在常人偶違其意早已斷送於鋼刀之下大王鋼鐵心腸一朝發怒視雷霆爲尤烈必不肯輕赦其不忍加害於姑娘者愛姑娘姣俏也以姑娘之貌可以羞花苟順從大王意大王定然寵愛專房則山中所有者金玉珠帛任汝予取予求居則僕婢滿前儘可頤指氣使出則嚙嚙低首博得千人膜拜其尊榮爲何如以大王之英雄蓋卽大王無意於吾吾亦當將身自獻蓋如此尊榮誰不羨慕好姑娘以吾意還是順從大王之爲佳姑娘老身更有爲姑娘實告者前日之夕大王出遊嘗獵得一好女子歸風貌之佳堪與姑娘相伯仲一婢亦娟妙罕匹大王頗悅意擬卽夕成親不料彼女子之性格亦與姑娘同誓不肯從而大王却並不加害轉

覺欣悅。嘗謂老身曰：「彼輩鋗烈心腸，殊足令人欽敬。然吾誓必回其心意，不回其心意，必不休也。故已將彼女子交付其僕婦，囑善爲開導，必如願而後已。」彼僕婦已允諾，願任開導之責。姑娘試思之：若彼女子先姑娘允從者，則姑娘必將蒙不利。卽老身開導不力，亦將被累。願姑娘熟計利害，先彼女子允從，則後來者自不能居。姑娘之上，卽老身亦將叨姑娘福。吾之爲此言，不獨愛憐姑娘，實忠心於姑娘也。願姑娘圖之。女郎聆言，依然啜泣，且較前益哀，並不置答。一語老婦復續勸曰：「姑娘奈何弗言？日夜飲泣，果爲胡事，豈不放心？父母在堂耶？則是亦無害。大王嘗云：『姑娘如能順從，姑娘父母卽大王之父母也。』定當接入山中，殷勤奉養，且使姑娘得骨肉團聚焉。好姑娘可毋悲。」女郎乃含淚叱曰：「賤老婆，虧汝不羞！敢以不入耳之言來相淆惑！須知吾本爲名門淑女，豈肯下與狗強盜爲伍？汝寄語汝所謂大王歇此妄想，爲佳。苟不然者，多行不義，必且自斃。吾亦不難血溅此樓，拚作玉碎。然而死後靈魂定當變爲厲鬼，非殺盡狗強盜不止。汝勸吾熟計利害，吾計熟矣：不送吾歸，惟有死耳。賤老婆苟知趣者，莫再向吾耳邊饒舌。當知吾心堅如石，非利祿所能動也。縱汝舌敝唇焦，亦祇見汝徒勞耳。老婦至此老羞成怒，聳肩冷笑曰：「好。」好。吾生平閱人多，未見強項如汝者。實對汝言：此間爲虎穴，有入無出。汝欲歸乎？徒見汝妄想耳。昨大王已吩咐吾：汝執性不回，非施撻楚不可。天生汝賤骨頭，非稍受薄懲，必不知大王利害。汝待之，吾將有以處汝也。」言已，冷笑不置，匆匆下樓去。女郎目送之，殼膩無人色，顫聲呼曰：「天乎！觀賤婆子之色，必不懷好意。想吾身體髮膚，受諸父母，自己且不敢毀傷，而可爲賤婆子鞭撻耶？」吾欲圖逃而小樓不啻狴犴，四面禁錮，欲逃無從。嗟乎！吾將何以處此耶？言時，嬌軀抖戰，頻頻四顧，觀其狀驚恐萬狀。若欲覓一逃路者，陳

小說

報

義謂劉三曰。頃聞彼老婦言。雪姑固在此也。吾意待彼老婦上樓來擒而鞠之。不怕彼不說出雪姑所在。又可救彼女子。劉三曰。吾亦作此想。旋又訝曰。彼女郎奔至樓梯處。欲何爲者。於時聞砰然一聲。女郎已將梯門下閉。卽聞老婦在樓下怒吼曰。賤妮子。汝下梯門。自以爲可逃老娘手乎。梯門究非鐵鑄。吾甯弗能上乎。衆弟兄速攻破此娘子關。吾將擒此賤妮子。教彼領略吾杖頭滋味也。隨聞許多男子聲曰。唯當如媽言。遂呼噪而上擊梯門。如擂鼓。女郎當此顏色。已變成青白齒牙。相擊震震有聲。兩手相搓盤旋。樓中祇吐出兩字曰。天乎……而梯門之擊益猛。勢將攻破女郎。遽止步。顧視梯門。不瞬。禁不住。淚下如麻。旣而堅決曰。罷處此虎穴。必無出頭之日。與其生受苦楚。不如速死。言至此。不顧梯門之破否。奔至窗前。力將窗鎖扭去。順手一推。窗研然闢。將欲縱身。作出綠珠之墜。忽覺眼前黑影一閃。已有兩人。倏然飛下。手挾白刃。寒光射目。見之心驚。不覺卻退數步。呼曰。阿呀……兩字剛出口。卽暈倒兩人。且棄之。弗顧。奔近梯門之側。伏身樓板上。靜伺衆人上來。俄而門梯破矣。爭先上樓者。卽爲老婦。衆男子後隨。心皆專注於女郎身上。並不知樓梯口尙有兩人在。旣上樓。羣趨女郎。倒處兩人。卽躡其後。舉刀就砍。各殺其一。餘衆聞聲。回顧見狀。大驚。各挺刀相迎。兩人盡殲之。老婦覩此。已恐怖無人色。長跪梯板上。叩頭求免。劉三以刀指之曰。汝欲生乎。則試言。前夕所刦女郎。果在何所。言苟非妄。當赦汝。如有半語支吾。教汝同若輩俱去。速言。老婦兢兢言曰。前夕所刦女郎事。固有諸。吾亦不過得諸傳聞。大王固未嘗爲吾言。吾胡能知其所在。陳義聞言怒甚。舉刀欲殺。老婦大懼。叩首不已。額與樓板相撞成聲。艾艾言曰。老爺救命。吾實弗知。非妄言也。劉三亦冷笑曰。好個賤婆子。還想揷塞。不稍嘗鋗刀滋味。必不肯。叶實老友來賤婆子兩。

頤太肥不如少爲削去。陳義曰：「唯吾亦以爲然。」兩人乃拭刀靴底，作勢欲割老婦。知不能免，願實言。時女郎已醒，見兩人正迫脅老婦而屍體橫陳，約五六人皆身首異處，血腥之氣觸鼻難受。慄甚，伏於暗隅，索而顫緊，閉雙目，惟不願覩此慘狀。繼聞老婦言曰：「由此往左有高聳之屋，守衛甚嚴者，卽大王府也。王府之左有較低之屋，卽大頭目殷龍之居。女郎居處，卽在殷龍居之最後。進小屋中，其僕婢丫環皆在焉。」言至此，聞老婦阿呀一聲，女郎啓目微視，則老婦已倒於樓板上，喪其元氣，闔眼不敢視。劉三慰之曰：「姑娘毋懼，吾等非強人，特來救人者。」姑娘靜待於此，停刻再來挈姑娘出險，言已卽與陳義暫然上屋而逝。

兩人旣上屋，望高屋行去。私議不如先救雪姑，等出再來殲彼盜魁。不料將及高屋，陡見火光一縷，上冲天半，火鴉隻隻隨之而上。刹時間紅光滿天，衆聲喧呼，殊礙行蹤。兩人卽伏於屋上，不再進遙望。火起處如在高屋之左，陳義驚曰：「老友雪姑居處火矣！」奈何？劉三望久曰：「果然。」陳義焦急曰：「可惡哉！祝融吾輩正欲行事，又受此障礙。奈何？」劉三曰：「老友母急以吾意不如乘此雜亂時下屋去，混入嘍囉隊中，假作救火，可以刺探雪姑消息。」轉較屋上行事，佳。陳義悟曰：「然然。」此着大佳。吾方寸已亂，幸有老友籌劃，劉三曰：「然則可以行矣。」陳義點首。兩人遂擇僻靜處，卸身下屋，繞至高屋前，則人影幢幢，齊圍於左旁低屋或登屋研櫈，或擔水或提携，忙碌異常。救火之聲爭噪，如雷。兩人掩刀衣底，挨入人叢，欲竄入後屋，一探絳雪等在否。無奈高屋中看衛嚴，計不得逞，遑無已，假作救火攀援上屋，達老嫗言，望到左屋後，進則已成一片焦土。惟火光熊熊，未盡熄滅，猶從瓦礫堆中，裏其金蛇之舌，料知絳雪等非被救出，卽葬身火窟中。二

者必居其一。忽見兇狠男子立於高檻下。對衆發言曰：「衆兄弟聽者，衆嘵囉齊聲呼曰：『大王有令，其各靜聽。』此言一出，頓時靜寂無譁。」男子揚言曰：「衆兄弟有見害姑娘者，重賞。」衆嘵囉皆噪曰：「未見又曰不死於火，定然走矣。」男子無語，微微而歎。若不勝其惋惜者，俄有數嘵囉入啓事。男子卽愕然復發言曰：「衆兄弟聽者，衆嘵囉復寂靜如前。」狀男子曰：「老人峯上有人殺死吾兄弟兩人且亡，號衣諒必有奸人混入。衆兄弟須要留心，能值出奸人者，重賞。」衆嘵囉皆噪曰：「當如大王命。」時火已將熄，男子剛欲轉身入，忽見對屋脊上有兩黑影，知並非救火者。卽叱曰：「咄！」屋上何人？衆兄弟留意，衆嘵囉聞言大驚，齊注目於屋上，爭呼拿捉。兩人却不懂不遁，亦不下。男子卽卸去長袍，抽刀在手指曰：「咄！膽壯者可來一較。」言未已，卽覺眼前一閃，一人已瞥然飛下，刀光相接，鬪矣。

第八章

劉三蹲伏檻頭，挾刀於脣，兩手攀肩，靜觀陳義與盜魁決鬪。刀光飛舞，似飄萬點梨花。盜魁殊猛，鷙刀法亦精。兩人格戰多時，無甚上下。衆嘵囉旁立，看呆忘助。其主陳義滿腔憤怒，無可發洩，全副精神悉注力於刀頭，恨不得立擒盜魁。生啖其肉，但見其雙眉直豎，兩目怒睜，鬚髯倒張，髮盡上指，往來奔逐，狂吼若悍獅。盜魁亦左支右敵，前擊後避，跳躍如虎。一場劇鬪，但聞呼呼風聲，盤旋庭中。旁觀者衣角皆飄，劉三在檻頭暗讚，不置入後。陳義越鬪越怒，越怒越奮，越奮越緊，步步進逼，不肯稍鬆。盜魁爲之膽寒，氣少餒，卽覺漸漸不支。刀法微亂，已見敗端。陳義依然猛擊，如故進迫。弗已盜魁且戰且卻，心中慌甚，見衆嘵囉在旁呆看，卽大聲呼曰：「衆兄弟奈何袖手旁觀，速振作氣，勇來擒此賊！」衆嘵囉正神出於舍，忘其所以，陡

第

二

四年

第

聞此語皆驚覺。噯然應曰。諾。各挺手中器械。蜂擁上前。如衆矢並發。齊以陳義爲的。陳義不稍懼。揮刀團舞。蓋護週身。衆嘵囁之。矛鋒刀口皆不能近。然陳義究屬單身。嘵囁則愈鬪。愈衆。陳義至此。僅有招架。莫能還擊。盜魁既得衆力輔助。氣驟壯。回復舊力。變退爲攻。陳義雖勇。仗隻身單刀。畢竟寡不敵衆。漸見絀勢。然却不畏。仍并其力。拚命相搏。亦不喚。劉三下助。劉三覩勢知非。已助不可。乃抽刀在手。左手掩刀。一聲來也。足尖向檐頭一頓。作飛鳥掠水勢。翩然躍下。竄入人叢。揮刀亂砍。衆嘵囁皆辟易莫敢近。陳義已鬪昏渾。不知劉三來助。見劉三入。亦舉刀就刺。劉三急呼曰。老友。劉三來也。陳義始覺。呼曰。佳速殺盡。此輩賤奴。劉三遂與陳義相背立。合力與盜衆鬪。陳義既得劉三助。氣益豪。鬪益力。盜魁忽躍出丈餘。呼曰。止。止。衆嘵囁。聞呼。各收刃。拖矛不再鬪。劉三陳義亦按刀而立。叱問曰。咄。狗盜強胡事罷。有膽者再來試刃。盜魁聞言。絕不露怒容。問曰。誰是劉三。劉三挺身出。曰。吾即是。問。胡爲盜魁。曰。足下卽劉三乎。非世人所稱之湖南大俠乎。劉三尙未答言。陳義已爲之代答曰。然。然彼固湖南大俠劉三也。問。將奚爲盜魁。笑曰。怪道兩位如此勇武。小子未知。兩位降臨。有失迎迓。致多冒犯。犯望恕之。如不嫌敝寨簡慢。請內坐。俾小子稍盡仰慕之忱。不知兩位能允否。陳義曰。只消還吾雪姑。何事不可。非如吾言。誓與汝拚命。耶。是真令人不解矣。然斯姑莫問。兩位旣爲雪姑娘而來。小子當還。兩位以雪姑娘可耳。有背此言。請兩位割吾頭去。決無怨悔。劉三謂陳義曰。老友。大王旣如是言。亦佳。盜魁曰。慚愧慚愧。願兩位莫以此相呼。小子姓張。名八彪。請以八彪呼吾可也。劉三曰。既然。想吾奉直八彪兄。江湖上何名。八彪曰。惹笑。小子江。

湖上尙未有名。蓋吾作此生涯。不過數載耳。劉三歎曰。可惜。可惜。負此好身手。竟埋沒不彰。可見得綠林中亦有幸有不幸也。八彪曰。大俠謬讚。令小子慚煞。然此處非久話之處。盍至敝居小坐。劉三曰。可。八彪曰。小子當引導。言次在前先行。劉三與陳義隨之入。

歷屋數進。拾階而登。則有大廳堂焉。高敞軒爽。可容數百人。以意度之。當爲聚議廳。廳之中央。本設高檯一座。及大圈椅一。當爲八彪坐處。時由喽囉另設三椅。八彪肅兩人上坐。已亦未坐。相陪。喽囉獻茶畢。劉三卽開言曰。佳哉。貴寨地位既峻。險弟兄復衆。多彪兄亦英武。不羣。固足以南面尊榮。睥睨一世。八彪曰。不敢想。小子無才無德。何當大俠言。陳義不耐。曰。彪兄旣承應諾。還吾雪姑。則請從早。踐言。吾殊不耐煩。作此客套也。八彪唯唯。顧左右。作耳語。卽有數喽囉匆匆去。八彪卽謂陳義曰。丈母急。小子雖無才。却素重。然諾決不背前言。丈放心可耳。陳義曰。若然。則稍緩。何妨。不過早見吾雪姑。一刻意得早。一刻安也。惟頃聞彪兄口氣。經此一場火刦。吾雪姑似已失蹤。信乎。八彪點首。曰。然。卽此一場火刦。亦從雪姑娘居處起燃。其中不無稍有疑點。以小子看來。定然有人暗中放火。吾初遇兩位時。卽疑爲兩位所縱。後聞兩位言。則又非是。火起時。吾曾馳往救護。比至。已勢成燎原。一時難以撲滅。吾疑雪姑娘等必葬身火窟。當遣數喽囉。竄入火中。探之。據云。火中並無一人。在吾乃知。雪姑娘等必已出走。然以柔弱女子。必不能逃。出吾寨。或爲異人劫去耳。因傳命要守。喽囉加意防範。而衆喽囉因救火不遑。亦不暇細究。此時火已熄滅。而又值兩位降臨。故小子已命。喽囉遍查寨中。必得雪姑等蹤跡。乃已。如不獲雪姑者。則小子自甘領罪。一憑丈處罰。然小子猶未聞丈之尊名。敢乞見告。陳義曰。好。吾信得汝言。至於賤名。則陳義兩字是也。

劉三卽笑曰彪兄彼與汝同道也今雖棄此生涯然當日鐵臂大王之名固亦嘗震動江湖一片長江卽彼發動處也八彪不禁拊掌笑曰幸哉幸哉不謂吾今夕得遇雙傑落拓半生得兩位顧吾亦足榮矣憶吾幼時卽熟聞兩位大名時光容易兩位竟皤然老矣言時見婆囉移桌廳中設杯箸三數婆囉復捧酒上看至八彪曰山寨無佳饌餉客一杯薄酒聊以談心兩人皆道謝卽不復辭讓促座入席豪飲高談情至歡洽惟陳義有事在心不甚多語正談飲間數婆囉上廳啓事八彪離座問之顏色驟變顧謂陳義曰據婆囉云查遍寨內竟無害姑娘等蹤跡惟據水寨守者云頭目殷龍曾划小艇外出至斯時猶未歸守者詢以胡往云奉吾命勾當去吾未嘗有斯命則彼之出當爲私逃無疑雪姑娘等亦定爲彼挈去怪道火起時獨彼弗見則火之起則亦爲彼所縱卽吾所拘之女郎姚氏亦爲彼刦去復殺斃老婦及婆囉數人兩位姑在山寨小住吾當率弟兄輩追之還言至此卽吩咐婆囉備船忿懣之色現於面劉三卽起言曰吾兩人當同往至於彪兄所拘之女郎或者爲殷龍挈去而老婦婆囉則爲吾兩人所殺八彪訝曰兩位亦嘗見彼女郎耶劉三曰然因備述所見八彪不禁羞赧甚劉三卽正色言曰彪兄吾有言奉勸追晉弱女子非大丈夫所宜爲汝旣稱雄綠林當然欲爲好漢好漢不當好色若此雖英雄亦未免有情然情之爲物何可勉強得來吾兩人來此之本意非特欲救出雪姑等已也且欲與汝拚個死活爲地方除害爲杜族復仇只爲汝誠意拳拳不可辜負故罷鬪也須知吾輩光明磊落不肯輕易爲友彪兄望汝力改前非尙不失英雄本色吾兩人亦當引汝爲友非然者今夕雖領汝盛情而於天理良心上必不容汝過去他日相遇仍當以寶刀餉汝彪兄速收拾那心則綠林中亦非無豪傑也八彪聞言益赧不可仰笑曰

大俠語。語金玉小子。究非頑石。以後定如大俠所言。以前種種悖謬行爲。皆爲吾幼失怙恃。無人教悔。所致。今夕聞大俠言。開吾茅塞。不少。以後望時賜教言匡吾。不及。若云爲杜族復仇。則爲已死首領事與吾無干。卽逐去杜族時。吾尙未至此間也。然斯時非可久談。彼殷龍逃去。尙須追逐。不得。雪姑娘吾殊無以對。兩位。兩位旣欲同去。亦佳。卽請速行。時陳義滿面怒容。睜目視八彪曰。汝言信乎。得毋見吾兩人來。故將雪姑藏匿。以虛言搪塞耶。若此。非將雪姑還吾不可。不得不雪姑者。吾必不汝赦。八彪急誓曰。丈疑吾乎。吾有一語。讒者天寶殛之。陳義曰。斯吾不管。只須還吾雪姑耳。劉三曰。老友。斯時姑弗言。往追殷龍。後再話。八彪曰。大俠言然。吾不得殷龍。儘陳丈如何處罰。陳義始無語。適。嘍囉入報。船已準備。三人遂同往水寨去。

(未完)

期四 第二年 第

古梅仙館詩鐘

(集徵士裏郭)

哭笑

(分詠格)

千古傷心無限淚

百年開口幾多時 (馮鏡芙)

宿草未生良友墓

拈花頓悟上乘禪 (蘭窩小隱)

穆羸抱子登朝泣

褒姒承王舉燧歡 (朱思九)

夜月魂招湘水竹

春風語解漢宮花 (宋繁匏)

連珠杏淚紅千滴

傅粉桃腮淡一渦 (壽鵠)

晉人欲灑亭中淚

隋帝何嗤鏡裏頭 (張栢生)

出土爲誰生竹筍

巡檐憑我索梅花 (馮鏡芙)

(以上俱案外遺珠)

第五十九章 失望

(續)

余此行不先往見吾父。而先往見監督。監督之公署在島之彼隅。及抵其門時已正午。當余車行於門前。樹蔭之下。羣鴉紛集。啞啞大鳴。如方在開公堂訊鞫衆人者。署役告余云。監督午餚未畢。午餐後。且晝寢。片時。余自咎不來于先。不來于後。而郤來於食與睡之間。及入客室。見室雖不大。而佈設精雅。頗極華麗。便坐之椅。偃息之榻。無一不備。牆上滿懸照片。中間一最大者。爲教皇之相。旁有題署。乃教皇親筆。餘皆名公巨卿。亦有交際社會中著名之美人。照上皆有題署。而題署大率以神父哀蘭監督爲稱。題署之文字。不僅英文一種也。

坐未移時。監督出見。面堆笑容。儼然與世無忤。身穿長衣。其色玄。胸前鉤門之數。無算。足履革靴。其扣以銀爲之。頸間仍懸金練。及寶鑲。十字形。與余在羅馬見彼之時。無異。所異者。此次首未戴冠耳。監督舉止嫋雅。態度從容。初見余。備極歡迎。問余長途至此。當已疲倦。願少進茶點。余心緒不甯。祇求吾事得把握。飲食實非所計。遂將此來之宗旨。盡情相告。曰。監督聽之。吾此次造訪。欲告以吾身之困難。吾身之困難。乃緣婚事而起。監督聞余言。笑容歛抑。色勃然變曰。吾甚惜之。然竊料其事不至甚劇耳。余謂事甚劇。且吾之冤抑。不在形式上。而在精神上。吾夫不獨不愛我。乃反愛他婦人。此神聖不可毀滅之婚盟。今已。監督曰。請少需。遂起立閉窗。以其時樹鴉亂鳴。人耳爲震。數尺之內。語不可聞。嗚呼。鴉豈在樹間定讌乎。何寒聲之難沓也。監督既閉窗。回至舊坐處。謂余曰。吾所親愛之蓄臺君。謂冤抑君。亦知文明法律之。

下信仰宗教之人夫婦之間得以冤抑稱者祇有一事乎君于此事究竟有無憑證乎夫監督所謂一事及此事者其意何指余固知之故一聞其言面赤及于耳際然復歎慚收馳告以在巴黎所遇之事與吾女僕之言而監督以爲證據不確曰如是君之所言者皆出女僕之口非君所目擊是安可信君亦知此輩婢媿最好搬弄是非乎余曰此事甚穢吾夫必不自諱亦且不能自諱監督曰余歷世久見事多凡男子有此種事者必深自隱諱不欲自承余是時汗流浹背兩手亦濕深知監督不願與聞其事在在說而言者爲是則君之所需於余者究何在乎余初聞此言不語如愚者久之旣而略謂余此來宗旨願承遠之佯爲不知不覺余復曰余自知所見甚確自知所言甚是監督曰今且假設君之所見者爲確君之所言者爲是則君之所需於余者究何在乎余初聞此言不語如愚者久之旣而略謂余此來宗旨願承監督明教如以教律而論此事應取何方針監督乃疊其兩股手撫靴上銀扣徐徐言曰吾所親愛之蓄臺如以教律而論凡遇此類意外之事於必不得已之時亦未嘗無安排之法所謂安排之法者卽夫婦異室而居我疆爾界不相侵越是也然此不過一時權宜之計終冀其一朝醒悟彼此意見消融愛好如初此吾教之宗旨也至于分居一端大率由男子不愛其妻爲其妻所覺而爲之妻者亦自有投意之人較勝于其夫之愛彼而後有之雖然吾之言此不過以大勢而論非謂君事也君其原之……余是時面熟目督不俟監督詞畢謂之曰監督請勿言異居余之所欲有甚于異居者監督一聞此言面色大變此種怪惡之狀余終身不能忘之謂余曰賢蓄臺豈竟念及離婚耶吾以爲君意當不至如是之甚也余俯首不答一若余意真不至若是之甚者而監督亦以爲余意已默許遂作儆責之言謂余豈不知教律無許人離婚之條又指牆上教皇之照謂當日教皇曾親對余言婚約一經簽押即生效力此生此世不

得違反。非身死不能逃出其範圍。今言猶在耳。事豈忘心。又曰。夫婦之愛緣婚盟而起者。等諸基督教之于教會基督教。之于教會。既相倚而不可離。安有夫之於婦。謂可半途相棄哉。余曰。吾夫既不愛。余亦不愛。吾夫是故婚約之在余。名爲不毀。而實則早已無效矣。此時監督辭氣愈厲。顧謂余曰。賢蓄臺苟顧惜。名譽而以善人自居。不欲爲教中之敗類。不宜再作此言。彼婚姻之事。雖屬契約之一種。然與普通契約不同。惟賢夫婦之成婚。固出於兩情之相洽。事雖出於人力。然于人力之外。尚有他力焉。爲之牽牽而聯合。吾人雖欲逃之。必不可得。此力何力。上帝之力也。顧謂帝力之所結合者。人力能解散之乎。吾至此垂首。不復能言。夫監督之所言者。吾非不知之。自經室家之難。及情人之引誘。則一一忘之矣。監督又曰。國律或能使汝離婚。此事吾所不能知。吾所不敢言。然賢夫婦之成婚。旣出於帝意。彼人造之國律。安能與之相抗哉。

吾聽至此。自視後此之生世。不啻天色之向暮。獄門之重閉。縲絏之加身。嗚呼。傷哉。監督又曰。縱使國律果能使汝離婚。然使汝果離婚。吾教聲名將一敗塗地矣。賢夫婦宗教不同。此種結婚。謂之雜婚。吾教素所不許。所以許之者。其故安在。非謂賴君之力。將使彼叛舊。卽新之人。其來世子孫必去邪歸正乎。今君所爲何如矣。未及糾正其後世。而遽欲破壞其事。其如人言何哉。余聞監督之言。心中不寒而慄。在我者。實緣此事而起。無窮之慘楚。余於是起身告別。監督亦隨余起立。囑余方認。此事爲極善時機。而在我者。實緣此事而起。無窮之慘楚。余於是起身告別。監督亦隨余起立。囑余接物。宜想曰。賢蓄臺之遭橫逆。吾已知之。然豈無恕人之餘地。君豈不知恕人乃入德之門。吾輩人人所宜。守况婦人對其所天。安得而舍之。君試思之。世間有幾許婦人。日在想中行事乎。余曰。嘻。有是哉。遂步

行至門下。監督亦隨余而行。期余勿爲教中之敗類。謂吾夫縱有惡德。勿宜存心。夫夫婦婦各有定分。居家之道。宜安謐。而勿宜多事。賴上帝之恩。將來生得一子。卽當盡其爲母之職愛。而教之以真實之信心。灌入其腦筋中。使彼蠟臺後裔。皆成正教信徒。則君所以嫁彼之職盡。而吾輩所希望於君者。亦慰於無窮矣。余曰。然則教會竟無道以助余乎。監督曰。教會所能助君者。舍祈禱外。無他術矣。

余與監督別時。憤恨填胸。以爲教會雖不能助余。而國家法律或不無可商之點。於是囑車夫駕至海姆鎮。謁吾父之律師愷福先生於其家。是時樹中羣鴉鳴聲漸息。車過樹下。見一死鴉。由樹巔而墮鴉之決。囚殆已告終矣。海姆鎮位於吾島之西岸。適當陸地伸入海中處。鎮不甚大海濤汹湧之聲。終日鬪於耳。鼓。愷福先生之屋。面海而其辦公之室。爲第二層樓房。室中佈置樸素。僅寫字檯及辦事檯各一。檯上法律之書及李字之紙。紛然雜陳。餘則雙靠椅一座。以美國所產之皮爲覆。其飾品則數四裁判官之雕像。與其自己之照片。照片之像戴假髮。穿長衣。蓋律師裝束也。其律師免許狀亦懸牆上。更有大鐵箱。無數。皆署委任人姓名。其最大一具。則署爲嚴德。瑗。愷福先生見余時。出其平日故態。莞然微笑。與余握手爲禮。其手仍濕冷。并坐余於雙靠椅中。謂吾之來。謁實出彼望外。深冀此來。不至有與蠟臺相關之惡耗。未復。問余有何見教。余遂將吾事一一敘述。惟專言事實。不復論及吾心之憂鬱。而于吾夫之不情。則詳細言之。愷福先生一聞吾言。首向窗外。手捋其櫻色長鬚。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其冷淡之狀。與監督無二。愷福先生曰。君言容或不確。余曰。吾言甚確。愷福先生曰。縱使君言甚確。然欲以外遇爲理由。作離婚之根據。此案必不能成立。余曰。旣有外遇。尙嫌理由不充足乎。愷福先生曰。使君而爲男子者。則理由自充足。

今君爲婦人。則此事之結果。有禍而無福。余曰。禍乎。何所謂禍者。愷福先生曰。所謂禍者。以人情言。非以法律言也。我國國法與他國不全爲人妻者。苟欲與夫離婚。必證明其夫對於已之不信。或有虐待之事。如用武力於其身。甚至有生命之虞。而後根據始確。君之夫豈嘗有若是之事乎。吾意彼未必有是。也是則彼終不失爲自由之人耳。雖然。就事論事。君欲實行離婚。必君夫有不遵契約而行者。而君夫又非不守契約之人。彼不守契約於彼無益。而有害。契約之條文。吾輩孰不知之。今全卷在是。愷福先生言至此。手指鐵箱之署。有吾父姓名者。余則目瞪口呆。不復能出一語。嗚呼。彼宗教者。束縛吾身。使吾不能離婚。今契約之條件。固有可以離婚之端。然在彼者理也。而在此者。則買賣之交易而已。其賤孰甚。愷福先生又曰。今設離婚之事。果爾。實行君亦何利之有。貴婦人之名號。豈不由是而失哉。余曰。余勿須此名號也。愷福先生曰。然。則君不患失其聲望乎。余曰。余亦不之願也。愷福先生至是。手拍余臂。似孩提之子。將哭而長者撫慰之之狀。且曰。君勿然。君勿然。賢夫婦之成婚。富貴兼全。尙何他求。豈若是而猶嫌不足乎。更思君之父親。所以費如許金錢。使彼垂敗之貴族。得保持而不失者。非爲已之名字。不欲其閑寂。無聞。將緣君與君之子孫永垂不廢乎。余心酸而痛。乃曰。然。則國律竟不能爲我助乎。愷福先生曰。吾甚歎吾甚歎。以目下情形而論。以鄙見所及而言。實無可以助君者。余曰。期後會。逐一躍而起。急步下樓。吾心此時較諸與監督相見後。尤爲憤恨。以爲吾將歸家。吾將歸家見吾父。吾父雖不仁于我。然具五官。手足。儼然。人也。非若教會與法律。無知覺。無意識。他人雖有慘楚之事而已。不知其苦也。

譯者因有家務本期譯稿獨短。閱者諒之。

(未完)

鐘詩室雛

石

如(嵌字格)

闔外將才誰謝石

眼前文學幾相如

我心匪石任時轉

佛學真如習靜參

軼石室儲藏稱富有

如君體態擅溫有

鄧石家私都夢幻

班如才調却風流

生公說法感同石

摩詰詩情畫不如

金谷石崇誇富侈

水精如意賽瓊玲

心

有(嵌字格)

心目常懸時局感

存亡爲切國家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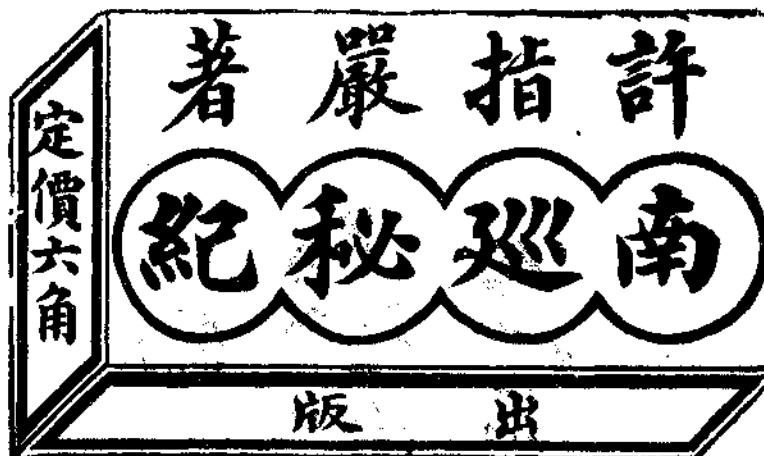
談



坡居士



國華書局新書告廣



乾隆下遊江南當滿清極盛時代鋪張揚厲備極奢侈
 當日習於歌頌聖明記載者率多隱諱其遺迹僅得之父老流傳據舊之士病焉民國而後忘諱尙除始稍見諸稗官野史覲豹一斑致足珍賞茲本局免得當世文家許指嚴先生傳述祕話全稿凡十則（二）
 幌子僧（三）水劇場（三）幻桃（四）野叟曝言全稿（五）無法國母（六）一夜之瑪喇塔（七）獨一無二之孔雀翎（八）青芝岫小史（九）一箭雙鵰（十）海甯陳墓拾聞
都七萬餘言事迹離奇皆未經人道初版出書後海內人士無老無少爭先講閱製千巨冊不脛而走茲再版業已出書

▼小說界之傑作 ▼宣講家之資料

七國影

亡國小說除我佛山人補史外後無作者而痛史又未竊全豹非有此種小說不足以警國民之醉夢本局有鑑於此特請著名小說家倪軒池莊病核先生著爲是書取亡

韓之事實演空前之奇文詞旨回極激昂情節亦復忽離奇其寫宮庭之汚亂官吏之醜態與夫韓王末路之淒

涼令人忽悲忽憤忽歎忽泣至文筆之精細結構之宏深猶其餘事誠小說界之傑作亦宣講家之好資科凡我同胞當無不以先睹爲快尤特色者卷首有銅板四面如韓皇閨妃伊藤寺內李完用安重根等小影皆書中重要人物封面用韓國國璽製版尤爲新奇全書共二十回分上中下

都門西山遊記

(續)

(吁公)



由門頭村口到秘魔崖。羊腸曲屈左倚巉巖右臨絕壁攀援而上。俱有戒心回視龍王堂仄徑已若康莊。秘魔崖在山半大石洞內。洞口有阿彌達流已涸。進證果寺西南爲禪堂。時夕陽已沉。余輩得寺僧許可。寓於禪堂。

秘魔崖位置翠微之中部游翠微者必游秘魔。如閩縣林廷南先生年必數來。當時翁叔平相國亦數游其地。壁間尙留題詠。記其『青山獨往看飛鴻。高處心驚放眼空。身到日邊裁杏地。隔雲猶惹落花風』。一絕字跡剝蝕中猶現。瓶居士之氣魄余觀粉壁間蛛絲繩迹纏繞殆遍。或詩或詞光怪陸離除三三名流題詠外都覆瓶不值。縱文人結習好事塗抹甯不怕山靈騰笑耶。其壙引人發噱者爲溫柔旖旎之名伶梅蘭芳手跡亦雜其中。如『某月日蘭芳偕易寶甫先生游秘魔崖』一行也。

晚間強拉寺僧圍坐於禪堂後之石几側。明月瑩瑩松風瑟瑟。僧述寺中佚事云唐天寶間盧師度二童子爲沙彌時大旱赤地千里。二沙彌化爲青龍挾甘霖以來普濟鄉民。遂立祠祀之。長童曰大青。幼童曰

小青宋時封大青爲應濟侯。小青爲利澤侯。至明宣德年。二青龍復現於郊。禱之有靈。乃重加封號春秋遺。有司致祭寺內。阿難迦葉二像。卽唐天寶時所製云。當時姑妄聽之。頗疑其誕。明日摩挲碑誌。敍述相同。復攷順天府志。宸垣識略。日下舊聞。帝京景物略等書。間有出入。或載盧師於隋仁壽中居崖數歲。有二童子來謁。自稱大青小青。侍師不去。會大旱。二童子注雨一方。乃知爲龍。或載唐時覺禪師嘗以道力攝二龍於萬壽寺中。地內常見蛇形。後禱雨受封云云。不知孰是。惟寺確建於唐初。名感應寺。明正統時更名清涼寺。復改名證果。

由秘魔崖而上。越重嶺。〔爲翠微支峯〕。過饅頭村。抵獅子窩。〔又名青龍山〕。窩下農家豢牛四五於牢中。友新自南中來者。見之訝曰。獅子窩真有獅子耶。或笑曰。簡直是牛兒窩。蓋以北方耕牛形小於驥。某君旣不識北方之牛。又未見獅子之形。遽誤牛作獅。而某復嘲之焉。

獅子窩之麓。有太平院。碑碣不存。無從考究。過普渡橋。煥然之福慧寺在焉。朱門獸環。儼然王公邸。第門前白石鋪。增淨無沙磧。由複道入寺門。縷彩雕花氣象華貴。無復有醇釀古樸之風。寺在明時已有基址。嘉慶時有僧人原澄募中宦魏雙慶王福喜擴張之。殿之北。有望仙樓。檀木之几。玻璃之窗。錦茵繡褥。窮極奢麗。三面有廻廊。北接修泊岸。〔峯名對玉泉山〕。凡二百餘楹。修泊岸面對玉泉。萬壽諸山俯瞰。頗利園宮室池沼。如掌上紋昆明。一湖碧漪。萬頃尤足蕩人胸襟。

余體力素弱。今以覓看山水風景。如餓漢之寓屠門。飽啖飽嚼。囫圇吞咽。三日來步行幾百里。升降山巔。凡六七處。同游者竊竊議我。以爲平居坐臥步履維艱者。多半造作。不知外強中乾。終難持久。是日竟委

報 說 小

頓寺中晚餐後精力漸振頭目清爽游侶均往探尋勝處余獨坐樓中時適月圓差幸素娥相伴命僕捲起畫簾滅燭凝眺窗爲徑直五尺餘之大玻璃鑲成借月光外望山林巖谷歷歷映目此一塊玻璃疑是倪雲林淡墨山水更添出如烟如綺之薄霧回首向東北隅一望則碧綠琉璃金紫直射爲頤和園縮景當年西太后挾綵女盪扁舟於昆明湖中月光如練波平若鏡已扮觀音像命李蓮英作韋駝宮女之俊秀者作善才朝拜狀欣欣自得曰南海風光諒亦不過爾爾復令詞臣賦詩褒揚聖德想見當年帝王家威福不知故宮姥姥今夜復談及開元天寶事否

明日余游南院庭中鑿池環以石欄名曰璧月形似焉復有玉水洞南通南泊岸北接仙人洞仙人洞者卽余輩昨夜寄宿望仙樓下之山洞也

聞之長老云南北兩院（望仙樓卽爲北院）同治十一年添造以備朝天台妙峯之往來者每至夏日人多樂來避暑余輩亦擬借此作消夏地問其稅值答曰每月八十金並言已爲某西人捷足得矣是日余病已痊復離此而行出寺門有長春宮閹人慕其葬法一如道家用龕而不用棺碧綠之蓋蓋方新修偉之墓木已拱聞葬是地者爲張善圃劉印素張五用三人其來歷與福慧寺不無關係

過念佛橋橋疊石而成橫跨獅子窩寶珠洞兩峯古痕斑爛不知幾歷年所念佛橋之西南高聳木牌大書歡喜地旁有乾隆硃書堅固林三字並詩一律深鐫石縫過此入洞黝黑晝不見人燃燭而辨有桂芳和尚趺坐像和尚一號鬼王和尚保定府人生崇禎九年沒於康熙三十九年香界寺爲伊手建云香界寺卽在寶珠洞之側初名翠微山寺唐時舊建康熙時鬼王和尚修葺之錫名靈感乾隆時易今名

乾隆游西山嘗駐蹕於此故多御製碑銘及御書楹聯寺居翠微小巔一日千里殿後有藤胎入土六七尺清吉具丈夫相寺門金剛面黎黑乾隆見而笑曰似火裏金剛(宸垣識略作明憲宗不語疑誤)一夕火起金剛燬焉

由香界寺而下重到龍王堂憩焉龍王堂有松有竹有池沼有亭榭游西山者每謂幽邃(指院內)而曠闊(指山坡)奇險(指山徑)而清雅(指西院)足爲是山勝處

明日將歸由萬善橋而下至大悲寺斷碣埋腐艸中摩挲良久彷彿識碣爲雍正時婁東王相公所立迨攷宸垣識略則云大悲寺在龍王堂東舊名隱寂寺康熙五十一年賜今名其初建年月不可考矣門前有銀杏兩株如非百年物過此而下爲三山菴門植二柏矯健如虬龍門以內則榛莽荒涼不堪駐足轉過小峯爲靈光寺在虎頭山下對獅子山古柏成行楊柳絲紺足一帶短牆甃石爲之其西院爲端午橋避暑處精舍五楹外臨荷沼雜花攀樹野鳥迎人午橋仿靖節歸去來之意名其室曰歸來菴菴內有徐東海書聯其後爲韜光菴已圮祇留放鶴亭巍然峙於山坡亭側有碑詳記韜光菴始末在光緒丁亥茶寮僧純一與靜一僧來尋甘泉龍脈十六年建韜光寺並尋得觀音崖崖有巨石突出山外鑿孔成龕山側得觀音古像乃輦之入並掘池得白石蓮花座亦藏諸龕中旁建面壁山房洗心禪院竹溪艸堂云云今則碎瓦頽垣遺跡全銷攷其建始未及五十年遽荒落如斯而彼千百年古刹復巍然存在者獨何故歟盛衰之理至難測焉由此而下蹄聲得得小驥聳耳前進興山神話別矣

年來游西山者日夥作西山游記者亦日夥瀏覽所及彌增欽佩惟西山非一塚土周匝幾百里有唐

以來踵事增華古蹟歷歷又難屈指數以窮年兀坐斗室之士偶一涉足便欲操觚作記求其不捉襟露肘蓋亦難矣茲編所記其能免掛漏之病乎余殊不敢自信惟翻攷籍志四五部耗費時日一星期雖不愜懷尙屬粗備世有善游者重爲指政尤幸焉

作者識

技擊遺聞補 (續)

(寶山朱鴻壽著)

小

說

新

報

●楊仲瑛

楊仲瑛。太倉楊伯珩弟也。兄弟學生。面目舉止無絲毫異。不知者輒誤認也。惟衣青藍以分伯仲。伯珩粗知文義。爲郡掾吏。旋升江甯府刑案吏。妻陶氏。貌甚美。婚未匝月。卽束裝出。仲瑛時未婚。喜習拳技。勇力絕人鄉里。少年無敢與之相角者。然仲瑛未嘗以武力自豪。姓又純孝。在家事定省供汲炊遇長老則溫文有禮。無武人態。一日家中忽接伯珩函。略云。被仇人誣陷下獄。仲弟可來一訣。死無遺憾。仲瑛大慟。以爲阿兄果以何事被誣。乃婉告父母。籌措五十金。兼程以往。伯珩果在縲絏中。欲往面兄。獄卒不允。賂以金。乃得入。兄弟相見。哭不能仰。旣而伯珩嗚咽曰。弟來大好。雖然有何益哉。仲瑛曰。兄有所命。焉敢不遵。伯珩視仲瑛久之。曰。倚閭之望。固足悲慟。新婚之別。尤覺難堪。弟能爲我謀乎。仲瑛慨然曰。所貴乎兄弟者。以緩急可助耳。弟不爲兄謀。有弟焉用。卽以鉅金賂獄卒。代兄爲囚。獄卒遂釋伯而繫仲。伯珩旣歸家。人欣喜甚。詢以何不携弟同歸。乃詭云。弟已死。且擇地葬矣。於是一家聞之。哭鄰里爲之涕。伯珩則日擁嬌妻。享盡閨房之樂。不再念及仲弟之苦。度鐵窗歲月矣。仲在獄中。晨起必洒掃清潔。且爲獄囚講解忠

第

年

四

期

孝事。謂人生須有法律思想。不可任意妄爲。致受刑斷。獄囚聞言。乃質問曰。汝不犯罪。何以入獄。仲瑛曰。余一生謹慎。烏得犯罪。今則代兄囚耳。於是獄囚咸敬之。獄吏亦義之。監禁期滿。爲獄卒之夥充司。更如是年餘。乃充郡署差役。頗勤厥職。郡守亦重之一。一日夜已深。郡署上房失火。烈焰四出。郡守倉皇奔出。僅以身免。時更役多人。窘急異常。咸云。印在內房案上。未取出。仲瑛感守之待遇。不問火勢。躋身飛躍而入。竟攫得其印。以呈太守。觀者咸舌橋不能下。既而有一僕姍來。氣喘而言曰。小姐是否救出太守。瞠目曰。未也。言時不勝悲切。蓋火勢已逼。梯樓不及救矣。仲瑛聞言。又飛躍而入。竟負女以出。俄頃間忽聞砉然一聲。梯樓已成灰燼。守以仲瑛爲人義勇。知非長貧賤者。卽以女妻之。仲瑛曰。苟蒙放歸田里。骨肉相聚。於願已足。敢冀非分耶。守曰。此次火災。賴汝力得攫印。負女而出。功莫大焉。以問其女。女亦願嫁。仲瑛於是遂卽日成禮。并備車馬。贈重幣以送其歸。迨下車入村。合村譁噪驚走。仲瑛入門。父母亦驚異。告以顚末。父母悅甚。見其載美婦。鉅金而歸。益喜出望外。惟伯珩斯時。則問心自愧。方欲踰後牆而逃。適爲仲瑛所見。力牽其裾。曰。阿兄何苦。乃爾。伯益愧恧。而仲瑛轉敬之。既而伯珩見仲瑛多金。思奪之。恐力不敵。乃設計篡取之。一日。伯令仲瑛同入市。預囑惡少多人。候田中及仲瑛至。則羣毆之。仲瑛或不敵。必致毆死。之計。於以敗仲瑛。諭知其情。卽分金之半。與之後。仲瑛投軍於外。以軍功升游擊。伯則淪爲嬖人。仲瑛乃迎養兄嫂於家。終身無一怨言。

小說

新

報

陸小娥。拳師福培女也。福培爲劉行人。練拳技二十年。善劍能鎗。猛獸鷺鳥擊無不中。徽商錢琦貴聘爲鏢師。某日夜臥樓闌。而闌爲之折。福培墜地。僕婢大譁。以爲陸某必損傷肢體。乃不轉瞬間。福培已卓立地上。語僕婢曰。汝等勿驚。恐余生平固善跌者。錢知其身有絕技。益重之後。琦貴死。福培與溧陽王居正合本經商。居正爲溧陽俠士。福培重其人。乃以愛女小娥妻之。小娥亦善拳。技能連四十餘筋之鐵矛。一日福培挈女及壻旅行。途遇暴客。人數衆多。自度或不能勝。三人以背相倚。空手作勢。而當之者已仆。福培乃自誇曰。吾等三人素號無敵。汝曹小醜。亦太不自量。是後福培雖往來江湖。亦不戒備。盜懼其名。不敢行。刦然銜之刺骨。欲設計以去之。一日有盜首金少彪者。投刺請見。辭甚卑。意甚恭。邀福培入山宴飲。福培自負絕技。亦不虞其有他。乃携壻往。留小娥守舟。及往。羣盜奪弓以射。福培知有異。轉身欲歸。已身中三矢。皆毒矢也。血液淋漓。被於禪居正。卽負之以歸。乃謂小娥夫婦曰。今晚彼賊必來。則非汝等敵汝等可避於隔岸之樹陰下。以覩動靜。勿咳。勿叱。俟我一人與鬥。而勝。明日卽啓棹歸里。或可緩數日。死門不勝。明日來收我屍。及晚。盜衆執炬而至。福培猶與力鬥。終以衆寡不敵。遂被縛盜。投之於江。小娥見狀。良不忍。泅水以救。奈湍急。水深不易援。登岸上抱父漂流水中。爲他舟救起。見福培已死。小娥亦奄奄一息。經夕而蘇。居正因與盜反鬥。亦遇害。於是小娥乃作男子裝備。於江湖間。藉此以覓仇人。一日至鎮江。聞大家有召傭者。應召以往。見其主。則金少彪也。時已更名金鑑。善且納質爲道員矣。小娥侍奉周至。甚見信任。金錢出納。悉以委之。小娥心憤貌順。恨不立斬仇人頭。以洩憤。深恐力不能敵。隱忍以待之。一日主人與諸友酣飲。醉臥內室。小娥乃乘機以斬之。自首於縣令。嘉其志。乃上其事於朝。并旌其門。小

娥竟守節以終。

浮萍室續錄

(續)

(金勵生)

第

二

年

(張蒼水)張公蒼水諱煌言鄞縣人明亡從監國於海上及復敗清軍索之急有詣軍門者自稱曰我明朝張司馬也來就死談笑受戮一時傳公已死不知實爲公規脫死計也魯王既薨公居浙之懸巒懸巒在海中峭壁千尋莫能窺者所居畜雙猿時緣木杪以候動靜見船在十里之外猿急號公得爲備乃從中宵繞山之背暗中猿不及覺遂執公至會城從容殉節死此錄自駢渠道人雜記道人此則言見沈梅史勝國傳略此書未聞刊行伊藏有節抄本云嗚呼世宇滄桑之際孤臣志士每抱死灰復燃之心張公之不死豈畏死哉固有待也至勝國傳略之不刊以問世者特以當日文綱之密士大夫一舉一動每有蹈不測險以死此等著述遂嚴藏如壁中今者天下仍屬漢家可無忌諱矣此書何在望留心文獻者其有意及之。

(賴文光)賴文光太平軍中健將也金陵既破文光尤與張總愚等縱橫豫魯間聲勢在苗沛霖任柱上僧格林沁等爲之疲於奔命後經皖魯鄂豫燕浙等六省合師圍之且沿淮沿運俱築長牆而由李合肥統之爲張綱捉免出獵力以搏計始於揚州東北灣頭被擒蓋亦當時洪軍中傑出者也賴有供詞一篇言雖不文然不無裨益史事云今錄之如下文云蓋聞英雄易稱忠良難爲亘古一理迄今亦然予生長粵西卽伴我天王聖駕於道光庚戌年秋倡義金田定鼎金陵今旣十有八年載但其中軍國成敗事機興

期

四

報　　說　　小

亡雖予學淺才疏萬難盡述然略書數語以表予之衷腸亦大佳事也予於太平天國壬子二年始沐國恩職司文務任居朝班於丙辰六年秋值國家多故之際正君臣嘗胆之秋是以棄文就武奉命出師江右招軍以期後用荷蒙主恩廣大賞罰由予遇事先行後奏其任不可爲不重矣丁巳七年奉命回朝以固畿輔戊午八月秋我主聖明用臣不疑且知予志向命往江北協同成天安陳玉成佐理戰守事宜永固京都門戶受命之下競業自矢誠恐有負委命之重辛酉十一年秋安省失守斯時予有諫議云當茲安省既失務宜北連張苗以固京都次出奇兵以進荆襄之地不下半年兵多將廣可圖恢復皖城俾得京門鞏固此爲上策奈英王等畏曾中堂如神明視楚師如羆虎是以不從余議遂率師回廬請命自守復加予爲遵王命與扶啓王等從事遠征廣招兵馬早復皖城嗟乎此乃英王死禍之由累國之根也忠王李秀成不知恪遵君命妄攻上海不惟上海不克且失外國和約之大義敗國亡家咎由自取至辛酉年底予偕扶啓王勉強由廬渡淮其時予等深知有渡淮之日而無轉淮之期是以直趨武關越秦嶺伐中原出潼關於壬戌十二年冬由鄖陽進兵漢中還師東征圖解京師重困未果以致京都失守人心雜散其時江北兵士無可依歸者共有數萬此皆蒙毫之衆其頭目任化邦牛宏升張家禹李蘿泰等誓同生死萬苦不辭請予領帶以期報效此乃僧帥好戮無仁之所致也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此思之誠哉千古不易之良言矣余細思古人君辱國亡之義事敗之後不得已勉強從事竭盡人臣之忱以聽天命不覺獨立此間數載以來戰無不捷披霜踏雪以期復國於指顧之間且恐獨力難支孤軍難立是以丙寅秋又命梁王張家禹沃王張禹爵懷王邱達才等前進陝甘連絡回衆以爲犄角之勢不料天不

佑我。至於今日。夫復何言。古之君子。國敗家亡。君辱臣死。大義昭然。今余軍心既散。天敗余。又何惜哉。惟死以報國家。以全臣節。祈道台吳兄早速裁處。是荷。噫。文光此文。忠義之氣。直透紙背。當日秀成供詞。一時傳誦。而此文獨淹没無聞。是殆殘編斷簡之傳。不傳亦有幸。有不幸乎。

(仇芳藥)仇竹屏字炳台。吾鄉名翰林也。淡於仕進。通籍後。不俟散館。即返里閈。與胡公壽沈元威蔣石鶴等徜徉文酒間。時人稱爲笏東四子。先生在都時。有秋水蒹葭地春風芍藥天兩句。一時傳誦。號爲芍藥先生。按自來以詩句得名者。原始於宋之謝蝴蝶。唐之鄭鷗鵝。後遂濫觴。沿之清一代。如王秋柳朱風懷黃綺懷袁落花等。尤噴噴於人口者。

(奇女子)太平軍時代。有二女子。皆奇絕可紀。一女既從賊。復爲戈登將校所得。欲妻之。女不從。校曰。旣從賊矣。何有於吾。曰。彼雖賊中國人。汝洋人也。吾從中國人。則可。洋人則不可。又一女亦既從賊矣。復爲官兵所得。亦欲妻之。女固不從。官兵曰。旣從賊矣。奈何不從我。曰。惟已從賊。故不能從汝。彼賊也。不知法律。不知理度。故不能不從汝。旣官兵。則應知法律理度。奈何刦掠人。此錄之報端。以所語皆有玩味。眞可爲世之工於媚外。及無紀律之官軍。作一當頭捧喝也。

(西冷悲秋圖)西冷悲秋圖。徐女士寄塵爲女俠秋瑾女士作也。徐女士與秋俠爲莫逆交。秋俠被害後。徐女士偕同吳芝瑛女士葬之西冷橋畔。居蘇小墓與鄭貞女墓之間。貞花俠妓鄰德不孤矣。光復後。秋俠家屬復遷葬之於原籍。於是西子湖頭只有秋俠遺阡而悲秋圖乃以作矣。中題畫皆出名人手筆。昔年在滬上。曾一見之。滿目琳瑯。難俱記憶。惟費就丁一絕句似尙能憶。及爲筆出之。詩云。搖落西風事可。

小

說

新

報

悲。十年。遺恨。擬。遺碑。夕陽。慘。淡。渾。無語。腸斷。秋娘。七字詩。不知中有所誤否。

(介節先生)李天植，字潛夫，登崇楨癸酉賢書。國變後，隱居海鹽乍浦之陳山。禿頂披緇衣。二十七年不見一人。家貧甚，無子，又病肺氣，日仰臥讀書。廚中常累日斷炊，晏如也。門無僮僕，獨老妻在室，頹然相對而已。年八十二時，江西魏禧至浙，慕先生名，因其里人周雲球往訪之時耳。已曠於粉板作書使客亦書所言，相酬答。且曰：「此身避處海濱，無從知識天下賢豪，君來此得交幾人？」禧乃具疏所友姓氏及自道出處，先生視之泣出，所著作示之，視其几，秃筆敗墨，空無有也。乃檢篋中筆二管，墨一笏，贈之，且以白金五錢進。以具十日糧也。五反爲後受別時，謂雲球曰：「終古不復舉業矣。」後禧等復欲爲月供，使雲球達意。先生執不可。至明年三月卒，當禧欲爲月供時，曾與友人徐昭發枋語，枋曰：「李先生事君力所不及，聽其餓死可耳。」後聞堅謝曰：「吾淺之乎？爲丈夫矣！」其清介有如此。故後人卽私謚曰：「介節先生。」乍浦有祠，春秋祭祀不替。祠堂中有聯曰：「龍山贍有遺民，蘇鶴澗常留處士。」梅蓋陳山一名龍湫，而鶴澗亦陳山左近之蕩也。蘇言其有夷齊之節，梅則先生生時所最愛之品，嘗以之自概，故鶴澗上現，猶有先生之手澤。三年前，當湖朱紫卿先生過先生墓旁，見已榛荆遍地，荒蕪將不可識，急爲修治之，且徵詩以記其事焉。

(彭勣直)十萬健兒齊奏凱，彭郎奪得小姑娘。彭玉麌戰勝小孤山時句也。豪情快意，吐屬不凡，流韵餘風，千載下猶奕奕有生气。蓋玉麌中自有寄託者在也。杭妓梅仙，玉麌眷之，與有囀臂盟。然當未達時，家殊貧困，賣金作崇，壯士無顏。梅仙終被有力者攘去，玉麌無奈，惟坐視之耳。後玉麌既貴，爲凌烟閣中人物，思作文姬返漢事，遣材官數輩爲之勾當。則梅仙已玉碎香消歸離恨天矣。於是彭乃有誓畫十萬梅。

花。以識不忘。作小姑句時。亦聊以自慰耳。

玉磨幼聘鄒氏。家頗小康。及長。迎娶有日矣。鄒女嫌玉磨貧。悲泣父母。前誓不適。彭逮吉期。彭氏彩輿往迎。女號泣臥地不起。族黨計無所出。忽竈下婢挺身前。陳說主母願代女嫁。女母喜甚。以其能解紛也。臨行撫婢背囑曰。汝在吾家。吾視如女。汝貌不惡。此往慎秘之男兒多薄倖。慎勿以婢學夫人。告壻既嫁。伉儷敦篤。逾年生子。已而洪楊作亂。玉磨杖策從軍。轉戰東南。洊擢至大司馬。聲望赫然。夫人亦累加寵錫。一日與夫人飲酒半。追述往昔艱難。慨然久之。夫人戲語曰。吾與君遭際之奇同耳。玉磨駭愕。願畢其辭。遂備詳其顛末。是時結褵蓋二十載矣。語竟。玉磨怫然起。引爲奇恥。願終身與絕。年餘。夫人病故。湘中玉磨馳書與公子。毋得爲母服。不准。發喪。公平昔家教嚴。公子得書。欲進諫。慮攖公怒。禍且不測。竟抑鬱死。時公子已娶。其寡媳以公之待夫非禮。致喪所。天衡恨無已。轉爲縱恣。時且面詈之。玉磨畏之。輒避去。如此。則玉磨亦不足齒之人耳。豈直鄒女之不幸。而梅仙之幸也哉。以娶婢爲恥。而不恥鄒女之不願嫁。何不思之。甚至囑不爲母服。不准。發喪。不特故劍忘情。仰亦置子於逆境。剛直云乎哉。(未完)

軼廬野獲志

(續)

(軼池)

●江陰詩史

明季南都亡。江陰閻典史死守孤城二月餘。以城破殉國死。讀自題戴髮效忠一聯。迄今猶凜凜有生氣。海昌都湘帆(焯)曾弔以詩云。世間有此奇男子。奇男子誰。一典史甘受砲打誓不降。十萬軍民同日死。

孤城。斗。大。鯁。喉。舌。死。氣。陰。森。冒。雨。雪。百。攻。百。禦。歷。七。旬。倉。廩。已。空。雀。鼠。絕。壞。雲。壓。山。山。爲。傾。蹈。刃。如。餉。無。一。生。可。憐。芙。蓉。好。城。郭。(圍。城。久。不。破。一。僧。云。江。陰。乃。芙。蓉。城。攻。帝。則。花。自。落。矣。乃。轉。攻。花。家。壩。城。遂。破。)白。晝。鬼。火。寒。冥。冥。嗚。呼。兩。京。大。官。戀。爵。土。如。公。之。官。何。足。數。讀。史。數。公。同。調。人。萬。梅。花。下。一。閣。部。

●不可思議之條陳

張振軒制軍樹聲。總督兩廣時。潮州知府某。嘗上一條陳。略謂龍爲四靈之首。神奇變化。見於載籍者。不可勝數。本朝列於祀典。崇奉尤虔。近者外洋各國。迭爲患害。兵艦商船。橫海往來。龍精曾不顯靈。興波作浪。使之傾覆。戶位已甚卑府。以臆揣之。殆因各國並已稱王。而龍神祭秩亦祇封王爵等勢。侔故不敢相難。若能奏請加封龍帝。以帝臨王名位。既足相統。攝龍神有靈。彼此殊榮。亦必效命佑國。奮威克敵。以圖報稱。云云。此種異想。真可謂生面別開者矣。然聞某太守固科甲出身者八肢人才。顧如是耶。

●盛伯義

清宗室伯義。祭酒盛昱。言滿洲大臣風氣。國初百年之間。多尙忠直而重強幹。自訥親以清慤立朝。旋因軍事被誅。風氣遂爲之漸變。或云。訥親爲傅文忠所傾。謂其洩宸闈秘事。訥親亦單承家。(單承家者。滿州語。謂戚畹也。)故文忠尤忌之。

●李文正與翁常熟

李文正鴻藻。嘗於召對時。力陳張蔭桓之貪謬。(張粵人。時爲總理衙門大臣。)適翁常熟同值樞廷。加意救護。張得倖免。常熟因市恩於張。悉以告之。張詣李謝。并求保全。文正始知爲常熟漏言。面責常熟曰。上

前密語舉可洩露後將何以爲繼自是而文正與常熟永相水火矣。

●管廷鵠

管廷鵠官國子監司業時嘗奏京師大學堂事管於新學本無所知而好作新語冀以掩其固陋遂至疏中舛謬不一而足其尤甚者有聲外通聲光外通光化電外通化電之語一時相傳以爲笑柄管嗜好甚深會朝旨禁烟綦嚴雖王公大臣不少寬假管恐被譴請假戒烟旋卽殞命蓋烟疾所致也。

●胡文忠與官文恭

洪楊亂時官文恭任湖廣總督驕蹇猜忌胡文忠巡撫湖北身處其間外禦狂寇內和權臣委曲求全固煞費苦心也聞文恭之婢妾左右當時咸受文忠籠絡善爲說辭故一切用人行政調兵籌餉文忠皆能爲所欲爲略無梗阻雖曾文正全集他文字於文恭皆無貶辭而觀日記中一則論文忠之爲人者略謂吾過湖北晤官某自審萬不能與此人共事然後知文忠所處之難云云寥寥數語蓋已微露其意矣。

●左文襄與潘文勤

左文襄始爲官文恭所劾奉密旨所在緝獲就地正法肅順知之私語其幕賓高心葵高以告之其友王闔連王與左同鄉素相善乃轉告潘文勤並懇營救文勤卽特疏奏保之文宗以詢肅順肅復爲之解說因以獲免文勤素嗜古彝器後文襄總督陝甘時得大鼎以遺文勤文勤大悅文襄不生變直苞苴道絕爲文勤特破夙例報前誼也。

●不知時務之某大臣

前清光緒中葉朝廷接日斯巴尼亞使臣。賚書有所請。總理衙門以咨軍機處時。相國某公適入值。聞之怒曰。倭夷素無厭何不拒之。同僚某白曰。日斯巴尼亞乃西洋國之西班牙非東洋國之日本也。某公作色曰。公等太顛預彼懼其一再請求我不允故詭易其名來安聞有所謂日斯巴尼亞者乎。同僚知其固亦姑聽焉。或曰。某公者卽相國王文韶或曰。仁和不至此乃滿大臣某也。

●王直刺能持大體

天津審判廳成立於光緒三十二年。時王孝涵刺史（名仁鐸浙江仁和人）爲其檢察官。嘗入署見有外國人在署竊閱卷。刺史怒斥曰。此爲中國司法署我國行政官且不敢越俎。一入視爾輩自命文明族乃不守法律如此。將蔑視我廳之無人耶。遂並介者而責之。其人爲赧顏去嗚呼。審判廳一地方分署耳。檢察官一廳員分子耳。乃猶能力持大體。不予外人以輕視。是殆有直臣之風骨者矣。然自宣統元年廳中增置交涉使。而外人往來其間。已如入無人之境。刺史有知能無飲痛也耶。

●陳小官

陳小官。冀州人。傳者佚其姓氏。鄉人以其爲七品小京官也。僉稱以陳小官。小官當乾隆時仕京師。頗有清望。居第與和珅爲鄰。時和珅勢正盛。附者尊榮。背者禍立。至百官屏息以聽。莫敢違忤。顧和雅重小官。名思致之門下而未得鄰居。既久。兩家僕婦時攜兒同處嬉戲。情誼漸洽。一日和僕引陳兒至府內。和珅見而詰之。僕以陳家對。和命引至前間。以飲食冷暖諸瑣事。陳兒才數歲。黠甚。隨問隨答。捷如響。和珅大愛悅之。使僕婦示意小官家人。肯納子爲義兒者。顯達可立致。家人意動。白小官。小官詭詞謝之。然和終。

不釋時時致食餌玩物於其家托言餽兒以通殷勤焉小官曰此比鄰之誼不可却也受之逾一二日輒酬以倍禮自是數年無間言顧小官深憂遠計自守甚堅雖時相餽遺而足未嘗一涉其門始終亦未通一束及和珅既敗或竊竊然議之然無毫髮證得不株連事後小官語人曰曩時拒之則速禍近之則同罪徒以擇鄰不慎致數年不得安枕今而後始免之也

劍光軒筆記

(續)

(劍山)

明末三僕

嘉定之屠浦嶂兄弟實主其事浦嶂者籍太倉世爲仕族有弟曰嶠於滿兵南下時首先上表請降逼勒士民薙髮其僕胡福勸止之不聽及黃淳耀侯峒曾倡義拒守浦嶂兄弟率土兵與成棟夾擊嘉定胡福又泣諫曰嘉定太倉近在比鄰主人雖已降滿獨無桑梓情乎且主人祖先亦爲先朝臣子曾受國恩今助滿人同室操戈縱一時幸取富貴其如千秋萬世之名何浦嶂兄弟叱之曰奴何知嗟若是人能識時變知天命可以不失富貴若黃淳耀侯峒曾直螳螂耳烏足以成大事若不撲滅必禍太倉奴何知嗟若是敢再言者大刑且至胡福大哭曰吾願受戮寧忍不言奴事主人二十餘年因見主人讀書登第受恩於明朝不可謂不厚今乃棄順效逆讀聖賢書者固如是耶奴於今日有死而已請速殺我請速殺我嶠聞福言猶不忍殺而幡則以爲不殺胡福必敗浦氏遂手刃之懸其首於軍前稱之爲叛賊人過之者猶見其瞋目直視怒氣勃勃云

小

說

新

報

黃淳耀淵耀兄弟也。當嘉定城破時。自縊於南菴僧舍。讀史者類能言之。而不知當時尙有一僕。名陸尙忠者。亦於是時殉節。此事非特史不詳其事。卽其子孫亦鮮有知者。初黃氏兄弟在家談道講學。尙忠時往竊聽。一日適爲其兄弟所見。詢之曰。汝亦喜談道乎。曰。喜。甚。惟。奴。家。自。幼。貧。賤。未。曾。讀。書。深。以。爲。憾。今日聞主人講論道學。尙能領悟。黃氏兄弟曰。汝所云能領悟者何事。曰。氣節耳。兄弟又曰。何謂氣節。曰。不取不義財。不作非分事。不阿權貴。又不人云亦云。臨難不求苟免。若是者皆氣節也。兄弟驚其言甚重之。嘉定未破時。人或勸其逃。則笑而言曰。我雖爲奴。尙明大義。主人爲明拒守。而死死於忠。忠臣千萬世所榮也。我爲主人而死。死於義。義僕亦千萬世所榮也。我何爲逃。及嘉定破時。黃公兄弟殉國。尙忠乃負其兩屍。殮而葬之。又捕黃氏子弟出西關。託於其友人王某。曰。此忠臣之後也。爲我善保之。苟他日黃氏再興。皆君所賜。九原有知。當亦含感。王某慨然允諾。尙忠再拜涕泣而出。遂撞死於黃公之墓前。或云。非其僕實其戚串也。余以爲陸尙忠無論是僕是戚串。而其人之忠肝烈膽。實爲尋常人所不及。

朱畏齋。籍嘉定世業儒。居鄉以長厚稱。家有良田百十畝。室有藏書千萬卷。畜男女僕各一蓋。夫婦也在畏齋家數年。未嘗或曠其職。畏齋甚重之。夫婦兩人每遇主人與客談論詩文。輒徘徊竊聽。若能心領神悟。一日爲畏齋所見。謂之曰。汝夫婦亦能詩乎。曰。不能。畏齋曰。旣不能聽。何爲。曰。偶有所感耳。明日躬造其室。夫婦適外出。視之。則案上有王守仁文集六卷。杜子美詩集二三卷。而壁懸太祖遺像。畏齋至是始知。彼夫婦爲非常人。及夫婦歸。見桌上書已雜亂。心知主人所爲。乃整理之。旣於書中得字條一紙。云。君夫婦能詩能文。何苦爲人奴僕。蓋出自畏齋手也。明日畏齋復至。但見留書千言。自敍悲憤文字。古雅詞。

義與博夫婦則不知所往。

●朱桐

予五世祖桐字元木性謹厚居家有孝行鄉里稱善人聞父老言幼時有軼事頗足爲後人法公年少時就戚家讀有鄰女明姿嬌豔靚妝盛服時乘牆隙窺之非一日矣一日又見公過故意避人回時笑語曰妾於此窺若久矣若竟鐵石人耶公始終不與語且亦未嘗側視一日公父經牆下彼姝竟拾小石以投之曰具此丰儀吾意必多情人乃竟裹一身癡骨耶公乃回顧曰余固癡人不解汝鑽穴相窺是何用意既云我癡嗣後願勿復然彼姝遂赧然曰如此羞煞妾也公曰懸崖勒馬未見其晚何羞爲後彼姝嫁於士人爲妻士人早卒彼姝竟守節以終公之感人深矣

●李善人

李善人名慕德字樸人寶山劉行人人以其多行善事故以善人稱之家道小康有子績生性愚魯六歲時以看燈相失夫婦情急懸金購求者四五年迄無踪影慕德以年齒尚強且一生力行善事不致無後婦嚴氏思子成疾勸其納妾慕德不忍瞬逾十年仍無生育妻父多方苦勸而慕德仍不欲族人利其田產私自計議謂某應承繼某不應承繼慕德頗有所聞又久之值皖北大饑賣男鬻女者相續慕德乃雇舟攜金以往以七十金購得一端莊之少女方欲載之以歸忽有一中年婦登舟抱少女而哭問之則其母也舟人催促解纜而婦終不登岸哭仍不已慕德不忍囑舟人稍待片刻謂婦曰余名慕德寶山產以無嗣續娶汝女爲妾偷汝不忍舍女可同往婦訝曰翁與妾家竟同鄉同姓異哉慕德曰同姓或有之何

鄉亦同也。婦曰吾夫績生亦寶山產非同鄉而何。慕德曰據汝所言實吾子也。汝爲吾媳女爲孫女也。幸汝一哭不然不待吾父子無重逢之日。吾行亂倫且不可爲人矣。今且往爾家一面。績生雖隔三十餘年而聲音笑貌當猶可辨。卽偕入村晤之。果其子也。績生卽泣述所由。云被拐之後。憫惄無所得失。旣而拐匪攜余渡江。余見江遂大哭。時適爲賈姓商人所見。捕拐匪送之官畜余爲義子爲吾娶妻。生子女各一女。名素娥。居長年十九歲。子名念祖。少女三歲。逢此凶荒。乃鬻女耳。慕德大喜。卽攜子孫男女四人而南。時嚴氏方臥病。聞夫攜妾歸。起而侍應。及見子孫男女。喜極而涕。

●黃三麻子

余閱地理水系課至黃河河套而嘆。河未出套寸地皆金之說之擊且確也。昔有黃三麻子者。本山西產歲饑。迫而爲盜。因案被拘。縣令陳某視其人凜然。知非池中物。乃謂之曰。爾何苦爲盜。曰。饑寒使然。曰。吾視汝頗有英俊氣。今且釋汝。其改過自新。毋再罹法網。曰。旣蒙赦罪。感且不朽。他日必有以報。再拜而去。乃聚饑民千餘人。移居河套築土城而居。每日以三時耕種。一時練武。有古聖賢治國之遺風。居不十年。積糧以萬石計。蓋套中荒地極多。旣省租稅。又少肥料之費。其致富也。宜矣。後山西大饑。餓殍載野。人民之束手待斃者。在在皆是。陳令親往套中乞賑於黃。黃感舊恩。躬自郊迎。曰。尊駕遠來。有何見諭。曰。汝亦知山西連年大饑乎。汝本晉人。宜善爲設法。以救此數百萬災黎。我此來無他事。乞賑於汝也。黃曰。應需米穀若干石。陳曰。數千石耳。曰。區區小事。何勞掛慮。公祖且留此。陳令曰。山西人民有不食數日者矣。吾何心。留此偷米糧。能卽日齊備。我立當南歸。黃曰。已遣人送去矣。卽日遂設筵。堂中匍匐泥首。自稱小人。

不遇公祖則身首異處者已久。何有今日幸公祖辱臨麾吾一身亦不足以爲報。居旬餘套中居民此招彼請無人不欽佩陳令之知人及陳令回米糧果已先期運到施放殆盡矣。人民念其恩官吏佩其義均忘其爲盜矣。

(未完)

彷庵文談 (續)

(山淵)

古人爲文隻字片語俱加斟酌於其間後人若以意竄改必至失古人之深意且所改者必不如原文如司馬遷之史記卓絕千古班固往往竄易其文而入漢書或顛倒其上下或移易其字句 (按漢書亦有直錄史記之文不改一字者) 然凡所改之字句輒不如史記此故盡人而知之者至若昌黎之文爲古文之宗歐陽修纂新唐書多錄其文於字句之間亦往往有所竄改然亦輒不如其原文如進學解障百川而東之唐書改障字爲停字昌黎之意本以川流橫潰故障之使東用一障字具有深義且筆力亦極雄若改而爲停則鄰於猥淺又與東之之意不相聯屬矣又如跋前毫後唐書改爲蹟後然昌黎之意本立館下改招爲召雖招召二字古人通用然以詞章言之厥義究不同亦未可强改也又吳元濟傳載平淮西碑文亦減節數字均不如原文之安是可見古人之文一字一句俱有分寸不可稍字增減以班固歐陽修之善於詞章稍竄改一二字卽已失古人之真意况其下焉者乎

文章之難難於創作創作則可以獨開一面前無古人然未易言也古來文人學士鋒起駿馳各逞其心

小說新報

思。鬪其材力。羣趨於文。之一。涂機杼。各出蹊徑。不同固已無家。而不備無體。而不立矣。後世綴文之士。生於古人之後。雖有衆人之學。力詎易盡。翻古人之製。而獨闢町畦。故自史公譜史記。而言紀傳者。不能異屈原作楚詞。而爲騷賦者。莫能變述而不作。孔子猶然何況他人乎。是以漢魏以來。凡爲文辭。每互相祖述。陳陳相因。意雖極於翻新。而體終不免於剽襲。此則無可如何者也。如自屈原作九歌。宋玉則繼之作九辯。自枚乘作七發。曹子建則繼之作七啓。張景陽又因之作七命。他若七激。七辩。七依。七廣之類。又紛紛繼作。自東方朔作客難。楊雄則繼之作解嘲。班固又繼之作答賓戲。自楊雄作蜀都賦。班固則繼之爲兩都賦。張衡爲兩京賦。又爲南都賦。左思爲三都賦。徐幹爲齊都賦。劉楨爲魯都賦。劉邵爲趙都賦。庾闡爲楊都賦。自李尤爲德陽殿賦。王延壽則繼之爲靈光殿賦。何晏章誕夏侯元皆爲景福殿賦。宋武帝劉義恭。何尚之。又皆爲消暑殿賦。自班叔皮作北征賦。曹大家則繼之作東征賦。潘岳又作西征賦。自曹植作閒居賦。潘岳亦作閒居賦。沈約又繼之作郊居賦。謝靈運亦作山居賦。自楊雄作逐貧賦。東晉則繼之作貧家賦。俞德鄰又作斥窮賦。(按俞德鄰宋人)自宋玉作神女賦。曹植則繼之作洛神賦。自王褒作洞簫賦。馬融則繼之作長笛賦。嵇康又作琴賦。潘岳又作笙賦。自木華作海賦。郭璞則繼之作江賦。自宋玉作風賦。謝惠連則繼之作雪賦。謝莊又作月賦。若茲之類。未易悉舉。此皆轉輾規倣。而不能脫前人之窠臼者也。其亦有故。反前人之意者。如旣有離騷。則反其意。而爲反離騷。旣有招隱。則反其意。而爲反招隱。凡此者。其意雖反其體。亦無殊於襲矣。由此可見文章之難。莫難於剏作。自古已然。又奚論於後世之士哉。

文字者所以達意者也。故文草之道無他亦辭達而已矣。然意簡則易達。意繁則難達。意直則易達。意曲則難達。是以古人於綴文之際而適當。夫其意繁縝而曲折之時。恐辭不足以達之。則設爲問答之詞。彼問而此答。庶胸中之意亦可藉之而申。此亦文士之妙法也。然問答之法約有二種。一爲不假設其人。而泛稱或問者。一爲假設一人以爲問或自答之。或又假設一人以答之者。其前一法古今文字甚多。其源實出於經傳。如論語或問鄒人之子知禮乎是也。其後一法其源實生莊列諸子之寓言而入之以詞賦。則自屈原始自屈原作楚詞。假爲漁父日者之間答。以抒其鬱伊不平之意。後世文士輩起而襲倣之。如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賦。假爲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爲問答。揚子雲作長楊賦。假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爲問答。班孟堅作西都賦。假西都賓東都主爲問答。作兩都賦。假憑虛公子安處先生爲問答。左太冲作三都賦。假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爲問答。其他如成公綏之嘯賦。有逸羣公子枚乘之七發。有楚太子吳客曹子建之七啓。有玄微子鏡機子張景陽之七命。有冲漠公子殉華大夫。凡此之類皆本無其人。而假設之以爲言。遂覺可以隨意驅遣。發揮盡致。無不達之意。無不暢之辭。然始作者本極妙而襲之。太多則似改名換字。蹈襲一律。反覺疎然無味。此亦文章難於別作之一病也。

唐宋八大家之名始於明之茅鹿門。前此無有也。茅氏於唐宋二代採韓柳歐曾蘇王八人之文選定而批評之。名曰唐宋八大家文鈔。同時鍾惺亦有八大家文選與茅鈔略同。近人沈德潛復從茅氏之書擇明八大家文選。吳鼒又有清代八家四六文鈔。均以八爲衡似襲其名。抑何可笑。然茅鍾二氏之謬學者。

不可不知也。言古文之學者，當首推唐宋。自爲公論，然唐代承六朝之後，積極而變古文，乃興韓柳二氏。出天下耳目。一新學者咸以爲宗。古文之學遂大盛。若宋之歐曾蘇王皆宗法昌黎，而未必得其真。然則以宋視唐，孰爲最盛？雖愚者亦知宋之不及唐矣。乃舉其人，則宋得六而唐僅二，抑何不公之甚！況宋之蘇轍氣薄而力弱，不過以父兄之故，連類而得名。而唐則韓柳之外，如李翱、孫樵、皇甫湜等，均著聲於當代。以之方子由，則有過之無不及也。乃退李孫，皇甫而不錄而進子由於八家之數，又抑何其不倫耶！自茅氏書行於世，學者奉以爲宗，而唐宋八家之名遂儼若定案。不可動搖。而世竟罕有知其非者，殊不可解。然因是竟使學者疑唐代之古文家惟韓柳二人，餘俱無足道，甚至不知唐之有李孫諸人者，斯則茅鍾二氏之罪也。清代儲欣曾編《唐宋十六家文集》一書（共五十一卷），於八家之外，增孫李二家，較爲公允。似知茅鍾之失而爲之，然茅書已大行於時，而儲昔則學者罕有知而讀之者，彌足怪已。（未完）

紅藕花館詞話

（續）

（哲廬）

詞有四難。一曰用意。二曰鑄詞。三曰設色。四曰命篇。宋人歡愉愁苦之致，動於中而不能抑者，類發於詩。餘故其所造獨臻絕境。工穩無可比擬。四難云者，蓋以沈摯之思而出之，必淺近；使讀之者驟遇之，如在耳目之前，久誦之而得雋永之趣，則用意難也；以儇利之詞而製之，必工鍊；使篇無累句，句無累字，圓潤明密，言如貫珠，則鑄詞難也；其爲體也，纖羽明珠，翠羽猶嫌其重，何況龍鬢必有清新之姿，而不藉粉澤，則設色難也；其爲境也，婉媚雖以警露取妍，實貴含蓄，不盡時在低徊唱歎之際，則命篇難也。宋人專事

之篇什既富觸景皆會雖高談大雅而亦覺其可廢也。

詞忌陳腐尤忌深晦忌率易尤忌牽澀曲亦如之下曲之歌殊不馴雅文士爭奇炫博益非當行大都詞欲藻意欲纖用事欲典然塗附堆砌則不可意太刻細尤不可用典偏僻更不可必也豐腴綿密流利清圓令歌者不噎於喉聽者大快於耳方爲上乘詞中句法對待更當有一定之式須如孫吳用兵諸葛佈陣紀律整嚴一步不可亂動斯可稱詞倘可漫爲則人人皆能之不足貴矣試觀西廂全傳意態橫生行雲流水却又嚴肅整齊絲毫不亂故人爭稱羨之吳石華桐花閣詞郭傾伽先生以爲跌宕而婉綺麗而不縟有少游之神韻而連以梅溪竹山之清真者也黃金縷云柳絲細膩烟如織病過花朝又是逢寒食多少春懷拋不得都來歷損眉峯窄可憐生抱傷心辦一味多愁只恐非長策葬罷落花無氣力小闌干外斜陽碧減蘭過秦淮云春衫乍換幾日江頭風力軟眉月三分又聽簫聲過白門紅樓十里柳絮濛濛飛不起莫問南朝燕子桃花舊板橋均可誦

詞中江城梅花引一調最難措手長句轉接處易俚一病也短句重疊處易滑二病也兩段結處易澀三病也措語類曲四病也康伯可娟娟霜月千秋絕唱罕有嗣音郭傾伽一闋云一重方定一重紗采蓮花采菱花愛住吳船生小號吳娃牆內紅樓樓外水有明月鶯鶯宿那家那家那家在天涯雨又斜雲又遮聽也聽不到一曲琵琶漸漸西風秋柳不藏鵝欲倩西風吹夢去還只恐夢魂中太遠些音節和緩情景迷離真合作也

白樂天花非花詩唐人醉公子詞長孫無忌新曲楊太真阿那曲自是詞格餘若水調歌頭諸名實爲樂

府。然其語有近詞者，則亦可以詞名之。如隋帝望江南、徐陵長相思，初亦何嘗是詞而句調可填，即爲填詞。由是推之，則梁武江南弄諸樂，以及鮑照梅花落、陶宏景寒夜怨、徐勉迎客送客、王筠楚妃吟、梁簡文春情、隋煬夜飲、朝眠曲，皆謂之古調，何不可哉。

宋徽宗天才甚高，詩文而外尤工長短句。嘗作探春令云：簾旌微動，峭寒天氣，龍池冰泮，杏花笑吐，香猶淺。又還是春將半，清歌妙舞從頭按。等芳時，開宴記去年，對著東風，曾許不負驚花願。又有詰龍謠：臨江仙、燕山亭等篇，皆清麗淒婉。燕山亭者，徽宗北轍後賦杏花者也。哀情哽咽，鬢髮南唐李後主令人不忍多聽。詞曰：裁剪冰納輕疊，數重冷澹胭脂注。新樣靚妝，豔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閒院落，淒涼幾番春暮。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裏，有時會去，無據和夢也。有時不做。

詞與詩不同，然人僅知其不同而不知其所以不同也。詞之句語有兩字、三字、四字至七八字者，惟疊實字讀之，且不通。况付雪兒乎？合用虛字呼喚一字，如「正」、「但」、「任」、「況」之類，兩字如「莫是」、「又還」之類，三字如「更能消」、「最無端」之類，却要用之。得其所漁洋山人曰：「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定非香欵。」詩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定非艸堂詞斯卽詞曲之分界也。

詞之語句太寬，則容易太工，則苦澀。如起頭八字相對，中間八字相對，却須用工著一字，眼與詩眼相同。如八字既工，下旬便合少寬庶不窒塞。約莫太寬易又著一句工緻者，便精粹此詞中之關鍵也。詞中用事，最難要緊。著題融化不滯，如東坡永遇樂云：「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用張建封事；白石疏影

云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緣用壽陽事又云昭君不慎胡沙遠但憶江南江北想佩環月下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用少陵詩此皆用事不爲所使寫景之工者如尹鄂盡日醉尋春歸來月滿身李重光酒惡時拈花憇嗅李易安獨抱濃愁無好夢夜闌猶剪鎔花弄劉潛夫貪與蕭郎眉語不知舞錯伊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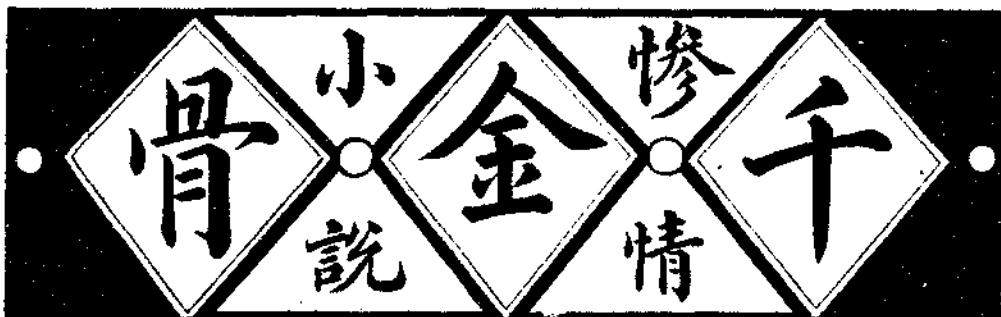
皆入神之句

詞以少游易安爲宗秦少游踏莎行云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彬江幸自繞彬山爲誰流下瀟湘去東坡絕愛尾兩句自書於扇曰少游已矣萬身莫贖詞苑謂不如杜鵑聲裏斜陽暮尤堪斷腸然少游爲詞極須沈吟鏗盡浮詞直抒本色此其所以爲宗也李易安作重陽醉花陰詞寄其夫趙明誠云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噴金獸佳節重陽寶枕紗厨半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鄒瓊記是詞謂當時明誠自愧不如乃忘寢食三日夜得十五闋難以易安作以示陸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祇有莫道不銷魂三句爲最佳正易安之作也易安又有春晚如夢令云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却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前輩競稱易安綠肥紅瘦一語爲佳作花菴詞客頗稱易安壺中天詞寵柳驕花句笑過綠肥紅瘦一語然昔人未有能道者（未完）

杏

東美

國書局發行定夷先生傑作出版



楔子

第一回

中郎有女克紹青箱
暮墮淒涼老翁就本
空帷寂寞少婦下堂

第六回

同穴同衾誓言旦旦
憐卿憐我別恨綿綿

第七回

蛾眉媚工謔動翻口舌

第八回

紅冰碧血拚葬此身

第九回

操長舌忍欺薄命花
陷奸謀誤入青樓夢

第十回

苦雨淒風僅存殘生
笙歌隊裏權寄殘生

第十一回

香魂倩影孽海歸眸
酒綠燈紅底徊度曲

第十二回

俠骨慈腸懸崖勒馬
夜闌人靜宛轉陳情

第十三回

惡家庭幾開無遮會
義姊妹都是可憐蟲

第十四回

人之無良兄乎太酷
弱女含悲挺身走險

第十五回

侍兒仗義縱火解紛
弱女含悲挺身走險

第十六回

大難撈針針同幻化
禍結兵連心懼烽火

第十七回

悲魂欲斷獨戀巢枯
天台尋夢夢已惺忪

第十八回

香草長埋空餘紛繁
雁沈魚杳腸斷家山

第十九回

大海撈針針同幻化
悲末路葬身青鳳閣

第二十回

悟浮生禪髮白雲庵
封墓勒碑永留紀念

第三回

萬問廣度竟成焦土
一點靈犀似解情懷
般般問話有意憇情
咄咄逼人無方療病

第五回

我本無情那來綺思
汝緣其事煞費苦心思

小

說

報

姻事終須委曲成。特將奇策獻先生。安排綠綺風前操。挑動紅妝月下行。玉軫揮傳長恨思。冰絃鼓送斷腸聲。麗人本是鍾期侶。一曲高山定淚傾。

西廂詩庫（續）

紅藕花館主哲廬著



紅娘獻策

掃石焚香對碧空。盡將心事託絲桐。思附錦帳三生願。須仗金徽一撫功。游客不來冰鏡下。美人應在粉牆東。幽懷好倩風飄去。欲學相如慮未工。（亦是臨邛故智）

鶯燒夜香

甫擲金鍼下繡床。禱天先已浴蘭湯。重添寶鴨爐中火。再整青鸞鏡裏妝。朱箔捲餘聞綺戶。羅衣更罷出瑤房。曲闌干外拈香後。漫剔銀燈照海棠。

鶯鶯聞琴

香 裝

夜與嬌紅倚畫欄絳紗籠燭半燒殘初排香案臨風拜忽聽絲桐趁月彈哀似孤鸞求綵鳳清如流水瀉高懸分明才子張君瑞訴出衷情十指端

●鶯鶯相思

曲中傾聽意纏綿暗想書生劇可憐難把幽情傳輸墨故將離恨託絲絃幾時好事來天上常似餘音到耳邊靜坐躊躇愁萬疊銀缸挑盡不成眠

●鶯鶯染病

驚被兵圍疾未瘳有懷不遂意多愁因聯詩後殞常減自聽琴來體轉柔膚雪頓寬金約臂髻雲慵整玉搔頭樂調慈母非心藥思到懨懨肯便休

●紅令寄簡

愛香人却怕香薰疾病纏綿爲念君失意莫須愁間隔修書還可致慇懃漫勞旅館吟風月好向巫峯驗雨雲此去桃源應有路管教仙偶不長分

●生囑寄簡

一緘芳札已初修珍重鱗鴻特懇求最喜潛踪來客舍即煩暗遞到妝樓筆傳不盡須申覆書得如回莫滯留他日果成秦晉好報功奚但錦纏頭

●紅遞生簡

常侍妝樓獨見知與生遞簡寄相思秋波微向屏間觀春信潛從案上遺步近牙床將啓齒手奉錦帳復

低眉一時非敢通私語。迤邐腮前身轉遲。

●鶯責紅娘

起尋湯藥漫徘徊。忽見情詞不用猜。從未許人通信至幾時。教爾遞書來。浪驚候雁傳香閣。警訝狂蜂鬧玉臺。非是有恩施。往日此緘定送北堂開。

●鶯書簡尾

就書簡尾寄多才。字字珠璣傍鏡臺。紙上傳情題密意。詩中藏謎請詳猜。焚香待月簾高捲。倚檻迎風戶半開。撩亂隔牆花影動。夜深定喜玉人來。

●生喜赴約

接得音書感謝重。一番含笑便開封。管飛兔顆真和草。墨潤鸞箋淡復濃。情挾雨雲彌縫約詩聯珠玉自雍容。美人待月西廊下。何幸今宵許會逢。

●鶯鶯背約

倚徧瓊闌下。蘇坡雲情雨意。兩消磨。風前獨坐思公子。月下甘心微素娥。靜聽昏鐘鳴古刹。不聞宿鳥起庭柯。羊形石畔。何人到莫怪。當前譴責多。

●鶯鶯怒詰

相府家聲世所誇。潔貞身比玉無瑕。萱闌相待情何厚。雁序交稱誼不差。但可琴書居客館。何緣暮夜入人家。今宵不念持危績。難免聲張辱事加。

香齋

四

●生被鴛羞

赴約西廂月色清石欄深處見飛瓊只期滿遂風流願不想全忘保護情一日九廻腸欲斷六張五角事難成分明尺素輕相戲纔得歡逢又背盟

●生出蘭房

幽情欲訴又羞顏彳亍蘭房舉步艱神女不容來楚岫襄王空自到巫山潛踪失意風前去好事成愁露下還寄箇聽琴都一擲歎歎書館淚潛潛

(未完)

大
益

片
寶

小說新報

全年實洋四元
半年二元二角
郵費每冊五分
名畫
定報
贈送

本報誕生以來，諸君一週奉承，諸君歡喜，數日以增加同人等亦各極其極力以答，第一年十二月已出版所附贈之鄭曼陀先生仕女畫，見者無不贊嘆，爭得一紙以爲快。

自第

二年起，本局仍備彩品，以酬定報全年者贈談杜字先生繪美人簾前送暖圖及美人樹底餐花圖各一種，加贈鄭曼陀先生雙美圖二種，定報半年者贈談畫鄭畫各一種。談畫尺寸與鄭畫同，杜字名聞海上，繪事素精，不在曼陀之下。此兩種畫尤其得意之作，至本局印刷之佳裝飾之工，凡曾得鄭畫者，類能知之。其從前定至第二年者，一經續定照章贈彩外，埠贈彩郵費自備，特此佈告。

上海國華書局小說新報社謹啓

豔

牘

●客杭州與婦書（集詞牌名）

（蛻秋）



木蘭花發相見方。歡荷葉杯成分飛。所惜非風流。子作少年游。辭巫山之雲。訪西江之月。江城梅落。卿愁滿庭之芳。湘水人遙懷。怨長亭之慢憶。秦娥以悠遠。望江南以迢遙。予意難忘。此情誰訴。想昔日黃金縷。拂青玉案。開繫裙腰。兮綺羅香點絳唇。兮眼兒媚。柳梢青裏暈眉黛。以爭妍。燭影紅搖映口脂。而門豔花陰覓。醉則蘇幕頻遮。臺上吹簫。則隔簾時聽。豈謂桃源小住。故人之驪唱已催。七夕未終。仙子之鵲橋竟撤。解玉環以惜別。憶金門以遄征。一帆追臨江之仙。雙履繼踏荷之跡。遐哉兩地。豈止小重山。遠矣歸期。又如千秋歲。此長相思亦酷相思也。悠悠此恨。浪淘沙兮。何窮眷眷。余懷蝶戀花。而忍舍蟋蟀燈下。更漏子點點。惱人胡蝶枕邊。黃鸝兒聲聲。催我魂之銷矣。不須雨裏淋鈴氣之悲哉。豈待霜中曉角。卿思醉公子。儂憶虞美人。卿憔悴似雨中花。儂飄蕩如風中柳。待挨過桂枝香。後再盼他。一剪梅。聞庶幾聲聲慢。而唱陌上之歌。雙雙燕而敘花間之別。阮郎歸。遲昭君怨否。

●代某名士向某女士乞婚書

（靜諳）

某妹妝次申江遊。學省識芳顏。午夜聯吟竊聞香。咳比蘿璇悵。閨侍勝玉案。清娛載笑。載言以忻以頌。僕自

漸俗子。得友佳人。經月經年。目成互許。憐卿憐我。心印交深。記星期日麗之天。曾散步而離學舍。踐攜手同遊之約。爲驅車而戾名園。芍藥階前。並行賦語。荼蘼架下。小立凭肩。欲言早締蘿緣。齒未啓而春生杏靨。滿擬載賡。茝佩意雖同。而霞漲桃腮。以兩情叩叩之懷。作一脈依依之態。此林翠卿固屬意於怡紅崔雙文。早有心於君瑞也。詎未諾鳳卜倏唱驪謡。河滿一聲揮洒。送行之淚。陽關三疊。淒涼惜別之辭。悵仙緣。遙阻銀河。枉說三生有幸。求嘉耦先投玉杵。爰思六禮。告成計從海上歸來。千里姻緣憑一線。憶及閨中待字百年。福慧祝雙修。以玉人得偶金夫。是南國無雙之品。以君子好逑淑女。宛東風第一之仙。及今繫果有緣。願雲英之早嫁。此後桃源得路。許阮肇以重來。敢貢蕪緘。綰到同心之結。還希芳牘。譜成連理之音。得卿一諾千金。共我齊眉偕老。行見屏開孔雀。無笑不妍。好教案對梁鴻。有影皆媚。禽原同命帳穩。鶯鶯草亦忘憂。香薰蕙草。永夜勞卿。伴讀可符紅袖之吟。偷入時泥我畫眉預兆青衫之換。月園花好慶溢鶯箋。雲擁星輝。祥徵燕喜。有情人應成眷屬。卿其憐太瘦。生乎注定事莫錯。因緣我願永合歡夢耳。勿磨好事敬俟佳音。

●爲張惜華女士寄外書

(桂廬)

三伏餘炎。剛被暮蟬催去。一天新爽。又隨旅雁飛來。楚澤蘆花飄殘。兩岸吳江楓葉冷入三湘。對節序以關懷。驚元陰之彈指。去時春草遠道空綿。此日秋風鄉愁易觸。惜年華于逝水。同此心情。出關隘兮。抛家曷勝悲感。猶憶夫桃花扇暖。杏子衫輕。方燕爾之新婚。鼓琴鼓瑟。遽驪歌之高唱。憐我憐卿。分明瀟岸春風。銷魂左右。惆悵河梁落日。握手殷勤攀桃李。兮別江干。贈靡蕪兮行澤畔。滿城柳色笛音已入陽關。二

月花朝天氣剛逢寒食曾幾何時而衡陽峯冷彭蠡烟開數月睽違三秋契闊聆蟲聲兮岑寂覩鴈影之縱橫流水東西悵此日離情之苦夕陽今古憶當年話別之時而乃王孫質趙未問歸期公子留秦羈旋客旆目斷搗衣之信魂消織錦之詞坐使鴛鴦夢冷蛩駆形離白晝黃昏時下藁砧之淚青天碧海難教梟鵠之墳在君則天涯遊子日暮停驂遠水飛帆長途馳轂怯晨征之肅肅敢行道兮遲遲千里懷鄉無負耦耕之約三年委贊莫逢休沐之期在妾則繡閣夢榮深閨憶苦征衣欲換密縷寄將聽絡緯以心驚卜芻尼而腸斷鬱舊愁其未已翠掩春閨付新恨以何如紅題秋怨嗟乎妾住江南君羈淄右華年紅粉響砧杵于天邊異國青衫聽琵琶于亭下望夫化石實命不猶傾武擔而塵壘愁城捧咸陽而詎填恨谷其或三千窈窕競進丁年二八嬌姪俱陪甲帳巫山西眺荆臺多行雨之人漳水東流北地作分香之客然而吳姬善曉秋非水以何波越女工繫春無岫而笑黛效丁娘之十索涎季子之多金假笑顰中非真面目耳已矣哉名士才華兮隨流水美人心事兮剩斜陽君且勘破情禪兮早還轍兮莫彷徨一山一壑兮記平生射獵之場某水某邱兮是羈貫釣遊之地野蓄思夫歸復塲麥詠夫繫維遠峯眉際何須看馬上西山閨苑人間底事戀雲中北闕還鄉最樂去國何傷聚首天倫相思相望

●擬小賽花致楊某留別書

(詩隱)

某某薄倖郎青覽章臺作客久聞不潔之名楚館延賓頓荷有情之眷既垂青之逾格復繹錦之頻頒自惟神女生涯本屬司空見慣屢承分惠實不銘心而况鬚長連腮絕遜潘郎之貌兼之眼成近視幾同瞽者之形已面目之可憎尤語言之無味乃粉白黛綠強作解人酒後茶餘自誇豪客幾多醜態一派胡言

如此狂且令人絕倒。妾也記從吳地移住京華，選將八大胡同高張豔轍，贏得一生窮窕獨擅風情。雖當花信之年華，閱人多而眼高於頂，詎是蓬門之下賤。歷世淺而面相以皮，祇緣老鵠之經營，因許驟狐之留戀。薄嘗滋味幾如灌頂醍醐，故作傾心終是勾魂餅餌。正值籌安發起，料知竭力經營，括將他萬姓脂膏，先飽入半生囊橐。一雙妙手乍開活水之源，十萬纏腰快上揚州之路。以苟狗營蠅之得，作尋花問柳之資。定知不惜慳囊，是必任情揮霍。祇須略施魔術，何難深入牢籠。因將假託之深情，聊試羈縻之小技。裝成圈套，笑曲辯以何知拜倒裙釵。願低頭而自肯，置家俱則鋪陳一律。約和酒則報效雙擡陣，入迷魂以甘獻媚。譬彼啼飢禡褓，覓乳哺而依戀彌殷。比之歷刦瘡痍，望佈施而情形更切。不過略餐秀色，已如飽飲瓊漿。掬將方寸之私，甘作下風之走足。見奴顏婢膝爲官僚習慣之常，居然下氣怡聲作菩薩慈悲之叩。不特冥思而幻想，并且廢寢以忘餐。比渴驥之奔泉湯，如可赴效冤禽之啣石海。亦思填爰是殿啓長生願，偕白首巢營新築。許託紅絲一萬元，脫籍傾資頃刻間。飛符疾至玉原待售，何妨得價而沽錢可通神。真是有求必應，攜手作同歸之計。從頭傾敘舊之談，君固有志竟成熱中勢利。妾以所謀既遂，分外周旋。承另眼之相看，每披肝以直示。營將金屋計穩，藏嬌賴有銅山力能致富。猶記並頭私語謂公侯已如願而償行將比翼，高飛享伉儷以相莊之福。言雖在耳，實未關心。蓋帝制爲專制之媒，而私議非公議所敵。外交孔急，鷹鵠之角逐難防。內亂方滋，猿鵠之風聲正厲。想前此滿清肆虐，已釀成革命風潮。倘今茲君主重生，恐適起燎原星火。此雖女流見解，實與衆論僉同。大勢所趨，人情難拂。在君也津津有味，每頻爲抵掌之談。而妾則默默無言。實早識昧心之舉，所以預留地步。巧作安排，明知樹倒有期。終見猢猻。

之散必至瀕狂莫挽難爲砥柱之支不如趁此時期略爲布置於腦滿腸肥之候作錙積珠累之謀迨君
災害臨身俾妾從容就道此固預謀之計畫實爲吾輩之方針今也各舉義旗竟聞鼓鼙諸省則宣言獨
立大典已明示取銷料想指日之尊榮已等浮雲之富貴池魚殃及宜早籌汶上之行暮燕巢危切莫戀
風中之舞或得保茲首領不至喪及身家妾亦別無所求請從此逝關山回首尙無遐邇之虞勞燕分飛
漫賦別離之恨滬上本舊遊之地箇中多知己之交從茲別築香巢定可相安樂土金尊檀板重尋前度
風流錦瑟華年當卜良緣天台也偷以菲葑不棄或能萍絮重逢尙祈勿吝足音當作閉門之待慎弗自
慚形穢致貽掩袖之羞臨別留書諸惟自愛

王小蓮校書輓聯

舊夢墮紅樓雨。殞雲尤莫對小青。言薄命輕生。投黑海風。悽月慘誰浮。大白酌幽魂。(吳東園)

隨鴉打鳳。生難寄。

泣燕啼鶯。死亦哀。(趙慶芸)

斬得吼獅方洩恨。

化爲謝豹亦銜哀。(黃芸台)

獅吼朝驚蚌胎夜墮祇愁。六蓼不祀忽諸茅。莫談詩妒婦。心懷皆險惡。腸啼春泣蛩語秋哀。水訣羣芳於戲痛矣。芙蓉還製誄美人姓氏足流傳。

(楊碧珠)

曲院暫棲誰知蓮菂懷心苦。

家庭慘變人傍芙蓉泣血歸。(張鐵)

丸庄之



府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李定夷新著

言情小說影花雲

現已出版

第一回 求婚家世江南推望族

第二回 落花流水腸心傷小別

第三回 半夜談心客來不芳

第四回 與前塵回首猶浮夢

第五回 痘根遺與錦標

潘郎怨

未完稿

第六回 李定夷先生爲當今

第七回 並有談心薄言惜

第八回

病入膏肓名醫束手

第九回

喪慈母低頭依短簪

第十回

杯弓蛇影弱女含冤

第十一回

訴悲懷可憐薄命女

第十二回

相思愈苦相見愈遲

第十三回

其室則卒其人則遠

第十四回

佳婦佳兒天生佳偶

第十五回

悲父慈母齊展慈顏

第十六回

東新裝小別亦傷心

第十七回

緣長緣短終是無緣

第十八回

月落參橫輝沉寥寂

第十九回

幽明路隔環珮空歸

第二十回

墨和淚揮成長恨歌

第四回

回芳心細訴一片癡心
如塵劫重提兩行血淚

第五回

正名定分福認北堂
下榻留宿光分東壁

第六回

麗句清歌卿多風韻
愛時感事僕本恨人

劉裴村先生按回

加評

雅負時望者洋裝

第一回

下如定價

大洋五角

回

全

總發行所上海馬四路書錦行首里西



府

藝

●王小蓮校書誄有序

(張慶霖)

嗟夫。狀顏紅而不惜薄命。何云誓頭白而虛吟。終身誰守。雞聲斷夢。鵠血橫飛。鐵聚六州。鑄成大錯。石留一片。刊恨小憐。蟲碣莎眠。已無碧字。猩屏枝折。尙有赤文。嗚呼痛已。月冷芳魂。隔簾櫳而如見。雲尤香夢。傷環珮之無歸。生前少療。妒之鶻鷺。死後多啼。愁之蜻蛚。怨小星於既曙。抱衾裯而實命。不猶悲陰雨於當春。碎珠翠而哀情。誰訴金鈴。莫護玉鏡。難圓偶。焚蘭薰之香。且獻芙蓉之誄。誄曰。

鑑波一處銀塘。十里荷芰香殘。蘿蕪煙萎。若有人兮。微步珊珊。紅綃日暮。翠袖天寒。鳳巢羣女。蜃海名姬。青樓同慨。黃土常辭。神女何電。電飛一線。霹靂之成空房。膽顫少女。何風憔悴。花叢可憐。燕子怨深愁。紅獅驚吼。虎威畏鬪。療妒無方。徒呼負負。螓首蛾眉。晝夜鞭箠。紅淚化血。綠鬟亂絲。熊夢成空。忽諸蓼六。妒婦之津。雲翻雨覆。嗚呼夜臺。魂兮歸來。蘭風氣咽。薤露聲哀。蓮娘慘史。其人其事。一卷長留。

九京心慰

●王小蓮眉史輓詞

(東園)

迢迢玉浦。耿耿銀河。瞻星比婺。望月方娥。吁嗟麗人兮。其質秀其氣和。(一解)柳色藏春。花箋盈幅。蘇小

錢塘薛濤杜曲吁嗟麗人兮美如英美如玉（二解）衆香國裏羣玉山頭三生白石一覺青樓吁嗟麗人兮情脈脈思悠悠（三解）桃葉王孫楊枝太傅團扇悲秋長裘怨嚬吁嗟麗人兮梅味酸蓮心苦（四解）高唐漢雨巫峽尤雲鴛鴦問影蛺蝶銷魂吁嗟麗人兮朝墮溷暮飄茵（五解）店誤合婚津迷妒婦纔識燕歸猝聞獅吼吁嗟麗人兮損蛾眉蹙蠟首（六解）朝朝打鳳夜夜啼鵠有情眷屬變惡姻緣吁嗟麗人兮膚烙鐵背撻鞭（七解）芒刺血紅蓬鬆鬢綠唾迹睡棠淚漬醉竹吁嗟麗人兮誰與言誰與哭（八解）落花如雨吞藥非煙琴悲焦鑿瑟怨華年吁嗟麗人兮命垂絕軀遂捐（九解）鸚鵡經諷雪娘香塚擺脫俗緣驚殘塵夢吁嗟麗人兮可憐蟲徒弔鳳（十解）愛河枯斷禍水遷墮鄉難問恨海難填吁嗟麗人兮隨玉女訪金仙（十一解）瑤臺玄圃瓊樓紫府羽化一朝神游萬古吁嗟麗人兮兜率宮乾淨土（十二解）鉢咒曇花經咒法華空羣鸞鶴聽講蝦蟇吁嗟麗人兮生有涯死無涯（十三解）蓉城咫尺蘭標鬢髮薄命紅顏長埋白骨吁嗟麗人兮身雖沒名難沒（十四解）天地蜉蝣湖海鷺鷗問花無語佩草忘憂吁嗟麗人兮小星咏悔衾裯（十五解）其事可哀其人可慕悱惻之文纏綿之句嗟吁嗟麗人兮夢梨雲歌薤露（十六解）追述芳型人皆涕零演爲小說李氏毘陵吁嗟麗人兮蓮秋白樹冬青（十七解）

程筠甫先生五十壽序

（東園舊作）

今將艷千支之隱語二首六身進壽考之嘏詞四聲三影則必妃青儼白榮金石以華年韻紫腔紅飛管絃以雅奏將桃入詠千秋度索之山製菊爲銘一掬廊泉之水曼倩有時拔劍游戲神仙媧皇已早引繩生來富貴洪維筠甫觀察才儲八斗學富五車仲容之容叔度之度發雙城之靈秀廓千頃之汪洋含神

霧而在山。應福星而入世。蟾宮織記雁塔題名。拾地芥於名場。散天花於佛國。班隨內閣職。奉中書紅藥。當堵紫薇分省。獨判花而能斷焚諫草。而不存雞樹。久滋鶯池。常滿世綿科甲。七族尊榮家有賜書。一門顯達者艾之徵已。兆眉梨之慶未央。譜壽世之謳吟。傳奇樂府數詩人之福分。媲美香山光緒三十有四年十二月爲觀察五十慶誕。喜東坡之生日。光南極之壽星。將雞祝於程子之門。亮趨於袁公之浦。禮也。官齋破蠟。煖閣生春。圍爐而火棗延齡。舉斝而冰桃上壽。梅花笛譜唱酬。皆絳縣之老人。竹葉酒樽斟酌。盡青城之良友。堂前齒粲席次眉軒賓哉。手仇舊條毛舉。旣入陳芳之國。不亦樂乎。克居忉利之宮。何其盛也。况復恩承於國禮杖。於家飄飄乎跨汪氏之魚龍。皎皎乎控猴山之鸞鶴。數符大衍。探河洛之圖書。和協元音。振江淮之鐘鼓。此卽獻饒芹子下交余本肉。人頌到林王上達誰爲髦士。溯夫入直西掖出蒞南河。千金訪報德之亭。我懷韓信半刺淡投名之字。衆慕禰衡清江。當水陸衝衢。洪澤攬湖山勝概。雖則鍊丹有所不乘老子之牛。洗鉢有池不羨王喬之鶴。旣不惑布金之福。又不求服玉之方。五十知非。遽瑗天縱三千食客。趙勝風高抗白石之詞。人稱黃山之貴胄。壘有牖民之責。鐸留警世之音。露冕觀風霓旌。載道木龍分送竹馬。爭還不言汲黯之功。但奏薛平之績。傳編循吏渠號。富民舉重爲雲禾黍沛在田之澤。按經治水。芾棠息芨舍之陰。鬻鹽漕飛芻羌一年而借寇。後桃源挽粟譬五月而治齊。官是舍人楊炎。有道仕稱吏隱。梅福亦仙特是鞅掌。宣勞鞠躬敬事。盛名鼎鼎如在琅書。元著超超且編實錄。幸桑榆之非晚。覺梅柳之早春。筆舞墨歌著手成燈。前之草金迷紙醉騁懷。傳座上之花承炬馬齒漸加。豬肝徒累露。兼寄慕雲樹。興思望甘羅。昔日之城聲華藉。甚瞻枚叔。當年之宅文藻猶存。有願爲雲。常隨東野初升。

如日請臚。南山琴書之契。匪遙車笠之盟。可證。尋新紗於僧寺。破壁欲飛索舊句。於賓筵傾杯。酣飲安瀾。普廣瓊簫傳瓠子之歌。正水有功彩筆記芳辰之勝。孝廉船穩自在中流。名士酒清是爲上品。將播壽人之雅曲。先呈祝史之徵言。李委紫裘預譜鶴飛於腰笛。韋公畫戟當邀龍眷於頭銜。

●題拜花詞集

(東園)

仰高山而歌景行。同社四年。奏流水而感知音。隔江千里。杜工部懷人江渭雲樹迢迢。李謫仙作客揚州。煙花處處證因緣。於文字夢窗知有草。窗通聲氣於詞壇。佳境知非苦境。有拜花居士周君武臣者。性情中人也。慧悟風丁靈通日甲。幼承母教長獲師資。永叔經綸功在慈幃。畫荻和凝衣鉢感深文苑傳薪。刀尺聲中裁紅翦翠。簪燈影裏紅紫挖青。蔡琰通經衍爲家學。班昭續史代補漢書。周君於此銜烏哺之恩。展鮑封之敬。白華將母綠草宜男。補詩且詠南陔。潤色必資東里。(謂問字於婕仙)貽謀燕翼形管善貽表德。鳳毛青衿行表是以眞情肫摯。流爲金玉之音。至性纏綿。播入管絃之曲。若夫范達名士。陶侃嘉賓。鹿洞擔簦。鵝湖負笈。探奇狐穴。問字龍川。尊郭泰爲人師。罔罹黨禍。識阮咸爲逸品。不尙清言。旣成竹之在胸。遂粲花之生舌。陳思繡虎建安。早著才名。劉勰雕龍沈約自符。家望黃金鑄像。紅錦增光。登白石之催詩。竹屋朝浮三白。賭酒蒜簾籠矣。母之猩屏有紗。皆碧攢雪兒之鳳笛無幔。不青承烜濫南郭之竽。校堂入碧山之室。經商列徵。換羽移宮。拜堂北之萱。有壽人之舊譜。數江南之豆記樂府之新詞。夜刻半紅東陽之譜。蓮峯下士家近餘杭。蓬海寓公神游古越。顧曲而拂絃。難誤想公瑾。當年論文而數典。易忘愧少微。先世樓高百尺。目注元龍亭。訪三休心隨逋鶴。曉風楊柳初日芙蓉翠繞珠圍。金迷紙醉擅減字偷。

聲。之。巧。爭。綺。詞。琢。句。之。工。拭。粉。壁。而。留。題。誰。爲。王。播。追。玉。臺。而。作。序。我。慕。徐。陵。

●爲女伶錢天吾徵唱和集序

(楚盧)

伏以東吳麋鹿爲美人羅綺之塲。南國鷗鷺是霸主繁華之窟。誰家簫鼓不按涼州。幾處旗亭能謳小曲。開梨園之舊譜。唱菊部之新腔。珠袖兮絳脣。翔鸞兮舞鳳。旣弦低以訴月。復曲妙而迴風。裙屐三千。偷來鐵笛。樓台十二。捲上珠簾。固已頡頏長樂。彷彿廣寒。此曲祇應天上傳誦。未徧人間矣。爰有家居僊島人號天吾。飛燕長安。李花河北。以傾國傾城之貌。具善歌善舞之才。見之者紙醉金迷。耳之者心怡神盪。翠袖低垂。脈脈而將翻絳樹。朱唇未啓。盈盈而似隔秋河。香口微開。似接麝蘭於夜月。珠喉宛轉。如聆環珮。於春風兩三聲。淚溼啼妝。紅顏掩面。四五柱絃。抽私語。錦彩纏頭。玉塞唶成激賞。應浮大白。錦坊歌出。流傳蚕蠶雌黃。卿之貌誠足冠羣芳。卿之才詎難壓羣英耶。然而天吾之技藝。猶有足令人豔羨者。扮演姿色。環肥燕瘦之間。斧藻冠裳。賈佞江忠之列。飾姑婦。則似嗔似怨。飾嬌妻。則宜喜宜顰。烈女殉夫。且謁且泣。義婢報主。亦雅亦風。說白安詳。足使姦邪芒刺。形容畢肖。能令貪墨魂飛。莫不金傳於越鑄來。少伯之形絲買。鄆繡作平原之象。揣摩色相。如傳秋水。丰神顧盼。殷勤恍覩。廬山面目。向畫中以索畫形韵。俱全本身外。而求身神。明珠勝選。聲色取貌。取神看來。欲遍長安佳處。爭傳日下神仙。簇綵大羅。自有天緣。佛殿拈花。下界都來供養。固大足共邀。袍澤而同聽。霓裳也。已整廬二八童子。一介書生。喜當定子之筵。屢顧周郎之曲。愛已同於割玉。情匪類夫。遺珠茶熟。香溫燈施。酒綠評薰。蘭小譜陳。玉筍新編。未嘗不興三年。宋玉十五。王昌想也。用是賣情柔翰。託意錦箋。一曲鶯歌。願比睡天之玉。九皋鶴和。廣希擲地之

金。敢替。嚶。求。先。茲。喤。引。

墨隱廬詩選

柳絮十一首限韻并引

(徐天民)

柳絮唱和集係沈君樂賓葉君寅伯發起刊行。共二十二家書成於丙辰孟春。余友梁溪酒丐意欲小變其體例。商之沈葉兩君。每首繫以時事。將謀續集之刊。不佞聞而然之。仍依原韻。勉湊成章。錄塵郢教。並請海內吟壇政和。

風情月貌掌中身。半老徐娘未嫁人。無主怕隨萍梗逐。有花慣點硯池新。泥沾京國三千履。夢繞華臺九。十春不道年來憔悴甚。一般淵墮到風塵。

芳霏狼藉滿階紅。春在虛無縹渺中。草奏綠章連夜上。夢魂青帝一場空。落花流水文章似。覆雨翻雲身世同。欲作非非天外想。其如吹散遇狂風。

春雨霏霏春草齊。尋春路不辨東西。斷無傲骨身難主。爲有癡心眉易低。南浦飛揚三月暮。東風擡舉一天迷。軟紅十丈長安道。猛學高騫怕着泥。不憂頭白未成名。飛向天邊弄晚晴。老淚欲彈思故土。愁眉深瑣到春城。搏雲已減依依態。墮地仍含脉脉情。轉悔封侯太多事。子規斷送一聲聲。

濛濛亂點蔽蒼冥。春老啼鶯不忍聽。曩事如塵悲草草。霜華攬鏡總星星。偷依禁苑催衰白。甯入泥塗任。

報 新 小 說

踏青熱血滿腔何處洩有人餞別到離亭

搖落江城可奈何繁華一瞬夢中過生無羽翼隨風去徒向滄溟逐浪多團聚也應憑月老分離翻欲姤星娥任他萬里飄蓬客付與相思豆共搓

蘆花亂落釣魚磯頭白闌珊翠滿衣舒卷隨雲銷壯志因緣搏雪怕高飛有時起舞慙綿力故意盤旋送夕暉只恐肥泥汚弱質竭來銳滅沈郎園

和煙和雨度輕艘繆徧佳人三寸躡軟襯吳棉衣壓線新醅越酒玉浮缸蘇隄息影橋灣六陶令歸家扉掩雙生怕扶搖九萬里甯教飄泊伴蓬窗

杜鵑啼向綠楊邨無數黃金血漬痕司馬當年衫淚濕少陵何處酒杯溫飄殘治葉驚清夢搓碎芳心總斷魂最是不堪回首處捕風捉影幾番番

不問旗亭路短長來如蠻蝶去微茫前因後果休提起浪蝶遊蜂爲底狂消息全憑青鳥使起眠都在白雲鄉人情更比天工巧十八風姨枉自忙

鏡裏韶光夢裏煙功名都付酒樽邊好花尙有飄零日覆水難收遲暮年謝女才華工詠絮漢宮冷落待裝綿夕陽空照桃花隔片片飛來愁緒牽

●柳絮

十一首

(東園)

徐廣文伯匡先生以續和沈公樂賓柳絮十一章見示并命同賦戲爲贊體奉酬
露重霞香婀娜身(成句)凌波想像步虛人絲裁薄紙銀光膩汗玉樣新灞岸湔裙如此水陽關

第二

第四年

倚笛不勝春攀條無限纏綿意蝴蝶分飛抗粉塵。

何處飛回十二紅(鳥名)雲花撲散翠樓中飄飄如學胡旋舞了了方知不落空(成句)淡泊一生無俗累嬾妍二相本來同

鑿天影事渾難問淨土周流只愛風
曾招蘇小話南齊一舸西湖更向西點點暗隨帆席遠垂垂斜礙帽檐低雲情雨意高唐夢雪骨冰膚下

蔡迷今日歌臺尋舊迹輕底貼地變銀泥

娟娟留得阿纖名纖記蟾宮趁曉晴月媚仙姿空闌苑天生麗質惑陽城可憐醉紙迷金處不盡憐香惜玉情花入硯池翻曲譜屯田減字又偷聲

春風客舍夜冥冥斷續驪歌不耐聽刦後玉環冤涕雪曲中金縷語零星深情有帖哲飛白薄命無詞不殺青誰爲淚流銀蠟冷驚回香夢牡丹亭

低眉一笑認蘇何七級浮圖珥玉過淮海寄生青眼少江湖落魄素心多詩屏皎潔題雲母舞扇飄零妒月娥袖倚春寒愁白衿盥薇帶着露珠捲

清蓮映漾滌煩穢無垢誰穿不繡衣水浸煙絲鱗細皺江沈雲練鴨屯飛玉臺未減三分景銀牋還添一寸暉等是美人遲暮感小蠻瘦盡舊腰圍

長隄曾繫木蘭艤廊屨蓮花粉印蹠抽線碧分田舍毯當爐香薰酒家缸織成錦字紋回已照入晶廕鬢掠雙縞素兒簾自捲綠紗寒量白雲窗

水淨沙明白石村浣紗人覓舊溪痕黏來萍梗隨泥化鋪上茅檐笑瓦溫墮潤飄茵成幻境脫塵辭樹悵

離魂章臺到後無消息花信匆匆可幾番

情絲誰短又誰長後果前因總渺茫金谷畫閒游汗漫玉壺春買醉顛狂低垂鏡幕依幽檻密補羅衫寄熱鄉翠殼紅尤渾不管一般蜂蝶爲花忙

寒食人家尙禁煙尋春怕向曲江邊綠珠樓墜悲前度碧玉途窮誤少年鶯曉燕昏情縷縷鵠南鵠北思綿綿白頭吟到文君句綺合因緣一線牽

●柳絮再疊韻和徐廣文伯匡十一首有序

(東園)

血戰玄黃禍延蒼赤剛健之震蘇不利文明之離麌多艱爲筮靜坤西南何慶再占止艮東北何危續張衡之四愁廣枚乘之七發此余所以有此才第一章之疊韻詩也迺鹽薇香載賡柳絮名公城北(謂伯匡)列宿江東(謂柳絮倡和集之二十餘家)珠玉在前砥礪歸後敢和陽春之清曲爰爲游夏之贊辭銀箭蓮花計刻聽東丁之漏鏡臺楊柳效顰成西子之妝碧玉簫度出雙聲黃金縷紐來丑字賦雪頗慚謝女憂天竊比杞人賞詩爲第一功名數符麟閣顧影在初三時候記織蟾宮經亂傷離撫今追昔大樹之飄零殆盡落花之慘澹徒悲特借物以言懷遂感春而成咏
中露胡爲寄此身可憐瑣尾亂離人客船洒淚青衫溼王邸偷懷白帽新馬繁條垂甌北曙鳥啼花落劍南春錦江借問東流水洗甲何時再洗塵
瀟碧湘青夕照紅投書井誤洞庭中疑團打破方徵實釁隙消除便悟空湖海蓬飛無足異關山梗塞者般同封姨爲底多騷動擾亂千絲萬縷風

無端遯跡入青齊。樊圃迢迢涉水西。墮溷不知滄海闊。高轉笑泰山。低翻雲覆雨。心難測。捉月擎風眼易迷。祇恐東來多紫氣。函關徒塞一丸泥。

散盡燕金不買名。怒爲陰又喜爲晴。生機空憶惟春室。晦迹徒思不夜城。蒙蔽難窮千里目。漂搖不定一年情。簷簧巧弄多饒舌。隔葉時聞斷續聲。

秣陵春暮雨冥冥。羌笛吹愁已厭聽。屢把鞭絲搖薄霧。莫持杯酒勸長星。萍飄二水將浮綠。根據三山不改青風景。未殊塵市換。有人揮涕到新亭。

西南消息近如何。駘蕩東風頃刻過。一自綠沈新漲溢。幾經白戰刦塵多。挽回氣數勞青帝。組織工夫讓素娥。誰更拾遺誰補闕。零紈碎錦掌中搓。

七里垂綸舊釣磯。一絲榮拂綠蓑衣。每觀白水知魚樂。不識青雲羨鳥飛。排解有心延暮景。流離無力報春暉。故家同此凋零感。喬木猶存十八圍。

萬點隋堤撲畫艤。繫情飛燕綴紅纏小憐。續命絲千縷。大捨澆愁酒。百缸穢迹不汚今。有幾潔身以去古無雙。天涯我亦嗟淪落。詞筆飄零笑夢窗。

烏鵲猶翔禹會村（句成）一鉤殘月認眉痕。白頭解組多疏廣。素願抽簪慰趙溫。霄漢蔚藍天。夢樓臺手折柔條話短長。玉京四顧路茫茫。偶經浪打蹤難定。纔受風顛態總狂偷。活草間乾淨土。寄生林下樂安鄉。邇來不敢談因果。且看烏飛兔走忙。

小

說

報

散漫黃塵黯淡烟一枝誰借斷雲邊魂驚淮浦剛三月夢覺揚州已十年愁裏添愁情輾轉客中送客意纏綿青袍破碎眠還起扇影衣香恨暗垂

●虞美人

佚名如皋人作

娟娟楚楚可憐生唱到虞兮覺有情一種嬌容偏命薄千年舞態尙身輕秦時明月冷還照漢代大風吹更驚亡國勸卿休抱恨成陽蔓草孰知名

春風浩蕩滿家國關係興亡事怕論霸主可能同艷魄美人偏解託香魂羅衣黯淡添新摺劍匣迷離認舊痕望斷楚宮歸未得煙嬌露媚總無言
輕盈宛見掌中身弱質偏能俠氣伸風雨猶疑垓下戰繁華肯羨漢宮春故鄉衣錦仍如昨倩女離魂可是真到底君恩不相負桃花慚愧息夫人

深紅淺白一叢開長樂未央安在哉冶色憎招胡蝶至香心怒說野雞來分明帳裏丰神見綽約欄邊對舞猜漫道江東羞不渡而今遺種荷池臺

夕陽獨立影亭亭纖葉柔條有性靈繁葉效墮羞陋俗蝶衣舞罷怨飄零可堪兒女鬢雲綠莫問君王墓草青悽絕無人空谷裏芳心顧曲幾曾聽
事去難將駿馬駝玉容委化在山阿重來仍愛風華萬十步先憐香色多易落信如生短命頻搖可憶醉聞歌伊人胸有千秋恨對酒真教喚奈何

看到嬌娃盡豔妝倍矜顏色鬪芬芳但憐樹不生連理也覺花宜號斷腸四面合圍驚蟻陣一番度曲惱

鶯簧前身省識雄心在。雨壓風欺自激昂。

怨魄猶存霸業空。戰場血化草。心紅竹斑并。看重瞳。異花好休疑。烈性同。映日如偕宮女笑。迎風還訝。大王雄采蓮人去無消息。一樣高懷恥。甬東。

卿卿喚到是耶非。羅綺猶疑有舞衣。白化海棠同。思婦青生塚。草笑明妃香。芭乍吐知魂返。斷瓣難停認。血飛嫁與東風端。不恨年年常得伴。春歸。

如花人更作花妍。依舊宮妝一色鮮。漢社粉榆魂。寂寥楚騷蘭茝意。纏綿口銜莫便遲。秦鹿血染何曾待。蜀鵠歲歲荒園自開落。當年翻悔誤嬋娟。

東塗西抹藉相娛。北勝南強枉自呼。詎羨花封王爵貴。莫嗤草澤霸才蟲。令司赤帝驚心否。欲唱紅兒解語無。擬奏綠章爲卿乞。芳顏不合染葭蘆。

春來處處盡芳華。兒女英雄事可嗟。藥市奇方非小草。酒澆熱淚爲名花。情根常合憐。焦土非種必鋤。笑漢家我作楚歌卿楚舞也。應接節似裏斜。

名花原當美人看。況託香魂血染丹。刦連蟲沙銷未盡。英雄艷澤恨無端。嬌容託向田間遇。弱態扶宜壁上觀。最是傷心驕不逝。幾枝憔悴傍征鞍。

登堂咤叱似曾聞。故國青蕪已夕曛。澤畔開仍迷。失道峽中夢。欲化爲雲婕。飛可是羅裙。爛蟻聚還疑彩織。分轉訝秦坑。靈氣少洛陽。花好却輸君。

雨淋日炙太離披。好夢繁華又一時。有色緣延征士。壘無情紅入墳。王祠招魂夜月空。環珮銷恨春風仗。

酒卮解得當年歌曲意可堪重喚沛中兒。

情天何處問靈媧飄泊人間紀歲華別館已聞栽苜蓿仙源翻悔見桃花可能野燒無遺種自有春風爲發芽占得荒畦成一隊始知孤立計全差。

此十六律如皋友函示佚其姓名好句穿珠清詞霏玉如加洗刷則盡善矣（編者誌）

聖隱廬詞選

揚州慢

（實甫）

寶瑟彈冰瓊壺敲月人天一例悲秋記江南載酒似小杜揚州有前度冷鶯猶說揮金意氣惜玉風流恨悠悠便逐歌雲飛上秦樓橫塘暮雨算而今聽到孤舟漫寫怨琵琶小憐無恙重見灣頭誰信東園夢醒花間蝶不解春愁乞坤靈鷲譜璇宮雙證蘭修

玲瓏四犯 用姜白石體

（實甫）

鷓鴣夜寒雁驚秋瘦催成秋色如許魂從沙尾斷淚趁潮頭住荒灣舊橫笛處漫驚起冷楓紅舞吳棹尊香楚衣荷脆飄泊萬情緒年時小桃吹雨記殘箏水閣同翦燈話酒邊身世短寸燭消磨去煙堤立馬重呼渡有誰念空江行旅蠻記取還須釣珊瑚海樹

一翦梅 二闋有序

（東園）

申將軍一再函招始來邗上派兩弁爲余侍從一爲管弁一爲屠弁屠弁在讓清時爲彭剛直外委後

又爲黃武靖差官職僅千戎可謂數奇其父嘗官我徵績溪令今日者清社屋矣巨室墟矣屠弁亦垂垂老矣撫今感昔簪纓降爲輿臺矣嗟乎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英雄末路同病相憐爲賦兩解以貽之顯晦升沈命不同沒黯無功李廣難封徒因日暮哭途窮身類飄蓬腹夢生松常此天涯作寓公今日淮東明日江東人生都是可憐蟲莫問蒼穹莫怨蒼穹喬木憑教說故家看看中華看看京華東門易賣邵平瓜不是生涯也是生涯夜半談兵撫鎧釤怒式鳴蛙偏處長蛇不如把酒話桑麻源外桃花源裏桃花

●江城梅花引 木筆花

(東園)

誰投三寸誤毛錐露垂垂日遲遲清氣凌雲濡染藻紛披昨夜香濃花入夢前郭璞後江淹借一枝一枝一枝難護持怕春知知否知否知道是月抹風批亥豕書訛辛雉又滋疑(木筆一名辛雉)入夏重開猶第一金蓮小(木筆又名小蓮)玉蘭芳四月時

●前調 田家

(東園)

綠陰深處故人家紫薇花白蓮花直到門前流水趁溪斜村女暗窺生客笑青石磴黑沙爐喚煮茶煮茶煮茶手自叉饅醣瓜飯胡麻來也來也來醉酒新釀流霞醉後繞田閒小立垂柳外曲欄邊式怒蛙

●如夢令 柳

(雨生)

曲徑萬絲拂露深徑千條織雨嫩嫩顫東風燕子飛來偷顧且住且住未改舊時眉嫵

●蘇幕遮 柳

(雨生)

萬絲煙千縷。兩人倚東風。樓外春光暮。燕子來巢鶯解語。芳草如茵一雙低飛去。裊餘香飄羽絮捲起珠簾花韻闌。千午眠共海棠同睡否。六曲屏風題徧相思句。

詩鐘揭曉

(郭襄士徵集)

(賈叔香評次)

詩鐘四課原徵求於新聞報俱樂部嗣因該部範圍縮小暫停登載爰懇李定夷先生假小說新報代爲分期揭曉以酬雅意王前盧後尙乞諒之

(課題) 哭笑 (分詠格)

(一) 謠凶師已占鵞鴨

語妙蒙莊喻鶯鳩 (壽鶴)

(二) 孟宗冬竹新抽筍

崔護春桃舊著花 (許介侯)

(三) 滴殘憂國銅人淚

聽醉窺窗玉女聲 (尋蠹魚)

(四) 痛切西州悲馬箏

歌聞東魯戲牛刀 (許介侯)

(五) 羣生已聽啼猿急

大志難教斥鶡知 (嚴伯亮)

(六) 廟內引刀悲北地

案頭噴飯說東坡 (萍漂生)

(七) 少陵江上吞聲候

季主廬中捧腹時 (董漱芳女士)

(八) 橋上爺娘攔道送

燈前兒女拜墳歸 (嚴伯亮)

(九) 對影銅駝驚入夜

招魂玉壘羨凌雲 (孫春涵)

(十) 那聞野老吞聲處。
 (十一) 杜陵夢府餘雙淚。
 (十二) 烏依宗懷誠通物。
 (十三) 成室並申張老頌。

但見新人得意時(耕雲子)
 褒姒驪山誤一聲(欽齋)
 驢墮陳搏慶得君(王嘉)
 上船誰似陸雲狂(謝璧城)

(十四) 友鼓玉琴靈座側。
 (十五) 香塚葬花悲黛玉。

女低銀櫛小溪邊(王嘉)
 萋窗撕扇媚晴雯(太愁生)

(十六) 一家一路權輕重。
 (十七) 斑竹湘濱猶漬雨。

傾國傾城戒忘荒(李鳳娥女士)
 紅桃洞口又迎風(嚴伯亮)

(十八) 月落空山鶯泣木。
 (十九) 圍內葬花悲黛玉。

春生古刹佛拈花(虞農半樵)
 牆頭攀樹喜嬰寧(董漱芳女士)

(二十) 傷時空建長沙策。
 (二十一) 庭中忍睹包胥立。

處世難防義府刀(任伯顯)
 臺上偏觀却克登(姚慕隱)

(二十二) 淚落青衫司馬恨。
 (二十三) 泣馬不堪悲造父。

鬚縵錦帛士龍狂(紫昶)
 墓驢誰復快陳搏(陳則之)

(二十四) 却從掩袖嬌啼日。
 (二十五) 傷心大澤誅蛇後。

重憶低鬟忍俊時(閻風懲史)
 得意如皋射雉回(一腐)

小

說

新

報

- (三十六) 竹筍三冬供孟母
(三十七) 痛淚直將凝白璧
(三十八) 曳樹子規催客路
(三十九) 湘妃有淚斑留竹
(三十) 知音痛失周公瑾
(三十一) 掩袖唐衢方灑淚
(三十二) 積憤一腔悲賈傅
(三十三) 送子衣牽還頓足
(三十四) 書陳賈誼空流涕
(三十五) 師禦二陵懷蹇叔
(三十六) 蕉葉有聲啼夜雨
(三十七) 淚灑窮途傷阮籍
(三十八) 葬無宿草初過墓
(三十九) 子鵠挽歌靈乍送
(四十) 綠竹三冬芻蕘苗
(四十一) 脱駿舊館人何往

荔支一騎獻楊妃(壽鶴)

嬌顏儘許買黃金(吳養涵)

拈花長老會靈山(董漱芳女士)

西子工釀豔比花(楊璧漁)

有疾難醫陸士龍(笑仙)

絕縷袁益太忘形(蚌埠淮雁)

回頭百媚豔楊妃(艾亞公)

逢郎簪落爲低頭(壽鶴)

詩說匡衡妙解頤(王林)

河清千古仰包公(朱素娟女士)

桃花無恙媚春風(尋蠹魚)

傲騰謔浪誚莊公公(黃冠秋)

賣有名花正倚門(孫春涵)

士龍異疾影偏驚(壽鶴)

紅塵一騎荔支來(許介侯)

射雉如舉婦亦歡(孫春涵)

(四十二) 韶玉傷心常抱璞。

鑠金有口暗藏刀(陶潤生)

(四十三) 何滿一聲雙淚落。

太真百媚六宮春(周子齊)

(四十四) 策陳賈傅空流涕。

詩說匡衡妙解頤(何聘三)

(四十五) 冬竹嫩芽初供母。

春山媚態欲迎人(毛佩珍女士)

(四十六) 牽衣倍觸征人感。

倚柱常留俠士名(盧由風)

(四十七) 哀涕曾傳妃灑竹。

喜容如見佛拈花(參因)

(四十八) 萬里揮殘思婦淚。

千金買得美人歡(松江鐵癡)

(四十九) 惜花痛下狂奴淚。

鬪草微開阿妹顏(吳養涵)

(五十) 山上見碑人墮淚。

船前潑水婢傳情(耐瘦)

一名至四名各贈金冬心畫譜一冊彩畫一張五名至十二名各贈小說一冊詩箋一束十三名至二十二名各贈小說一冊二十三名至三十四名各贈美術明信片二張詩箋一束三十五名至五十名各贈詩箋一束

朱素娟李鳳娥二女士吳養涵虞麗半樵二先生均鑒請於一星期內郵示住址爲盼

博

古

國華書局告白

紅羊軼聞影錄

是書為瀨江濁物所著先生雅撰
尤熟於洪楊時事故茲撰是書
辛苦成十餘萬言之巨帙

精心結構烹鍊名貴幾於有句皆香無詞不鑿書中敘江寧烈女

丁紅羊之劫全白璧之身爲湘勇申備扶梁所掠以一孱弱女子遭逢強暴迭歷危難智

斃二賊報全家之仇著堅貞之節題詩自敍徒容就義固巾幘中曠世罕儕之奇女子也當時南天半壁盡入三湘人勢力範圍

珊瑚筆之士憚犯忘諱不敢闡揚以致淹沒無聞茲得先生爲之表彰出以香贋之筆繪聲繪色淋漓盡致誠足以闡發幽光廉頤立懦爲當世之金箴矣至於謀篇製局審慎周詳詩詞充盈悉係傑作尤近時

罕見之巨構也業已出版價大洋

- 美國制度大要二角五分
- 英文簡易詩選五角
- 歐美禮俗新編二角五分
- 英文法學通論一元
- 英文讀本第一二角五分
- 英文讀本第二三四角
- 實用講演術三角
- 尺牘教教書四角
- 法國紙幣禍史六角



傳奇

星劍俠傳奇

(續)

(東園倚聲)

說劍 第十一齣

(花旦紅衣上)

誰說桃粗下品花

瑤池遺種是仙家

一開一落三千載

忽墮人間作女娃

奴家桃花煞是也。奉天德星命令。投生南京栖霞山中。武備修家爲女。(指介)前面竹林一帶。小橋邊的茅屋便是。(笑下)

(老生扮武備修鬼杖上)

王子去求仙。丹成人九天。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此四句詩的是嚴柄景況。我武備修十幾年前。生一女兒。適當二月。山妻夢折桃花一枝。是夜即生一女。我因命名叫做桃娃。山中人誤喚作桃花。桃花桃娃。聽他們亂稱便了。(唱)

「北醉太平」山住。栖霞酒醉流霞。我家有女。賽桃花。最憐他愛他。漸漸的嬌生慣養。香孩大慢慢的門當。

戶。對。檀。郎。嫁。

我女生下地時真個咄咄怪事。手中小劍一捻被穩婆擘開了手。將小劍如柳葉子大的置在桌上。過了一夜變成三尺長的一柄劍。你說怪是不怪。我昔時閱漢魏叢書。以鈎翼夫人事近荒唐。不信人在母胎中那派有鈎弋在其手中。今我女生時乃手中有劍。(唱)

我只道李夫人鈎弋唐承相腹劍竇母的胎蛇也不必驚奇駭詫。

(歎介)老夫山間老朽。世外桃源。甲子不知多少。但記周秦不談漢魏。(下)(花旦上)(作嬌態介)

儀生十四年。生性怕孤眠。朝朝尋燕好。夜夜受狐羈。我武桃娃是也。碧玉年華紅妝窈窕多情多感。以邀以遊姿色則傾國傾城。美術則學書學劍。今日無事。且踐兩三年少綠衣郎之約。(雜扮惡少綠衫悄上匿花旦背後介)(花旦左右望介)(雜攜花旦介)(相視笑介)(混下)(外扮術士上台左設布帷作城介)(外登城遠望介)(指介)那山中虹霓散彩。天地之淫氣蘊天地之殺氣。散而爲天地祥和之氣。我望氣而知有奇女子必在此中。待我前去看來。(下城介)(行介)(唱)

(南畫眉序)相法本無差。望氣特來碧山下。(指介)呀者般紅豔煞墮落田家。又無端劍氣衝觸動張華偏有那脂痕媚嬌羞月姐。

(花旦逐二年少青衣掠下)(外拭目介)咦。尤物也。是此人也。嘻嘻呵呵。兩年少挾之而去。好在禍胎雖結。殺機雖露。尚可逢凶化吉。轉災成祥。眼前呵。(唱)

都只爲魚沈鴈落容妖冶。因此上蜂囉蝶。晚情牽惹。

(老生桂杖上)(外見介)老先生請了。(老生)老先生請了。先生是江湖上的術士麼。(外)學生雖走江湖。卻不謀衣謀食。想氣工夫。尙堪自信。因才見那年小女公子頗有福相。將來福澤無量。(老生拈鬚笑介)老夫亦稍知術數之學。所見相同。(外)是尊府何人。(老生)小女。(外)請相一相何如。(老生)好呢。(喚介)女兒出來。(內應介)(老生)桃娃女兒出來。(花旦潛引二少年上耳

語介）二年少點頭介）（暗下）（花旦見老生介）（老生）女兒可請相命的先生相一相。（花旦）請老先生相一相。（外）姑娘請坐定。讓我看看氣色。（相介）（執花旦手介）姑娘請站起走一步。（花旦起介）（行介）（立介）（外）好好。（花旦）請先生直言。（外）一二年外運不見佳。四五年後轉禍爲福。七八年後富貴逼來。李衛公之功業。李鄴侯之神仙。姑娘結果迥異尋常。（花旦）先生逐細爲奴家再相一相。（外相介）（贊介）好的。好的。（唱）

〔南歸櫂歌〕煙梳鬢隱鴉。奪仙姿。黛青粉白雲盤影。綰蛇倚新妝。紅嫣紫姹。免不得。豔福十分紅玉亞。何故的殺氣十分紅線俠。算將來。免不得。歌妓琵琶。只落得。門前車馬。

（花旦）老先生何以知我有俠氣。（外）不但知你有俠氣。還知你房中有劍氣呢。（花旦驚訝介）先生真個善於望氣。奴家生時胎裏帶有劍來。（外）如今劍在何處。（花旦）在我處。（外）可給我看。（花旦下）（捧劍上。外取劍視介）此劍乃先天之劍。非後天之劍。

姑娘會舞否。（花旦）不會。（外）我教你劍術何如。（花旦）願受教。（外舞劍介）（花旦凝視介）（外授舞法介）（花旦學舞介）（外贊介）好伶俐。一學便工。（老生視花旦喜介）（外）讀過書呢。（老生）小女讀書較多。經史子集。過目成誦。（外袖中出書授花旦

介）此書塵世不經見。三五年後讀之可也。這柄劍。待我說來。你聽。可惜天子之劍。落在庶人之手。（花旦）怎講。（外）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鐸。晉魏爲脊。周宋爲鍔。韓魏爲鉸。包以五洲。裏以四時。制以五刑。繞以四海。論以刑德。開以陰陽。直之無前。運之無旁。舉之無上。案之無下。此劍一用。威天下。服諸侯。（花旦拍掌介）妙妙。一片機鋒。神仙吐屬。（外）這柄劍。將來你不必用。有他人利用。姑子善藏。好自爲子。（花旦）究爲何人利用。（外）日後方知。失而復得。凶而後吉。天定勝人。人定亦勝天。報讐雪恥。劍之能事畢矣。（花旦）這柄劍爲天子之劍。在庶人之家。難道變作庶人之劍麼。（外）以庶人學劍。雖天子之劍。不妨學。不如學諸侯之

劍。（花旦）諸侯劍何如。（外）待我說明。（唱）

〔北四門子〕伯諸侯。可以匡天下。以爲鋒。智勇士。堪嘉。以爲鍔。清廉士。維持廟社。以爲鑪。忠聖主。輔佐邦家。以爲脊。豪傑士。如鎮耶。如鎮耶。外制諸蠻。內諸夏。烈炳三王功。五霸俺是說劍的。南華怕甚的。西有歐

巴。又東。有亞。

(花旦)劍之利用。如此之效力。老先生之言。頓開茅塞。(外撫劍介)(唱)

〔南雙聲子〕神劍也。神劍也。眞國器。埋田野。仙劍也。仙劍也。眞利器。藏田舍。芻蕘者難免。者眞個是雞鬥難拏。馬馳難捨。

(花旦呆立介)聽先生諸說。令人肅然起敬。我將來之趨勢。究竟如何。先生神人也。何以教我。(外笑介)好好你想好收場。就是好

收場。存好心。行好事。說好話。自然一好無有不好。(花旦)先生之言是也。(外)此劍權且收好。(唱)

〔尾聲〕青萍十倍增聲價。牛斗星光射龍泉。雪練斜到後來血染紅桃幾點花。

(花旦拜介)(外殿下)(花旦起介)(驚介)唉。老先生那里去了。(問老生介)父親呀。相命的先生。那里去了。(老生)我一轉眼就
不見了。(花旦四顧介)喎。那里去了。(仰望介)(老生指天介)好像騎鶴飛上天去了。

(花旦)萬里雲羅一鶴飛。(老生)漆園說劍寓言微。

(花旦)只因命犯桃花煞。(老生)燕往鶯來惹是非。

(本齣完)

彈

詞

國華書局舊書告

精刻木版書籍

白竹紙八元	白竹紙六元
洋五元六角	洋五元六角
洋三元二角	洋三元二角
白紙洋九角	白紙洋九角
洋五元六角	洋五元六角
洋一元六角	洋一元六角
竹紙九元	竹紙九元
洋七角五分	洋七角五分
二元五角	二元五角
白紙九元	白紙九元
角五分	角五分

曾文正十八家詩鈔	隨在隨
畫稿	陸春放翁文
仿宋本批	蘇氏文
蘇氏文	白彙
蘇州全	集傳
集選	集文
集品	集文
集話	集文

精製石印書籍

有連史三元三角	四角
有連史三元三角	二元

總發行所海上四路馬錦書西首

芙蓉淚彈詞

(續)

(醒)



彈詞

第二十八回 旁勸

却說那祖瑞公子那天正坐在書室內和芸小姐閒談。勸他不要爲着鮑郎不知長進。儘自想後思前。過於煩惱。以致有傷身體。並擬取行設法開導。景模先把那幾種不良的嗜好趕快除却。怎奈話猶未完。忽聽得外邊有人走動。便即慌忙住口。等待看是何人到來。再作道理。不料事有湊巧。那從外邊進來的果然是他的妹丈。瑞公子忙立起身來招呼。他坐定。鮑郎見了。妻舅鬚髮臉上有些忙悅的模樣。瑞公子恐他走在窗外的時光。或者已竊聽了一言半語。倒覺得未便就向他規勸。祇得(唱)且將閒話敍。當先極意聯歡度表處。縱使語言無甚味。難免要敷延時暑。故周旋。這叫做文求曲筆。應添波折。無非是欲把針砭施用焉。總之葭誼情關難漠視。聽到他妹兒愁訴實堪憐。(自況且那俗語有所說。個(唱)至親莫若郎和舅。(白)瑞公子既做了鮑郎的舅子。才識又高學問又大。(唱)自何勸藥石之言。

正義宣。(白)停了一會瑞公子故意笑嘻嘻的問景樓道妹丈頃間出門可曾到那裏去閒逛閒逛我這幾天爲了那瑣務紛紜有失陪奉實在抱歉得狠呢鮑郎道舅兄不用客氣妹婿自到此間已逾半月外面的街市却也認識了好多日來客中無聊常至雲露閣綺園等處走走儘可消遣舅兄貴忙不妨自幹大家都是至戚請勿再講那抱歉的話兒瑞公子道吾吳最宜游憩的所在向推留園妹丈有興近日當一同往那其間。(唱)花木清幽勝致饒。風亭月榭畫難描。洞迷綠徑多奇石。水映紅欄有畫橋。萬古香濃當暑盛。爭妍桃柳及春嬌。籬邊黃菊秋容好。松柏成林雪後凋。更有那異獸珍禽供玩賞。廊前品茗足逍遙。說不盡四時景物皆娛目。故爾裙屐翩躚不待招。如此名園真獨冠。
(白)妹丈若到那邊看了這樓臺綺麗池館連綿的風景定然說。(唱)絕勝流連烟肆與茶寮。(白)看官瑞公子這一番言語便是在下所說作文的曲筆不然像鮑郎那樣的人本無所謂風雅亦何必同他講甚麼園林佳趣呢祇因啓口之下便入箴規似未免太形率直不得不故迂其詞用緩緩到題的方法誰知那鮑郎聽到臨了這一句話心中早就明白知道他舅子對於有嗜好的人向來是非常憎厭的此際我從外邊歸來他忽然提及烟肆二字料想要和那年寄岳母一般迫令我戒除夙癮如今我且裝做不知含糊過去思忖旣畢當下便對瑞公子道妹婿在家裏的時候久聞留園爲蘇地名勝每思得遂快遊以擴眼界過幾天如舅兄有暇敢請偕往一遭瑞公子道這是極容易的改天邀了瑛母舅瑛舅母來和我們同去多幾個人也好添些興致一面說一面向雲姐致詢道屆時妹妹諒必同往雲姐沒精打采的回答道妹子近來很少這種興會況且有了明生出門也諸多不便瑞公子道甥兒現在尚須哺乳妹妹出

門帶了他似乎稍覺累墜也是有的但是據爲兄的看來吾妹此次回家雖然沒有和我講些什麼總覺得（唱）舉動之間態不怡滿懷苦緒蘊愁思雁行聚處縱兼旬日竟爾絕少談心歡笑時太息連連常搘淚終朝默默輒顰眉偷逢游玩全無興若論精神更覺疲究是個中緣底事今日裏盍將原委告見知（白）雲姐當著這時明知他哥哥深曉得鮑家近來的狀況祇因在景模面前不好說是業經洞悉故此假意動問做個向景模進勸的地步當下便接著道哥哥這也不用說了就是說與哥哥知道已屬徒然總而言之妹子的命宮註定是要受磨難的自到他家苦也苦夠了愁也愁狠了又何必費却心情細訴鬱悶呢瑞公子道妹妹不要這麼說大凡一家人家有時寬舒有時困難本不足爲奇的況且妹丈正值青年祇要從今便立起志來處處懸一恢復基業的希望事事存一競爭學問的心思怕不能逐漸舒展脫離窘鄉麼不上幾年定然卜（唱）文章馳譽到名場榮入寶座姓氏香不類蠅蟲甘屈蠖儀同驕驥怒騰驤竿頭日進青雲上發憤爲雄寢食忘轉瞬間有志竟成欣繼武重新家業樂無央勸吾妹不須過事生憂慮自古道瓦礫翻身會有常且自耐辛還耐苦到那時方知夙願也能償（白）祇是做兒的對於妹丈恰有幾句極緊要極正當的話一面說一面便笑向鮑郎道妹丈近來吸烟想已吸得不多了那阿芙蓉膏最是損精力耗錢財的毒物常見有一般人起初不解利害把他來當作消遣後來癮痼日深弄得要戒也不由自主一天一天的儘著量吸好好的金錢都斷送在斗檜裏面好好的歲月都銷磨在黑籍光陰直至喪產傾家廢時失業容顏枯槁神志靡頽方才追悔曩時之不應有此嗜好可奈精力已損壞了錢財已耗盡了勢成莫挽悔也徒然妹丈你看像這

種人還是算他明白呢。還是算他糊塗。所以我想一個人若是稍稍有些智慧的。那肯（贊）一入迷途。任所之耽將鳩毒竟如飴。畢生祇愛洋烟吸。樂此常教思不疲。但得旁人來指引。他便皇然醒悟。改非遲。何須待到艱難日。始悔當初嗜失宜。（自）妹丈天資聰穎。必以愚兄之言爲然。從今以後最好便毅然堅決猛力戒除。一來免致被他紏著。自己受種種的害處。二來省却姻伯母和舍妹時常爲家境耽憂。耽慮景模聽到這裏。無可如何。祇得勉強點頭做出那願表同情的模樣。並說舅兄的議論實是不差。妹婿非常欽佩雲姐在旁邊聽了。覺得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因爲鮑郎這個人向來是言不由衷的。只恐（喟）枉道良言似金玉。依然惡癖戀烟霞。（自）至於瑞公子果否偕鮑郎往遊。留園以及他一番激勸的熱誠。有無效果。且俟下回書中再行細表。

（未完）

正
言
論

正
言
論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曉陵李定夷先生善爲小說海內
咸知前以斷續零執編成叢刊初
集出版以來洛陽紙貴譽滿藝林
鉤購一集者紛至沓來爰又著成
叢刊二集定夷自謂初集未盡慨
意故於二集特求豐美全書十五
萬言刻已再版內容分六卷卷一
說萃上(一)雨杯(二)縹渺(三)
冤禽(四)顧曲(五)女兒(六)鵠願雙
淚(七)義記
卷二雙鶯福(一)情海(二)
自由毒(三)贖(四)賄(五)潮(六)
談數(七)贖(八)隱(九)隱
卷三墮瑣(一)課餘漫(二)芳錄(三)
記(四)蘭闇清芬(五)頭話(六)隱
談(七)錄(八)史
中如兩杯茶(九)也(十)是(十一)
標咾鄉之(十二)文集(十三)
帽舌(十四)潛稿詩(十五)隱廬
談(十六)語卷六
中如兩杯茶(十七)文草就(十八)
標咾鄉之(十九)原義(二十)
幽秘(二十一)曲緣之(二十二)
毒(二十三)之發瞞震聳形容盡致
之造意奇異(二十四)之良工名手不能追
此極頌除如談藏之趣味濃厚趣
此海之談皆橫生皆定夷得意之作
此外各欄美不勝述洋裝一厚冊

偵探小說類文江牛允林佳構絕鮮是書江山源先生所譯然英國一女郎與某生愛情彌篤欲與結構而生難之女郎乃出下策手刃老父而囚器上鑄以生名逼生偕逼生卒不可後經偵探種種運籌果獲主犯情節離奇文筆雅潔佐以定夷先生之眉批總評提綱挈領意味盎然誠偵探小說中不可多得之佳著也

夷學定著 民國趣史

定價四角

是編爲李定史先生所輯而紀民國成立以來上自政府下至市廈各種風趣之事讀之可以噴飯可以拍案第一輯共分六類（一）壽星集（二）遺老傳（三）官場瑣語（四）試院現形（五）裙釵龍語（六）社會怪談每類多數拾種材料精美事實該譜近來坊間所出譜笑之本不涉於淫蕩則近於捏造此編獨力矯前弊無一言流於穢褻無一節不求真實卷首更有清稱名畫四幅開卷一視便可令人捧腹也

荀子記人聞中話

定價六角冊

書載中外名人軒亭勝景點跡具他野史所未見共五百餘則
歐美衛生法云一日間大笑數次身必康寧舟車往還每苦煩
難觀乎是書樂境自生不特能廣見聞抑且有益衛生也

偵探小說譯
江山小淵
辣女兒

角定價三
五分

總發行所海上四馬路畫錦里西首

遊戲文章

譜 較



(東園)

戲擬崆峒夫人吳絳仙賀隋煬帝卽位紀元表

崆峒夫人吳絳仙上表恭賀大皇帝萬歲陛下藻火揚華蘿圖煥彩乘乾御宇出震行權躬逢萬象而元調眉展雙蛾而色喜念自榮梯四品寵冠六宮疊被恩施敢矜才調同心結賜年年有綵珮迎年半面粧成夜夜伴銀鉤侍夜脂粉嫌汚顏色鏡奩照好頭顱依依自信傾城汲汲但知顧景頗有慚於宮教授能無愧於女相如帝子無愁江都有夢合歡之杯蠟緣深情之帖猩紅黃門獻西域之圖碧海定東征之策分宣華之金盒酷憶梧秋捧內史之玉壺欣逢穀旦月明西苑承殊寵於鸞崕雲集東京奏新聲於鳳律黃衫淺色天子風流紅粉容光美人年少龍裝鐵帶連理而節新麟驗玉符符迎延而革故纔過赤夏渥沾瓜果之恩不負青春又進椒花之酒采葑陰雨下體不遺眠柳曉風細腰可抱菂意之心非苦楊梅之味非酸紫泉鎖朵殿之煙霞丹掖遺蕪城之日月腐草無螢火宮女偷閒空梁落燕泥詞臣爭美豔歌玉樹芳訊瓊花乘興南游騁懷東下無用戒嚴之令如修巡守之儀數合堯年光昭舜日春風宮錦龍舟

第

裁。以。爲。帆。清。夜。游。詩。聽。策。敲。而。應。節。芰。荷。菱。芡。翦。綵。翻。新。松。柏。梗。柵。障。泥。浮。景。船。翔。螭。而。皇。后。坐。珂。加。馬。
而。武。夫。榮。仙。境。三。山。官。家。四。海。一。時。之。盛。千。載。之。榮。比。齊。苑。之。步。蓮。粉。都。印。白。異。高。家。之。騎。竹。袴。不。沾。紅。
簫。鼓。迷。樓。香。魂。金。翠。釵。鉢。別。院。豔。魄。玉。鉤。張。妃。子。之。桂。宮。團。圓。月。樣。侯。夫。人。之。筠。管。嬝。娜。風。情。歲。首。蕃。釐。
(瓊花觀。一名蕃釐觀)仙觀記。冶遊之地。帝心簡在。春臺隸浩蕩之天。謹飾花牋。仰呈藻鑑。感恩靡盡。拜表以聞。

● 戲擬真娘致譚銖書

(穎川秋水)

前讀東園先生擬蘇小致袁子才書。芬芳悱惻。如聞香口。良深欽佩。因念錢塘蘇小本與虎阜真娘。豔迹同傳千古者。蘇小於隨園老人。旣振振有詞。豈真娘之於唐人譚銖。獨甘默然效息媿不言乎。爰爲真娘代草是篇焉。然文詞蕪陋。彼美有靈。當嗔吾偷荒多事。不獨貽東園先生笑也。

(上略)妾以蒲柳姿容。居枇杷門巷。生登鶴市。愧看三月煙花。死葬虎邱。幸臘一杯香土。自傷命薄。早悟情空。固已匿跡銷聲。與魍魎爭影矣。然處此荒煙蔓草之墟。當風清月。自寂寞無聊。時誦諸詞客。憑弔各題詠。如鮑家詩之作。秋墳鬼唱。不覺感慨唏噓。劃然長嘯。聲振林木。林間鉤輞格磔之鬼車。亦懼而縮頸。鋟羽不敢飛鳴。蓋妾雖不才。深知彼題墓諸公。大半皆飄零書劍。自傷名士青衫。遂不覺移其憂傷憔悴之思。致慨於美人黃土。嘗以爲知已焉。獨至先生以名進士。作鹹院官。青雲平步。得意人也不嫌紓尊降貴。賜題荒壙。在眼小如豆之山靈輩見之。鮮不謂以鹽官之貴。操如椽筆。掃石題詩。其言譚譚有味。足爲泉壤生光矣。然妾恃君雅愛。不能無言。蓋大著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獨題詩兩語。未免視

妾太輕推先生之意。豈不以妾爲賤妓。生時以色事人。死當與草木同腐哉。然妓固賤矣。而亦有克自樹立者。在紅拂妓也。具隻眼而識衛公。香君妓也。寧破面而拒田帥。盼盼妓也。孤棲燕子樓。頭甘爲建封餓死。較之朝秦暮楚。立志不定者。何如絲珠妓也。遭孫秀之難。願墜樓以殉季倫。較之劇秦美新事。危投閻者。何如琴操妓也。妙解禪理。得東坡一言點化。翻然削髮爲尼。較之談空說有而心繁富貴者。又何如執是以觀妓果皆賤乎。抑否乎。且先生旣賤視妾矣。賤視妾必自視。甚高然以妾愚觀之。先生身官鹹院。不以調羹之手段預備他日鹽梅之任。而獨據無聊之恩賜題。慕下微論。好色不好德。自蹈厚於責人。恕於自責之陋習。即使所持議論誠正。見解亦不免太淺近矣。况妾近日繙閱全唐詩。見大作祇有題妾墓詩。暨題九華山詩兩首。是則堂堂士大夫轉藉賤妾而傳此。豈妾之傲先生哉。事有鐵證不能誣也。先生自問其亦爽然自失乎。而先生所謂重色者。前乎先生。則有白樂天。李義山。羅昭諫諸名公。後乎先生。則有王元之。顧阿瑛。高季迪諸文士。旣不稍貶其正人君子之資格。亦不因先生之語而遂擋筆也。其見尊作。而不敢操觚者。獨附庸風雅。唱道情謗彈詞之儉荒耳。此則不得不使妾感激先生者也。(下略)

● 戲送張季二子應學績考試序

(穎川秋水)

聞之前清科舉時代之言矣。曰鰥寡孤獨童蓋言。童生之囊獲雋也。須歷縣府院諸試。其種種困苦艱難。與無告之窮民等耳。然亦曰喫著嫖賭考。則是考試一事。亦與彼喫著嫖賭者並示其闇矣。故諺有之曰。鄉試場中放個屁。却代祖宗爭口氣。考科目取士。始於李唐。至有清季。年始廢。大抵新學之士。藉口於空言。無補欲求實用。必需實學耳。然有志於是者。則痛哭而流涕矣。而猶恐鄰里鄉黨見其前途之窮蹙蹙。

靡。聘。白。眼。相。加。不。加。重。視。也。復。強。顏。而。告。人。曰。國。家。欲。得。真。才。勢。必。仍。求。諸。科。舉。故。以。某。決。之。科。舉。必。復。奚。待。著。蔡。哉。果。也。近。數。年。來。文。官。考。試。知。事。考。試。風。起。雲。涌。有。志。之。士。已。扶。搖。直。上。捷。足。先。登。矣。而。今。日。復。有。學。結。之。試。驗。會。見。應。運。而。起。者。大。有。人。在。如。古。人。之。走。馬。應。不。求。聞。達。科。也。乃。遲。之。又。久。朋。儕。中。未。見。有。其。人。今。始。得。張。李。二。子。物。稀。爲。貴。二。子。可。謂。之。出。類。拔。萃。矣。夫。張。子。之。爲。人。也。第。佗。其。冠。郎。當。其。袖。望。而。知。爲。科。舉。中。之。老。斬。輪。昔。嘗。與。孫。山。爭。一。日。之。長。鄉。愚。感。以。大。名。家。目。之。子。亦。居。之。不。疑。李。子。身。非。洋。服。不。穿。口。非。西。語。不。操。曾。以。六。十。分。及。格。畢。業。於。某。中。學。故。由。鄙。人。一。人。之。見。測。之。此。行。決。其。必。有。合。也。他。日。鑼。聲。報。捷。之。後。懸。泥。金。帖。刻。中。式。卷。設。筵。開。賀。誇。耀。鄉。里。胥。於。今。日。兆。之。故。於。其。行。也。作。序。贈。之。爲。左。券。焉。

●夢遊債台記

(藥 聾)

某歲春。余小飲於一醉居。酒既酣。覺精神痿靡。有人拍余肩。曰盍往我鄉去視之。莫逆友睡魔也。余欣然。尾之。行入其境。覺沉沉杳杳。耳目無所聞見。俄至一處。地形崛起。樓閣毗連。中有洋房一幢。氣象巍峩。高插霄漢。睡魔告余曰。此債台也。築於前清末造。丁時粗具規模。厥後大興土木。台遂煥然一新。比年以來。又復督率民力。加意修築。於是高度日增。觀瞻益壯。余曰。噫嘻。是台也。世界崇樓傑閣。叢以過此。推政府之心。肝竭民間之膏血。積此而擴充之。行將與西湖列斯督峯。並峙睡魔曰。子盍登台一遊。奚曉曉爲余曰。善。方。欲。歷。階。而。上。幕。見。台。下。一。室。門。禁。閉。且。加。鍵。焉。余。與。睡。魔。自。門。隙。窺。之。覺。室。中。陳。設。隱。約。可。睹。有。聚。寶。盆。焉。有。百。寶。箱。焉。有。舊。時。之。頂。子。焉。有。新。式。之。徽。章。焉。珍。奇。錯。列。光。怪。陸。離。彷。彿。如。骨。董。舖。少。頃。有。

報 新 說 小

人其身而牛馬其面首狼狗其心肺者昂然至見余輩叱曰若何人欲觀箇中富貴耶盍速去否則當以衛生丸相餉其人言已出一幅套於首帽頂極尖狀如小金鋼錐銳利無匹剝那間卽穴孔而入不復見余詢之睡魔乃知其人係督造債台者工括皮術日腋月削私囊中飽遂築室於台作安樂窩於是攀緣而上閱數層無所見惟脫底之鞋無骨之傘沿途狼籍有三五丐者敝衣垢面赤足露肘雜處其間再上則愁雲慘淡籠罩四圍黑幟飄飄青煙裊裊景象至蕭索也有數人鵠面鳩形衣衫褴褛燃一燈如豆偃蹇作臥游睡魔告余曰此黑籍冤魂也復拾級登覺遊人蟻集雞犬相驚不復向者冷落矣惟熙熙而來攘攘而往者大率攢眉垂首額上繡紋顯然一似重有憂者睡魔曰此平民也余目睹之不覺黯然傷廢然思返睡魔乃牽余裾曰旣來此盍不窺全豹奚故步自封爲余曰唯唯否否強而後升行行重行行直達其巔極目四顧覺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徐拂余面其樂陶陶如登天府俄而一陣辛酸氣銅臭氣交迫而來直撲余鼻余噴嚏者再不解所由俯瞰之則有寬袍大袖者俯其首聳其肩僵僂其背規行矩步聯袂偕來睡魔曰此官僚派之不得志者少頃復有服窄衣持短竿革履橐橐然昂其首挺其胸欣然大踏步而至覺一陣銅臭氣益不可嚮邇余至此遽覺嗒然喪氣胸中頓起無限懊惱方踉蹌下有不速之客至視之白皙碧眼廣額隆鼻口中作咕嚙聲於是寬袍者窄衣者各抱頭鼠竄恐後爭先正紛擾間聞笑奴呼曰主人夢覓耶豁然而悟則已陽光普照掩入碧羅帳內矣

● 戲擬醋罐致油瓶書

(詩隱)

油瓶我兄閣下曩者於午餐晚餚之間因得與兄把臂知兄才華潤澤光滑異常煎炒烹調非兄不克冷

輩涼拌非兄不可。日周旋於籠王之前，未嘗不爲兄慶。且兄之同族，凡豬油、麻油、豆油、菜油，均有進身之階。方謂調劑鹽梅，必以兄爲引導。從此油頭滑腦，身價日增。油嘴滑舌，議論煥發。其經手借款，并可希冀回扣，無不以揩油爲幸事。卽凡爲內史祕書之流，亦以油腥聲隆，非沾兄之光，不能生色。從此油油然囊橐，增肥不難。創辦火油公司、桐油公司，并爲延長石油之股東矣。乃近聞鼠輩爭偷，任意攻訐，竟將閣下推倒，聲名掃地。人皆遠而避之，深恐與兄相近。一經沾染，致惹晦氣。乃知前日兄之運動，悉仗婢僕之灌注。庖人之提攜，因得珠圓玉潤者，至是而餅馨塵封，光澤何在？雖有餘滴，祇容蚊蠅葬身之所，可恥孰甚。更可笑者，近聞東隣婦婦三次轉醮，竟拖油瓶以淫奔。說者謂卽兄之同族子弟，聞信之餘，代爲顏汗。弟詩書舊族，風味寒酸，昔雖誼列同庖，認爲膩友。今方知兄係滑頭油腔，滑調實不敢再與兄親近矣。會當趕購去油漬藥水，以除舊污。彼此請從此絕交，尙不失我秀才身分也。敬頌光安，醋罐手啓。

滑稽新語

●臭事臭做

(寄恨)

一醉人夜遊大馬路，迎面見一美妓冉冉而來。醉人因東闖西撞，踉蹌而行，與妓彼此相撞，致雙雙跌在街心。且醉人經此顛沛，則宿酒怒湧，狂嘔在該妓身上。妓大怒曰：「殺千刀！別人家吃酒，吃在肚裏，汝何故倒在路裏？惹得老娘一身臭氣，好不難當！」醉人亦大怒曰：「我嘔我的酒，管你甚事？你本來是個臭人，這教做臭事。臭做難道？你還要冒充香人麼？」一時見者爲之喝采不已。

●狂生狂語

(寄恨)

一人閱報後。感於時事。心中大爲不平。常怒目切齒。拍案狂叫。妻苦勸之曰。天下事自有公論在。即使萬難收拾。亦可歸罪於當軸諸公。君既無官守。又無言責。况家用几案。已被君十碎八九。將來還是要南軍賠償。還是要北軍賠償呢。其人更搥胸大罵曰。從來婦人本是亡國之物。故夏有褒姒。商有妲己。是其明證。今汝旣無褒姒之美貌。又無妲己之媚術。偏會如此包賴。難道汝要與當軸諸公。軋拚頭去卜這紫金封誥麼。

●外太公

(寄恨)

父教兒識太字。數日後。復問其兒。兒固不識也。父語之曰。此太外公的太字。汝須牢記。勿忘。傍一主人。乃滑稽者流。有意寫一大字。戲問之曰。汝識此字否。其兒看了一會點頭曰。是了。是了。這個一點點在大字頭上。定是外太公的太字了。

●吃大菜

(寄恨)

某甲貧而儉。雖日用飲食。事事朴實。已成習慣。一日友人某邀其大菜館小酌。因告其妻曰。某友約我去吃大菜。其如我自少至壯。從無嘗過此種異味。何妻聞言。怪某太作此寒酸語。有礙場面。遂脫口應之曰。君言從。未吃過大菜。難道汝當成婚之夕。亦未曾吃過的麼。言時。友在旁聞之。爲之鼓掌大笑不止。某妻始知失言。不覺爲之頰然。

●咏牌九

(寄恨)

大凡遊戲筆墨。以超脫自然者爲勝。昔人有咏牌九詩曰。劈面銅鎗短傷心。板櫈長奈何。莊十八。後宕盡。遭殃之句。久已膾炙人口。惜乎超脫中微欠自然。不如以奈何二字改作但求。十八的八字。改作七字。盡字易以免字。遭字易以災字。豈非較勝原作麼。

●轉而已矣

昔有人作三十而立破題曰。兩個十五之年。雖有椅子板櫈。而不敢坐焉。相傳已久。頗堪發噱。近又聞有一人。命其子作破題二句。其父適在剃頭之際。遂以剃頭爲題目。其子破曰。觀父親之剃頭。轉而已矣。父大駭。問何解答。曰。轉皮去毛者也。父聞默然。

●醉癖

酒鬼某。生有奇癖。雖飲至酩酊大醉時。設過酒肆門。亦必進去痛飲。大有不醉無歸之意。一日過某酒樓。業已醺然。但性之所好。情難自禁。不能不再去謀一醉也。甫入座。連呼酒來不已。正舉手高喊。間不提防。酒保已送酒至其面前。誤觸壺酒。遂墮地。不可收拾。酒鬼更大呼曰。惜哉。酒兒汝忍舍我而去。竟斬不令我一醉耶。

●鬚髮亦知忠君

(寄 憎)

清同治國喪時。有鄉宦年近不惑。而鬚髮已頽白。一日有公務。趨謁明府。明府執手歡迎。驚而問曰。公年方強仕。何老景頹唐乃爾。某答曰。無他。近日國家不幸。皇上大行。某之鬚髮實亦感。望上之仁化不得不如此也。

(寄 憎)

劉家



此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清十八家詩

是書爲曾文正所纂文正爲有清代大一
儒文章經濟遠追古人年來坊間刊行不
印全集獨遺十八家詩鈔本局近頃覓得
是書精製石印由包延輝許基義李定夷
諸君分任校勘無一訛字全書共二十八
卷

卷十八 曹子建阮嗣宗

陶淵明謝康樂鮑明

遠謝元暉李太白杜

工部韓昌黎白香山

蘇東坡黃山谷王右

丞孟襄陽李版山杜

牧之陸放翁元遺山

等漢唐詩家咸萃於是有一編可以不必

備各家專集本局分製連史紙有光紙
加布套精裝兩函

連史紙印

者定價大洋三元三
角有光紙印者定價

大洋二元二角

小說

是書爲瀨江獨物所著

共二十章敘述一墮溷

名花與畫眉才子既知

已之惑遂訂偕老之盟

好事多磨變生意外良

緣終就嬌貯屋中離恨

天幸返香魂有情人快

奇美眷豪俠仗義患難

相援主婢無猜英皇共

室其文詞之哀豔情節

之離奇洵屬近今小說部

中所罕覩洋裝一冊定

價大洋四角

業已

破鏡圓

是書爲瀨江獨物所著
共二十章敘述一墮溷
名花與畫眉才子既知
已之惑遂訂偕老之盟
好事多磨變生意外良
緣終就嬌貯屋中離恨
天幸返香魂有情人快
奇美眷豪俠仗義患難
相援主婢無猜英皇共
室其文詞之哀豔情節
之離奇洵屬近今小說部

首西里錦畫路馬四海上所行發總



同光梨園紀略

(續)

哀梨老人著

何永寬獨開天儀

何永寬直隸霸州一捕役也。收徒皆令習戲。約有十人。以幫子青衣金鑲玉小生八千紅爲此中好角。甲午來申搭天福。因加包銀不遂改搭天儀。久之鵲巢鳩佔大爲整頓。聘夏月恒管事。武生夏月潤。武二花臉夏月華。隨兄同班。小丑陳小奎。排左公平西別開生面。看客如雲。何永寬一時得意。頓忘昔年困苦。將金鑲玉行頭及周身衣服換然一新。已則遍體甯綢。摹本甚至。裂服亦以大紅摹本作面內用。狐狹爲裏。暴殄天物。一至於此。夏月恒雅不善其所爲。逆料何永寬必不能常久。不屑與之共處。屢欲託故他去。後藉送月潤進京入贅爲名。遂偕弟月潤。小奎。官何金壽。小桂林。入都。故左公平西祇排四本。又因戲中有白彥虎。申地清真教友。謂辱回教太甚。稟請當道禁唱此戲。遂排正本三上吊。由原唱之三上吊起。接上縊鬼追賊。途遇羣賊。將鬼攢毆。鬼奔殿於野。至叢葬處。鬼吹叫子。引起同類。先是場上安放無數棺材。迨鬼吹叫求救。所有棺中之鬼奮起。各持棺蓋與衆賊互鬥。儼如大敵。亦會陣打套子連環。真匪夷所思。太

無情理。然頗賣錢而識者預知其不祥。何獲利既溥。每以富貴不還鄉里。如穿錦衣夜行。遂挾資回家。擬置田產。爲將來退步。上海館事暫令假子經理。已則榮歸故里。詎黃金不發。命窮人霸州。乃一小地方。眼睂太淺。從未見過綾羅綢緞。大約何永寬。昔年離家。亦非好好出門。又逢該處荒年。何永寬剛一抵家。自州官以及紳衿。無不側目。借事將其行囊傾筐。倒篋。充作善舉。賑需何不敢計較。隻身而遁。至鄉間見人易子而食。遂廣收幼童數十人。並不費錢。各童父母只願有人攜出。免成餓莩。足矣。到津乘熟輪賒川到申。豈知假子乘何歸去。卽爲人引誘嫖娼。致楊梅結毒。金鑲玉從輕。發落失音而已。帳洋爲二人虧空。時已冬令。何永寬所帶諸童居館無衣。無褐瑟縮可憐。夜間又無被褥。凍死不死者。各半嘆諸童不死于北方。飢荒之地。其父母情願分離。令其南來避死耳。今反速其死。此天下事固十有八九不如意者也。其時未死之童。皆因寒凍生病。又無臥處。平時須等戲散後。令睡包廂內。如豕羊然。且無人顧問。屎尿狼藉。臭穢不堪。李春來在廿一年八月。因節事與天福鬥氣。突于十六夜約齊全武行(沈韻秋李春利等)。均過天儀。幸天儀各武行知春來等過班。亦相率而過天福。彼此互調。否則天福幾爲春來挾制矣。何永寬至此局面更大。市面更靈。新開嘉綸綢莊。與之往來。何永寬忽思毒計。乘此多取綢料。家僱成衣多人。晝夜趕置。行頭其已成者。卽以質洋。如值典十元者。祇當一元。將券收藏。將來如虧折逃走。便當然後著人取贖。簡便而無痕迹。從嘉綸而欲及介福。乃介福不肯賒。欠光緒廿二年。李春來因春利支銀不允。除夕代春利與何大鬧。甚至揮拳。李親至牌樓將春利及自己名牌摘下。元旦卽未上台。經人調處。直至二月復進。沈韻秋父子因債於正月廿六夜全家逃走。何永寬愈驕愈淫。不料二月廿二夜。戲散已久。約丑正遽

遭回祿焚至天明。始滅燒死茶房一人。名酒鬼王所奇者。戲園之外。一無殃及。事後亦不知火從何起。何永寬住法界該館除屋房東保險所有行頭付於一炬。並未保險。查該館建自同治五年。至光緒廿三年二月被焚。計卅貳年。上海火警雖多。但戲館遭火實破天荒。何永寬經此一火。依然如數年前行藏。無可補苴。帶金鑲玉各處搭班。各災童尤苦。因此而死者又多人。何不知改悔。乃怙惡不悛。致身葬魚腹。

●周鳳林開丹桂桐記

周鳳林兩次搭天仙。一次搭丹桂。身價日高。但從未自做老板。久蓄要開戲館之念。苦無館子可唱。辛卯春。想九霄全班去京。鳳林卽租是館。加桐記二字。約周釗泉等崑角十數人。後來釗泉與鳳林不合。因有夙約。不肯隨走。惟姜善珍小桂香邱阿增過班。小腳籃父子後添。竟虧折。後郝福芝代管前後台事。除各項開銷後。方可歸於老板。故鳳林以大權旁落。又見郝福芝氣燄薰天。不但同班仰承顧指。卽周鳳林。尤不能堪。思有以去之苦。無善策。遂有人授以毒攻毒。計約何瑞福進班合股。彼此重立合同。郝果畏而退讓。詎開門揖盜。引虎自衛。竟弄假成真。來一福去一福。居然獨斷獨行。喧賓奪主。將鳳林硬令退股。仍留其唱戲館內。盈虧與周無涉。周亦無如之。何丹桂改爲瑞記矣。

●何瑞福開丹桂瑞記

何瑞福由巡街捕升包探。乙未貼票事發。他如沈金隆黃賜福孔阿才或挾資逃走。或管押捕房。惟何瑞福安然無事。且從中大得其利。適周鳳林約其入股。瑞福竟據爲已有。並邀李春來天娥。且甚至涉訟。二伶斷歸丹桂。何瑞福之勢可知矣。又從李春來之請。到豫邀回沈韻秋。至沈前因避債而逃。由瑞福向債

戶理明折償。又邀武旦張燕芳。開口跳雲中燕。武生張順來等。未及年餘。春來又發脾氣。其時何瑞福已萌退志。借此仍擬讓還鳳林。時周無資收回。乃由印戲單陸金官招何永寬承盤。先在伊胡家宅天儀館門懸牌聲明盤項丹桂管業。擇日遷移。於是丹桂衆角譁然不服。何瑞福亦以並未招盤具控。被告何水寬以合同爲憑。兩造各執一詞。官不能斷。遂將經手說合人陸金官掌責。合同當堂毀廢了案。乃歸何家。

聲夏月珊接開。

●何家聲夏月珊接開丹桂

當何瑞福盤出丹桂之先角色已寥寥無幾。適夏月恒辭出。另有一班角色同進丹桂。如夏月潤夏月華雲中仙等。故何夏得能有恃無恐。放胆接手。又從蘇州將三四盞燈邀回。李春利雲中燕亦來。因見天仙鐵公雞賣錢。而左公平西礙於回教不便。卽唱。乃將粵匪紀略爲藍本。由曾文正公在湘團練起首。塔忠武公齊布刺臂從軍至鮑武襄公超出世。演成十二本大爲賣座。其中事迹真實。非若他班長毛戲。無所稽考。惜何夏皆斤斤自守之人。雖生意無虧。日夜兢兢。惟恐折本。至次年秋。有邑人喬聘璠。由李厚齋介紹接盤。煩夏月恒管事。而開丹桂勝記。

●邑人喬聘璠開丹桂勝記

喬聘璠上海人。先在寶善街開閻園烟館。東間壁卽天寶戲園。時有梨園人來吸烟。故金蘭卿蔣寶珍輩相熟。久之不免緩急相通。後卽勸喬入股。喬心動。遂付洋託其邀人一面訂期。泰和館立訂合同。然屢約屢更。適丹桂何夏有願盤之信。卽由甬人李厚齋做居間。向夏月恒爲喬介紹三日。而事成。由喬付班底。

洋一千元。又因急迫現洋不足以半現半票定局後遂請夏月恒管事全班角色不增不減八月接手生意甚好周轉得靈故一時可以無須加本十一月新添武永泰押出行頭若干件一律簇新次年庚子值北京義和團作亂各國聯軍來華京津糜爛兩宮西狩銀根奇緊雖重利亦無借處喬聘確無從挹注夏月恒大窘不得已自行羅掘始將節關敷過交秋愈窘幸兩宮還蹕大局轉危爲安凡由北來南者以申江爲樂土由申避往蘇鄉者均一一遷回人烟稠密更甚于前以故市面反而興旺後又邀小桃紅青衣小喜祿又張國泰新收七盞燈生意格外起色前所虧者頗收桑榆之效用是夏月恒痛定思痛以所賣進之錢及手巾各項皆存儲公中分文不得私動以防一時緩急然錢財本流通之物故前之盈餘喬均償宿逋意謂急時仍可通融不料大亂市面空礙此意外之變非喬好意留難次年辛丑更覺闊綽壬寅夏忽有漢口滿春將全班包往演唱每月四千五百元半年合同於四月廿七夜停演分兩起過往夏月珊之徒青衣兼花旦小子和馮三喜子老生小保朱蕙小保成唱小大花臉去時尙無名望歸來皆成名角小子和尤爲出名又有小桂芬號松籌聲調高超近時罕有癸卯冬搭丹桂甲辰三月爲春仙用重價挖去

●應桂馨李春來合開桂仙

甬人應桂馨乃木作頭應文升子爲人機警與李春來先在滿庭芳開詠仙以局面太小不足展其才能適三馬路大新街新造戲館桂馨預定限日完功準新正開演於是日夜興作尅期落成工料不免草率加之戲台倒置幾如會館神廟之台即於己亥元旦開台因工部局照會領而未給不准開台故初二日夜停演初三日照會已來當夜重開人即知不祥之兆應之爲人與李春來同病加以性喜鋪張揚厲古

云。兩。小。無。猜。今。則。二。人。各。有。疑。忌。焉。能。處。久。遂。漸。積。不。相。能。李。春。來。無。他。技。專。以。率。大。衆。一。鬪。而。散。以。爲。按。制。地。步。王。瑞。雲。馬。飛。珠。李。勝。奎。等。受。李。籠。絡。庚。子。夏。應。李。不。洽。李。卽。率。衆。而。去。蘇。拆。股。涉。訟。一年。後。始。了。後。歸。馬。夫。阿。六。所。謂。鶴。蚌。相。爭。漁。夫。得。利。應。挈。小。喜。鳳。而。走。

●熊文通開天寶

熊文通爲名角。熊金桂長子。十二歲卽出台。唱小大花臉。與小老生小庚弟合演得名。後年長。改老生。展轉金陵清淮長江一帶。又去廣東。均不得意。爲人沈默。有涵養。閱歷頗深。知人甘苦。識字知書。故見解超羣輩之上。光緒廿四年戊戌。攜眷屬來申。投鶴鳴夏月恒留爲之輔。未幾辭去。欲之杭。不果。到對門詠仙店。失慎。殃及天寶。場上正唱鳳鳴關。時夜八下鐘。正在上座。登時擁擠。全館被焚。又燒斃一客。踏傷無數。按該地已第二次火災。孟鴻壽收拾餘燼。在正豐街市屋安插。館名全桂。藉養羣角。免得走散。方冀該館重建。不久卽閉。

●郎四開福仙

郎四者。相傳爲浙乍駐防旅籍也。本在兆貴里口開質舖。由其妻父顧洛川慤惠。招熊文通邀集角色在寶善街重建。限日完工。館名福仙。不久大累。遂由文通勸郎四將班底及行頭讓李春來接開春仙。

●李春來盤開春仙

李春來自桂仙拆夥後。到蘇州短唱。九月回申。由熊文通來手盤郎四福仙。接開春仙。查春來已三次。此

卽右傳之四章春仙於庚子旣冬十月望後開張除福仙舊有角色及帶來王瑞雲馬飛珠李勝奎韓春祥外又邀郝二明小班花旦小喜順武生小七金子等又魚鱗黑卽陳忠假子小九霄武二花臉李福祥劉廷玉趙德虎武生沈韻秋等李春來素以武戲自命不凡故武角獨多郝班近年卽去海參歲除夕邀趙嵩綬小廉謝雲奎月亭兩家父子并煩嵩綬管理后台事務辛丑春余玉琴由京來客串匝月又邀幫子花旦丁劍雲卽靈芝草老生白文奎又由雲南糧道曾姓代邀老生賈洪林小名狗兒周雙林金鋼鑽冬間孫菊仙來又代到京邀金秀山德珺如年内趕到三年中角色來去無一定踪跡按上海有四館丹桂角色從不更換天仙次之近亦時易玉仙苦于木不足惟春仙所有角色此三年中忽辭忽邀三翻四覆皆由春來情性不常用得著此人卽異常親熟雖呵脾舐痔在所不辭一經事過情遷卽登時掉頭不顧不俟終日他角知其脾氣樂得要求邀一次加一次包銀至甲辰五月真正混不過去下卽荒月更難望生意起色包銀尙欠甚大文通見其爲難遂以八千元盤接

●阿六接開桂仙改名三慶

張國口行六向爲執鞭人故咸以馬夫阿六呼之本在桂仙做手巾自李春來拆股後應獨力難支阿六卽入股久之全歸阿六辛丑先邀劉永春王玉芳由京來復自入都聘小叫天七月登台唱匝月賣毛洋萬二千元壬寅邀孫菊仙朱素雲至六月又以千元邀路三寶則菊仙退三寶唱七日停至八月補唱後將館讓陳桂芳不利無多日仍歸阿六改名三慶儕如蝶集謝雲奎不忍坐視代其墊付擔當方將年事敷衍過去原冀正月補苴但所墊者桂仙今改三慶雲奎不但包銀無著及墊洋亦復難歸雲奎忿極擬

控之官。經人調處歸孫菊仙接開雲仙代拔歸還事乃寢。

●楊三插開丹桂

丹桂勝記全班赴漢館屋空閑適楊三自杭來申邀人薛大慶亦來滬擬租此館津人劉長泰慤楊三接開丹桂楊允之卽將杭州班底移來上海銀錢由劉向按目集押柜洋一千六百元并邀瑞德寶小萬蓋燈何家聲於六月望夜開台適逢荒月他館避之不遑焉有反就之理不識時務萬難得法且梨園逢此祇取半月包銀名爲幫忙楊三乃新開之館無幫忙者卽此一大折耗在巾之無業津人趨之若驚在館擅出主見亂取錢洋頗似昔年天福漏卮無底慾壑難填一月之後漸露窘迫之狀楊三見事不佳借措資邀人爲名赴津一去不來中秋後一夜戲完卽散十七夜不能開台房東何丹書不問情由遽將大門封鎖一副簇新行頭又歸何有豈不冤哉按目在兩期之前已不肯交帳然朱松山就此折完

●孫菊仙開雲仙

孫菊仙嘗向人言梨園中小輩英雄要算朱素雲能幹頗有才略都中同行稱他爲小諸葛故我此次到漢拉他同去今接開此館以爲素雲道同志合卽以雲仙名其館其推重之深溢於言表股內有兆豐買辦王國恩及三麻子等然以一國三公各樹私黨當衆人全在漢口之時申鄂糾股悉是林寶恒一人約連得成今派在后台管事以酬其勞乃菊仙開館削去管事謂我孫菊仙已六十外老輩豈能聽他指揮辛工照發不能掌權林衡恨刺骨乘隙鼓簧攬得此離彼散各存一心致使菊仙孤立無援朱素雲見利忘義亦陽厚孫陰實薄之人之無良一至於此他人則可朱素雲則不可深負菊仙相待多年試問諸葛

爲人固如是乎。開演兩月，三麻子羽翼已成，脚跟立定。且天已秋涼，遂暗與衆人連合，房東出面，硬將菊仙屏出。由三麻子改開玉仙。孫菊仙大恚，以三麻子漢口回申，天仙不准向他班登台。由菊仙託出夏月恆向天仙說情，借菊仙洋五百元給天仙了其首尾。方可唱戲。今反將我擠出，是可忍孰不可忍？卽具呈控告，並及各股東。又以當道遷延不結，乃親赴蘇投效方伯處訴冤。效函令上海會審委員鄧鳴謙速爲秉公訊結。原告持有上司函信，而被告又恃洋勢爲護符，致鄧左右爲難。不得已諭令四家戲館各派公正人調處。於是各家管事公議，以六分股東均攏，每股出洋五十元，共三百元折還，接目餘則各認虧本。各不找借菊仙允，而他股不願，仍未結案。

●三麻子開玉仙

三麻子卽王洪壽，本徽班角色，爲朱湘其之徒。幼年在江湖班，光緒五年搭全桂，與小叫天同班，卽言其武戲爲野狐禪，非正宗。十一年搭劉維忠、丹桂，後復入股虧折，又數年始進天仙，屢進屢出。近年在杭開館，大累廿八年。赴漢口滿春，次年接孫菊仙、雲仙，而開玉仙。資本苦短，角色又少。三麻子前在天仙，排三門街，並不上座。演至四本，卽停。今姑將各新戲試演，詎竟賣錢？非初意所料。及三麻子喜出望外，至十六本更覺舉國若狂。惜原書事迹已完，乃將他書拉雜作狗尾續貂，情節支離，在所不計。去冬已唱至廿八本，大爲獲利。宿逋一清新，又邀孫菊仙合串三門街，卽無初演人多賣座矣。現加至四十本，以趙如泉、李春利爲戲中之胆。又邀時慧寶、劉永春、小白旋風等，然仍居末。

鐘聲錄

期

史

香妃

橘

骨醉忍言周武后

懷藏羞對漢袁公

碧血變成清代鹿

蒼顏化作蜀天龍

豔魄夜沈西域月

芳心寒徹北樓風

不書回紇能歸國

但頌靈均漫渡淮

落花休妒清宮豔

碩果猶存楚澤香

獻來純廟誰爭寵

剖食唐宮總合歡

不同青塚空埋玉

每見黃香說鑄金

游
樂



游
母



業已出版

馮婦怒

是書爲劉裴村君所著內容共分二十章述一錢氏女郎與武林駱生訂有婚約繼因駱生迫於父命他婚生固知錢女多情恐爲己死乃陽移函於女絕之女疑生言出由衷遂亦不相往還然生頗念女恐女終身爲誤商之於好友呂西園西園慨然娶女歸既而生東渡呂死國慨已錢女爲一匪人所誘而再醮周氏女子周子習紳務日尋花問柳置女如敝屣女於是自歎其失德無顏生人世卒鬱鬱不得而死全書自首至尾有綫索有志文字起伏一洗塗附堆砌之病文字典雅詩詞充盈歡娛處足令人手舞足蹈哀感處足令人腸斷心酸洵今日小說界唯一佳作著者劉君著述散著精印定價大六角

總代發行所 國華書局
發行者 楊華小說社

收件處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
民國三年四月重定

堂幅肆尺肆圓伍尺陸圓陸尺八圓

橫幅同對開減半

屏幅肆尺每幅貳圓伍尺三圓陸尺肆

圓三尺炕屏每幅壹圓半

三三尺炕屏每幅壹圓半

帳銜每尺壹圓冊頁斗方手卷同

紈摺扇壹圓半

翎毛草蟲磁青泥金加半點品小景加

倍油金劣紙紅綠綾絹不應

見雜誌報章者至夥是書尤爲

全書都十萬餘言劉君著述散著精印定價大六角

圖用彩色珂羅版

謎話

(續)

(張惟一)

●別有會心室談虎
 謎字從言從迷。猶云言之迷也。故製謎者以空靈爲妙。然過於支離。適足貽笑。大雅如昌爲二日。州爲三刀。火爲八人。犧爲二犬。四爲橫目。眞爲直人。敬爲苟。文楊爲木。易犯爲犬旁。已蘭爲門。東草氏爲民。無上吳爲天。有口勉強。牽合雖美。無取焉。如禮義廉恥。射羅字春秋絕筆。射致乎哀而止。帶蝦鬚格。金穀子。射粟字。步射少不爲矣。雖皆圓成有致。然羅爲四維。致爲至文。栗爲西米。步爲少止。不免穿鑿之失。徒以貽講小學者之匿笑而已。

鴻濛未開。乾坤草昧。聲以咿啞。形以指視。無所謂文字也。迨文明漸起。愚昧遽闢。人事代興。民智日新。羲皇法天地風雷而畫八卦。倉颉取獸蹄鳥迹而成六書。一貫三爲王。十合一爲士。重日爲疊。重夕爲多。止戈爲武。人言爲信。羊則爲羣。犬則爲獨。自營爲私。自私爲公。古人制作。具有精意。要不出六書之軌。予嘗謂六書非僅爲字學之初祖。抑亦製謎之胚胎也。試取燈謎幾條。細審察之。可以悟矣。如赫射赤之適齊。



也。不。射。不。着。一。字。質。於。趙。射。當。在。宋。也。(繫鈴)執。其。手。曰。吾。久。負。賢。者。射。景。延。廣。約。法。三。章。射。邦。有。常。刑。半。捲。湘。簾。暑。雨。來。射。箸。字。春。雨。連。綿。妻。獨。宿。射。一。字。陰。差。射。魏。字。鼠。璞。射。子。玉。畫。船。簫。鼓。夕。陽。中。射。周。因。於。殷。禮。(譜聲)或。象。形。或。假。借。或。指。事。或。會。意。或。轉。注。或。諳。沉。靜。以。按。其。爲。誰。屬。胥。可。得。之。予。故。曰。六。書。者。製。謎。之。胚。胎。也。

謎雖游戲之作。不足語於大雅。然書家江湖。顯分派別。江湖氣。則失之俗。失之呆。一染此習。便失文人身分。故謎雖屬游戲。而少誦詩讀書之功。寡博聞強記之力者。不足以語此。其有讀書雖多。而食古不化者。舉此以示之。則亦瞠目結舌。渾然莫解。縱飲以墨水三升。亦無由鑿開一竅。甚矣。謎之難也。戊申番禺沈宗崎太侔先生刊行國學萃編於京師。其徵謎語有云。書家意者。方能照登江湖意者。恕不載錄。此語直得謎中三昧矣。蓋製謎與繪畫正如一轍。謎面之佳。猶設色之麗也。謎裏之工。猶寫生之妙也。花有香。而香不可繪。觀以蜂蝶之紛飛。則香自顯。月有光。而光不可塗。觀以枝柯之斜影。則光自傳。配置得宜。自稱妙手。若徒有其設色之佳。而無寫生之妙。或徒有寫生之妙。而無設色之佳。皆無取焉。奚足貴哉。故善製謎者。不徒有其佳面。又必其有妙裏。不徒有其妙裏。又必有其佳面。面裏兼長。斯稱完構。此書家意之所。以爲可貴歟。

黃絹幼婦。外孫蠶白。爲謎語之濫觴。當時能解之者。人卽謂其心靈性敏。驚嘆弗置。其實此格。並無如何。巧妙不外。對偶工切。分割整齊而已。較今日之雅骨慧心者。其深淺靈呆殊若天淵之判也。林子劍儂嘗依樣葫蘆。仿製三條。其一爲旅獒。素地良馬。重耳。其一爲重轡。呂端紅綾地設。其一爲匹夫松操。良馬終

始令予猜射。予則無端發箭。竟能中的。其第一條卽射狂者進取也。其第三條卽射不櫛進士也。而第二條則索盡枯腸。迄不能得。乃請劍儂揭露。則爲出征絕域也。以上三謎。人咸謂其可與黃絹之謎並駕齊驅矣。予則謂絕妙好詞四字俱可。左右剖開而劍儂三謎除。狂取征絕域櫛等字外。則皆尙須上下截斷爲不一例耳。雖然或則左右剖開。或則上下截斷。而能對偶工整。訓詁分明者。是亦足貴也。

曹娥爲謎格之最古。久已流芳齒頰矣。後起者未嘗不仿製之。嘉定孫愷豪士也。慧根素具。豪邁性成。常往來名山大川。以曠襟懷。所見所聞。無不著之爲詩。有名於時。詩近宋體。人多珍之。常熟馮定遠題其集云。蠶吐五采。雙雙玉童樹覆華蓋。清談梵宮。亦仿黃絹幼婦之意。謂絕好宋詩也。

黃梅天氣。陰雨如絲。一榻琴書。欲眠又懶。於是挑燈展卷。效歐陽子之夜讀。知夫隱語。發端已古。昔人作者。不一而足。姑誌二三。當亦足供茶餘酒後之消遣也。孔北海始作離合體詩。其詞曰。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進止。出寺弛張。呂公飢釣闔口。謂旁九域。有聖無土。不王好是。正直安固。子藏海外。有截集逝鷹揚六翮。不奮羽儀。未彰龍蛇之蟄。其它可忘。致旋隱曜。美玉韜光。無名無譽。放言深藏。按繆安行。誰謂路長。此詩離合魯國孔融文舉六字。卽取第一句漁字。第二句水字。漁去水爲魚。第三句時字。第四句寺字。時去寺爲日。離魚與日而合之。則爲魯字餘倣。此

越絕書。不知何人所作。其後序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心。庚謂漢人袁康所作。越絕篇外傳。文字屬定。自于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乃隱吳平二字也。

後漢魏伯陽參同契後序云。鄧會鄙夫。幽谷朽人。委谷去生。依托邱山。修遊寥廓。與鬼爲隣。百世一下。邀

遊人間湯遭厄隔水旱隔屏則隱會稽魏伯陽五字也。古樂府墓砧今何在言夫也山上復有山言出也何當大刀頭言還也破鏡飛上天言月半也然墓砧之義究不得的解。

青箱雜記徐延休博物多聞嘗事徐溫爲義興縣令縣署後有後漢太尉許禰廟碑文是許邵所撰碑陰有八字云談馬礪畢王田數七人莫能解延休釋之曰談馬卽言午許字也礪畢卽石卑碑字也王田乃千里重字也數七是六一立字也卽隱許碑重立四字也。

謎錄

第二年第四期

後漢書表揚馬皇后	四子一	
一廁逐鷗夷	四子一（解鈴）	施從良人之所之
買笑	四子一	無財不可以爲說
徧地洛陽花	四子一	則盡富貴也
命	四子一	去人倫
雪夜入蔡州	四子一（繫鈴）	天下莫能破焉
夫死纔四七卽行再醮	四子一	而不能期月守也
偶語	四子一	合而言之

小說新報

從井救人

坎其擊鼓

妾在巫山之陽

善舉

乘溫輿行十六里

見一白雞而止

病神瑛淚溼相思地

明妃怨

八千子弟僅有存者

人多代謝

趙飛燕專寵

請留盤石上垂釣將已矣

白金

松下問童子

郎若來時傍夜來

含翠

升天入地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一（解鈴）

唐詩一

唐詩一

唐詩一

唐詩一

唐詩一

唐詩一

唐詩一

唐詩一

唐詩一

唐詩一（繫鈴）

唐詩一

猶已溺之也。
對曰將以釁鐘
處於高唐。
好事者爲之也。
別夢依依到謝家。
不見玉顏空死處。
爲君翻作琵琶行。
羽人稀少不在旁。
春心莫共花爭發。
昭陽殿裏第一人。
秋色從西來。
願爲持竿叟。
報道山中去。
莫是藁磯歸。
羞顏未嘗開。
豈向人間住。

虢國夫人承主恩

杖者出斯出矣

花生日

白喫白喝

歸去來辭

東皇

呀呀學語

焦土

天若有情天亦老

我是知縣的少爺

女兒

亦將有感於斯文

華盛頓

包公案

木

窗外日三竿

葩經一（繫鈴）

葩經一

古人名一

來朝走馬飲酒孔偕誕降嘉種唯酒食是議潛之爲言也帝出乎震小人道也其於地也爲黑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千金之子家君作宰蘭亭已矣美人首闔羅折獄

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

諺一

人無千日好。

井戶

諺一

半開門。

(以上賈叔香著郭蔭葵述)

國寶通行

聊目一

剪花

詩品一

期頤之辰

詩品一

龍虎鬪

詩品一

素娥粧成銀世界

詩品一

惟願生兒不象賢

詩品一

新着象棋

詩品一

破杯子

詩品一

木口

詩品一

僧衣

詩品一

經期不調

詩品一

聽潮

詩品一

江。流。有。聲。
害。女。紅。者。也。
釋。服。
古。文。
禮。記。
書。經。
書。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樂。子。之。無。知。
兩。國。圖。其。社。稷。
不。可。以。挹。酒。漿。
有。一。於。此。未。或。不。忘。
其。一。曰。

寡人年祇四十九

(以上寄恨著)

古文一

朕未有艾

有點良心

字一

虎嘯龍吟

古歌一

新世界

古詩一

鴉片灰

六才句一

妾威

茶目一

壬辰

物一

王紫

聊齋句一

龐涓被困

劇目一

期四

三國人一

(以上張蕙如女士著)



恨。風。起。兮。雲。飛。揚。
改。盡。江。山。舊。
也。有。些。土。氣。息。
小。夜。叉。
水。龍。
無。一。點。不。似。玉。
南北合。
孫。策。

定 價 表

中華丙辰年四月出版

普通	特等	第等	地位	一期	半	年全
上等	一面	一面	選	權	禁	
				所	版	
				有	止	
				輯		

說小冊定價大洋四角二期四年第二期每冊二角

編輯所

冊數	一冊	半年六冊	全年十二冊
郵資	日本國	五分	四角
外國	日本	一角五分	一角三元
	一角	九角	二元一角
	六角	一角	三元一角
	一元二角	六角	四元
	一元八角	一角	五元

濟福東山山蘭奉營天天天北北北北北北哈廣欽
南州昌東東州天天日津津津京京京京京京京
教宏文官日華廣章成新文振萃聚文鴻文龍自宮
育圖書新英益福文書華文好明文成文強強昇
社開局局莊局堂記厚局堂局莊齋齋齋堂開齋
武夏福油油油油廣廣香港長河蒙開雲南西山房
昌門州頭頭頭頭東東港潭沙河南自化維新書局
著新未大共鼎萃文華林蒙遺商翰翰楚文百六戴邱
易見民西和新英明英記學務墨墨益會城藝元雅書堂
易見書山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
堂社齋房局局社務局局號社社房局房館林堂
無無江江陰陰州州江江京京應州徐州陽州蕪九有漢口漢市廣智書局
錫陰陰陰陰陰陰陰陰陰陰陰陰陰陰陰陰陰
文學振寶文新日大文中共墨中志同科調普點會教育圖書社房局
華記得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
海圖書局堂社社局堂局局社局館局社局社齋堂
局堂社社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

編輯主任 昆陵李定夷
發行所 小說新報社
印 刷 所 國 華 書 局
總發行所 國 華 書 局
代 售 處 國 華 書 局
● 外埠代售處 ●
上海四馬路一百二十六至十七號門牌

全民壽保險有限公司

挽回國家利權 舒活社會經濟
提倡國民儲蓄 彌補人事缺憾

總董

唐紹儀

董事會副主席 盧信

總理 易次乾

協理 張平夫

總公司上海四川路一百零七號

電話四二六一號